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卷四】

（松山城之战——中国大返）

六天魔王



万邦咸宁 著



了解日本，必从了解日本战国开始

国内全景式描写日本战国乱世第一书

畅销书作家**马伯庸**、**赤军**、**陈杰**、**樱雪丸**等强力作序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

人间五十年，与天地相比

不过渺小一物

看世事，梦幻似水

任人生一度，入灭随即当前

这是个最标准不过的中古乱世，属于中国彼岸的孤岛，日本。中央威权衰落了，公共事业被一帮自认血统高贵的贵族垄断了，背着弓箭、挥舞着大刀的日本武士纵横在小小的岛国上。无数英雄，**北条早云**、**武田信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在夜空中闪耀而过，又如樱花般散落无踪，只留下了人性、权谋、武勇、韬略交织的精彩活剧，化为了一部宏大又精致的英雄史诗，供后人吟诵。

搜狐 SOHU.com
盛世新华
sina新浪
腾讯网 QQ.com

上架建议 日本·历史

ISBN 978-7-80766-989-0

9 787807 669890 >

定价：32.00元

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卷四】

六天魔王

（松山城之战——中国大返）

万邦咸宁 著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中国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好看的日本战国史．4，六天魔王 / 万邦咸宁著．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80766-989-0

Ⅰ．①最… Ⅱ．①万… Ⅲ．①日本－中世纪史－战国时代（日本）
Ⅳ．① K31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5252 号

策划编辑 陈亚明
责任编辑 梅哲坤
封面设计 天之赋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 14 号楼 3 楼 邮编 510640）
邮购电话：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昌平区上苑秦屯村）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6 开 15.75 印张 25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研究日本战国史的趣味性

赤 军

古往今来，世界上产生过数不尽的国家和民族，各自抒写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都值得我们去了解，甚至去研究。只是简单的娱乐也好，作为殷鉴也罢，只要自己喜欢，那都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喜欢的前提当然是有趣，而我就要说，日本的历史确实是非常具有趣味性的。在东亚历史上，日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异类，他局促于小岛之上，而又并不缺乏学习精神，就使得日本文化深受大陆影响，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朝鲜、越南，可以说学自中华的文明多，自身保存的传统文明较少，或许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一意脱离中华影响，甚至连文字都彻底改掉了。但日本不同，日本传承了中华之肌皮，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的筋骨，或许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因曾经的敌对关系，日本是最值得仇视的国度，但也因文字的神似、文化的形似，日本文化是最接近于中华正统的亚文化。正是因仇视和亲近的情感相互交织，才使得日本的历史，在中国人看来确实趣味无穷。

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有人鄙称，那不过是村长之间的械斗而已。确实，就疆域而论，日本的一州（国），不过中国之一县，一郡不过中国之一乡，一郡之内各称豪雄的豪族、地头们，也不过中国某乡中一个个小小的村长罢了。然而村与村之间的械斗，亦未见得无可观之处，就如同深入研究中国一县之历史，则豪强之间的纷争、村庄之间的械斗，也是梳理发展脉络之重要环节，不可随意忽视。

更何况若论人口密度，日本也不在中国的中原地区之下，战国时代，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固然无日止息，更大规模的战争却也并非绝无仅有。比方说一般认为战国开端的“应仁之乱”，仅京都一地的战斗，东、西两军便各投入十余万众——即便其中武士寥寥，多为亦耕亦战的农兵，亦不可以械斗目之。再比

如晚期的丰臣秀吉小田原征伐，总兵力约二十一万，号称三十万；关原之战，东军八万余而西军七万余。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明朝宁夏之役，动用官军亦不足十万，而较晚一些席卷大半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初始时天主教同盟亦不过出兵两万五千而已。则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又何小之有呢？

除战争颇有可观外，当时日本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亦皆趣味无穷，值得爱好者去了解，去研究。只是横亘在爱好者和历史真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那就是战国乱世，群雄并起，千头万绪，很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来，只究细节，很容易使人堕入五里雾中，莫名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中文书的出现，便非常有其价值了。书从武士的崛起为开篇，简述了镰仓和室町的辉煌以后，便转入乱世的导火索“应仁之乱”，就此以通俗的笔调、简洁的脉络，将这百余年的战乱呈现在读者面前。

战国时代在日本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三大幕府——镰仓、室町、江户——总体而言是皇室的权力越来越小，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大，武士成为全社会的领导阶层，而战国长年之动乱，便促成了这一变化的最终完成，其影响力直接使日本迈入近代社会的“明治维新”。我们不得不说，要了解近代日本，必深究古代日本，要了解军国主义的日本，必深究武士时代的日本，要了解昭和时代，需深究明治、大正时代，而要了解明治、大正时代，亦不得不对战国时代有所认识。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套书便更有其不俗的价值了。

知日对中日交流大有裨益

马伯庸

从卑弥呼遣使通魏王以来，中日交流已经两千年。这两千年里，文明呈现出对向流动的态势。先是大陆文明向岛国文明进行输出，以唐宋为高潮；到了明清之际，这种流动趋于静止。近代之后，日本率先开国，进而跻身列强之列，文化传输开始逆向而动，中国反过来成为日本的学生。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一直跟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可对我们这位老邻居始终还是不太了解。相比起日本人对中国不遗余力的研究，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始终还不够深入。只要走进两国的书店，看看是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的书多，还是中国书店里关于日本的书多，就可以知道。

日本是我们的邻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曾经是我们的敌人。对于卧榻之侧的这位邻居，我们不该表现漠然，应该用开放的眼光去审视，用执著的态度去钻研，用严谨的方式去思考。知此知彼，方能对中日交流中有所裨益。无论你对日本的态度是怎样，知日应该是最起码的一个要求。

日本战国史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且不说它对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纯粹从趣味的角度去看，也充满了魅力。我当年最早是通过玩相关题材的电子游戏，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觉得玩游戏不过瘾，又想去找相关的资料，结果发现关于日本战国的中文研究著作非常少，偶尔有那么几篇，也是隔靴搔痒，不够详尽。幸亏当时已经有了网络，靠着网上爱好者的翻译和交流，算是有了一知半解。从那个时候起，我意识到，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态度真的很不够，需要全方位地推进、扩张、深入。

所以这套书的出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它用一种相对不那么学术的轻松口吻，把日本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介绍给读者。说不定其中有些读者就像我一样，被激发起对日史的兴趣，自发地去学习。这样的人多了，就可以形成知日的风潮，推动中国的日本学向前发展。

目录

第一章　东国博弈

001 “第六天魔王”的得与失
004 后北条的逆袭
009 龙游浅水
014 里见的奇迹——三船山合战

第二章　虎虎生风

022 闪击骏河
027 拔钉子 · 清道
029 大山岳战 · 三增垰合战
034 蒲原之殇 · 深泽之耻
039 越中蜂起

第三章　三方原的雪

043 家康的绸缪
045 家康有二宝
048 家康出战
050 鞶画
055 野田城下
060 武田家的暗流

目录

第四章 信长反攻

064 最后放逐
068 名门丧钟
073 乱世之殇
077 二次长岛征伐
080 越前的波乱

第五章 长篠雄风

086 胜赖的野望
088 长岛末日
092 胜赖出军
097 设乐原布阵
102 设乐原血战

第六章 霸王的军团

107 自取之咎
112 越前门徒一揆的灭亡
115 北陆军团
119 安土筑城
123 恩怨

第七章　进击的军神

128 燃烧的木津川
133 信长杂贺攻
136 谜之战——手取川
139 一朝荣华一杯酒
142 霜台自爆

第八章　东征西讨

146 逆转——月冈野合战
150 鹿之亡
155 荒木谋反——第二次木津川之战
159 赤鬼的奋战

第九章　猿的崛起

165 道粪——荒木村重
168 干杀三木
173 残酷的笼城战
179 御马揃

第十章　武田狩

184 信康切腹
189 冈部丹波守的幸若舞
193 天目山

第十一章　风起青萍之末

203 三职推任
207 土佐的姬若子
215 对立

第十二章　敦盛之火舞

222 猿的请求
225 以水代兵
227 敌在本能寺
234 中国大返

第一章　东国博弈

“第六天魔王”的得与失

要笔者说，织田信长烧比叡山的行为，一定要讨论得失的话，可以用“历史上是进步的，经济军事上是得分的，政治外交上是失分的”来概括。

所谓历史上是进步的，这也算是日本史学界相对主流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延历寺落得这样的下场，至少八分程度算是咎由自取。虽然在历史上此地是标准圣地，也是日本诸多宗派的滥觞，良忍（念佛宗鼻祖）、法然（净土宗鼻祖）、荣西（临济宗鼻祖）、道圆（曹洞宗鼻祖）、亲鸾（净土真宗鼻祖）、日莲（日莲宗鼻祖）都是从山上下来的，套句话说，三流九派都要认它当个祖宗。名气大气焰自然也大，延历寺很早就走向了武装化，抬着神舆进京强诉，和政权武士发生流血冲突都算是毛毛雨，还大搞“法难”（就是对其他宗派开战，抢夺庄园地盘）。先是在10世纪与兴福寺开战，把祇园神社、北野神社给夺了来，而后又驱逐了净土真宗在京都近江的势力，逐渐形成了从祇园直到鸭川的势力庞大的“宗教独立王国”，又叫“无缘所”、“境内”，即世俗势力是“无缘”进入其地盘的。所以无数罪犯、流民蜂拥而入，以替寺社提供工商业服务为条件，换取政治避难和免税权利，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其“检断权”与“追捕权”，在无缘所里，统统遭到延历寺的无视。非但如此，这座和尚庙还以比封建领主还狂热的好战性，在世俗争斗里搅和——白河法皇就说过一句名言：“贺茂川的水灾，双六赌博之戏，延历寺的山法师，实在是朕的三大不如意啊！”这样的势力，笔者想不要说日本战国时代了，就是现代文明社会，也不会容忍的。此次信长火烧比叡山，实质上就是铲除“经济力与武装力都极度过剩的日本宗教



白河法皇最忌惮的“法师武者”。这帮僧兵放下屠刀念佛，拿起屠刀再杀人

势力”。最终在丰臣、德川政权下，寺社势力重新屈从于世俗政权。试想若之前没有信长极度残忍的暴力措施，在日本历史上持续五百余年的寺社独立王国，真是不知何时才能走向消亡！恰如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新井白石所说：“此事虽然残忍，但永远铲除了比叡山的恶僧，也可以说是大功一件。”

经济军事上得分，比叡山延历寺位于京畿交通要道，织田信长绝对不会容忍在京都的头顶上，悬挂着一把与自己敌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昨天这帮和尚能把爱将森可成给杀死，明天说不准就能带着浅井、朝仓军队，杀进京都拥戴足利义昭，使自己陷入更大的被动。现在把比叡山烧成一片狼藉，僧众死的死逃的逃，实际就解除了侧翼的一大威胁，军事上意义可谓非凡。在经济上，此举和法国著名的“公正王”美男子腓力四世以“莫须有”罪名把圣殿骑士团送上火刑架一样，都是为了吞并骑士团富可敌国的巨大财富。不过信长不但要钱，他还要延历寺“境内”无数富庶的庄园、商铺、工匠所。很快信长就把这些财产土地均分给了佐久间、中川、明智、丹羽、柴田五位将领，织田军旗上的永乐通宝又增一枚，织田军队的势力也更加强大。

但政治外交上，信长此举至少在当时是不折不扣失分的。当时担任天台座主的，是正亲町天皇的亲弟法亲王觉恕，可见延历寺和朝廷的关系之深。所以烧完山后，天皇立即发出了史上最强烈的抗议。《御汤殿上日记》（类似咱们皇帝的起居注，由宫中女官记录）就声称：“居然发生此等之事，天下之人得闻而笑止，特以笔墨声讨之”（这帮人也确实只剩下笔墨了）。一帮公卿群起攻之。权大纳言山科言继（这位公卿和近卫前久一样，一生也是颇有传奇色彩）就在著名的《言继卿记》里念叨信长的小九九，称他烧山是“佛法破灭”“王道凌迟”的表现，还对织田军杀害僧人平民的行为大加鞭笞，把织田军杀戮人数翻了几番，足有“四五千之多”（《信长公记》里称有数千，传教士的记载比较靠谱，称最

激烈的战斗与屠杀，发生在八王子山，遇难人员大概一千五百名）。但这一切的指责，织田信长却似乎毫不在意，甚至在火烧比叡山后，信长在书信里还自称为“第六天魔王”。“第六天”是佛教用语，又叫“他化自在天”，处于欲界的最高处，魔王波旬就生活在这一层。此君据说身长三里，寿命一万六千岁，蛇龙之姿，手持弓矢，以妨碍教徒修道、贪欢淫乐为能事，总之是佛教徒嘴里的头号反派大“boss”（游戏用语，指大怪物）。但有意思的是，以前不少史料都说“第六天魔王”是石山显如上人骂信长的，但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信长得意扬扬的自称（显如只骂过信长为佛敌），可见他一向以“无神论者”“宗教破坏者”自居。那么，有没有替织田信长说话的呢？也有，那就是大和的多闻院英俊，他在日记里抨击“比叡山怠于修炼，才招来如此恶果”（意思是和尚不念佛，只想参与政治斗争）。不过是人都知道兴福寺与延历寺一向不对付，所以英俊兄相对正确的观点，也因为屁股问题被人忽视了——信长此举，可谓得罪了宗教界与朝廷，那么十一年后的本能寺的业火，与此刻比叡山的红莲，冥冥中大概也有宿命般的关联吧。

不过，最直接的丢份很快兑现了。天台座主觉恕法亲王从比叡山脱逃后，居然一路狂奔，去了深山里的甲斐国，面见了踯躅崎馆里的武田信玄，请求他“再兴山门”“护卫佛法”。



武田信玄（浮世绘）

身披僧袍的武田信玄大喜，怒斥织田信长已然“化为天魔”，武田已和彼方断绝之前的联盟，还安慰法亲王曰：“我甲州军蒙天皇神佛加持，于四月前横扫海道，痛击为虎作伥的德川家康，小山、足助、田峰、野田、二连木诸多城堡，已落入鄙人军门之下。不日鄙人将再率大军，破德川，灭织田，

护送亲王阁下重归山门。”

觉恕法亲王很是满意：“现如今上总介也蹦跶不了几天了，畿内诸多豪雄已经蜂起与他为难，只要信玄殿下的天军一出，我山门复兴易如反掌啊！”

后来，天皇的弟弟能量果然极大，居然帮信玄搞来了“权僧正”（后来又给了“大僧正”的位子）的帽子。“僧正”是不折不扣的官位，负责统率日本所有的和尚，即“和尚之王”。此官位始于推古天皇（593—628年在位）时期，因为当时日本有个很牛的和尚，居然用斧头猛殴自己的祖父。痛感和尚无法无天的天皇，于是设立了此官位，负责监督稽查和尚们。信玄当上了僧正后，就以“护国法师”的名义，向“天魔”信长送去了宣战布告，与本愿寺、朝仓、浅井、松永等反信长势力结成同盟，给“信长包围网”的战争涂抹上了一层“圣战灭魔”的光环。

须知，自从信玄幽闭自己的嫡长子义信以来，为了抓住这个时机，他已经奋战整整六年了！当年年底，为了西进上洛的事宜，信玄再度与相模的后北条恢复了之前已遭破弃的“甲相同盟”。只不过，此次再也没有幕府名门骏河今川的参与了，因为它已经落入了信玄的虎口之中，化为了一道美餐——在这六年中，关东的牌局又在腥风血雨中完成了一轮新的博弈。

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后北条的逆袭

一切，还是先从小田原城里的后北条开始说起吧。

前面说过，后北条在永禄三年（1560年）被上杉辉虎率领的关东联军胖揍，上野、武藏诸国的势力被摧残得七零八落，只得缩在小田原城里当乌龟，熬得关东联军兵疲粮尽退去后，才高呼着“一年准备，三年反攻”的口号，来收复地盘了。但当时武田信玄也开始了西上野的攻略，于是北条氏康对上杉方的反击，大多是和武田互相配合的面目出现的。而双方争夺的焦点，即是能控制武藏平原的要害壁垒——松山城。

松山城，本属“退路粉碎机”上田朝直所有，但这位爷从来都是随风倒的，时而粉碎上杉辉虎的退路，时而阻隔北条氏康的进路。永禄四年（1561年）底，不耐烦的北条氏康以上田朝直在之前“里通上杉”为名，强逼他离开城堡，返回自己的本领秩父郡，然后派遣直臣前去接收。

上杉辉虎不干了，他深知一旦松山城陷落，那么在武藏、上野的进出道路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该年十一月，辉虎刚刚打完第四次川中岛合战，就飞速跑来保松山城了。不过这次北条氏康毫无压力，在二十七日的生野山，与上杉军实打实地打了场野战。结果是：之前在关东横行无忌的上杉辉虎败走，直退到下野的唐泽山城，松山城落入后北条手里，当然后来又被上杉辉虎光复了。

生野山之战，是场名气不大的战事，具体细节已无迹可寻，只在《小幡家文书》里有寥寥数语，而上杉方的文书，根本就不加提及，不过笔者觉得可以稍微给生野山之战打个广告：这应该是上杉辉虎（上杉谦信）唯一一次野战的失败，所以上次日本驻华大使管在新浪微博里“上杉谦信一生中野战没有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场战斗，实则也从侧面反映了上杉辉虎原先咄咄逼人的气势，也因小田原城攻击战和第四次川中岛合战中严重的损失，变得疲软起来，在此后数年里，在后北条和武田的联手反击下，辉虎对关东局势的维系，越来越力不从心。

不过咱们的辉虎，从小就是创造奇迹的少年，他不会服输，一面和房总的“关东第三”里见结成攻守同盟，一面继续出入关东，与武田、后北条鏖战。

时间推移到了永禄五年（1562年）年底，武田与后北条的联军再次攻击松山城，这次联军的规模达到了五万人之巨，其中信玄还派出了攻城大杀器——金掘众。坑道唰唰唰地在松山城下蔓延，只有寡兵驻防的城堡危如累卵，急忙向越后求援。这时，上杉辉虎也是焦头烂额，因为之前武田信玄使用了一批甲州金，勾结了越中国的守护代神保家。当时神保的家督叫长职，和辉虎一家子有不共戴天的血仇：长职的父亲正是神保庆宗，他勾结本愿寺一揆，在般若野之战中害死了辉虎的爷爷长尾能景，然后辉虎的父亲为景又来复仇，在新庄之战里卸下了庆宗的脑袋——反正，神保和长尾（现在叫上杉）梁子硬了去了。

与武田家同谋的神保家，与一揆又沆瀣一气，开始疯狂地攻击上杉家在越中的代理人椎名家，并一度取得卓越战果，把椎名家压在松仓城里喘不过气来。上杉辉虎又坐不稳了，要是椎名灭亡，神保家统一越中的话，那么自个儿就会完全被武田信玄构筑的包围网给封死，无奈之下只得领着越后子弟兵去了越中战场纠缠，虽然多次击破神保军，但长职属于那种你来他就跑你走他就扰的角色，故而上杉辉虎在越中虽然屡战屡胜，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和时间，最后居然到了松山城危急时无法对其进行有力增援的地步了！

明知不可而为之，上杉辉虎还是带了子弟们，冒着肆虐的风雪，强行翻越了

三国岭，带着无法言说的悲壮，于十二月进入了上野沼田城，但依然于事无补，松山城的城壁在次年二月轰然坍塌，城头换上了后北条的三鳞纹大旗。

这时，变数在房总战线出现了。

这还是和太田道灌的子孙有关，即“江户太田”的太田康资，其家族占据着祖先一手构筑的江户城，自康资之父资高时代，就在外交上采取了亲后北条的姿态。太田康资的母亲是北条氏纲的女儿，老婆是后北条首席重臣远山纲景的女儿，得北条氏康偏讳赐予，担任了江户城代。

但就是这位北条氏康的亲外甥造了反。究其原因，还是和“工资待遇”有关，太田康资在后北条家的荣誉地位虽然很高，是为数不多可以被称为“殿下”的国众，但康资的直辖领地却只能排到第六位（九百三十一贯），其在江户的其余领地，其实都被北条氏康慢慢蚕食了。另外，就算在江户城里，太田康资也不是一枝独秀的，北条氏康特地派来了两名重臣“关怀”外甥的生活起居——江户城的本丸，是氏康亲信“五色备”青备大将富永直胜镇守；二丸，是康资的岳丈远山纲景负责；而太田康资，只能居住在馆舍“香月亭”，望望窗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便是我们俗称的“空窗一族”。

不过，“空窗一族”的康资，打起仗来却很牛，和“岩付太田”的三乐斋资正不分伯仲，相传能在战场上力敌三十名勇猛武者而不落败，还曾经击败过武田家的“夜叉美浓”原虎胤，但战功越大能力越强，康资就越悲愤：这可是我曾祖父的城堡，舅舅你霸占着究竟为哪般啊？实践证明，空窗期长了，红杏漫天飞舞的概率也就大了，就在北条氏康呼哧呼哧啃松山城时，太田康资和岩付城太田资正这两位道灌的子孙手拉手，勾结上杉辉虎，谋反了。

但这两位造反的过程都很丢人：太田资正把家臣召集在一起，说我要反了，结果他长子太田氏资带头反对，还搞了个“贝壳投票”，把老子和弟弟政景给流放了！资正一面大骂氏资是个白眼狼，一面带着次子政景往下野国的宇都宫家跑路。太田康资呢，他刚准备在香月亭吼嗓子要反，但抬头一看，富永和远山的本丸、二丸刀枪晃晃彩旗飘飘，就硬生生把“反”这个字给生吞了回去，最后只得带着直属队伍，自江户城逃逸，算是“跑反”了。

这两位太田，一边跑反，一边还向上杉辉虎打SOS信号，说成千上万的北条士卒在追杀我，吓得辉虎立马写文书给房总、常陆、下野一带的关东领主，叫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俩好同志给解救出来。事先和上杉结盟的安房大名里见最为积极，当时里见义尧已经隐居，居住在上总久留里城，其嫡子里见义弘当着家督，居住在上总的佐贯城。这里见家一向号称“关东副帅”、“关东第三”，不过吹牛皮的成分居多，在第一次国府台合战时，根本没敢和后北条来硬的就退缩了，后来又被氏康步步紧逼，丢尽了脸面，这次颇有些势要报仇雪恨的味道。永禄七年（1564年）正月初四，席不暇暖的里见父子，集结了安房、上总的国众一万两千人，重新进入国府台城，威逼江户，准备接应跑反的太田康资兄，第二次国府台合战拉开帷幕。

摆在里见军面前的，是后北条的附庸——下总国名门千叶家，他家见里见军势大，不敢单独迎战，便向小田原城求援。

这会儿，北条氏康还在武藏一线与上杉辉虎对峙着呢。里见父子据此判断出后北条主力短时间内不可能来到国府台城，于是又犯了老毛病，在江户川附近转悠了起来，烧烧房子，打打秋风。结果正月七日，后北条方突然发起了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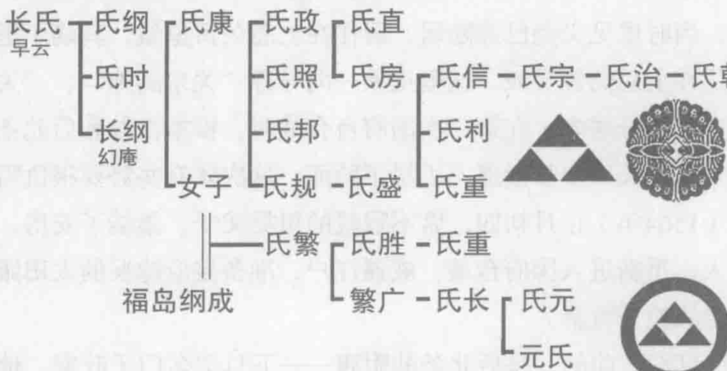
但袭击的不是北条氏康的主力，而是江户城另外两名城代——富永直胜和远山纲景，这两位本来接受的指示是：统率江户众坚守城堡，等待玉绳城北条纲成来到后，再发起反击。但富永和远山都因为太田康资在眼皮底下造反，而感到失责的耻辱，便不待北条纲成的到来，带着几百名直属人马，强渡矢切渡，杀入了上万里见军中，后果不言而喻——富永直胜、远山纲景、远山隼人佐（纲景嫡子）、舍人经忠（纲景另外一个女婿）全部战死，后北条的江户众几乎团灭。

富永直胜，后北条老臣、青备大将，远山纲景，后北条“江户众”笔头，他们俩的战死，可谓是后北条的惨重损失。里见义尧父子俩，本应就着如此的大好形势，夺取江户、葛西等重镇，与上杉辉虎遥相呼应，开辟新的战略局面，但短视的关东老三，居然原地不动了起来，还举办盛大的酒宴来款待将士们，仿佛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在里见军喝得烂醉如泥后，八日未明，后北条居然再次发动了强袭。

但这次来袭的是整整两万名北条军主力，统帅是北条氏康、氏政父子，先锋则是“地黄八幡”北条纲成。

原来，得知房总战线告急的北条氏康，立刻表现出铁腕的决断，他大胆留下少数虚兵在武藏，然后火速指挥主力兼程奔赴江户川，与里见决战。可怜那里见父子，还准备再等个三两天，待到喝秋风喝肥了后再退还上总，满脑子打神仙仗



后北条家系

的思想，不被完爆才怪。

待到晨曦之下，北条纲成一马当先，身后枯黄色甲胄与军旗的骑马武者涉水渡过江户川杀来时，里见军的结局已注定了，上总国众万喜城主土岐为赖叛变，擅自脱离战场，里见军陷入总崩溃，烂醉中的他们不是被割下了脑袋，就是没命地往佐贯城的方向奔跑，在飞溅的血雨中，排排躯体如丰收后的麦子般沉甸甸地倒下。里见军大将正木信茂（枪大膳正木时茂之子）力战身亡，一门同族里见弘次（里见义尧的三子）在逃跑途中被后北条武将松田康吉讨取。据说弘次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得知父亲阵亡后，只身来到国府台战场来收尸，目睹遗骸遍地的凄绝场景，居然扶着块石头悲泣而亡。

第二次国府台合战，里见军死伤者超过五千，里见义弘被后北条自四面八方追杀，坐骑中箭倒毙。义弘家臣安西实元将自己所乘马让之，而后披上义弘的铠甲，手持弓箭突入后北条军中战死，为义弘的脱逃赢取了宝贵的时间。最后，救出里见义弘的，居然是事先参加后北条方的上总土气城主酒井胤治！这位本来是跟着千叶家混的，但觉得氏康对他诸多猜忌，居然在一怒之下倒戈，救了里见义弘。看来，关东的这帮墙头草不但喜欢乱打仗，还喜欢打乱仗，真是所言不虚啊！

战后，里见家先前在上总苦心构筑的势力圈遭到毁灭性打击，土岐为赖、正木时忠（正木时茂的亲弟弟）等国众重臣，全都跑到小田原城去表忠心了，里见义弘的佐贯城暴露在后北条的直接威胁下，颇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味道了。

现在只能指望“越后之龙”来救火啦！

龙游浅水

其实上杉辉虎这几年过得也很糟糕，北信浓光复无望，越中国一锅烂粥，陆奥芦名虎视眈眈，西上野武藏惨被蚕食，下野房总常陆诸将顺风摇摆，之前就任关东管领的威势日渐消磨殆尽。

但辉虎毕竟是辉虎，越是处于劣境，就越能激发出无限的斗志。

松山城之战后，为了稳住关东的人心，为了挽救陷于泥淖的里见家，上杉辉虎再次掀起了战关东的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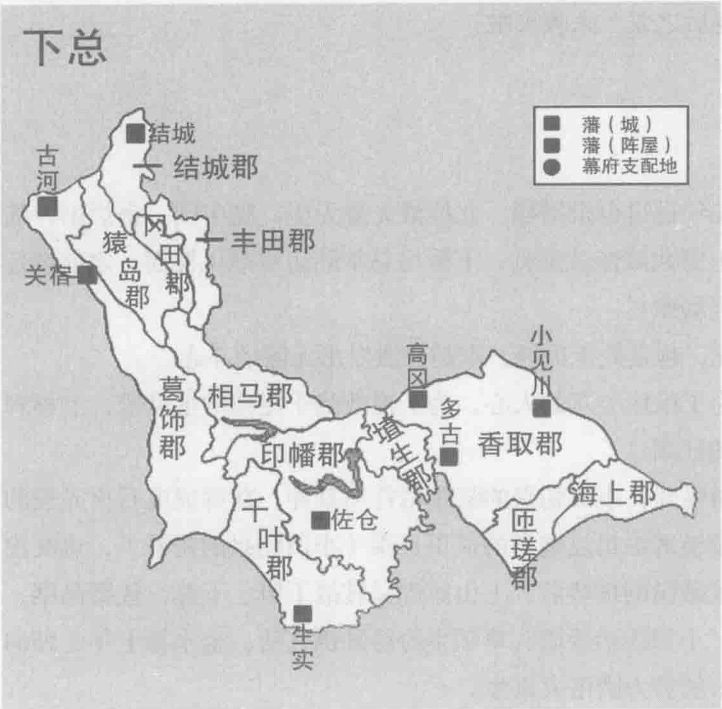
反击首先在武藏国展开，小田朝兴的骑西城首当其冲，在辉虎电石火光般的猛攻下陷落，然后那位被辉虎扔过扇子的成田长泰（小田朝兴的哥哥），也交出了忍城投降。平定了武藏国的情势后，上山辉虎又转战下野、下总，佐野昌纲、小山秀纲、结城晴朗、小田氏治等墙头草领主纷纷拜倒乞活。至永禄七年（1564年）时，上杉家在关东的势力圈浴火重生。

不过北条氏康是很有韧性的，当年你辉虎跑到我眼皮底下，唱“小田原城郊外的晚上”都没有让我屈服，现在我更会尽全力顶住你的缸。于是后北条家一面围绕着利根川水运据点关宿城和上杉军多次鏖战，一面请求盟友武田信玄加强西上野的攻势，这样上杉辉虎又陷入了两面作战的窘境。

最终，发生在永禄九年（1566年）的一场战事，彻底粉碎了辉虎统领关东的梦想。这便是名气不太大，但却影响整个东国局势的臼井城之战，也是上杉辉虎一生中为数极少的一次惨败。

该年正月，上杉辉虎经由下野杀入常陆国，目标是亲后北条的小田氏治。小田氏治这样的角色，自然不是辉虎的对手，一番战斗后小田城失陷。上杉辉虎便在城下立起了市集，将攻城后俘虏来的男女老少以一贯两贯的价格大卖特卖。拔除小田城后，辉虎又领军深入下总国，准备横扫后北条的卫星国千叶家，来缓解盟友里见面临的压力。据说在进军途中，辉虎颁布了“乱暴狼藉禁止”的制札（书写大名命令的木牌），要求属下停止对佛寺、神社乃至平民百姓的洗劫和杀戮。

先是在小田城搞人口贩卖，后又沿路在关东南部来“蝗虫战术”，抛去军事



下总国分郡图。1538年国府台合战以来，下总大部分都在北条家的统治下，北条关东制霸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下总领国化

目的不谈，大约多少也反映了上杉辉虎在关东这个朝秦暮楚大泥潭里来回疲于奔命的一种愤懑的心态吧！

三月上旬，一万五千名上杉军抵达了下总国的臼井城。臼井城，本是关东豪族臼井氏的居馆，后来到了辉虎包围小田原城时，里见家的大将正木时茂为呼应对小田原的攻势，率军攻陷了臼井城。丢失了居馆的臼井家跑到了结城晴朝那里去避难，但正木时茂最终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乘着混乱局面，最终窃据臼井城的，是后北条卫星国千叶家的头号权臣原胤贞。

因为臼井城位于利根川与印幡沼的交会处，水运交通十分发达，故而攻取此处，对挽救里见家的危局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得闻上杉"解放军"的到来，里见现任家督义弘很是激动，认为以前一直被后北条按着打，现在翻盘的时机终于来了，便欣欣然带了五百精兵，与上杉辉虎会师，加入了对臼井城的攻击行列。

面对近两万的上杉、里见联军，守卫臼井城的兵力却很难看。北条氏康、氏政父子被辉虎搞怕了，只要能保住小田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与辉虎打野战的。千叶家不愧是后北条的卫星国，深得铁龟流战术的精华，主力部队也窝在根据地本佐仓城里不敢出来，最终在臼井城里与联军对抗的，只有原胤贞直属的两千人马。

不过，为了表示对臼井城的"重视"，北条氏政还是亲切地派来了一支象征

性的援军——以大和田城主松田孙太郎康乡为首的一百五十骑人马。

三月二十日，勇猛难当的上杉军发起的波状攻击，已经基本扫除了臼井城的外围工事，原胤贞所能凭持的，只剩下一道孤零零的堀了。当日，上杉重臣长尾景长在给下野千手院主恃的信里，扬扬自得地声称："臼井落城已是立马可待之事。"当时，态势就是上杉军志在必得，臼井城的原胤贞惶惶不可终日。

但最后，正是带着寡兵来援的松田康乡的英勇，与另外一名守城武者的智谋，挽救了已陷入必亡之地的臼井城的命运，也让不可一世的上杉辉虎，饱尝了一把"龙游浅水遭虾戏"的苦痛滋味。

这名武者，自然不是原胤贞，他法号净三入道，名叫白井胤治，是侍从千叶家的一名军师。

日本战国是个专门打仗的年代，所以战争贩子和雇佣兵很是吃香，许多浪人喜欢周游列国，研习武艺、军策，然后在大名下面谋个一官半职光耀门楣，比如那个武田家的筑城高手山本勘助。后北条家也有不少此类高人，如在第一次国府台合战里表现出色的根来金石斋，就出身京畿纪伊的佣兵集团根来众。白井胤治，据说也是京畿人，曾经担任过"三好三人众"老大日向守长逸的军师，后来到关东来修行，顺便当了千叶的军师，估计也很受重视，得了千叶家"胤"字偏讳。

日本的军师，前面谈了些，和咱们国家的有相似之处，主要职能有两点，一是摇着鹅毛扇，笑着说"主公勿忧，吾有一计，可让十万曹军片甲不回"；二是神神叨叨，掐指一算，"今晚东南风吹牙旗到，主敌兵劫营之兆，主公可早做计较"。总之一是出谋划策，二是占卜吉凶，必要时也得指挥一军亲自上阵。

面对来势汹汹的上杉军，千叶家督胤富给原胤贞的指示，是"固守待援"。白井胤治则说："敌众我寡，且无外援，还怎么固守？一旦笼城，我等皆成囚徒之势，时日一长，士气便沮，这叫坐以待毙。不如鼓舞士卒出城死战，尚可得一线生机！"原胤贞从之，撒出钱财与美酒，大犒将士，准备决一死战，并将指挥权全交给了白井胤治（高明）。

二十六日，上杉辉虎失去了耐性，吩咐道："如此小城，围困都没有意义，直接攻落便是。"上杉军大喇喇地开到臼井城下，准备攻城，谁知城中猛然发声如雷——白井胤治站在橹上挥动采配，见到此信号的城兵在原大藏丞与高城胤辰的率领下，将城门大开，对上杉军发起必死突击，惊慌失措的上杉军一下



一名手持长枪的日本武士，这名武士还在腰间佩带着武士刀，肩膀上则披有防雨用的蓑衣。其身穿的具足仍然采用了“板扎”的形式制造，而非后来常见的整块钢板

死伤惨重，节节败退。就在上杉后续部队准备添油时，事先埋伏在臼井城外山麓里的平山将监、酒井式部两将，也带着部队抄山洞道路而出，奇袭了上杉军的侧翼。一字长蛇般的上杉军接连遭受两处袭击，顿时陷入了指挥不灵的境地。白井胤治决心不给上杉军喘息的机会，他又将采配一挥，后北条援军松田康乡带着一百五十名部下，如猛虎下山，朝着辉虎的本营径自杀来！

松田康乡与部众，把铠甲、旗帜与武器全部涂成了朱红色，个个如修罗般，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其勇猛之气概，让久经战阵的上杉辉虎也惊憾不已，连呼：“对方必定是岩舟山炼狱里跑出来的赤鬼，何其耸人哉！”从此，松田康乡得到了“鬼孙太郎”的外号，武名大振，后北条灭亡后还能够侍奉结城秀康（德川家康次子），得保七十岁高龄。

在白井胤治精妙的指挥与松田康乡的勇战前，占据绝对优势的上杉军硬生生地吃了三板斧，连辉虎的本营都损失惨重，只得放弃了攻城的计划，后退据守。

上杉辉虎很生气，心想我打了这么多年仗，纵横无敌，今天居然被这两个无名小辈折辱，定要屠臼井城才心甘，便于翌日又发布了总攻击的命令。随军的海野隼人正向辉虎进言：“今天是传统节日千悔日，据说今天先动手的人，一定会后悔。我军不妨休整一日，养精蓄锐后再攻臼井不迟。”辉虎很执拗：“让臼井城后悔去吧！”

翌日，上杉军即以长尾显长为先锋，朝臼井城发起如潮般的冲击，上杉军士兵拔除了堀边上的逆茂木，冒着守城方的箭雨，越过堀沟，逼近了大手门。千钧一发之际，白井胤治领着数百城兵，居然自城壁上飞身而下，刀砍剑劈，吓得上杉军众人目瞪口呆，纷纷以为“神兵天降”，心想怎么遇到这么不要命的角儿，惊愕之余又如潮水般败退。见此时机的白井胤治大呼，原胤贞、松田康乡领着其

余城兵再次大开城门，奋勇追杀上杉军，混战中上杉军大败亏输，饶是上杉辉虎也无法掌控局面，只得下令全军后撤。

危急中，多亏上杉军一位年仅十八岁名叫五十公野治长的小将，奋勇抵抗千叶军的追袭，才让上杉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当然，这位五十公野治长，后来继承了本家新发田，得名新发田重家，他和上杉家后来会有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情仇。

臼井城，白井胤治和松田康乡让一向以强悍自夸的上杉军丢尽了颜面，古河公方足利义氏（即后北条家扶立的傀儡葛西殿）的家臣丰前山城守在文书里称上杉军“五千余手負い死人出来せしめ”，即死伤五千多人，北条氏政在战后给武田信玄的信件里，也称“敵数千人手負死人出来”，不过上杉方则坚称“房州人数三百余人打ち死に”，即只战死三百来人。其实双方的数据乍看起来相差较大，但细心一看，后北条方说是上杉军伤亡数千（手負不是战死，而是受伤），按照日本战国时代军队的伤亡比，上杉军阵亡的，可能就如上杉方自己所说的，几百人而已。

不过，虽然死伤人数对上杉辉虎还没到动摇根基的地步，但臼井城的惨败，对他的关东事业却是害莫大焉。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得明白，上杉辉虎频频出兵关东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点，为维持越后国内统治秩序所引起的连锁反应。笔者一再强调，辉虎是长尾家的后代，这家只是越后的守护代，靠的是“下克上”起家的，名不正言不顺；而越后的领主们，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有的是旧守护家臣（比如大熊朝秀），有的是长尾分家（古志长尾、上田长尾），有的是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服的国众（最典型的就是扬北众）。辉虎想要压住这些人，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他走了亲朝廷亲幕府的复古主义路线，不断上洛搞官位、役职来强化自己统治越后的“大义名分”。不过这么做也有副作用，那就是官位也好役职也罢，玩这些东西是要烧钱的，钱又从何来？还是要把负担转嫁到越后国人头上去。领导是高瞻远瞩，但基层群众目光短浅，理解不了那么多，像“蚁力神”北条高广之流，就因为不满负担而起来造反的。

这又咋办？好，我辉虎不但要当越后的守护，还要当正派上杉家嫡流才能当的关东管领，自此辉虎对内搞活经济（水运、海盐、青苎），并颁布德政令，宣布减轻越后国人负担；对外就带着越后的众将，在信浓、关东与武田、后北条杀

得不亦乐乎，一面可以开拓利益，一面也可发泄掉越后那帮人多余的荷尔蒙。

所以，上杉辉虎对外的战事就有些输不起的意思，因为一旦输了，就会祸起萧墙，这点上他和其余的大名没有什么两样。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战败也会引起关东豪族对他观感的改变。本来上杉军征伐小田原时，那关东的形势是一片大好，里见、太田、长野、佐竹等小强都把上杉当救星当上级，不过最终一切还要靠实力与结果说话的——小田原城没打下来，佐竹等就有了怪脸色了，撤兵也就打了个招呼，说走就走，从此听宣不听调了。里见呢，本来还是比较信任上杉家的，在战役层面上也做到了尽力配合，臼井城战前里见义弘还不顾财政的窘迫，在老家安房全面征收“栋别钱”等临时课税，来解决上杉军的吃饭困难，也算是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了，但上杉军的惨败给义弘上了一课：外人永远都是背影看起来很美，一切还得靠自己啊！长野呢，在臼井城战后不久就被武田给灭了，这家给关东豪族的教训更深刻，那就是上杉辉虎不要说灭后北条、武田了，连保护小弟都做不到。最后，也就太田资正还继续死心地支持上杉辉虎，为此还被儿子扫地出门了，但辉虎在臼井城之战后三年的举动，彻底寒了这位的心，上杉家也失去了关东最后的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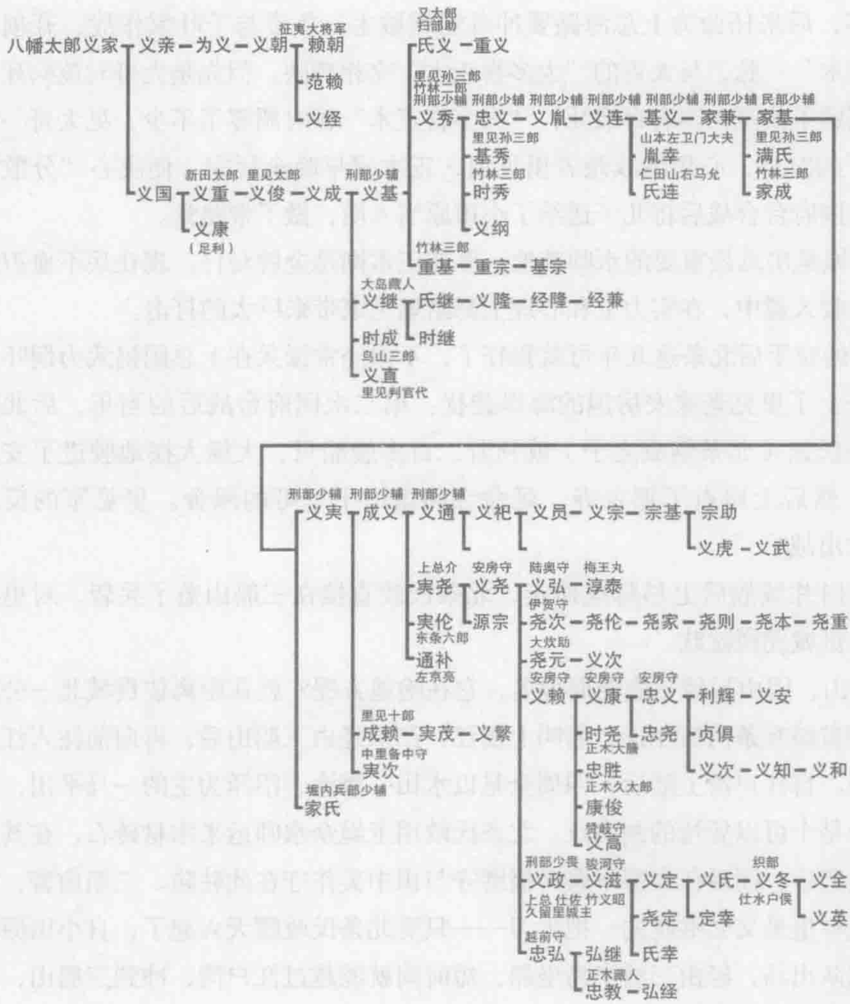
既然失去了关东豪族的支持，那么上杉家对关东的事业计划，渐渐也就销声匿迹了，除了得到个关东管领的头衔，所以越后那帮牛皮癣的荷尔蒙又慢慢地蓄积起来无法发泄了，臼井城战后几年，武田信玄和北条氏康不停地朝越后扇阴风搞破坏，北条高广、本庄繁长这些人应之而起的叛乱，让上杉辉虎应接不暇起来。

然而，上杉辉虎外事不顺，至少还能跑回家关起门来整顿整顿，臼井城之战后被晾在房总的里见家，可要在后北条乘胜而来的鲸吞前死命苦撑了！

里见义尧、义弘父子那几年的口号是：“房总虽大，但已无路可退，身后就是佐贯城！”

里见的奇迹——三船山合战

佐贯城，是家督里见义弘的居城。当年，里见家乘着真理谷武田内讧时机，将势力渗透到了上总，不过后来就始终与后北条围绕着江户湾打生打死，所以没能在上总建立有效的封建支配体系。不光上总，就连根据地安房，里见家的大名一元化进行得也很不彻底，更像是房总豪族如土岐、酒井、正木等的盟主，而非



里见氏家系图

君主。所以，里见在上总的统治，始终是带有强烈临时色彩的军事管制——里见义尧在久留里城，里见义弘在佐贯城，带着家臣团与后北条打着拉锯战，上总更像是前线，并非安稳的后方。

第二次国府台合战惨败后，里见在上总的威信经历了莫大的震荡，先是有力豪族土岐为赖叛离，后来连首席重臣正木家都出了叛徒，即“枪大膳”正木时茂的亲弟弟正木时忠。

正木时忠也算是老资格了，当年辅佐大哥“枪大膳”，在平定上总的战事里

贡献良多，后来任命为上总海路要冲胜浦城城主，负责与千叶家作战，开创了“胜浦正木”一脉，与大哥的“大多喜正木”交相辉映。但先是大哥时茂病死，而后时茂嫡子信茂在国府台战死，“大多喜正木”顿时凋零了不少，见大哥一族江河日下的时忠，心想继续跟着里见混，正木家早晚全玩完，便决心“分散投资”，在国府台合战后将儿子送给了小田原当人质，做了带路党。

胜浦城是房总最重要的水师基地，胜浦正木则是金牌马仔，现在兵不血刃就被后北条收入囊中，在实力上和心理上都给里见家带来巨大的打击。

里见的对手后北条这几年可就猖狂了，不但经常派兵在上总国搞武力恫吓，甚至还登上了里见老家安房国的海岸袭扰：第二次国府台战后的当年，后北条大将北条氏繁（北条纲成之子）就领着二百多艘船只，大摇大摆地驶进了安房馆山湾，然后上岸点了那古寺、延命寺和馆山十里町的屋舍。里见军的反应是，不敢出战！

到了臼井城战后上杉辉虎撤走，北条氏政直接在三船山盖了兵砦，对里见义弘的佐贯城虎视眈眈。

三船山，因山形像三艘船而得名，它在啥地方呢？就在距离佐贯城北一公里处，与佐贯城有条河流相连，名叫上汤江，江水经由三船山后，再向前注入江户湾的大海。自江户湾上陆后，四周全是以水田、滩涂、沼泽为主的一马平川，只有三船山是个可以凭恃的制高点。北条氏政用玉绳众水师运来木材砖石，在其上修筑了兵砦后，而后任命部下藤泽播磨守与田中美作守在此驻防。三船山砦，简直就是抵在里见义弘喉咙的一把尖刀——只要北条氏政哪天兴起了，自小田原城带着大部队出马，经由三浦半岛坐船，短时间就能越过江户湾，冲到三船山，到佐贯城与里见义弘为难。

当时里见家为了收缩战线，甚至一度忍痛放弃过久留里城，但佐贯城再也不能失去了，因为一旦佐贯城不保，整个上总就完蛋了，上总这个桥头堡一失，里见家就只剩个三面环海没有陆路的安房国，彻底被封死套牢。

自三船山砦完工后，里见义弘觉得敌人炮楼都修到自家的炕上了，整日策划拆除大吉的事儿，义弘曾经想过围魏救赵，派出水师威胁三浦半岛，企图解佐贯城之围，但后北条根本不吃这一套：我人马船只多得是，救三浦半岛还用不到三船山的兵。最后，里见义弘明白了，只有在三船山与后北条军决战，才有挽救局势的希望，但现在问题不是后北条不愿意和自己决战（北条氏政等待这样的机会，时间比

义弘久多了），而是兵力微弱的里见军怎么才能在这种决战里获胜？

永禄十年（1567年）八月，小田原城的北条氏政收到藤泽播磨守的求援信：佐贯城里的部队，开始猛攻我所把守的兵砦，看规模绝对是里见的主力，可能里见义弘也身在其中。

北条氏政大喜，瞬间动员了两万人马，带上了太田氏资，风风火火渡海来到三船山，要和义弘决一死战。太田氏资，当初为了表忠心，把老爹和弟弟都驱逐了，但后北条依然对他不放心，特意把他全家从岩付城接到小田原来安度中年，此次又怕氏资待在后方寂寞，就让他与家族郎党五十四人一起随征。

太田氏资的愤懑可想而知，并会以最激烈的方式，在而后的三船山之战里表达出来。

北条氏政的大队刚到三船山，就有情报显示，敌军大将里见义弘亲自带着八千主力，在障子谷的虚空藏山安营，义弘本人的阵所，就在山中的泉汲寺。北条氏政是喜上加喜，既然义弘出来了，且方位已被我确认，那么下面就直接消灭他即可——不过是国府台的关东阿三，他们的战斗力我再清楚不过了。

骄狂的氏政显然没做充分的战场侦察，其实他只要登上山头，就会发现自己的三船山和义弘的虚空藏山以及另外一座名叫八幡山的，恰好构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在三座山之间，是片狭长的稻田。

里见会不会用八幡山做文章，氏政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倒是考虑到了义弘那威名远播的老爸，所以特意指示叔叔北条（大石）氏照与原胤贞的人马，沿着市原郡小柜川游动，来牵制久留里可能会加入战团的里见义尧。

总之，八幡山这个致命的地儿，北条氏政始终没考虑过。

但里见义弘考虑过了，他在战前就派出了两名侦察英雄——和田甚介与木曾庄兵卫，对三船山周围的地势做了详细的观测。两人回来后献计："我军战时可派出杂兵为先阵，精锐则潜伏在八幡山里。杂兵不可能得胜，北条氏政必然乘胜追击，然后我军自虚空藏山和八幡山而出，两面夹击，可获胜利。"义弘完全采纳了两人的计策，事后证明，这就是里见家绝境逆转的关键。

战场侦察，自古至今，都是一个优秀指挥员必备的素质啊！

八月二十三日，里见军的杂兵足轻蜂拥到三船山下，在里见左京介的指挥下，朝北条氏政的阵所发射弓矢，后北条军见山下的里见军阵形散乱无章，个个大笑不已，如海浪般冲下山来，企图一鼓击垮里见义弘。北条氏政也很激动，没

想到攻灭宿敌里见家的伟业会在自己手中完成，一时按捺不住，也带着马廻众，亲自乘马来断杀。

见家督冲在前面，后北条的众将士士气愈发高扬，只杀得里见那帮老弱病残鬼哭狼嚎，丢了不少尸体、器仗，往虚空藏山本阵方向节节败退。后北条军追击也愈发深入，渐渐拥挤到了三船山、八幡山和虚空藏山间的那片稻田地里，因土地十分泥泞，所以不少人只得下马，步步跋涉。

在泉汲寺看到如此景象的里见义弘，急忙命手下射出鸣镝（响箭），尖利的破空声，仿佛撕裂了三船山上空的空气，八幡山山麓丛林的阴影下，杀手们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们举起寒光冷冽的太刀，不紧不慢地步出了埋伏阵地，挥刀向行列杂乱的后北条军走来，仿佛屠夫在看着一群在圈里乱冲乱撞的羔羊。

埋伏在八幡山里的，正是来自大多喜城的“正木党”，大约百多名精锐武者，统帅叫正木宪时。

正木宪时，通称弥九郎，他并非“枪大膳”正木时茂的亲子，而是时茂末弟弘季之子。第二次国府台合战中，宪时的父亲弘季和时茂的亲子信茂一起战死，而宪时的叔父“胜浦正木”家督时忠又与后北条明通款曲。所以，宪时接手的“正木党”，是实力大损、名誉蒙污的一个烫手山芋。

只有靠自己的奋战，才能洗刷叔父叛变的耻辱，才能拒绝敌人的轻蔑。家督将自己和郎党安排在八幡山这个位置，正木宪时自然明白意味着什么。

“今日之战，有死而已，正木党的武名，全系于你我，拜托了！”这是战前宪时对属下的话语。

八幡山下，正木党在用血战和刀刃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荣誉，刀光剑影里，后北条武士与杂兵的断肢、母衣四处横飞，从虚空藏山和佐贯城而来的里见预备主力军也先后投入战场，“讨取敌军大将”的呼喝不绝于耳，猬集在洼地与水田里的后北条军尸骸堆积如山，鲜血四溢，混入污泥之中，腥臭扑鼻。

北条氏政吓得面如土色，在四五名忠心马廻的保卫下，满身污泥，狼狈地朝着三船山方向奔逃，但三船山已在里见军的攻击下浓烟四起，于是氏政只得直接往江户湾边停泊的船上跑。

留下来为氏政殿后的，真是太田氏资以及他的五十四名家人郎党。太田氏资和正木宪时一样，此战都抱着挽回名誉的想法而来，不过宪时靠的是死战，氏资只能靠死义了。

最后，太田及郎党全部阵亡，换来了氏政逃归小田原的时间。

与太田氏资同时丢命的，还有三船山砦守将藤泽播磨守，此外还有黑田丹波守、羽岛内藏、西条佐右卫门、仲条左卫门、平堀原次郎五名侍大将，杂兵死伤一千七百余（一说两千五百余），里见军伤亡约五百人。

三船山，是里见家创造的奇迹，不但收复了三船山砦，而且战后里见父子水陆并进，挟战胜之威，将后北条深入上总的触角一一斩断：土歧为赖与正木时忠再度回归，里见家甚至取得了下总国一部，“关东第三”的宝座固若泰山。而后北条呢，因为氏政的愚蠢与马虎，使得将占领房总的大业整整推迟了十来年时间。

臼井城与三船山，两场在历史上远不如川中岛那么有名气的合战，却多少导致了东国秩序的又一轮洗牌。

如果说上杉辉虎自臼井城合战惨败后，其在关东的威望与势力次第土崩的话，那三船山合战后北条氏康父子的处境也很不妙：里见绝境逢生，佐竹家迅速崛起，上杉家依然占据着厩桥、沼田、桐生等要地，随时能南下点自家的院子，而最重要的，原先的盟友武田信玄野心渐次展露，后北条家也处在了偌大的包围圈里。

这时，及时调整对外的政策，可以说生死攸关。

北条氏康突然发现，在武田信玄咄咄逼人的虎牙前，自己和上杉家居然有了一种难兄难弟的感觉。

到了永禄十二年（1569年）时，佐贯城的里见义弘突然收到辉虎的一封文书，他拆开一看，差点气得中风，内容简单概括如下：我和北条相模守结盟了，你也在盟约上签字吧，算你一份原始股。

为什么博弈里受伤的，永远是我们这些小散户呢？里见义弘顿时悲愤了。

上杉辉虎居然和北条氏康结盟了，这个和奸情曝光差不多轰动的消息，瞬间如冷风般传遍了关东大地，让不少领主豪族呆若木鸡，有了种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感觉。

这就是关东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越相同盟”，也是因旧的“甲相骏同盟”因武田信玄的反目，上杉家和后北条家在各自陷入困境后，不得不改变原先的死敌状态，仓促缔结的一份合约。

这份合约，对上杉和后北条来说，其实产生双输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看“越相同盟”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划分势力范围，还是以上野国为界限（当然西上野是武田家的了），东上野



上杉景虎，北条氏康之子，“越相同盟”时被送给上杉谦信作为养子。谦信死后与上杉景胜争夺继承权，引发“御馆之乱”，直接导致上杉家的衰落

归上杉，南上野归后北条，另外武藏松山城、岩付城也归上杉所有；

确立各自头衔，上杉辉虎承认后北条的傀儡足利义氏为古河公方，而北条氏康也承认上杉辉虎为正牌关东管领，双方本来在文书上称呼对方为旧苗字“长尾”“伊势”（表达蔑视），现在统一改正；

交换人质，上杉家出的是家臣柿崎景家之子（晴家），后北条则要交出氏政之子国增丸。

笔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同盟分为四个层次，按照其牢固程度分别为“共合”“力合”“利合”与“势合”。“共合”是同盟的最高级别，盟友双方或多方拥有一致而共同的战略目标，为实现目标戮力合作精诚团结，同盟“神圣”且“牢不可破”，但基本上这种同盟只存在于纸面上，现实中的例子似乎没有。“力合”，即盟友的力量有强弱之分，一般以一个强大势力为同盟核心，一个或多个弱小的势力团结在其周围，形成众星拱月之态，这种同盟除非核心势力发生重大变故，否则一般也极为牢固，日本战国时代的“织德同盟”便属此例。“利合”，即以战略利益均衡为基础的同盟形态，盟友力量相差不大，并且其利益目标有相合之处，至少没有相扰之处，所以能结成同盟，不过这种同盟相对前两种就较为脆弱，一旦某方战略利益和导向发生变更，同盟很快就有土崩瓦解的危险，战国时代以“甲相骏同盟”最为典型。最后也是最脆弱的，即是“势合”，参与这种同盟的势力，本没有任何合作基础可言，甚至之前一直还是死敌关系，只是因为某种形势所逼才仓促联手，即使联手后，双方也会因为缺乏合作基础，频繁地扯皮和掣肘，最后使得同盟徒具其名而已。

很明显，上杉辉虎与北条氏康的“越相同盟”，彻头彻尾属于同盟的第四种类型。

首先在划分势力范围上，上杉辉虎看似开价很高，占了不少好处，但“口惠而实不至”，因为如松山城等，对于后北条而言，不但是极为要害之处，也是自家将士拼尽鲜血一刀一枪打下来的，现在要拱手让人，氏康无疑遭到家族上下强烈的反对（其实氏康本人也极不情愿），故而划分领地来回扯皮了几年，最后直到同盟解除也没能落到实处，化为一纸空文。反倒是占据西上野的武田家，实实在在地将上杉和后北条给割裂开，使其根本无法联合作战。

其次，上杉辉虎要北条氏康承认其为关东管领，这种做法也是极大的失策。要知道关东管领的政治基础根本不可能是后北条这样的外来户，而是早就植根关东的诸多豪族，所以最初当辉虎举起对抗后北条的大旗时，关东豪族立即如影随形，这才保证了上杉家势力在关东的存在；现在辉虎居然与后北条达成如此妥协，其关东管领的名实，顿时化为泡影，深感失望乃至愤怒的太田（太田资正）、里见、佐竹等众多关东领主，对上杉即刻由爱生恨，纷纷转与武田信玄结盟。上杉辉虎无异于为渊驱鱼，反被后北条绑架，丧失了原先许多铁杆盟友，再次陷于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下。

最后，哪怕在交换人质这样的表面文章上，双方也是貌合神离。辉虎要北条氏政的儿子国增丸当人质，己方却只愿意交出家臣之子交换，又让后北条上下极度不满，氏康父子也不干，后来把国增丸送到了岩付太田家，替那位在三船山战死的太田氏资继承了家业。于是，双方开始不停地吵，直吵到最后，武田信玄杀到小田原城了，还没争出个结果。

所以，“越相同盟”这种迫于形势草率而就的事物，必然会以毫无建树的惨淡结局收场。最后的结果是，上杉辉虎消沉懈怠，在元龟年后其势力黯然退出关东；后北条被武田等敌对势力“重点光顾”，里里外外被胖揍了个遍，直到信玄上洛后才喘过气来。反倒是主动背盟的武田信玄，攻灭了东海道名门今川，吞并了骏河及远江一部，并在关东纵横无忌，铺平了尔后上洛勤王的道路，成为了最大的收益者，弄出了个有声有色的“骏河关东攻略”。

事实上，“越相同盟”的结成，本身就有武田军事威逼的要素在其间，盟约的最后一条，就是北条氏康请求上杉辉虎在该年八月十五日“放生节”前出兵信浓，来牵制武田信玄回援。因为此刻，两万善战彪悍的武田军团，已然逼近了氏康的老巢小田原城了！

第二章 虎虎生风

闪击骏河

其实，永禄十二年（1569年）武田信玄对相模小田原城的围攻，属于其“骏河关东攻略”的一个环节，而这场攻略自永禄十一年（1568年）信玄闪击骏河开始，至元龟二年（1571年）北条氏康死去，武田与后北条再度恢复和睦（甲相和与）结束，一共持续了三年时光。而“骏河关东攻略”一结束，信玄就于次年正式撕毁了与德川、织田的盟约，开始对德川领地远江、三河发起大规模进攻，以期打通通往京都的道路，并呼应朝仓与浅井的“信长包围网”，围攻岐阜城的织田信长，这便是史料里武田信玄的“西上作战”。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那就是“骏河关东攻略”，好就是之后“西上作战”的铺垫，其一切都是为信玄西进做准备的，总的来看，信玄亲自实施的这场攻略，无论军事层面还是外交政治层面，与先前武田家的诸多战事相比，达到了目标清晰、步骤紧凑、谋伐并重的高度，可以说信玄在他生涯最后五年，战略的眼光与手腕都已达极致，成为整个日本战国时代，为数极少可以吻合“战略家”水准的大名。

具体来看，整个“骏河关东攻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内容：闪击骏河消灭今川家，割裂“越相同盟”，重点攻击后北条，完成在关东的威力展示，迫使后北条重新签订和约，使未来的上洛作战无后顾之虞。

也可分为两个核心目标，消灭今川，压服后北条，一个是打通前路，一个是扫清后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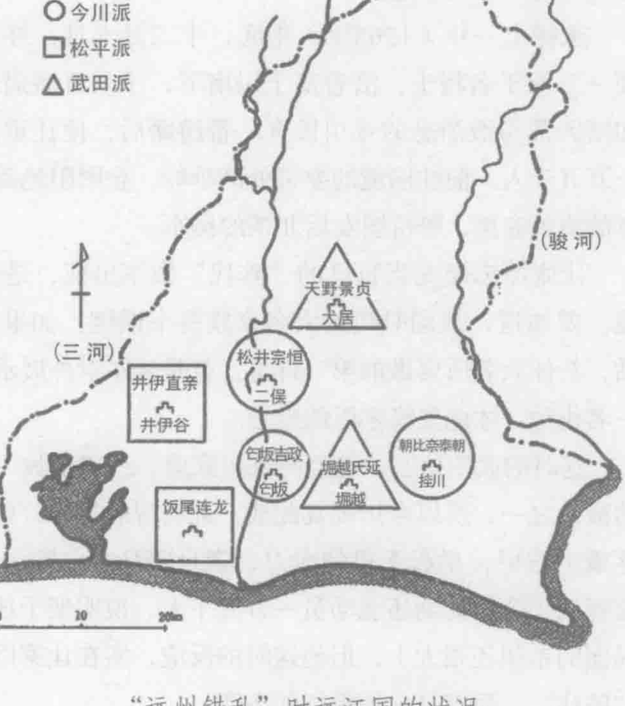
不过具体实施起来的困难也有，“越相同盟”这样的草台子，信玄倒没真的放在心上，他顾忌的倒是小田原与骏府城间密切的关系，因为后北条不可能坐视

今川氏真灭亡，必然会施以援手，若战事拖久了，对己方极为不利。

所以，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把今川给灭掉！

这时，无能的今川氏真帮了信玄的大忙。德川家康崛起后，今川家在三河的势力瞬间崩溃，骏府城里的氏真很着急，想了一些办法来稳定局势，不过他的这些办法没一个不是“臭”的，其中最臭的一招，就是通过屠戮三河与远江国众的人质，以杀立威。早在永禄四年（1561年），东三河的豪族菅沼定盈举起反旗时，氏真就命令家臣小原镇实把东三河方送来的十多名人质全部处死。这招为啥说是最臭的？本来，现在人家既然决心造反了，也就表示不在乎人质的安危了，你出于愤恨，把人质杀光光，是暂时解了胸中的一口恶气，但也表示与国众方彻底翻脸，折了威信不说，还白白送给对方“血亲复仇”的战斗力加成，当真是得不偿失。

果然，今川氏真一祭出这招后，东三河彻底叛离，全部呼啦啦地投向了德川家康，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而后，连锁反应来了：远江国的国众见状，包括井伊直亲（井伊谷领主）、饭尾连龙（曳马城领主）、堀越氏延（见付的领主）、天野景泰（犬居城领主），看到东三河人质被处死，顿起兔死狐悲之感，也开始加紧了自立的步伐。今川氏真急了眼，又叫重臣朝比奈泰朝一刀切了井伊直亲，直亲死时才二十七岁，井伊家随即拥护一位女领主直虎（曾与直亲订过婚约，直亲死后未嫁，也是井伊直政的养



“远州错乱”时远江国的状况

母）当家做主。乘着井伊谷的混乱态势，曳马城的饭尾连龙听从了妻子椿姬的计谋，让椿姬喊直虎来曳马城来喝茶，在茶里下了毒，把对方给毒死了，准备乘机吞并井伊谷。

直到直虎被毒死后，今川氏真才认真派人调查远江国众互相倾轧的真相，畏罪的饭尾连龙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在永禄七年（1564年）也投靠了德川家康。愤怒的氏真派遣三浦正俊、新野亲矩、中野直由等前往平定，结果陷入了远江各方的混战仇杀之中，三名今川臣子先后战死，整个远江局面完全瘫痪，德川家康趁机领军进入此地——这便是今川氏真统治晚期的"远州错乱"，这场混乱标志着，氏真在丢掉三河后，远江也是早晚不保的结局，最后昔日独霸东海道的巨人，如今只能困顿于骏河国一地了。

"远州错乱"后，武田信玄对骏河的觊觎，已不是什么藏着掖着的事情了，感到危机的今川氏真，做出了最后的挽回衰退的努力，他也学六角和织田，在繁华的富士大宫门前町实行"乐市"政策，并免除了民众的许多徭役，来安宁人心，但这种本应该在和平年代出现的措施，如今在强权的武力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孱弱不堪。

永禄十一年（1568年）年底，十二月六日，终于按捺不住的武田信玄，率领一万两千名将士，沿着富士川南下，于六日后逼近了庵原郡的内房。得知此如晴天霹雳般消息的今川氏真一番踌躇后，便让重臣庵原忠胤在骏府城集合了一万五千人，前往国境的要害处萨垂岭，企图阻绝武田的入侵，自己则停留在后方的清见寺里，等待盟友后北条的援军。

让庵原忠胤充当自己的"阵代"领军出征，是今川氏真最后也是最大的败笔。要知道，战国时代的大名家族有个惯例：如果上一代的老大名不幸战死的话，新任大名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军对外展示武力，且必须要杀死家族的一名仇敌，才能安稳家臣的忠心。

这时的武田信玄，已经与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一样，成为了今川上下最仇视的敌人之一，所以今川氏真此战，最明智的行为，就是以慰安亡父的大义名义，穿戴上铠甲，举起手里的太刀，亲自骑马立在阵头，鼓舞士气，在萨垂岭与信玄死战（今川此刻还能动员一万五千人，说明架子还在，如果下决心阻击，维系局面的希望还很大），但他这时的反应，实在让家臣们失望透顶了，居然派了个"阵代"，简直是一种敷衍的态度。

由是，家臣们的心头开始笼罩上了沉沉阴云，他们开始想起氏真少主平日的种种：重用小原镇实父子等近臣，猜忌国众与宿老；整日沉迷于连歌、蹴鞠、插花，不理政务军务；穿着华丽的女装，涂脂抹粉，不顾家臣劝谏，在富士大宫的"风流踊"（室町后代流行的民间舞蹈，舞蹈者穿着变装，在笛声与锣鼓声里，簇拥着漂亮的山车，随着节奏集体起舞）亲自击鼓助兴。

我们知道，一旦在家臣的眼中，家督是个如此"风流雅士"的形象，那可不是件妙事，毕竟这是战国时代，一切是要靠拳头说话的。

这种态势下，今川军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其速度之快，令所有人咋舌，小田原城的北条氏康、氏政甚至都没能派出援军。十二日，一万五千名阵容堂堂的今川军，刚在萨垂岭东侧与武田信玄对峙，顿时就有足足二十一名领军重臣写了投降信给信玄！次日，连清见寺的那位蹴鞠小将今川氏真都觉得，再不逃跑铁定会被下属捆起来交送给武田信玄了。

今川氏真是跑得飞快，他都不敢返回骏府城组织抵抗，因为骏府城又名今川馆，是座缺乏工事与城垣的"馆"式城堡，而是登上了骏府城西北处的贱机山，在满山满谷的寒风里，感受着被欺辱、被背叛的苦痛。山的西南麓，就是家族先祖今川氏辉与栋梁谋士太原雪斋的坟墓，不知当夜氏真与两座坟茔对视时，又是一番何种感受在心头。

当夜，就在武田信玄还在阵幕中抚慰安置新降的今川臣子时，其属下大将马场信春率数百精骑，旋风般地走着捷径，绕开了骏府城，直驱氏真所在的贱机山。今川氏真再度放弃了抵抗，往远江的挂川城逃跑，因为那



骏河国地图

里有今川氏最后的忠诚武士朝比奈泰朝把守。贱机山陷落后，萨垂岭的今川军前后道路都被切断，一万五千人几乎没放一枪一弹就自动瓦解了。

十三日，氏真的正室妻子——北条氏康的女儿早川殿，在一片混乱里，连座轿辇都无法寻得，只能在几名随从、侍女的护卫下，狼狈徒步逃离了骏府城。

当天，马场信春的部众第一个进入了骏府城，随后让人更为惊骇的事情发生了：与西国山口城、北陆一乘谷城并驾齐驱的繁华之地今川馆，遭到了马场部士卒疯狂的洗劫与焚烧。据说《甲阳军鉴》里还记载了一段逸闻，说尚未进入骏府城的武田信玄，听说彼处已陷于一片兵火之中，心中不由得惋惜今川一门的百年荣华，就派一批使者前往大火中抢救馆舍与宝物，结果被马场信春喝止，马场大义凛然地说："这些宝物只会激发武士的贪欲，想让我们甲州的武者也如氏真那样沦为后世的笑柄吗？"使者惶恐不敢救，宝物再度被扔入火中，化为灰烬。得闻此事的信玄也慨叹道："马场美浓守不愧是比我年长七岁之人。"

逸闻永远是逸闻，笔者就此事发表的意见是：武田此后在争霸天下中，败亡于织田信长手下，身死国灭，实是咎由自取。

你武田家，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背了这么大的骂名，背盟来攻打骏河国，不就是为了繁华的骏河商业圈吗？当时的甲斐国，因为处于群山之中，土地贫瘠，加上连年征战，关税沉重，征役无度，已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百姓逃亡现象极其严峻。那么，此时此刻，对于武田家来说，能占据骏河国的商业圈并让其继续发挥功效，无异于给自家已经后劲不足的霸业机器注入一管丰润的油料啊！

但像马场信春这样的所谓甲州武士，是怎么做的？没错，这些人作战确实很勇猛，也很有韬略，不过在面对战略大势前，充其量也就是群"沐猴而冠"的武夫。我们可以回顾，当织田信长控制了京畿一带的商业都市堺、草津、大津后，采取的是积极保护、介入、控制的重商主义政策，而后这些都市产生的"矢钱"，是几千贯几万贯地流入信长的腰包，信长再用这些钱去购买更多的铁炮，雇用更多的士卒，推进更远大的征服计划。这群甲州的山猴子，居然真的将钱看成是"阿堵物"，不问青红皂白，先把"财神爷"给烧杀掠夺了一遍，所以与织田信长相比，这便是眼界与层次的差别，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

骏府城陷落后，武田信玄也大摇大摆地带着马廻而来，准备进入今川馆，享受胜利者的荣耀。但这时，今川馆的橹楼上突然射出密集的铁炮，把信玄吓得差点掉下马来，马廻也纷纷伏在短墙后，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拔钉子·清道

后来经过侦测才明白，依然在橹楼上坚持抵抗的，是今川家臣冈部正纲，也是勇将冈部元信（就是在桶狭间合战后取回主君义元首级的那位）的哥哥，这位是艺高人胆大，十六岁第一次上战场就带回了两颗“兜首”（知名武士的首级）来，现在要和其兄一起，为今川家尽最后的忠义。

“当真是万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武田信玄躲在马下唏嘘道，随后命一名号“铁山宗纯”的临济宗高僧入馆，与冈部兄弟一番交涉，终于说得对方归降，这时今川馆的抵抗才最终完结。

在远江战场上，事先和武田信玄达成瓜分今川领地密约的德川家康，也是势如破竹，依次攻陷了井伊谷、曳马城，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围困了朝比奈泰朝与今川氏真所在的挂川城。

不过接下来出乎德川家康意料的是，寡兵孤城的朝比奈泰朝，对三河军的抵抗十分的硬气，加上后北条的水军也运载着粮食冲进了河川，为挂川城补充粮秣与弹药，一时让德川家康寸步难行。而且进入次年正月八日，武田信玄突然干了一件事，让家康背脊都发凉了：该日，武田伊那郡的郡代秋山虎繁（秋山信友），突然统率伊那众出现在远江的地面上，攻城略地。德川家康十分恼怒，不是事先说好了以大井川为界五五分账嘛，你武田不要搞这些小动作，于是发出强烈的抗议。

武田信玄哈哈一笑，说：“抱歉抱歉，这次是秋山伯耆守误入贵方地界，大概是使用了过期地图吧。我保证，以后这类误会不会经常发生的。”家康一听都要吐血了，还“不会经常发生”，但如今的态势，也不好贸然和武田家翻脸，于是双方交换了誓词，各自了事。

不过，这件事让德川家康感到了与虎谋皮的危险性，将来和武田的一战，怕也是无法避免，这家伙绝不会把脚步停留在骏河一处的。

其实，在德川家康被挂川城黏住时，武田信玄的后路也出现了问题，因为武田军对骏河国的战术，是绕开钉子，闪击今川馆的掏心战法。这次作战成功了八成，但还有两成未竟全功：一是让今川氏真跑了，二是武田军返回甲斐的退路，遭到今川残余抵抗势力和布阵于伊豆三岛的后北条军的威胁。

其中，在富士郡就有一座依旧顽强抵抗的城堡——大宫城。大宫城，因所处于富士大宫而得名，把守的将领是该郡的豪族富士信忠，最初信玄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就命令“二山”之一的穴山信君，并一直和武田家暗通款曲的葛山氏元，领着一帮仆从军，围攻大宫城。

结果在永禄十二年（1569年）三四月，穴山信君攻打大宫城两次惨败，加上后北条军又逼近要道兴津附近，熬不下去的武田信玄，只得抢在退路被掐断前，暂时退回了甲斐。

这一退不要紧，居然把刚刚得到的骏府城扔给了德川家康！

原来，因为挂川城处在远江东部的核心位置，为了能把吃到嘴边的肉给吞下去，家康也得忍痛打下此处。朝比奈泰朝坚持到五月中旬，终于撑不下去了，但德川兵马也是精疲力尽，最后北条氏政介入进来：你德川家康保障今川氏真、朝比奈泰朝与城兵的安全，然后挂川城愿意无血开城。

德川家康说可以，因为我想要的只是挂川城，不是氏真这个废物点心。最



骏府城原为今川氏居城今川馆，今川氏遭武田毁灭，今川馆亦告消失。武田衰落后，德川家康重建骏府城

后，奋战近半年的挂川城投降，以此为标志，战国大名今川氏灭亡。失去国土的今川氏真，只能去妻子所在的后北条寻求庇护，后来在伊豆国被封了一小块地皮，并且收养了北条氏政的儿子国王丸（后来的第五代家督北条氏直），给后北条对抗武田家提供了一面不大不小的旗帜，发挥了最后的光和热。挂川城陷落后，德川家康一路挺进，所到之处，全是武田信玄退后的真空地带，居然一度占领了骏府城（虽然化为了一片瓦砾）。

得知这个消息的信玄很生气，他也认识到，想要在骏河国把屁股坐稳，必须先让那个老是在后路捣蛋的后北条屁股坐不稳。永禄十二年（1569年）六月，武田信玄亲自率队，发起了对大宫城的第三次攻击，誓要把这个钉子给彻底拔掉，清除甲斐与骏河间的道路，而后再发动对后北条的“铁拳之惩戒”。这次，信玄改闪击战术为稳扎稳打，武田军自御场殿进入大宫城一带，而后派遣别动军左右展开，一路堵住三岛、韭山方向可能出现的后北条援军；一路绕到大宫城西方，切断了大宫与骏府城间的联系。总之，完成阻援三面合围后，就关门打狗。

不过这个富士信忠却有些狗急跳墙的风采，打得煞是顽强，再加上富士郡另外一个大豪族井出氏也来参加笼城战，让武田军的攻坚战充满了困苦，据七月三日北条氏政的书状所言，在大宫城之战中，武田军死伤达到两千人之多。武田信玄有些熬不住了，就以穴山信君为使者，摸索起和谈路线来，最后结果如下：大宫城开城，富士信忠继续担当富士大宫的大宫司，但要在踯躅崎馆行驶权力（亏他想得出来）。

随后，武田信玄任命阵马奉行原昌胤为大宫城代（所以实际管辖富士大宫的是这位），市川昌房为富士郡豪族“取次”，又让朝比奈信置（原名朝比奈政贞，后被信玄赐予一个“信”字，故而改名）为江尻城代，穴山信君为庵原郡豪族的“取次”来完成对新征服的富士、庵原两郡的消化工作，并开始组建由今川旧臣与骏河豪族为主的“骏河先方众”，担任先方众笔头的，便是朝比奈信置。

拔掉大宫城这枚钉子后，信玄决心与后北条开战，不把对方打趴下打烂，就完成不了既定的目标。

大山岳战 · 三增垰合战

永禄十二年（1569年）秋八月，武田信玄动员了其领国甲斐、信浓和西上野

内的地侍、豪族共两万人，从信浓的佐久方向，分数路正式侵入了后北条的领国武藏国，双方的激战就此展开。

氏康的算盘是打意大利队擅长的防守反击，他手中的王牌是号称天下第一难攻不落的城堡小田原城，这座如巨龟般的城堡光是外郭即有九公里之长，将城下町完全包裹在自己的盾甲之中，经受得住长期战争的消耗，这座后北条的骄傲曾经成功迫使越后大名上杉谦信的十一万大军无奈后撤。那么氏康此刻自然也不会把信玄真正放在心上——他是无法攻陷自己的城堡的。但氏康还有更宏伟的计划，那就是不光要让武田军退却，还要在其归程之中发动反击，歼灭其主力队伍，使其野心彻底破产。于是氏康命令自己的两个儿子，北条氏邦据守武藏国的钵形城，而北条氏照则把守泷山城，这两个城堡都是武田军的进军要道，氏康希望这样能迟滞消耗武田军的锐气，策应自己的计划。

信玄把氏照的泷山城交给了自己的别动队——郡内小山田军团。九月十日，动员了一千兵马的小山田军团在其领主信茂的率领下，强越了要地小佛岭，出现在了泷山城的侧面，惊慌的氏照忙派遣两千兵马前来争战，结果反被占优势地利的小山田军团击溃，战死了两百五十余人。



武藏国分郡图

无奈的北条氏照只得在泷山城固守，当月二十七日，信玄与其子诹访胜赖所率的主力大队与小山田信茂会合，开始对泷山城强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武田军攻陷了泷山城的一丸，感到最关键时刻来临的北条氏照，亲自手持军扇披挂上阵，率部下中山、师冈等死守

二丸的大门，挫败了武田军数次攻击。眼见泷山城坚不可摧的信玄，不愿意落入氏康的圈套，在此白白耗费有生力量，于是下达了“不能让胜赖、典厩（武田信丰，信玄弟信繁之子）战死”的命令，只留下部分兵力牵住泷山城守军，主力分两路继续南下，于二十九日越过酒勾川包围了氏康的小田原城堡。

在武田军攻打铎形城与泷山城之时，北条氏康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动员小田原四周的武士和领民，于是有足足两万名士兵固守在这座巨大的城池之中。信玄也不是等闲之辈，考虑到北条氏邦、氏照的据点还在自己大军背后，而且军粮也开始成为问题，因而对小田原的围困只持续了四天时间。就像当初古罗马战略家汉尼拔乘马冲向罗马城向它投掷了一把标枪一样，信玄也派遣属下象征性地焚烧了小田原城下的些许屋舍——既然威力展示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可以做撤退的打算了。

氏康则感到万分激动，因为防守的阶段已经过去，反击的机会来临了。依然坚守在泷山和铎形城的氏照、氏邦兄弟就是插在武田军归路的两把刀子，就在武田军于十月四日开拨回军的时候，氏康派遣飞脚下达了领国总动员令。从前文我们知道，后北条的动员速度是非常快的，它以不同地域的城堡为动员核心，称为“某城众”。每个城堡主人不是后北条的一门，就是家族中的谱代或者寄亲，这些人得到命令，便迅速集结城堡四周的“寄子”和足轻们。这样的动员机制，只需要两天的时间便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打击力量。

这样，忍城众、河越众、深谷众、硾井众、佐仓众、小金众、岩规众迅速动员了起来，聚集在了北条氏照、氏邦兄弟的领导之下，总数约一万二千人（后北条大约是一名武士搭配两名农兵足轻，大约是四千武士与八千足轻）。

作为战略预备队的东相模的玉绳众和小机众，在将领北条纲成的带领下，也神速地赶赴战场。两军会合后总数达到了两万人，布阵于要地三增垰的中里、上宿、下宿，抢占了地理上的优势。而对自己儿子不放心的北条氏康，与其另外一个儿子——北条当时家督氏政率着万人从小田原缓步而出，准备夹击侧应战场形势，一举围歼武田军。

信玄的情势非常危险，前面有氏照、氏邦和纲成的大军阻路，后面氏康的预备队也从小田原方向杀来，此时唯一通往甲斐的道路是交界处的津久井城，而此处的土豪武装已被氏康收买，封闭了武田归家的大门。现在需要做的，一是打通津久井的道路，二是击溃前方的后北条军队。

老谋深算的武田信玄首先派遣了西上野先方众的首领小幡重宪，带领一千二百名轻兵绕道奔赴至津久井，小幡军抵达此处，在城下点燃数千松明，击鼓呐喊。城中的土鳖们误以为信玄的主力来到，一些人吓得躲入山中，另外一些人自缚请降，通往甲斐的道路被成功打通。但武田信玄想要成功安全回到甲斐，还必须将据守三增峠的后北条军彻底击溃，那就需要诱使他们前来与自己决战，原本氏康严禁氏照等人随意出战，所以信玄的“诱饵”必须得有点分量才行。

为此信玄做了异常周密的战前准备工作，他将自己的主力分为三翼，左翼以山县昌景为主帅，并信浓先方众的真田信纲、昌辉兄弟，大约五千人的队伍，作为别动队悄悄越过了中津川与志田峠，至竹下——后北条军的侧面方向埋伏下来，伺机而动；中央军以马场信房、武田胜赖和浅利信种为将，负责武田军的正面防御，由于此处必然是后北条军猛攻的方向，于是信玄在三名将领的部队中分别安排了“旗本检役使”，马场队的检役使为真田昌幸（当时叫武藤喜兵卫，是真田信纲的三弟），胜赖的检役使为三枝守友，浅利队的检役使为曾根昌世，这些检役使原先皆是信玄身边的旗本亲卫，信玄此刻将他们派到一线部队中去，就是防止部队主将万一战死，队伍陷入群龙无首境地的情况，直接点就是充当预备指挥官的；随后信玄带领其余的部队，上侧面的山腰布阵，作为右翼预备军，信玄还命侄子信丰绘制了四周的地形图，仔细勘测了战场的形势。

安排妥当之后，信玄才放出了自己的诱饵小荷驮队，即辎重部队。信玄令箕轮城代、西上野军团侍大将内藤昌丰担任小荷驮的领军，引诱三增峠的敌军出战。昌丰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堂堂大将，却带领辎重部队，是有辱名誉之事，后来信玄对他耐心地做了思想工作，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嘛，才让昌丰高高兴兴接受了“色诱”的任务。

内藤昌丰故意让辎重部队形伍散乱不堪，做出朝着甲斐方向逃窜的举动，三增峠上的氏照、氏邦两兄弟正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按照老爸氏康的战略意图，要等他赶到此地我们才能发动总攻击，但现在连武田军的辎重队都开始跑路了，这样下去难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信玄这只煮熟的鸭子飞走？最终哥俩下定了“先冲下三增峠攻击武田军，边作战边等老爸的援军，随后两面夹击信玄”的决心。

这时，大概是北条氏康太小心了，他的队伍才走到荻野一带就安营扎寨了起来。



三增垰合战中被讨取的浅利信种墓所

永禄十二年（1569年）十月八日黎明，以勇将北条纲成为先锋，后北条军终于按捺不住，冲下三增垰的高台，对武田的中央军发动了冲锋。纲成的队伍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战果：其下属的铁炮队抢先射击，结果武田中央军的将领浅利信种由于运气不好，被当场击毙，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坠下马来。纲成见状大喜，拔出佩刀高喊了句“突击”，带着自己的队伍一往无前地突击失去主将的浅利队。

这时，信玄安排的“旗本检役使”发挥了关键作用，曾根昌世在信种战死后，举起长枪呼喝已经开始溃逃的部下，回过神来的浅利队在昌世的鼓舞带领下，重新组织了抵抗，将纲成的猛攻给顶住了。

三增垰的后北条军陆续冲下山峰，与武田的中央军绞杀在一起，战场形成了胶着态势。山上的信玄眼见时机来临，于是命令手下的铁炮队朝着天空齐射，巨大的轰鸣声震彻山谷——这是对竹下山县队下的攻击命令。得到信号的山县队立刻从埋伏处杀出，横着攻入了后北条军薄弱的侧腰，将后北条军斩成数段，首尾不能兼顾，氏照、氏邦的指挥陷入了混乱中。下面轮到武田家武士“真人秀”的时间了，他们争着朝敌人主将北条陆奥守氏照的阵营发动冲锋，希望获得“一番枪”的荣誉。结果马场队的检役使真田昌幸获得此殊荣，第一个举着长枪乘马杀了进去，山县昌信的“同心众”武士根来法师屈居第二，结果恼火不已的他扔下长枪，举起刀来接连砍翻了八名失去抵抗意志的后北条士兵。

胜赖队的数名武士看见了敌阵中身穿华丽铠甲的大将，他们认得这正是当初在泷山城的北条氏照的装扮，于是一拥而上，用绳子把对方给捆翻了，得到的答案却是“我乃陆奥守殿下的部将大石，特来担任替身的，殿下早已便装逃脱了”。

溃散的后北条军，许多人坠入了谷中摔死，氏照、氏邦等人带着残部，一直溃逃到了半山原一带。荻野的氏康所能望见的，只有如雪崩般的败兵，其孙北条氏直也混在败军之中，其狼狈之相被氏康瞧见，愤怒的氏康拉住了氏直的缰绳，

将其痛斥了一番。

武田军获得了此战的胜利，信玄不仅安全地将军队撤回了甲斐，而且成功地压制住了后北条的锋芒，更难得的是信玄得偿所愿，在战场上击败了比自己年长六岁的北条氏康。按照通常的做法，战胜后的军队需要举办胜利仪式，不过出于安全考虑，信玄的军队直到离三增垰十公里之外的道志川才举办了“首检”，武田军的士兵将敌军被砍下的头颅在池水中洗净，随后将它们摆好，接受了信玄的检验，据说如今浅间的森林中还有三增垰之战后武田军的“首洗池”遗址。

关于战绩，双方各执一词，信玄在战后向神社献捷的文书中称此战“捕讨凶徒两千余”，而北条氏照随后也在文书中断然否决己方战败，只称后北条军“失二十余人”，不过后世的史学家一般认为武田军取胜，其中战死约九百人，大将浅利信种、浦野重秀阵亡，而后北条军战死两千至三千人。1998年，距三增垰会战约四百年后，在三增垰附近的“冢场”（掩埋士兵首级之墓）遗址中，人们还挖掘出人骨，经过鉴定，乃是肌肉发达的壮年男子受伤而亡，其身边还安放着一枚“六道钱”，据说是让死者用来支付渡过冥河进入六道轮回费用的钱币，此名死者正是在三增垰中阵亡的北条家臣间宫善十郎，森森而无语的荒丘白骨，恰好让后代感受到当时战争的惨烈。

于战国时代最大的山岳战重创了“相模之狮”后，信玄并未结束他的“惩戒”，虽然把战火燃遍关东的目标达到了，但北条氏康仍未放弃与其敌对的政策，为此还不惜和宿敌上杉政虎签订了个“越相联盟”（详情见前一章），继续屯扎重兵于箱根、足柄一带，对骏河国是虎视眈眈，手里还握着个足球小将今川氏真，在实际和道义上继续对信玄上洛的后路造成威胁。

于是就在永禄十二年（1569年）的十二月，武田信玄再率大军，对号称“东海道第一坚城”的蒲原城发起攻击。

蒲原之殇·深泽之耻

其实，这不是武田军第一次攻击蒲原城了。蒲原城，是构筑在崎岖高山上的一处据点，一面能控制下面波浪滔天的由比滨，一面能扼守高耸入云的萨垂岭，城堡本身三面是深谷，一面是断崖，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地位也随着武田军入侵骏河国后，变得极度重要起来，北条氏康安排在此防守的，是其表兄弟

北条新三郎氏信（北条幻庵长子，小机众第三代统帅）、箱根神社少将北条长顺（北条幻庵次子）、清水新七郎（重臣清水康英嫡子）等以下一千余精兵，成为了信玄的眼中钉肉中刺。该年七月，就在信玄出兵关东前，武田军大队人马就曾围攻过蒲原城，但恰逢夏季暴风雨来临，富士川河水暴涨，围攻军遭到了城主北条氏信的凶猛夜袭，全军溃败退走。

所以这次，武田信玄誓要为半年前的落败雪耻。

一个月前，武田军的小队人马就陆续拔出了位于萨垂岭上的小兵砦，扫清了大部队通行的道路，信玄还不断派出自己的"双目"——曾根昌世与武藤喜兵卫，加大了对蒲原城四周豪族的侦察与策反力度。十二月五日，安排妥当的武田大军，厚积薄发，一路疾驱，杀至蒲原，当夜纵火焚烧城下的建筑，并于次日清晨布阵于由比、仓泽，擂鼓呐喊，分队准备围攻蒲原城。

北条氏信大惊失色，没想到武田军重返得如此迅速，手足无措之下，头脑一个发热，又祭起了"奇袭"的杀招，准备收取和半年前一样的神效。当时，从表面上来看，武田军的本阵确实十分薄弱，只有足轻大将小山田昌行把守，其余主力都在朝着蒲原城缓缓进军。

"只要突袭进敌方本阵，此战我方就必然得胜！"北条氏信亲率精兵，朝着由比滨滚滚杀来，但他还是低估了武田方，对方可是谙于兵道的"风林火山"军团，结果蒲原城的奇袭军在道场口遭到早已埋伏于此的诹访胜赖、武田信丰队的夹攻，乱战成一团，这时斗声四起，原本隐藏在各个山谷的武田军预备队，争着朝空虚的蒲原城杀去。



以足轻组成的长矛方阵。虽然在战国时期日本很多大名都拥有了长矛方阵，但由于日本山地较多，因此规模并不像欧洲方阵那样巨大

北条氏信暗叫声苦，只得决定阵前撤退，往蒲原城

逃，但诹访胜赖是穷追不舍，四面武田军其余部众也围攻上来，一番恶战后，北条氏信被“信州先方众”首领真田信纲杀死。蒲原城随后也被攻陷，北条长顺、清水新七郎等七百七十一人战死，守军几乎全军覆没。

面对蒲原城的惨象，最伤心的还是后北条宿老一门，也是北条氏康的叔叔幻庵宗哲了，他一下子死了两个儿子，顿生乱世无常之感。而武田信玄听闻蒲原城陷落后，则给前线手书一封：“例式，四郎、典厩聊尔故，无纹登城之责候，确恐怖候之处，不思议乘崩之候。”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也很好理解：“四郎啊，信丰（信玄侄子）啊，你说你们这两小子，冒冒失失就去攻城，城下矢石交加的好恐怖，但我却没想到这城啊还就被你俩给打下来了！”名为嗔怪，实则狂喜自傲。

蒲原城打下来后，武田方收编了当地的许多土豪与地侍，组成了“蒲原众”，受穴山信君节制，负责边境警戒。另外一边，被虎牙咬得鲜血淋漓的北条氏康父子，则是狂怒不已：三增垰、蒲原城都被你压着打，不要以为我后北条是善罢甘休的角色！后北条的领地就是人力财源富足，搁现在那叫“血牛”，趁着武田主力回甲斐之际，北条氏康、氏政迅速动员起三万八千人，又把骏河、伊豆、相模三国交接边境处的武田家小兵砦扫荡了一番（杀鸡用牛刀，看来确实是来砸场子的），来回滚了一遭，武田家的损失还真不算大，不过却丢了处要害之地，那就是能控制足柄街道的深泽城。

本来，深泽城的守将，是名叫驹井昌直的家臣，他看到三万八千名后北条军打着三鳞纹大旗，朝着城池杀来，自个手下只有百十号人，顿时感觉必须得留着有用之身，以图未来再报效馆样的大恩大德为上。

驹井昌直弃城逃跑后，氏康琢磨着蒲原城的教训，还是缺了个久经沙场的宿将啊，便下了血本，让在河越夜战里名声大噪的“地黄八幡”北条纲成、北条氏繁父子入城防守武田军。这样，北条纲成连根据地玉绳城都不顾了，带着儿子来到这座位于两道河流间高地，扼守足柄直到酒勾川隘道的小小城堡，单等着武田信玄来了。

结果武田信玄为表对地黄八幡武勇的钦佩重视，还真亲自带军来了。

这一场，双方都打得激情澎湃，“地黄八幡”不愧是在河越夜战、国府台合战里威名远播的后北条一号，武田信玄从元龟元年（1570年）年末啃城，一直啃到了次年一月，不过蹊跷的是，能在之前组织起近四万人横扫驹井昌直的北条氏

康父子，却眼睁睁地看着深泽城下的硝烟，没派什么兵马前来支援。

原因很简单，因为北条氏康这头“相模之狮”，在元龟元年（1570年）的八月突然中风倒下了。北条氏康病情恶化得极为迅速，据在小田原城的大石芳纲回忆，中风后十来天北条氏康就发音不清了，连前来看守的子嗣也分辨不了，要吃东西时，也只能用手指来示意。

这时，其实连武田军出军攻打深泽城的战事，氏康怕也是不知道的。

最后，在城中固守的北条纲成得知小田原馆样的病情后，也开始丧失了继续抵御的志气了。一天，城外的武田军将信玄的一封书信绑在了箭矢上，射入了深泽城里，这便是著名的《深泽矢文》。纲成打开一看，里面大致的内容如下：“永禄四年，仇敌长尾景虎横扫关东之时，若无我甲州尽力救援，尔等全族恐早已绝灭，如今小田原阁下（当时关东一带统称北条氏康为小田原样）屈从于景虎旗下，呈蝇营狗苟之态，岂无愧于弓矢之神、祖先之烈？故我甲阳雄兵不堪，出兵海道、武州，请阁下速将我意，飞脚送于小田原——若汝方愿意和议，即刻交换誓约；若小田原阁下从中作梗，甲阳、相州长战不便，催促大军，择某地一决雌雄可也。”信玄这篇矢文，可以说是情理兼备了，明里告诉你，你后北条指望不上上杉政虎那家伙，再看看你家关注的关东之地，佐竹、里见等蜂起与你为难，再和我作对，你是肯定捞不到好的，不如咱们再度恢复原先的态势，互不相扰，岂不为美！

接到矢文的北条纲成心乱如麻，但也不敢自专，当即就让飞脚把这篇文章递交给了小田原。就在地黄八幡为主君的态度如何而举棋不定时，信玄择机使用了攻城大杀器“金掘众”，所谓的“金掘众”，也叫“金山众”，是专门的职人集团，甲斐的黑川山金矿探明后，信玄便以免税（免交房屋税即栋别钱，还免除普请即筑城徭役，现在还有武田信玄的黑印文书为证）为条件，诱使他们前往黑川山周围定居，负责为武田家挖金子，前后聚居在此的共有一千多户，并称“黑川千轩”。此时，这批人也随武田军出征深泽城，不过挖的不是金砂，而是深泽城的墙角和水源。一通猛挖猛扒后，深泽城是摇摇欲坠了。

北条纲成没想到一生所向无前，武名却要折在这个小城当中了，好在大丈夫能屈能伸，见城不保，他很明智地与儿子一起走暗门溜之大吉了。但大概是走得急了也大概是走的时候怕属下看见不好意思，北条纲成把代表战功和荣耀的枯黄色的八幡旗也扔了。武田军冲入城里，缴获这面旗帜的是真田众，现在这面旗帜

还保存在真田博物馆里（不知真伪）。

深泽城丢失后，再加上氏康的病危，让后北条彻底消停了下来，现在关东各方的局势与关系，随着今川氏的灭亡，又走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但这时候，后北条家的族人和家臣们甚至现任家督北条氏政，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上杉就是个坑爹货，死要价不出力，现在不管他面子如何，都要废弃掉与他的同盟，重新恢复和武田的旧关系，再去平定蠢蠢欲动的里见与佐竹。

传说，在病榻上的北条氏康也把众人召来，下达了“我死后，重新和信玄复盟，至于上杉政虎，就由他去好了”的命令。此话不知真实性如何，但既然这样的行为已是家中共识的话，那么氏康本人态度如何，似乎并不需要过分去确定了。

元龟二年（1571年）五月十日，后北条的文书印判上氏康的花押消失了，十月三日其在小田原城中逝去，享年五十七岁。据说他临死前，还在孜孜不倦地训导家臣：“如果真的想饮酒，那还是在早上喝比较好，因为晚上在榻前，人的意志是最松懈的时刻，把一切都寄托在明天，这时喝酒的话，很容易喝醉，便会耽误更多的事情，浪费更多的时光。记住我的训诫。”北条氏康这头“相模之狮”，也是关东铁三角里年纪最长的一位，他一生的文治武功，不必过多赘言，他留给后代的遗产，除去独步关东的一套完善家中体制外，更有一座庞大而无法攻克的小田原城，这是凝聚后北条家族最大骄傲的奇迹。据南禅寺高僧东岭智旺所言，小田原城“阡陌纵横，民居十万，地无纤尘，海水绕麓”，氏康本人则“太守以文为表，以武为里，治世清正，远近悦服，实乃古今无双之霸王”。



北条氏康，一直被誉为“战国第一民政家”

然则，这座代表关东霸王北条氏康一辈子心血的小田原城，在以后究竟会成为后北条家族的荣光，抑或是变相的负担呢？武田信玄对此已经不关心了，氏康的去世——一位与自己纠缠半生的英雄的死，与其说给他带来的喜悦，不如说是一种时不我待的恐惧：没想到，与我同龄驰骋在战场上的人，现在却渐渐相继凋零了，那什么时候会轮到我？这样的念头，像把黑色的剑扎在了信玄的心肺之上，刺得他一阵痛楚，此刻他的肺痨已经相当严重了，就在出兵闪击骏府城前，还因为病情发作，耽搁了不少时间。

"难道这个时代，慢慢地要舍弃我们这批人了吗？"信玄自然不会甘心，他要燃烧着这副残躯，铸就人生最后的辉煌，那就是把割菱大旗插到京都的城头上去，并且为了佛法与家族，彻底击败织田信长，免除后患。

我不会畏惧的，村上义清、上杉政虎、北条氏康我都不曾畏惧过，织田信长——我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

现在北条氏政已经恢复甲斐与相模间的盟约了，还愿意派遣足轻大将大藤秀信（这家世袭后北条诸足轻众的指挥官职）、伊豆众笔头清水康英率领两千援军，协助信玄上洛，然后氏政也可以安心地去专注关东事务去了。后北条被打服了，东海道一方的后顾之忧消失了。

那么，对于武田信玄而言，就剩下最后一项工作没有完成了，那就是让北陆的上杉政虎也疲于奔命去，这样他就搅不了自己的场子了。

越中蜂起

元龟二年（1571年）四月末，武田信玄的四子胜赖给北陆净土真宗一揆大将，也是本愿寺坊官杉浦玄任送去一封书信，要求他立即下达指示，让越前、加贺、越中等国的门徒捐弃前嫌，精诚合作起来，在越中对抗上杉政虎的扩张势头。

这时，上杉政虎已经出家了，法号"不识庵谦信"，把原名"景虎"送给了从后北条家迎来的养子三郎，从此养父名为"上杉谦信"，养子名为"上杉景虎"。然后，后北条家的断交文书就送了过来，上杉谦信的嘴角狠狠地哆嗦了两下，而后对上杉景虎说："虽然你父亲和兄长都坑了我，但我是不会迁怒于你的，你既然现在背负的是上杉的家名，那就是我的继承人，这一点绝不会改变。"

随即，上杉谦信出兵前往越中，去惩罚胆敢背叛他的松仓城主椎名康胤去了。

这椎名康胤，身为旧田山的家臣，当初不是一直和“老同事”神保氏争夺越中的统治权的吗？原来，椎名氏是越中新川郡的分郡守护代，神保氏是越中守护代，主君田山家在给了他们两家这么个古怪的人事任命后就一门心思衰败去了，让这两家对立了半个世纪，是大打出手。

打到最后两家觉得场面不够大，神保氏就拉了本愿寺门徒帮场子，一度把椎名康胤打得抬不起头，而康胤就迎来越后长尾一族的长尾景直当养子，要让上杉谦信来助拳。

越中，因为毗邻越后，是上杉谦信在北陆打通道路的必经之处，很早他就委派爱将河田长亲经略此处了，现在椎名康胤主动纳款，加上神保和本愿寺门徒和自己还有杀爷爷之仇，谦信想都没想就带领军队去了。得到上杉强军的援助就是不同，很快椎名绝地翻身，恢复了地盘，又把对手神保长职压得透不过气来。

但到了永禄十一年（1568年），松仓城的椎名康胤却不思恩情，突然造了上杉谦信的反，史料上都说是因为他接受了武田信玄的策反，或者就说康胤是个



瑞泉寺，与胜兴寺同为越中一向一揆的根据地

负义小人，但这些表层的原因都是无法说通的。一切，还得从北陆伸出的一个本岛——“能登国”开始说起，当时在这个岛上打渔的，是昔日室町幕府大牛田山氏的一个分支，为“匠作田山”。能登田山家在第七代家督田山义总的治理下，其据点七尾城十分的繁华兴盛，号称“小京都”，但田山义总死后，领国的权力落入了合议重臣“田山七人众”手里，即伊丹、长、平、温井、三宅、游佐等七家，其中又以温井总贞为笔头，八代家督田山义续等同于傀儡。

结果，在天文年中，一面是田山义续和“七人众”争权，一面在“七人众”里温井总贞又和游佐长续争权，七尾城下化为了战场，最后是家督田山义续撑不下去了，自动说“怪我嘞”，被逼隐居，把家督之位让给了儿子田山义纲。

田山义纲也不甘心做“七人众”的吉祥物，他渴望实现大名亲权，决心擒贼先擒王，就给温井总贞喝了杯毒茶，送他归了西。而后亲温井的另一位合议重臣三宅，引来北陆瘟神——加贺本愿寺门徒大军，准备复仇。田山义纲还算是有几把刷子，他指派“七人众”之一的长续连领军，对反叛军与门徒军连战连捷，短短五年时间，就横扫了领国内的温井残党，对外则击退了加贺金泽御坊的入侵，并借着这个机会，加强了大名独断权力，收编能登土豪入军，并把近臣饭川光诚塞进“七人众”掺沙子。

不过，田山义纲的种种举动，反倒引起了功臣长续连等人的忌讳，“你干掉温井家咱们支持，但你要剥夺我们的股份，那可不行”。到永禄九年（1566年）时，长续连、游佐续光等人，居然发动政变，把田山义续、义纲父子一起“打包送走”了，又迎来了流亡在外的温井、三宅，恢复了“田山七人众”对能登的统治。

田山父子最早托庇的，是义纲的老岳父家——近江的六角氏，后来觉得六角靠不住，便找到了关系比较深的越中神保，甚至还找到了越后的上杉谦信帮他复权。

上杉谦信，那一向是古道热肠的人物，为了北信浓帮过村上义清，为了关东帮过上杉宪政，现在也要为了北陆来帮田山义续了。于是暗地里，上杉谦信、神保长职和田山父子缔结盟约，组成了“能登还乡团委员会”。但这消息一传到神保宿敌椎名康胤耳朵里，他不干了，你们这些人勾结在一起，不是早晚得牺牲我的利益？

正好，这时武田家的密使也鬼使神差般地出现了，原来信玄的情报工作那

也是了不得的，他雇用了一个名为“三者”的谍报组织，分为“间见”“见方”“目付”三类，这些人装扮成商贩、游脚僧等，散布日本各处，有的负责暗中侦测，有的负责明面收集，有的负责甄别信息，结果各国城寨情况、警报手段、城主的嗜好、家臣和领民的思想动态，都能在最短时间形成书面报告，摆在信玄的面前。

椎名康胤在想啥，自然也逃不过信玄的目光，所以，一面康胤害怕上杉和神保议和出卖自己，一面信玄又适时地来撩拨，结果就造反了，还和杉浦玄任的门徒大军混在一起，越中又化为了本愿寺暴动的海洋，越后的后院不稳。

没办法，上杉谦信只能去御驾亲征了。就在这个当儿，武田信玄气定神闲地正式开始西进上洛。

第三章 三方原的雪

家康的绸缪

早在和武田信玄一起瓜分骏河时，家康就知道这头大老虎不是善茬，刀早晚会砍到自己的脖子上，所以我德川一定要做好应战的准备，因为武田信玄已和本愿寺、朝仓等一票达成了反信长的同盟，一旦他的战车开往京畿，咱就是第一个被碾压的对象。

未雨绸缪，人生至理。

所以，就在武田信玄的进攻即将到来之际，德川家康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原本的根据地——西三河的冈崎城留给嫡长子松平信康镇守，自己则带着三备旗本，共六七百骑精锐武者，迁移到远江国的旧曳马城，随后将曳马城改为滨松城，作为自己新的居城。

家康此举，和早先织田信长迁徙居城的做法一样，都有压制消化新征服区域，将基地靠近作战前线（更好在未来与信玄争夺远江）的想法。但似乎更深的意味还不仅仅在于此，前面说过，德川家康在早年统一三河的战争里，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对己方效忠的西三河国众还有松平同族，但“三河一向一揆”让家康明白了，要想位子稳当，大名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直属军力，于是便扩充了自己的旗本众。现在，远江国各地豪族刚刚归顺于我，又看到了继续增加自己旗本力量曙光的家康，这时离开三河，来到了滨松，频繁收买笼络当地豪族，继续收编他们入军。

而把一帮宿老旧臣扔在三河，就更有好处了，一面让他们尽心尽力“辅佐太子”，一面干什么事都没这帮老军头掣肘，大名的权力就更稳固了。



山县昌景（浮世绘）

但是，德川家康算错了一点，他本以为自己和武田信玄的主要决战地是在远江国。那么，先把居城迁到滨松的他，还会有相当的主场作战优势，只要死拖住武田信玄的进军步伐，那么接下来等到织田信长的生力援军即可。不过，在元龟三年（1572年）九月二十九日，武田军确实来了，但不是从骏河杀来远江的，而是一路人马，直捣“奥三河”（即三河的北部地区），逼近了家康的老巢，让家康措手不及。

这路人马，是以“赤备”山县昌景为大将，配合以秋山虎繁的伊那众，共三千精兵，直接走伊那道，翻过茶臼山脉，对北三河依附于德川的国众“山家三方众”发起了猛攻。

“山家三方众”，即处在三河国北方的，以设乐郡为核心的三个国众家族，分别是作手城的奥平氏、长筱城的菅沼氏和田峰城的菅沼氏（两个菅沼同族，其中以田峰菅沼为总领），这三家就像是三河国北方的一扇大门，本在德川统一三河后，与家康亲善，负责阻绝武田自北而来的侵略。

现在这扇大门，在猛将山县昌景的兵锋前却是千疮百孔，不管是奥平还是菅沼，身为国众最优先考虑的是本家的安危存续问题，故而决心好汉不吃眼前亏，依次败降在山县和秋山的铁蹄前，恰如田峰菅沼的《菅沼家谱》所言：“自信州秋山伯耆守袭来后，全族全郡莫不望风降服”。

这样，德川家康面临的局面，就很被动了。他现在无外乎两个选择，一是将滨松主力撤回三河，把山县昌景给驱逐走；二是咬牙继续窝在滨松，准备对阵信玄本队主力。

但这两个选择都有缺陷，如果选择一的话，德川家康出动主力赶走山县昌景问题不大，这本就是信玄的偏师，但武田信玄当时已经集结了整整两万两千人马，就驻屯在远江与信浓交界处的青崩垰，单等家康自滨松回师之时横扫远江，

逼近三河；选择二的话也不妙，现在山家三方众全都跑去当了山县昌景的“寄骑”，北面大门洞开，山县兵马随时能越过设乐原，在自家的老巢三河翻江倒海，就算老巢不被抄得干干净净，至少也会伤筋动骨，而且山县一到东三河，就能和信玄本队形成夹击之态，被夹在这把铁钳下的，就是滨松的德川家康了。

就算我德川家康是铜头铁骨，也熬不住这把铁钳三下啊！

“武田信玄，不愧是数一数二的兵家高手，你给我上的这堂战术课，太精彩了，就是学费有点高。”

最后，滨松的德川家康做出了痛苦的决定，两害相较择其轻：暂时不管山县昌景那一路，让三河北部的城寨去拖延去牺牲好了，我就安心坐在滨松城头看风景，就等你武田信玄来。

家康有二宝

看到德川家康死守在滨松十分沉得住气，青崩垰那边的信玄哈哈大笑：“这个家康，年纪不大，倒挺持重的，既然你不动，我就让你的滨松变成一块死地。”十月十日，两万多武田军横越青崩垰，如虎狼般出现在远江平野上。

这时，德川家康怎么着也得出军表示表示，否则整个远江北部新附的国众就都要去投靠新主人了。

果不其然，武田信玄刚出现在北远江，该地的大豪族天野景贯就变了心，把信玄给引进来了，不但献出了自家的犬居城作为武田军的桥头堡，还自告奋勇，要充当“先导役”给信玄带路。在犬居城，信玄将大军再分为两队，一队五千人由马场信春带领，直扑西边的只来城，逼向连接滨松城与支城高天神城、挂川城的要害——二俣城；自己与其余众将领着其余的一万七千人，拔除滨松四周的德川兵砦。

此外，北三河的山县昌景队也一分为二，秋山虎繁领一半兵马，直接去攻打织田信长在东美浓的屏障“远山七家”去了；山县带着其余兵马，则日夜兼程，杀向远江西部，准备和信玄合流，彻底堵住滨松的出路。

“唉，我已向上总介送出了紧急援助的请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现在怎么着也要和武田信玄过过招了。”滨松里的德川家康咬咬牙，带着三千精锐旗本（当时在远江德川军的总兵力只有八千多人），渡过了天龙川，准备迎战武田军。

但就算德川家康下定决心出击，他的布局也很有意思，他让内藤信成和本多忠胜为先锋，带着少数人马走在前沿侦察，自己则与大久保忠佐领着主力，跟在后面。

这说明，德川家康压根就不想打，一旦前沿交火，他就顺势把队伍拉回去。他的出击也是做做样子，给远江国众予以“我依旧在奋勇抵御”的精神鼓舞。一切，还是得仰仗大哥上总介的援兵啊！

十月十三日，在木原畷执行侦察任务的内藤信成部，突然发现了小股担任斥候的武田军，双方随后短兵相接，内藤信成遥遥看到，前方铺天盖地的大军涌来，阵头打着孙武子的风林火山大旗，这正是武田信玄的主力——他们居然先我而动，放弃了围攻二俣城，来捕捉我们了！

这时，得到前方内藤信成急报的德川家康，与所部在一处叫三之野台的高坡处，听闻信玄主力来袭，三十二岁的家康当机立断：“快往回跑啊！”但好不容易捕捉到家康主力的武田军，就像一群见血的狼，飞也似的沿着太田川扑向了三之野台。家康随后下令：“治右卫门（大久保忠佐）和平八郎（本多忠胜）负责殿后，务必保证我与内藤退回滨松。”奇了怪了，家康为啥跑路得把这名不见经传的内藤信成给带着呢？一查族谱就明白了，原来内藤信成是家康的异母弟弟。

看来当不成一把手，当一把手的亲戚也好啊，这不，九死一生的殿后战，就不用你参加了。

当时，本多忠胜正带着侦察队准备向主人报告情况呢，一不注意怎么自己又成了殿后的军队了，但时间已不允许他思考那么多了，如风突进的武田军马场信春的骑马队已经抢占了制高点，随后不做任何停留，自上而下，对本多忠胜部发起了突袭。

面对天下闻名的武田强军，本多忠胜不怕，他是何许人也？本多忠胜十五岁就参加了桶狭间合战，次年跟随叔父本多忠真与今川家武将小原备前守作战时，叔父看他幼小，便准备将自己斩获的首级送给他去请功，谁知忠胜当即就喊：“我立武功，何必假手他人？”接着单骑突阵，斩下一颗敌人脑袋，声名大噪。十九岁他被任命为“旗本先手役”，追随家康东征西讨，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

即使地势不利，但本多忠胜老于战阵，立马将手下分为三队，移往低洼潮湿的一言坂，交替抵抗马场信春的骑马队，战斗打响。一言坂，因该地有处“一言

观音堂”而得名，本多队就在这里，用长枪和铁炮与踩在泥泞里的武田骑马武者悍战死斗。其中二十五岁的本多忠胜，手持主君赐予的名枪“蜻蜓切”（相传有只蜻蜓曾立在锋利的枪头，被切为两半），戴着鹿角肋立兜（头盔），杀气纵横，骑马在武田阵中杀进杀出，还点燃了四周的枯草，一时烟火弥漫。在一片浓烟中，德川军依次往滨松方向后撤。

这时，马场信春加大了攻击的力度，本多忠胜的部众三队，已被突破了两队。信玄领着旗本也来到了战场，眼观本多忠胜的死斗，大为激赏，急忙命近侍小杉右近领着一队铁炮手迂回到一言坂的后方，对着本多队密集攒射，准备切断忠胜的归路。

谁想，小杉的动作却激发了本多忠胜更昂扬的斗志，他领着残部，个个红了眼，对小杉部死命突击，要杀开一条血路。

眼见对方已成哀兵之势，加上大久保忠佐也拼命接应，小杉右近遂命部众避开让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日暮时分，本多忠胜回到滨松，其武名连武田军众人都赞扬不已，与其交手的小杉还口发狂言：“家康之宝不过二，唐头，本多平八郎。”

唐头，“唐”泛指舶来物，“头”就是头盔之意。德川家康的头盔，据说是从外国购来（中国还是南蛮很难确定）的，上面饰以动物的尾毛，上阵是威风凛凛，再加上手持蜻蜓切的猛将平八郎为肱骨，实在是名将配宝物，相得益彰啊！



一言坂之战与三方原之战时的地图

然而，本多在一言坂的奋战，并没有挽救德川军整体的颓势。原本武田信玄的策略，是要以围攻二俣城的表象，来引诱德川家康出滨松，在野战里捕捉对方主力，一气歼灭之；但现在看来家康这小子，确实能沉得住气，于是信玄决定："既然声东击西不行，那就声东击东好啦。"于是，十月十六日，武田大军真的包围了二俣城，开始了对其的攻打。

家康出战

二俣城，位于天龙川的上游，与二俣川合流的地点，其城构筑在一块能鸟瞰两条天然壕沟的高台之上，险峻异常。城中主将为中根正照，副将为青木贞治，城兵共有一千二百人，以德川家康远江方面只有八千士兵的规模来看，这座城堡绝对是家康重点布防的要害，因为二俣城一旦陷落，那么濒海的滨松城对外的联系将完全被切断，成为一处死地。

两万七千名武田军困住二俣城后，信玄派使者劝中根正照投降，但事先家康也派人来说了："你好好守，你家在滨松的人质就好受点。还有，上总介信长殿下马上就会派大军来支援我们了，现在的战事就像是爬坡，全力爬上去，接下去就一切顺当了，是下坡路了。"又是恫吓又是鼓舞，中根正照下了死决心守城，拒绝了信玄的降服劝告。

十八日开始，武田军开始了攻城，但打得并不顺利，因为二俣城一面是悬崖，两面是激流，只有东北一面的大手门与坡道有路可走，这个坡道还很陡峭狭长，武田大队士兵只能在上面慢慢爬，被城兵的弓箭和铁炮当活靶子点名。一直打到十一月，信玄有点待不住了，遂让三河的山县昌景别动队前往二俣城与自己合流，加强攻城的力量。

另题一笔，当初和山县昌景一起攻打"山家三方众"的伊那郡代秋山虎繁，带着两千五百人，直接在东美浓织田家的地盘大打出手，闹得信长颇是惶恐不安。最后，就算织田信长深陷包围网的泥淖，也不得不考虑给三河小兄弟"雪中送炭"一把，因为德川家若是被灭，武田军不管从东美浓的中山道，还是从东海道，都能在他的腹部扎上致命的一刀。

漫长的攻城战到了十二月还是见了分晓，攻坚不利的武田信玄，细心观察了二俣城的情势，发现了城防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里面没有井户（水井）做水

源，城兵解决饮水问题，是在悬崖上盖了座伸出的井楼，用瓶子从下面的河流里吊水。

于是，武田信玄叫手下人扎了很多的竹筏子，上面安上了撞角，放在了天龙川的上游，随后顺着激流的助力撞塌了汲水的井楼。这下中根正照傻了眼了，打仗不可怕，怕的是没饭吃没水喝。现在二俣城才想起来构造水瓮和水槽，准备接天上的雨水，但这大十二月天寒地冻的，就是不下雨雪……

最后，在中根正照与青木贞治刚刚打开城门投降时，织田信长的三千援兵就送到远江来了。

中根和青木那个恨和悔啊！不过武田信玄也很大度，说你俩打得不错，比你们主君强，不伤害你俩，去留随意。结果，中根与青木两人回了滨松，日夜以开城当了降将军为耻，在后来的三方原合战里，两人冲入武田阵中拼死搏战，阵亡成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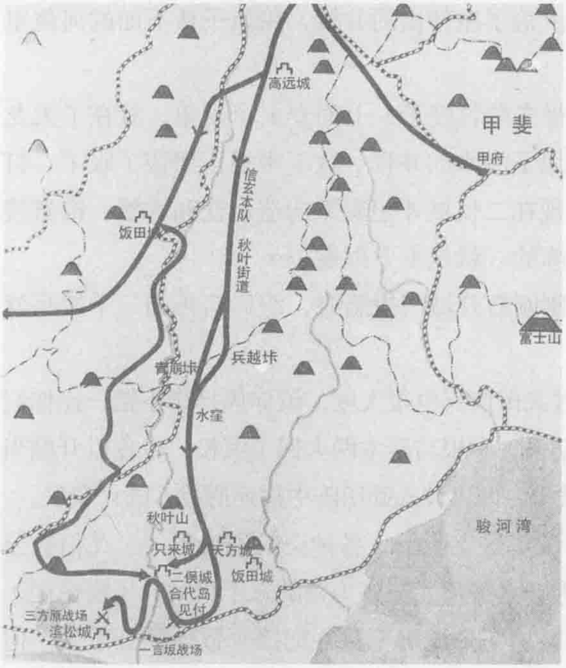
还是先谈织田信长的援军吧，关于这支队伍，各种史料说法不一。《信长公记》名言是由佐久间信盛、平手泛秀、水野信元三将为首的三千将兵，《松平记》里加了个林秀贞，《明智军记》里又加了个泷川一益并把援军数加到五千人。但这还不算最厉害的，最近有位叫矶田道史的教授，居然提出了织田援军有两万之说！矶田教授援引的资料，是《甲阳军鉴》里的说法，“织田加势之援军，共有九头”，一头就是一个侍大将，而一个侍大将带兵两千一百人，乘一下确实快到两万人了，不过遗憾的是，矶田教授似乎没有考虑到部队会有“不满编”这种情况。

不管是几个将，三千兵还是五千兵，力量是够羸弱的，加上家康在滨松的全部人马，也不过武田军的一半，更何况素质参差不齐，在质上面也不是久经战阵的甲信武者的敌手。但就在这批援军来了后，之前一直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缩在滨松的德川家康，居然要主动出战，从背后找庞大武田军的晦气了！

历来通行的说法，是武田信玄攻陷二俣城后，下令全军越过天龙川，向远江平野西部挺进，准备杀进三河的老巢，这种挑衅行为让家康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喊信玄，你个老小子，莫要欺人太甚，便不顾劝阻，杀了出去，而后被打得满头包。

这样的说法，也未免把德川家康想得太过幼稚了，他从山县昌景杀入北三河就开始忍了，一言坂会战他连信玄的影子都没看到就跑了，二俣城打了那么长时间，他也忍住没派出一兵一卒，没理由在二俣城陷落后，信长只送来这么三五千老弱士卒，他就自信满满地出击了。

其实，还是因为德川家康到了必须要出战的不得已的时刻了，因为二俣丢



三方原之战

了后，整个远江的国众，如饭尾、神尾、奥山、天野、贯名等豪族，眼见家康大概没几天日子好蹦跶了，纷纷提前撤资换股，归降了风头甚劲的武田信玄。

而恰好武田信玄此时又移营远江平野，当时正在三方原台地上行进，家康就此做了判断：本来以为信玄在拔除二俣后会直接沿着天龙川南下来攻打滨松的，但这时他却舍弃了此处，往西开行了，为什么？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希望借着前面胜利的威势策反三河各地国众，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二是他害怕冒然攻击滨松会陷于长期攻坚的消耗战之中，毕竟连攻下二俣他都伤亡了那么大，若不是被切断了水源，怕是现在二俣城还在坚守。

所以，既然武田信玄的战略意图不在滨松，我就出去“送”他一程，在他的后面咬几口，再一击脱离，趁机在家臣和国众面前展示下“我还能蹦跶不少时间”，延缓下崩盘的时间，赢得织田家更多的援助，也可以为未来很可能发生的滨松笼城战赢得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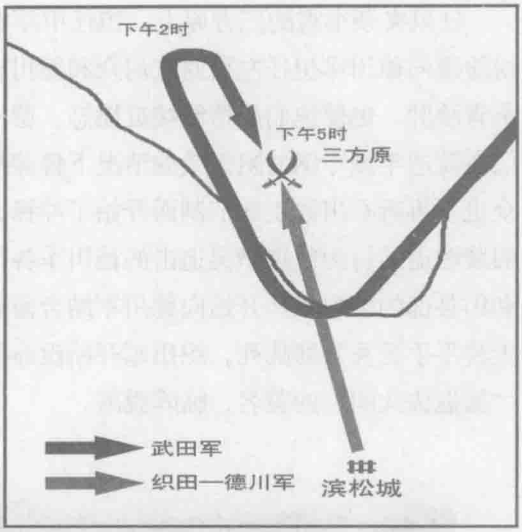
结果，十二月二十二日傍晚，当一万一千德川、织田联军在三方原的祝田坂“追击”上武田军，准备打个掉队的辎重队什么时，却发现三方原的雪原上，两万七千名武田军已经列好了鱼鳞阵，在静静地等着他们。

颦画

当时寒风里的德川家康就有点蒙，他后悔自己想多了，因为不管他是守城还是出击，武田军永远只对他的项上人头最感兴趣，那今天的行为，不是自己送脑

袋给人切吗？

阵鼓已然敲响，德川家康也只能咬牙把这场悬殊的战斗进行下去，因为今天他带的不是一言坂时的三千人，而是整整一万一千人，底子和精华都在这儿，这时一旦一枪不发阵前撤退的话，是会遭到武田军凶猛追击而全盘崩溃的。



三方原之战时间

为今之计，还是先三分应战，再搞七分撤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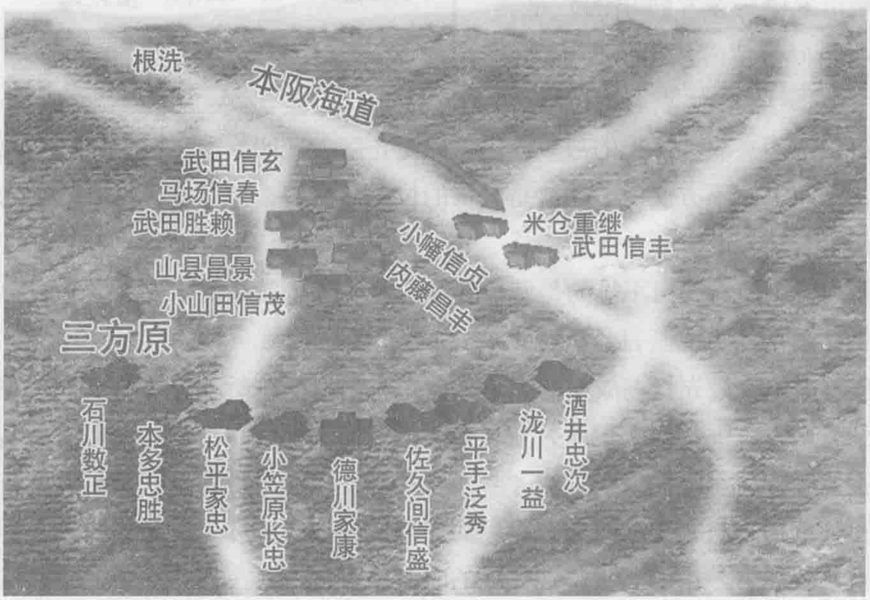
德川家康为全军排出的，是类似于八幡原合战时武田信玄布的鹤翼阵。鹤翼阵的优点，是两翼伸展，可以两面夹攻冲进来的敌军，也可以防止敌人迂回侧击。但它还有个隐秘的优点，德川家康不方便说，那就是大将的位置最靠后，反过来说，也就是战事不利跑起来时最靠前。

那边对应的，武田军排的是密集冲锋的鱼鳞阵，就是要依靠人数和战力上优势，把德川军的防线撕裂。

夜色渐浓，最先打响战斗的，是武田军小山田信茂所领的郡内众，按照《信长公记》与《三河物语》记载，立在军阵最前面的郡内众，使用了两三百名投石兵，被称呼为“水役之者”，或“乡人原”。郡内众的投石部队最早大概组建于信有追随武田攻打村上义清的战役里面，具体作战方式和上古时代并无二样——郡内众采集了岩殿山的石头，在作战的时候用布包着石头，在头顶上飞速旋转，然后放开布的一端，石头便像闪电一样向敌人飞去，而郡内众用竹篾做的石头弹射器更将石头的打击力量大大地强化了，据说最大的投掷距离可以达到二百米，而当时铁炮的有效射程也只是在三十米到五十米之间，而且此作战方式看似原始，但是由于“武器”低廉、“弹药”易得，一直备受郡内众青睐。

“投石”——大概在当时也只有牧人在牲口不听话的时候才会使用这个方式给予这些畜生以惩罚吧，把这个作战方式的对象放在武士身上，一定会被认为是莫大的耻辱。

狂风夹杂小雪的三方原上，担任甲军右翼先手的郡内众在开战伊始就将石头纷纷砸向德川军担任左翼西三河众和德川旗本，如雨的石子使得高傲的三河武士鼻青脸肿，也使他们的情绪接近愤怒。德川家的旗本柴田七九郎、大久保治右卫门在渡边半藏守纲劝阻无效的情况下鲁莽地杀向了小山田郡内众阵地，而西三河众也不再听石川数正的节制而开始了冲锋，德川军整体阵形被拉乱，郡内众接着假装败退的行为使得猪突追击的德川军各部的间隙越来越大。很快，诹访胜赖部和山县部的精锐骑兵开始向德川军结合薄弱部和织田部发起突击，右翼的织田部大将平手泛秀当即战死，织田军开始没命似的逃窜，佐久间信盛再度发挥了自己“撤退佐久间”的美名，临阵脱离。



三方原之战布阵图

失去了右翼防护的德川军，失败已成定局，失败的气氛开始弥漫德川全军。此时武田本阵诹访大鼓敲响，精锐小幡党、真田信州先方军、典厩众像火一样地席卷了德川军。在夜色降临之时，德川军彻底崩坏。

果然，德川家康在一对阵时就想着如何脱逃，现在得偿所愿了，这位自崛起时就历经苦难坎坷的竹千代，现在惊惶地趴在坐骑上，沿着夜晚中海风呼啸的海

滨，身边仅有成濑吉右卫门、日下部兵右卫门、小栗忠藏、岛田治兵卫四骑相随，背后则是成千上万渴望取他脑袋的武田追兵。这时，还是家康两位忠勇的部下——夏目信吉、铃木久三郎，宁愿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主君的性命。

夏目信吉，三河国土著武士，之前在永禄五年（1562年）的八幡合战（今川军对松平军）里就曾为主君殿后过，在今川军汹涌的攻击前，来回厮杀了六次才保得主君安全，战后被下赐短刀“备前长光作”，此战又是他戴着家康的兜，反向突入了武田追击军中，几乎同时遭到好几名狂暴的武田士兵的讨取，死无全尸，这位有个后代很有名，那就是近代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

铃木久三郎，德川家臣，当年在冈崎城时家康曾下达禁令，禁止家臣百姓在猎场打鸟、在城壕里捕鱼，并为此囚禁了不少人。结果这位在开宴会时，偷偷将织田信长赠送的上好鲤鱼和清酒拿出来了，让在座的每位都大快朵颐，恨得家康手握薙刀，单等宴会结束后杀他，结果当家臣吃鱼喝酒大呼万岁时，久三郎拜在家康面前，声泪俱下喊道：“主君看到没？失去了鱼和鸟，换来的却是人心！”三方原里，铃木久三郎不愿意跟着其他人一起败退，反而还夺下了家康的军扇，挥舞着杀入了武田军中，但神奇的是，这位后来生还了。

在磐田、见附两町的町民掩护下（这两町的民众效忠于德川氏，武田军行动的情报就是他们提供的，家康惨败时，他们就通过伏击、放火等游击战术，帮助德川军撤退。后来这两町民众还被授予免税的特权），魂不附体地逃回滨松的德川家康，下达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命令：“全部城门大开，点燃所有的篝火，撤去大部分守备兵。”随后就走入了大广间，喊“城中的画师呢，喊画师来”。不久，一名画师恭敬地伏在了德川家康的脚下。“画，画我现



三方原合战后德川家康命人为自己绘制的画像。图中家康极为失态，表现出了会战失利时的慌乱神情

在的模样。”

那画师看到家康的模样，颇是有些为难，因为当时画大名或武者的画像，都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样子，而这位爷则是丢盔卸甲灰头土脸的，好歹去洗把脸再来画啊！

“没事，就是要画我惨败后的样子，以后的岁月里，当我不再冷静时，我就会看这幅画。”德川家康察觉到了画师的心思，劝慰道。

最后，这幅叫《颦画》的家康肖像画出来了，画中的家康没有兜，只戴了顶乌帽子，单手托腮，跷起了一只腿，坐在床几上，满脸苦涩惆怅的表情，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竹千代，这场失败，你有什么收获没有？

有，那就是，一生的路还很漫长，忍辱负重，择机而动，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这正是笔者佩服家康的地方，失败是可怕的，但能从失败里汲取力量，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失败的人，才是更可怕的。德川家康就是这种角色，他在三方原的惨败里，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如负荷前行，任重而道远。

画完肖像后，德川家康如顿悟般，完全没有紧张的表现，而是大马金刀地整整吞了三碗茶泡饭，而后就躺在大广间里，呼呼睡了起来。这时，数千武田士兵在山县昌景的带领下，已经冲到了滨松城下，城里响起了激越的太鼓声，那是德川家首席重臣酒井忠次，在逃回来后亲自执桴敲打的，用来激励己方士气。

不知对方虚实的山县昌景，看着洞开的大门，通亮的篝火，一阵阵酒井太鼓声传来，四周夜雪纷纷，不辨虚实，一时间居然搞不清德川家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最终还是本着谨慎的原则，带兵退去了。

另外，据说在三方原惨败后，当夜一支小规模的德川武者，在滨松北部一公里对犀崖处夜营的武田军某部发起了报复性的夜袭。《德川实纪》里说，这股夜袭队由大久保忠世、天野康景带领，共十多名铁炮手、百余名武者，在夜幕里登上犀崖，对着武田军放铁炮，而后武田军来追，结果这帮人使坏，在断崖处挂上一幅白色的布，布在谷风中飘荡，乍一看就像一座架在悬崖上的桥。不知情的武田军，一窝蜂踩上这“桥”，就像下饺子般坠落崖底，摔死了好几十人。

这段“犀崖之战”的描述真是神乎其神，《德川实纪》里吹捧得不遗余力，“瞬间就在百米高悬崖上敷设了白布”，“愚蠢的武田军，居然误认白布为桥

梁”，“我方十名铁炮手，百名武者，就将三万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云云。


战国时代的铁炮足轻

但好事者一查，这个战役，那么多军记物语，除了《德川实纪》“蝎子拉屎——独一份”外，均不见其他记载，再考虑到《德川实纪》这本书的既定立场，几乎可以认定，“犀崖之战”完全是捏造出来的，给己方三方原惨败下台阶用的。这点也能看出德川家康的苦心，因为纵观他的一生，在战场上险情不少，但像三方原这样败得如此彻底的，就此一役。故而，后来德川家康很是看重武田家，不但把军制改成了“武田流”（在石川数正叛逃后），还在武田灭亡后收留大批武田遗臣从军。直到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家还继续疯狂地追捧武田信玄，不惜把信玄和其将领“神化”，理由很简单，把敌人吹得厉害，自己也有点面子，虽败犹荣嘛。

野田城下

家康逃回滨松后，取得巨大胜利的武田军，却停留在远江、三河交界处滨名湖北部的刑部这个地方，一直待到新年来临，依然动向不明。为什么完全能势如破竹的信玄，一不去攻打滨松，二不杀入三河呢？不要说我们了，怕是连当时惶惶不可终日的德川家康也不明白。

有的人解释道，因为这时候信玄的肺痨病已经迅速恶化了，就在三方原战胜后举行“首实检”时大量咳血，慌张的家臣将他送往长筱城区疗养，所以后来在战斗里实际上代替指挥的，是相貌酷似他的一门弟弟武田信廉。

也有观点认为，信玄此举，是因为在三方原中虽然取得完胜，但还是未取下家康首级，功亏一篑，于是驻马在刑部，介于三河与滨松间，进退自如，随时准备来年再逼迫家康出来野战。

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无错，考虑到来年四月信玄就死去的时间段，他在三方原后病情恶化的可能性极高，所以在病榻上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死神赛跑，与时间赛跑，他没有时间再在东海道的战线上和德川家康耗下去了，他希望家康能洗干净脖子，再次出来和自己对决。

但家康这时啥都想明白了，死也肯不出来了。

此外，考虑到整个信长包围网的战局，形势对信玄便更不乐观了。就在信玄西上作战前三个月，织田信长动员了数万大军，在小谷城四周的虎御前山、八相山、宫部山开始构筑密密麻麻的兵砦，把他妹夫浅井长政的小谷城彻底围困住了。浅井不可亡，它毕竟是反信长阵营里的一支主力，而且占据着北近江要地，能实实在在地对信长造成威胁（其余的反信长大名，都是鞭长莫及），因此武田信玄的西进，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浅井家危局的策应，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能解燃眉之急的，还是浅井的盟友——越前朝仓家。

朝仓义景也确实动员了大批人马再度出援浅井，但这次的这根稻草，最终把朝仓这头瘦死的骆驼给压垮了。我们前面详细谈过，越前朝仓是个大名权力被同门众、公卿庄园、国众和大寺社联合分割的氏族，其经济基盘十分促狭，自从与织田家为敌以来，每次出兵朝仓义景都得被迫临时在领国里征收军费。由是，时间长了，家臣、国众对长期的军役负担产生了极大的怨恨情绪，裂痕与背叛也就出现了。

抵达北近江的朝仓军，还没和织田信长正面交手，义景属下的重臣前波吉继、富田长繁就主动出马，投降了信长。突然遭到重臣背叛的朝仓义景手足无措，只得领着整整两万兵马，畏葸不前，任由信长书信百般挑衅，依然不动。织田信长知义景无能为，遂命士卒和民夫加紧修建工事，在九月份全面完成了对小谷城包围网的构建工作。

而后，织田信长再度向朝仓义景发出对决的挑战书，义景依然置之不理，这时信长因为察觉到京都二条御所的足利义昭蠢蠢欲动，便领马廻众急速返回岐阜，只留下大将木下秀吉在虎御前山守备。

其实这时如果朝仓义景奋勇一战，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当时武田信玄已经西进，并在远江对信长盟友德川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战果。而信玄也多次写信，请求朝仓与浅井在北江积极出战，乘织田信长应接不暇之机打开局面。

朝仓义景也确实出击了，并一度在虎御前山击败过木下秀吉的守备部队，但

撑到十二月三日，也就是三方原合战前夕，义景在关键时刻撑不下去了，他认为以越前国众为主体的朝仓军，出战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再盘桓下去，就会有更多如前波、富田这样的背叛者涌现。

无奈之下，朝仓义景功败垂成，他还是毅力和决心不足啊，和织田信长、毛利元就这些狠角色比起来有云泥之别，其实有时候胜利还是失败，就取决于谁能咬着牙，比敌人多坚持哪怕仅仅一分钟的时间。

朝仓义景在以“雪深兵疲”为借口退兵后，这边的武田信玄气得七窍生烟，还写了书信（《伊能文书》）怒斥义景的举棋不定，看来把信长包围网收紧的重担，只能靠他一力承担了。

年后，与病躯做着最后抗争的武田信玄，挥兵越过刑部，开始攻打横在三河国境上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野田城。

可谁想，这居然是“风林火山”武田信玄征战一生最后的舞台。

野田城，按照《三河物语》里的说法，是座位于三河国境的“草泽小城”，而且在上一年武田军山县部的攻势下，还一度失陷过，旧城被山县昌景一把火烧光，后来又被德川方收复，并且加以翻修巩固。驻防此处的，是三河豪族菅沼氏的一个小分支——“野田菅沼”的族长菅沼定盈，当其他的菅沼族人都归顺武田家后，这位却十分的硬气，带着五百士卒，和亲家设乐贞通一起，坚守小小的野田城，要和信玄死扛到底。

本来，野田城与二俣城相比，无论是地势的险峻，还是城防的坚固，抑或是配置的兵力，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它的本丸、二丸和三丸，都呈一条直线，构筑在山坡的断层上，十分简陋，城堡的两侧都是悬崖，当时不管是德川家康还是菅沼定盈自己，都没指望靠着这座城堡能坚持多长时间。

但出乎意料的是，菅沼定盈和设乐贞通居然和近三万武田军拉锯打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不是野田城守军个个能以一当十，而是城下攻坚的武田军状态十分低迷，打打停停，始终形成不了决定性的压倒性优势，按现在通行的解释是，当时信玄的病情已经十分沉重，心慌意乱的家臣们不知道武田军该何去何从了：继续西上，家督现在这副模样能否坚持到与织田决战的时刻是个未知数；撤军回还，自何种路线回去，家督如何安排，也没有定数。

也许野田城还能在犹豫不决的武田军面前继续坚持下去，但到了二月，德川

家康领着旗本在城对面丰川的一块高地上露了下脸就撤走了，城兵突然有了“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虚无感。到了二月十日，武田军的金山众再发神威，从地道里泄了城中井户的水源，五天后菅沼定盈只得开城降服，被不客气地用绳子捆了起来。后来直到武田信玄病逝后，两家交换人质，菅沼定盈才被送了回去，并在其后的长筱合战里表现活跃，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关于野田城之战一直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在攻城战里，守方设乐贞通有一家臣名叫村松芳休的，擅长吹笛，每当入夜时如怨如慕的笛声响起，闹得武田军士兵也起了思乡之情，都围在城下聆听，最后连信玄也受不了诱惑，一轮明月下在城壕前坐在床几上，免费欣赏艺术，结果要了他的命——城中菅沼定盈属下有个特级射手，叫鸟居三左卫门，用火绳枪在晚上狙击了信玄，当即把他打伤了，第二天武田信玄就火速撤军了，随后死在了半路上。

这段逸话始见诸《松平记》，流传很广，黑泽明的史诗巨片《影武者》就采用了这个桥段，但推敲起来，似乎可能性很小。首先，那时火绳枪的精度，说句难听的，就是信玄在明晃晃的大白天坐在鸟居三左卫门前面五十米不动，都不一定能打得中，因为枪管没膛线，圆形的铅丸一出去，就做香蕉球运动，何况是晚上！其次，野田城坚持到二月十五日就开城投降了，武田军是打下野田城后再退走的，也明显与逸话不相吻合。总之，疑点多多，权当参考。

不管如何，野田城被拿下，也就代表着三河国的大门被轰开了，但武田军却放弃了进一步深入，反倒顺着伊那道北上折返，朝甲信去了！

这种举动简直太匪夷所思了，之前明明是节节胜利，明明是一帆风顺，明明是缜密准备，怎么说回去就回去！武田军的西上作战，就像出烂尾的盛大歌剧：轰轰烈烈地开头，悄无声息地结尾。四月十二日，武田信玄病死在归途里的信浓伊那郡驹场，这点有小山田信茂的书状为证，似无可疑之处。

武田信玄的辞世句：“此身此骨归大地，不施红粉自风流。”十分洒脱。

但《甲阳军鉴》也有逸话，说临死前信玄拉住重臣山县昌景的手，喃喃喊



现在的野田城下，还有信玄被铁炮击中地点的路标

道："源四郎，一定要把武田家的旗帜，插到京都的濑田上。"似乎又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凉。

信玄死时心情是否矛盾，真实的情景我们已无从得晓，但对他的评价，最近似乎也在朝着两个极端分化。传统的史料或文学，对武田信玄的评价都非常高，在兵法、治政、权谋等方面，在战国时代那是数一数二的。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武田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尚是大杀四方风光无限，但为何他去世后仅仅九年就灰飞烟灭了呢？过去，很多史学家也想不通这个问题，于是本着"老子英雄儿蠢蛋"的手笔套路，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他的继承人诹访胜赖上推，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公允的做法。

我们第一个要明确的是，信玄晚期的征服业绩，是建立在穷兵黩武的扩张之上的。虽然通过高超的政略外交手腕，成功打破了旧的"甲相骏同盟"对自己的束缚，并取得了西上野、骏河、远江一部，将领地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万石的规模，但这些大多是账面上的数字，并没有对武田氏族的力量带来实质性的增长，主要就是当地摇摆的豪族来降服，派遣直臣或一门来当各"支城领"的城代、郡代，统合在地的豪族来从军，消化也比较缓慢，比如伊那郡，自从1552年划为武田的直辖领后，郡代秋山虎繁几乎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算是把此处豪族整合为了"伊那众"。在这样的趋势下，其实在信玄对外扩张里收益最大的，居然主要是"一门众"、"御亲类众"，比如信玄侄子武田信丰（武田信繁之子），担任了控制东信浓的要害小诸城的城代；信玄另外一个弟弟武田信廉，一直担任高远、饭田、大岛等要地的城代，资历极其老；至于和武田结亲的"御亲类众"——内山城主穴山信君，得到了骏河庵原郡的赏赐，以他为核心领主，武田新的"支城领"——江尻领形成（其间除山县昌景接手过一段时间的江尻城代外，其余时间都由穴山信君担任）；还有那个替武田家镇守信浓南大门的福岛城的木曾氏，信玄为了安抚他，直接将自己的五女真理姬嫁给了当时的家督木曾义昌，并许诺这个家族拥有对木曾谷的安堵权，换取其对美浓、飞驒的警备任务。

这种尾大不掉的现象，信玄未必不想改变，他乘着几次重大会战后宿臣战死，颇是提拔了一批如山县昌景、原昌胤、内藤昌丰之类的谱代亲信来加强家督的直属力量，让这帮谱代掌握军权，与宿老互为消长。本来信玄此举也无大错，一切求稳嘛，但事情还是坏在之前的"义信事件"上，信玄亲手废掉了本来

苦心培养并已有威信的继承人武田义信后，就开始着力培养起四子诹访胜赖起来。

武田家的暗流

箕轮城胜赖完成初阵后，便一直跟在父亲身后，泷山城、三增垰、蒲原城、三方原都留下他极度活跃的身影，而且就诹访胜赖在战场上的表现，还真的是异常出色，信玄大概也是如此认为的；但以甲斐武士为基石的武田家臣团却好像并不买账，对胜赖的态度颇为淡漠。

没别的原因，只因为他叫诹访胜赖。

胜赖的母亲诹访御料人，是被武田消灭的信浓神族诹访家的女子，这本身就说明胜赖身上流着仇敌的血液。自小，胜赖也在踯躅崎馆里与兄长们一起长大，但在武田家臣驹井高白斋的《高白斋记》里，对武田义信、海野信亲等着墨很多，但对胜赖却寥寥数笔，甚至连胜赖小时候的乳母是谁，传役（少主的师父，武田信玄的传役是板垣信方，武田信繁的传役是诸角虎定，武田义信的传役是饭富虎昌）是谁，都一概不知。所以我们可以确信，胜赖这个孩子，打小就是在家臣的蔑视和冷淡里长大的。就此，甲斐的武田家臣不会喜欢胜赖；胜赖也是一样，不会喜欢他们。

直到第四次川中岛合战结束，武田信玄为了加强对信浓国的控制，便将四子胜赖送回了母家，让他继承了“诹访”这个苗字，并得到了诹访家族的通字“赖”，得名诹访胜赖。

没有武田氏的通字“信”的他，在众家臣眼里，依然算是个外人。

但胜赖这时毕竟有了自己的基盘，他一度担任高岛城城代，信玄还给他送来八名家臣，其中以迹部胜资、长坂光坚为首，这些人伴随胜赖左右，替他处理军务杂事，后来在许多史料里，这帮人也被泼上了“奸臣”的污名，仅仅因为他们是胜赖信任的人。

一切在“义信事件”后发生转机，信玄的长子义信被废，次子海野信亲因眼盲出家，三子信之早夭，命运似乎和四子胜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继承人的重担，鬼使神差地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胜赖与武田家臣间的关系，信玄心里也清楚，于是乎他搞了一个看似很奇怪

但又确属迫不得已的政策，那就是把家督的位子隔代传，把胜赖与信长养子远山夫人武王丸（后来的武田信胜）立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拥有诹访家血统的胜赖，暂时先充任“摄政监国”的角色。

信玄的这种策略，表面上是毫无破绽的，胜赖是武王丸的父亲，担任“摄政”自然尽心尽力；而那帮谱代家臣，因名义上辅佐的还是武王丸，也规避了与胜赖直接翻脸的危险。



武田胜赖

不过信玄考虑到了如山县昌景、马场信春、土屋昌次这些谱代的感受，却没考虑到他那帮“亲族”的感受，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之前一直很低调的信玄之弟武田逍遥轩信廉的动作。

武田信廉，法号“逍遥轩”，他在胜赖返回踯躅崎馆后，接替胜赖担任了高远城代，并负责对诹访众的“取次”。本来，信廉随军出征的任务，就是带着家臣八十骑，与另外一位亲族穴山信君一起负责兄长本阵的守备，这说明他的能力与信玄另外一位弟弟——在八幡原合战中战死的典厩信繁比起来，根本不行（武田信繁经常独立节制大军负责方面），故而他出家时，自取轩号“逍遥”，就是表明自个淡泊名利，不介入权力争夺的“遁世”态度。

不过，真正能在那个世界“遁世”的，似乎没有几个人，就算有，也肯定不是这位武田信廉，他在兄长信玄死后，行为颇为古怪——立刻把父亲，就是那个被放逐出甲斐的武田信虎，独断地迎到了自己的高远城。

老爷子武田信虎，在晚年活得还是十分有光和热的，他并没有一直窝在今川家，而是作为武田氏族的老字辈，经常去京都与将军、公卿们喝喝茶蹴蹴鞠，明里暗里为武田的外交与阴谋添砖加瓦，算是人退休了但“节操”不退。就在他儿子（那可是亲手把他流放的儿子）西上作战时，别看老爷子八十岁高龄，还接受了足利义昭的密令，跑到近江甲贺郡去策动六角，配合儿子的攻势，与织田信长

为难呢。

所以让老爷子在外面跑业务，发挥的效用远比回归本家要大得多。但这时，武田信廉执拗地要把老爷子接回来，表面上是要尽一片孝心，因为“爹，当年你和你的正妻大井夫人所生的三个嫡系儿子，现在可就剩下我一个了”。

暗含的信号，就是既然“只剩下我一个”，那个低贱的诹访御料人所出的四郎胜赖，何德何能，能出任家督摄政的位子？

此举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赤裸裸地向四郎胜赖示威：就算武王丸是继承人，能摄政的人，那应该是我啊，而不是你，小字辈的胜赖，现在老爷子在我这儿，你敢不服？

但破除信廉梦想的，恰好就是信虎老爷子，人家在外面风风雨雨混了一辈子了，人情练达都成精了，小儿子这点小九九哪有看不破的道理！信虎就是信虎，他二话不说，主动喊来了孙子胜赖，面对面地对他说：“好好干，守护好武田家。你爷爷我老了，况且之前已经被我儿子赶出甲斐了，也不会再回来了。”（《甲阳军鉴》）

说完后，信虎说到做到，随后立即离开了高远城，就在女婿祢津家养老，于次年溘然长逝。

很多史料里，暴戾寡恩的武田信虎，其真面目绝对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爷爷。胜赖理解了爷爷，但信廉却根本不理解父亲，没能抢到摄政的位子，让他对胜赖的怨恨，更大了。最后，在决定武田家命运的长筱合战里，他与武田信丰、穴山信君这帮所谓的亲族，在战场上撤兵脱逃，不是没有来头的。其后在织田信长发起对甲斐的征伐时，信廉、信君这帮人也根本没有做有效抵抗，逃的逃降的降。真正为胜赖付出生命的，是那帮虽看不惯胜赖，但对武田家却像狗一样死心塌地的谱代们（很多人献完自己再献儿子），还有被辱骂为“奸臣”的胜赖的侧近们。

综上所述，武田家第二十代家督胜赖，接受的摊子并不乐观，不但家族内部有激烈的对立和倾轧，而且核心领地甲斐，因为信玄后期长年征战，经济也是满目疮痍，加上金山面临枯竭局面，为了稳定局面，他只能饮鸩止渴，继续秉承父亲的强硬姿态，向东海道出战（否则，真像某些史料所说的，什么信玄遗言，秘不发丧三年，并且三年不要出征，恐怕武田自己就崩溃了），尽最大努力掠夺利益，以战养战，以战稳权，最终才导致了两年后的长筱惨败，这叫什么呢？这就

叫“戴着黄金的脚镣跳舞”，用来形容四郎胜赖再恰当不过了。

信玄死后武田家的局面就说到这里，当然对信玄之死感到最开心的，还是之前捉襟见肘的织田信长和奄奄一息的德川家康，武田军退走后，原本越收越紧的信长包围网，顿时出现了巨大的破绽，能独力困死织田信长的一面已经荡然无存，早已压抑许久的他，终于能腾出手来，对腋下腹前的敌人发起怒涛般的反攻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最弱的浅井、朝仓方，还有那个一直在暗中捣鬼的将军足利义昭。

第四章　信长反攻

最后放逐

本来，织田信长对足利义昭写密信要倒他的事，还有些将信将疑，但进入元龟三年（1572年）后，足利义昭玩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不但和各地大名疯狂串联，而且明目张胆地要把京都所在的山城国变成自己直属的“御料领”，以此来扩充幕府的力量，他任命细川藤孝为上半国守护，后来又让山冈景友（旧六角家臣）当了下半国守护。

织田信长不是傻子，得知真相后的他眼泪掉下来，不，是怒火升起来，就在当年给足利义昭洋洋洒洒写了份《十七条意见书》，里面既有愤懑也有恫吓，如“之前公方已经答允不往远国大名投递御内书，而今违背诺言，实感遗恨”，“既幕府基盘促狭，奉公众内尽节新参者，由我信长代为加以恩赏，又有何不妥”，“公方于京都之御所，是我信长昔日不辞苦劳所建，现如今公方公然将御所宝物移到他处，引得京都一片骚动，天下皆以为我与公方不和”，“元龟年号不吉，还请尽快奏请朝廷改元”（终于反应过来了），“风闻幕府奉公众积蓄武器、铠甲，为招募浪人耶？公方积蓄金银，是准备舍弃京都耶”。

面对信长的十七条文书，足利义昭的反应是“大怒”，不是以前他面对信长的条条框框不愤怒，而是他认为，自己现在可以愤怒了。他继续要求朝仓义景尽快打通琵琶湖到京都的道路，并表示自己愿意尽一切努力与朝仓方会合协力。

到元龟四年（1573年）正月时，受到信玄西上作战鼓舞的足利义昭，直接命令奉公众领军，抢占了近江西部的竖田、石山两城，准备主动和朝仓义景会师了。但不久，信玄病重，武田撤军的消息传来，义昭立马又蔫了。怒气冲天的信

长也动了刀兵，不但收复了这两处要害城堡，还亲自领着大军，杀进京都的知恩院，要和干儿子义昭见面。

足利义昭躲在御所里，说不见就不见，还命令家臣们在御所周围加强了防护，二条御所的前身是乌丸中御门，早在足利义辉时就在此处设置了“武卫阵所”，据《足利季世记》所言：“京公方御所四周，皆有深沟、高垒、长关，其坚固前代未有也。”就在这里，义昭觉得很安全，带着几百号人马，叫嚷着要和织田信长对抗到底。

结果织田信长继续恐吓：“干儿子你再不出来和我和睦，我就把你家臣住的上京区烧成一片瓦砾！”

信长说到做到，他很快把烧京都的任务委派给了“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四月二日，织田军大将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中川重政、细川藤孝（这个奉公众已经彻底纳入织田家臣体系里了）、明智光秀、蜂屋赖隆等，领着八千军势，在京都上京、下京地带如恶鬼修罗般纵火劫掠。据当时在京都的传教士弗洛伊斯描述：

整个事态变得让人战栗与震惊，整个上京地区，自昨日深夜到今日清晨，寺院、僧院、神佛之像、民居全被焚毁。现在可以确认京都方圆两三里之内，五十处村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整个凄惨景象宛如末日审判的降临。士兵与盗贼，一起冲进了华丽的寺院里，那些高僧脱下僧袍，换上便服，夹带着珍宝、茶器四处逃逸，但大部分人还是逃不了士兵与盗贼的追捕、拷打与凌虐……真是极其可悲的事情。

一瞬间，比叡山被烧杀的恐怖一幕，浮现在了京都所有公卿、僧侣、商贾乃至平民的心头，织田信长可是“六天魔王”啊！于是这帮人在一起商议，得尽快把这魔王的怒气给平息下来，最后上京的居民凑了一千五百枚银币，下京居民凑了八百枚银币，上贡给信长，乞求他下令停止军队的暴虐行为。

信长颔首：“可以，以后不准烧其他人的院子，只烧幕府奉公众的。”

这下义昭的家臣们不干了，他们哭着对义昭说，织田信长这个尾张富农，一直是个说到做到的“二杆子”，他把咱们家全烧的话，咱们可就没心思再保护公方殿下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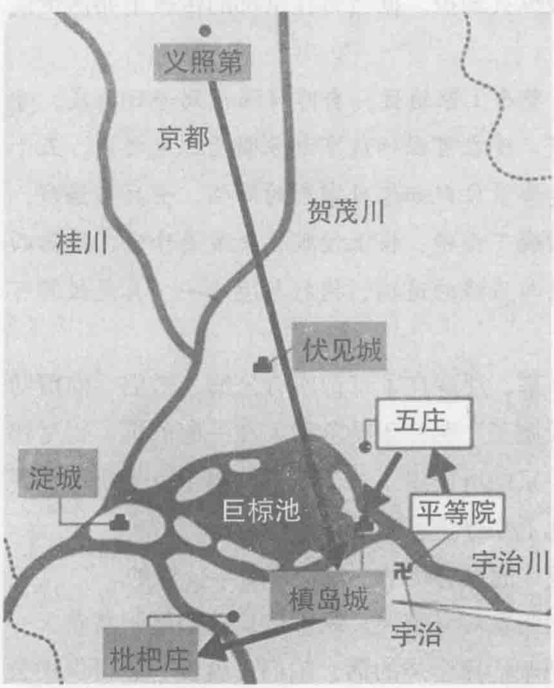
没办法的足利义昭，只能在四月五日，在朝廷的仲裁下与信长讲和，信长做出了以后不再捣乱的承诺，整个京都的局势总算暂时缓和了下来。但足利义昭一

直不肯消停，他觉得二条御所太危险了，一度还希望把居城转移到丹波国的八木城去，当时在八木城的是松永久赖的儿子内藤如安，内藤如安心想爷你别来了行不，就写信劝说义昭："这时公方您跑到八木城来，不就等于向信长那乡巴佬低头了嘛，这种示弱的行为，身为武家栋梁是不行的。"

足利义昭一看这信，是热泪盈眶，栋梁的牛脾气上来了，"咱就在二条御所里，不走了"。

不过当他听到织田信长的举动时，又慌了起来，原来信长根本不相信一纸合约能约束住义昭，他在五月时居然让手下的"大工"冈部又右卫门，在琵琶湖边上的佐和山下建造了一艘巨大的船只，据说长三十间（54米），宽七间（12米），有船橹一百挺。建造这个大家伙干什么呢？信长自己说了："干什么？等到将军下次再不老实，我就坐着这船，直接越过琵琶湖来捆他。"

所以到了七月，噤若寒蝉的足利义昭又不干了，他撕毁了之前的和约，带着忠诚的奉公众三渊藤英（细川藤孝的哥哥）、伊势贞兴等，进入了南山守护所所在地槙岛城，再次号召天下和织田信长对抗。



因为室町第被烧而在维修中，义昭转往槙岛城笼城，尝试对信长做出最后抵抗，但是也以投降告终，室町幕府灭亡

笔者很佩服足利义昭这种死缠烂打的精神，但觉得他这次的举动十分的不值，你的幕府毕竟式微了，撑死了也就两千人上下的动员力，所以将军你还是暗地里写写"倒长信"，联络有力大名围攻信长比较合宜。这么多年来，室町将军只要一发威，就离死期不远了，这是规律，得尊重，你哥哥的教训不就在眼前吗？现在是你违背了和议，舆论上被动了，而且当时武田信玄已死，信长已经有余力来反制敌手了，你还看不清形势！这样的行

为，除了螳臂当车外，实在想不出更贴切的比喻了。

槙岛城，在宇治川旁边的一片巨大的沼泽里，就像烂泥海洋里的一座浮岛，故而得名。把守此地的，是奉公众真木岛昭光。义昭进城后就说：“这儿的地势不错，织田军就算有千军万马，也打不进来。”

结果，织田信长果然带了“千军万马”来找他了，足足七万军士，而且他真的坐在了事先的那艘大船上，五日进发，一天就横渡琵琶湖，进入了明智光秀所在的坂本城。七日，数万织田军包围了二条御所，足利义昭留守在这里的部队两股战栗，三天后就无血开城投降。

十六日，织田信长杀气腾腾地来槙岛城找义昭算总账了，在柳山布阵的信长决定自己亲自打头阵，全军分两部强渡宇治川！无数的织田军的精兵强将，打着杏黄色的五木瓜旗，呐喊声惊散流云，越过滚滚河流，一下就把槙岛城围得水泄不通。城中的足利义昭吓得六神无主，就对真木岛说：“都这样了，是不是要出击一下？”

“既然公方您说了，那我们就出击一下好了。”

出击安排在十八日上午十时，真木岛的足轻队看到城堡南方的河川边，几队织田军士卒正在坐着卧着生火做饭，心想敌军懈怠，真是我方奇袭的大好时机，于是乎就鼓噪着从大手门里杀出。

这批士卒，是佐久间信盛与蜂屋赖隆的部下，他们看到足利义昭的足轻队居然朝着自己冲来，表情不是慌张，而是惊讶：“居然还敢杀出来？那就揍他们一下下好了。”

一番乱战，槙岛城方交了五十多颗脑袋，一败涂地，全部被撵回去了。而后织田军自四面而进，轰隆轰隆，把槙岛城四面城壁彻底捣毁，最后足利义昭只待在了一个裸城里，瑟瑟发抖。

所以，最后摆在织田信长面前的，就剩下一个问题：“抓住足利义昭不难，难的是抓住后该怎么处置他。”人家毕竟是大大的贵种，武家的栋梁，自己当初上洛也是拿他做大旗的，把他重新关到二条御所里圈养？不行，前些年可是被这家伙坑惨了。那学“三好三人众”和松永久秀，把他杀掉？似乎也不行，那样会蒙上“弑君”的污名的，在这个大义名分满天飞的年代，多少也是要顾忌下的。

“放逐他。”这是信长最后的决定，其实和他一向霹雳火暴的措施不一样，明显地带着一种折中的色彩。

足利义昭被流放的地点，是他的妹婿三好义继所在的若江城，史学家一般将此事件定为日本室町幕府灭亡的标志，虽然义昭的官位依旧保留着，并且以后还组成了一个流亡小政府，但室町统合天下的名义已经完全失去了，日本就此进入了崭新的“织丰时代”（织田、丰臣主政的年代）。

赶走义昭后，信长立刻奏请朝廷改元，得到请求的朝廷不敢怠慢，公卿高辻长雅立马在改元的敕令上，盖上了新的年号“天正”，取《老子》里“清静者为天下正”之语，也带着点祈盼天下早日和宁的愿望。

但战火以及织田信长的怒火，永远不可能“清净”下来，放逐足利义昭只是他复仇的一个起点而已，大的还在后面。

名门丧钟

天正元年（1573年）八月八日，织田信长再度动员三万大军，自岐阜出发，包围了已经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北江浅井家。这次，不出意外地，浅井伞下又有国众背叛了——山本山城城主阿闭贞征，一位足以动员一千兵马的大豪族，投向了织田信长。山本山，恰好位于北陆街道与琵琶湖的交界点，阿闭贞征这一叛，实际上等于彻底断绝了浅井家所有的对外通道。

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的织田军，急速攻陷了月之濑城，自小谷城西侧，完成了包围网。浅井父子就像砧板上蹦跶的鱼，眼睁睁地看着屠刀的落下，他们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越前大名朝仓义景能带着大军，强行打通北陆的道路，救自家于水火之中。

得到浅井家急报的朝仓义景，不知道有无后悔当初他低估了织田信长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在四年前，亲自领着主力，于姊川与他决一生死，说不定还能有些许生机呢？但唇亡齿寒的道理，让朝仓义景无法对浅井坐视不理，他决定：再向领国的国众、寺社、庄园化一次缘，拼凑起最大数量的军队，去打破信长对盟友的围困。

结果，国众重臣一片反对之声，这些人根本不关心什么长远的战略利益，他们只是感到，跟着家督义景，在信长包围网这几年里老是打仗，军役越来越重，所得却无一丝一毫，日子越来越没奔头了，其中尤以义景的奉行重臣鱼住景固反对最为激烈，这位得了眼病的大将，话语核心意思只有一个：“鏖战了这么多

年，大家都疲惫了。”

于是朝仓义景对这些人也不报什么劝服的希望了，只是问：“你们决心拒绝出兵跟随我了吗？”

“是！”鱼住景固手下很多人如是答复。

“那我就自己出阵吧。”哀莫大于心死，义景说到做到，他带着耗尽最后信誉与力量拼凑起来的两万士卒赶赴北江，驰援盟友浅井来了。

朝仓军，将大部兵马布设于小谷城西北的田上山，而后又派一支偏师于大岳筑砦，企图向小谷城中的兵砦靠拢。查知朝仓动向的信长，火速领着本队，插入了田上山和小谷城间的山田山，隔断了朝仓与浅井会合的道路，双方围绕着小谷城，兵砦犬牙交错，沉不住气的朝仓义景每日派士兵叫骂，想挑衅信长出战，但信长根本不为所动。

十二日入夜，风雨激荡，织田信长觉得奇袭良机来到，猛然发难，准备先攻陷朝仓方的大岳砦，反手将朝仓主力也包围起来。信长留嫡长子织田信忠在山田山驻守，自己则亲率一千精锐马廻，冒着瓢泼的大雨，急袭大岳砦。此处守卫的是斋藤、小林等朝仓军五百名，根本抵挡不住织田军的猛攻，再加上觉得朝仓家前途暗淡，没做啥抵抗，就纷纷举手投降了。大岳砦陷落后，信长不做任何停留，继续猛扑另外一处要害丁野山，朝仓军在此驻防的，是被义景乞求来助拳的越前平泉寺僧兵，他们本就是抱着“打酱油”的觉悟来的，也没做顽强的抵抗，就一哄而散了。



信长以归降的阿闭贞征为向导，攻下大岳砦，与浅井联系被切断的朝仓军受到织田军的猛攻而崩溃

十三日晨，得知大岳、丁野山

陷落的朝仓义景面如死灰，他明了此刻就算继续打下去，也是胜负已定了，但他又不能抛弃浅井，实是进退两难，但朝仓的重臣们待不住了，他们声色俱厉，甚至带着威逼的口气，要义景赶快撤军，保存大家的实力，整个田上山阵所一片喧喧之声。

另一边，判断今日朝仓军很可能会退走的织田信长，则严令所有部下不得松懈，尽快出击，把朝仓军彻底围歼；但织田军三万人，阵地分散各处，得到军令的诸位将领尚有些徘徊犹豫，动一下观望一下。到了日暮时分，焦躁不已的织田信长，让母衣众将他怒斥诸将不前的话语传达到各个兵砦后，就带着马廻直接杀向了田上山。

这会儿，柴田胜家、木下秀吉、丹羽长秀、“美浓三人众”、佐久间信盛、泷川一益等众将再也不敢温吞水下去了，急忙带着近随，跟上了织田信长的步伐，总算在地藏山找到了正在狂奔的家督，随后一起下马，被信长好一顿痛骂，统一认识，进行了深入灵魂的自我批判后，便嗷嗷叫地扑向了朝仓军阵营。

果然不出信长所料，当织田军扑上来时，朝仓义景刚刚开始撤退的步伐，两万朝仓军分成两股，一路自河内中野口往后走，一路登上刀根山往后退。信长迅速判断：“河内中野口那股朝仓军不过是疑兵，而刀根山则通往朝仓方的敦贺城，义景主力必在此路。众将听令，不问中野口，只随我出击刀根山！”

很快，织田军的先锋与刀根山里朝仓军的殿后军绞杀在一起，作战前信长下达的命令是“斩尽杀绝”——不问敌人的地位与名誉，统统不留情面，砍倒即可。朝仓方的将领、城主被斩下的首级，如“海滨沙数”，战后织田方宣布的数字，刀根山之战里，朝仓方战死大将三十八名，士卒死三千八百人，尸首铺满了自刀根山到敦贺间整整十一里的山路。战斗到最激烈时，织田信长本人亲自下马，挥刀杀敌。信长部下有一名叫兼松又四郎正吉的勇将，在刀根山里追讨朝仓军武者，连脚下的草鞋都跑丢了，就光着脚提着刀砍杀。当他拎着敌人首级到信长前请功时，双脚早已磨得鲜血淋漓，信长大为赞赏，亲手将自己挂在腰间的草鞋取下，送给兼松正吉加以褒奖，后来信长的草鞋成为兼松家代代相传的家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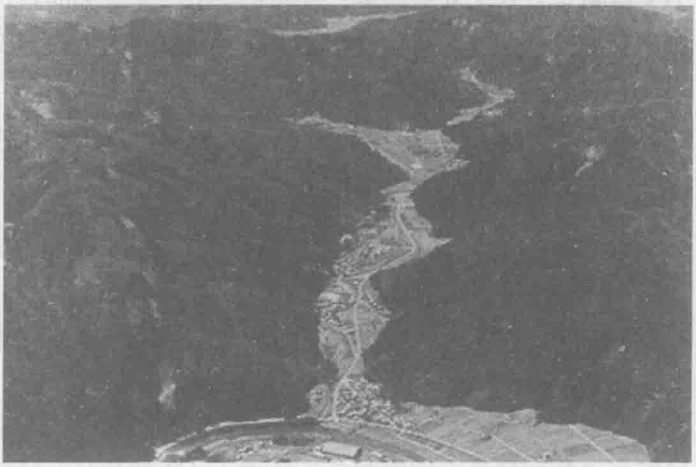
刀根山一战，朝仓方仅剩的精华凋谢殆尽，北之庄城朝仓景行，一门众朝仓道景，义景近侍山崎吉家、河合吉统，浪人客将斋藤龙兴等悉数阵亡。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看出，刀根山并不是一场一面倒的追歼，而是你死我活的惨斗。至十四日，信长下令，对战场四周的朝仓远征军残部进行彻底的扫荡，朝仓军的主

力全部毁灭。

朝仓义景逃跑时的情景十分凄惨，据《越州军记》所言：“（义景）乘马而逃，左奔右突，路途上仆弃主，子舍父，争相保命。天降暴雨，山路泥泞陷足，甲胄覆于泥下，几不可辨……”

十五日与十六日，织田军短暂休整后，信长即命令之前来投降的朝仓家臣前波吉继为“案内役”（带路人），留下一部兵马困死小谷城，自己则率大军越过敦贺城与木芽垰（此两处豪族根本没有抵抗，纷纷献出人质），冲入了越前守护所下的龙门寺。

面对织田军不留后路的攻势，于十五日在少数亲随护卫下逃回一乘谷城的朝仓义景，再次下令让国内豪族与寺社前来城下集结，但一乘谷城下的武者町里早已空空荡荡——他们的主人不是之前战死了，就是见风头不妙逃走了。朝仓义景的勤王呼喊，连个回音都没有。等到织田信长杀到龙门寺时，偌大的一乘谷里，只剩下朝仓义景与五百多名忠心耿耿的近侍了。这时，朝仓的分支“大野郡司”族长朝仓景镜来信了：主君你坚守一乘谷城已毫无意义了，不如尽快来我的大野郡，而后我率族人坚守住大野盆地，再取得平泉寺僧兵的支援帮你复国。



一乘谷

接到之前一直不对付的朝仓景镜的书信，义景犹豫了，但他犹豫的时间没有持续很久。十八日，织田信长以与朝仓方有亡国之仇的若狭武田旧臣为前锋，由猛将柴田胜家为统帅，奋勇突入了一乘谷城的街道，昔日以“越前小京都”自夸，拥有“万轩人家”的一乘谷城下町，被野蛮的“若狭众”付之一炬，化为焦土。义景残余的几百近侍，决死般自城中杀出，几乎全部战死在城下的大火之中。

朝仓义景只能含泪奔逃，他本想在一乘谷城自裁，但却被近侍鸟居景近、高桥景业劝下，便带着鸟居、高桥在内的十余名近侍、家眷，丢弃了祖传的城堡，逃往大野郡山田庄的贤松寺避难。

然而，在贤松寺等待朝仓义景的，不是平泉寺的援助——这个越前最大寺庙在之前已和织田信长的部将木下秀吉达成不战协议，更不是大野郡司朝仓景镜的全力匡扶，等来的只有对方包围贤松寺的四百兵马。

原来，朝仓景镜写信让家督义景来大野只有一个目的：家督你的首级很值钱的，与其白白扔在一乘谷城，不如就交给我，当投靠织田信长的投名状吧！

在大野郡司攻入贤松寺时，朝仓义景留下了对朝仓景镜全族的诅咒，切腹自杀，担任介错的是其近臣鸟居景近，随后鸟居和高桥等人全部殉死。义景的爱妾小少将和儿子爱王丸被俘虏，被朝仓景镜当作战利品送往信长处邀功，不久这对妇孺就被织田方的丹羽长秀处决，越前的名门国主朝仓氏遂告绝灭。

“七颠八倒，四十年中，无他无自，四大本空”——朝仓义景的辞世诗。义景失败了吗？是的，他失败了，而且完全失败了，繁华百年的朝仓氏族，在他手里画上了凄惨的句号。义景尽力了吗？是，他也尽力了，朝仓的种种痼疾，大部分并不是他所造成的，相反为解决这些痼疾，他也尽了自己能尽的最大努力，只不过他还是失败了。

朝仓义景，日本战国时期一个尽力但是仍然失败的角色，这大概就是笔者对他的评价了。

屠灭了朝仓一族后，织田信长总算出了之前“金崎撤退战”里的半口恶气，短短八天就把越前一国取到手，还有比这更辉煌的业绩吗？接下来，在回头彻底解决小谷城的浅井父子前，得先把越前国给安顿好。织田信长现在没精力直接消化此处，加上在前面的战斗里，许多旧朝仓重臣都降服在他的马蹄之下，所以织田在一乘谷城陷落后于越前采取的新统治秩序，其实就是任用朝仓旧臣，搞领地安堵那一套。

第一个被重用的，就是充当“案内役”的前波吉继，这家伙出身于世代侍奉朝仓的奉行众前波氏，他哥哥前波景当还在三年前的竖田合战里为主君壮烈战死，但他继承了家名后就不干了。关于前波吉继背叛的理由有两个，有的说是他在家督义景“鹰狩”时迟到了，被义景训斥而怀恨在心；也有的说，他的儿子内通织田家，被人告发，他又不愿意大义灭亲，带着儿子一起跑了。理由可能有

千千万，但结果却只有一个：他当了可耻的“带路党”，卖主求荣。织田信长随后任命他当了越前的守护代，赋予他在国内的最高处置权。感恩戴德的前波吉继，还改名叫“桂田长俊”，坚决表示要以新面貌新姿态来效力于新的主子。

还有那个献上义景首级的大野郡司朝仓景镜，这位日本史上著名的“阴湿”人物，主家灭亡后也混得不错，还获得了信长家族通字“信”的赏赐，也改了名字，叫“土桥信镜”，其大野一郡的领地，也获得了安堵的权力。

其余如安居城的朝仓景健，战前极力反对出兵的鱼住景固，都获得了安堵的待遇，继续在越前待着，没有遭到任何的为难。

不过，不要忘记了，当初和前波吉继一起投敌的，还有一个叫富田长繁的家伙，此君祖先出身于出云国，作战也颇为勇猛，曾经与朝仓家另外一个勇将毛屋猪介一起，在小谷城下挫败过木下秀吉的军势，号称“勇过樊哙”。后来大概是打了胜仗，赏赐却不给力，怨恨之下也跟着前波吉继投敌了。信长给富田长繁安排的职务也不算低了，前波吉继担任守护代，他则担任守护所府中领主，据点就在龙门寺。但这样的安排也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前波和富田私人关系挺恶劣的（阵前投敌应该是两人唯一的共同点），谁都不愿与对方平分秋色，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到最后酿成了席卷北陆的“越前一向一揆”。

乱世之殇

到了八月二十六日，当朝仓义景的首级被信长家臣长谷川宗仁带到京都，暴晒于狱门外（在日本古代，这是朝敌“享受”的待遇）时，信长自己领着大军，回到了小谷城外的虎御前山，这时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浅井父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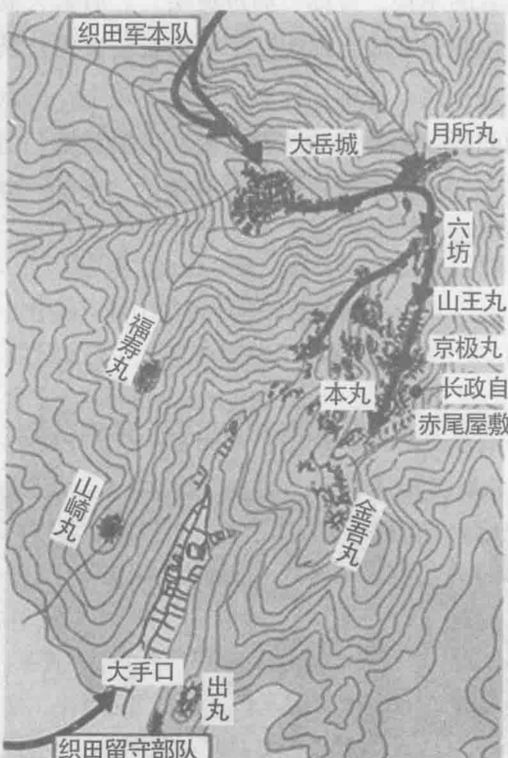


朝仓氏灭亡，朝仓义景首级被送往京都

二十七日，织田信长命大将木下

秀吉为先锋，发起对小谷城的全面攻击。木下秀吉之前就担任横山城代，多年与浅井对战在一线，对小谷城的草木都摸得门清。当时依山而建的小谷城的城防，家督浅井长政居住在最高的据点“山王丸”（即本丸），而他父亲浅井久政居住在“小丸”处，在两丸间起连接作用的，是名叫“京极丸”的曲轮据点，因以前京极高清父子曾在此地居住而得名。

结果当晚，木下秀吉带着部众突袭的目标就是这个京极丸，一番死斗后成功取得该处，切断了浅井父子间的联系。接下来织田军率先猛攻浅井久政的小丸，万念俱灰的久政，与同族的浅井福寿庵、舞师鹤松大夫，痛饮美酒后切腹自杀。随后浅井福寿庵追随殉死，鹤松大夫对两人的尸体说：“与主君死在同一间斤里，不胜惶恐。”于是走向低一阶的庭院里，举刀自刃。



消灭朝仓义景的信长立刻转向进攻浅井长政的小谷城，浅井长政自尽，北近江平定

解决完浅井久政后，织田军再全力猛攻小谷城的本丸。在本丸陷落前一刻，浅井长政委派织田家的原家臣藤挂永胜，从暗门里送出了自己的妻子，也是信长的妹妹阿市至织田军中，还有阿市与自己所生的三个女儿，即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浅井三姐妹”：茶茶、阿初与阿江。当时三姐妹里，最大的茶茶也只有五岁，不知道这稚嫩的三姐妹，看着父亲所在的本丸陷没在冲天的焰火与喊杀声中，幼小的心灵是怎样的感受。

浅井长政可以送出阿市与三个女儿，他明白信长的屠刀毕竟不会落在亲

妹妹的头上，但他与另外一个侧室（名不详）所出的嫡子万福丸就不行了，肯定是大舅子斩草除根的对象。于是绝境下的长政，另外委托了一名心腹家臣，往城外送出万福丸，希望能保留这个浅井家唯一的骨血。

到了二十九日，无力回天的浅井长政，在本丸的重臣赤尾清纲的屋舍里，与最后的同族、家臣一起自杀。

“北江之鹰”浅井长政，一生如流星般只有短短的二十九年，北近江大名浅井三代，也在他的手里完结。但出乎意料的是，基本上史料对待这位“末代之君”，并不像对待朝仓义景、今川氏真那样充满了苛刻与批判，反倒大部分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他的三个女儿以后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顺带着给父亲的形象加了不少分（德川建立幕府后，因三代将军家光的外祖父就是他，长政还由此被朝廷追赠了从二位中纳言的官位），其实光就这个年轻人在十五岁就大破六角，带领自家中兴自立的辉煌经历来看，他并不是没有能力的暗弱之人，他也曾豪情万丈，也曾意气风发，但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而他的时势则太差了，北江大名浅井氏出身国众，先天基盘太弱，又夹在强大势力如六角、朝仓与织田间，战略回旋余地太狭窄，既然不愿意仰人鼻息，那么就只能选择轰轰烈烈地灭亡。

当然，浅井长政最可贵的，不是他身为君主的能力，而是一种在那种乱世里难得一见的质朴真诚的感情：小谷城陷落时，他没有像大部分失败的大名那样，杀死妻子（阿市还是死敌信长的妹妹）与子女，而是把他们送出去，希望他们好好地活下去。长政也许不是一位多么出色的君王，他的身上确实欠缺那种杀伐果断的气质，但笔者觉得他是个真正的人，是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他的生和死的抉择，也为那个冷酷灰暗的时代，用生命留下了光亮的一笔，即使转瞬即逝。

如果为了在这乱世里存活，连做人最基本的底线都丧失的话，即便活下来，怕也是了无生趣了吧。

与朝仓义景一样，浅井父子的首级也被送往京都狱门“晒首”，长政那仅有十岁大的儿子万福丸，也没能逃脱被捕杀的厄运——织田信长俘虏这孩子后，交给了这几年在近江战事里劳苦功高的木下秀吉，秀吉不久在关原将万福丸处以“磔刑”。

在浅井一族的尸骸上，木下秀吉飞黄腾达，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跟在主君身



消灭浅井、朝仓后，织田信长将手下重臣安置于畿内

后，撸着鼻涕、提着草鞋、蓬头垢面的“小者”了，信长在小谷城的废墟上，亲手书写朱印状，委任他为浅井旧领的“一职进退者”。这个“一职进退者”，比传统的“取次”权力要大得多，其对所支配的领域，有相对独立的行政、经济、司法权力，只在宏观上接受信长的调度，可以拥有自己的据点，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家臣集团。

成为一职进退者的木下秀吉，在浅井旧领三郡的土地上，收编浅井旧臣，构筑长滨城，混得风生水起。据说有一日他和妻子宁宁喝酒，问宁宁：“你认为当今我方之中，属谁最为有权有力？”宁宁不假思索地回道：“自然是柴田权六大人和丹羽长秀大人了。”

柴田权六胜家，即“瓶割柴田”，一直是织田家中首席猛将，威名响彻京畿；而丹羽长秀，则是与秀吉一起发达的后起之秀，文武双全，在美浓、上洛与越前战斗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果听完宁宁的回答，秀吉哈哈大笑，说：“好，那我就自这两位名中各取

一字，改名为羽柴秀吉好了。”

自此，在日本出现了一个新的字头——羽柴秀吉。

二次长岛征伐

不得不说，武田信玄确实厉害，他的厉害不是自吹自擂出来的，而是通过织田信长的动作变化表现出来的。武田信玄西进作战时，织田信长是窝在浓尾根据地里，动都不敢怎么动，对外只能靠牺牲小伙伴德川家来尽量拖延武田军的步伐。但信玄一死，包围网的棋局一角崩坏，信长手里的棋子立刻就活了——放逐足利义昭，消灭朝仓、浅井，一气呵成，一两个月内全部完成。

剩下的对手，也不会成什么气候了。就在织田信长出兵北江时的同时，“三好三人众”之一的岩成友通，其据点淀古城遭到了忠于信长的细川藤孝、三渊藤英（这个当哥哥的终于也投靠了织田）的攻击，岩成友通被部下出卖，城门洞开，在和细川军在城头作战时，他跌落到堀壕里，于水中被细川藤孝的部下下津权内杀死。

“三好三人众”的其他两位——三好长逸与三好政康，也在淀古城周围的战事里行踪不明，也许战死，也许逃逸了，总之“三好三人众”这个字头，在畿内已是荡然无存了。

九月二十四日，织田信长在干掉朝仓义景、浅井长政两位后，又想起了另外一位和他纠缠多年，杀死他同族亲信多人的伊势长岛本愿寺门徒来，决心彻底用铁血洗刷这个要害三角洲，割除长久以来威胁自家腹部的这段“盲肠”。

不过这一次，织田信长改变了策略，他不再和第一次长岛征伐那样直接强攻门徒军据守的三角洲地带，他经过仔细分析，认为长岛的门徒军成分很复杂，但最有战斗力的，不是那帮狂热的信教农民，而是参与其中的伊势北部的地侍与土豪们。故而，信长选择自美浓大垣城集合出发，越过八风岭，进入伊势桑名郡扫荡当地小豪族的进军路线。

另外，织田信长也明白，长岛门徒手里的铁炮、粮食、盔甲，绝大部分都是自海路从纪伊河内那儿运过来的，所以便设计了水陆并进的方案：让次子北田具丰去伊势的大凑港，说服当地的豪商“山田三方”（是个商人自治联席会议），征集船只与水手，隔断长岛与海路的联系，并运送己方士兵，一起困死长岛城。

桑名郡的攻势进展颇为顺利，佐久间信盛、丹羽长秀、蜂屋赖隆、羽柴秀吉四将先攻陷桑名平原上锁钥“西别所”；柴田胜家与泷川一益这一路，也先后打破了坂井、深谷部等城塞，降服当地豪族片冈、近藤等。至十月八日织田信长亲率马廻，驻阵于东别所，北伊势豪族伊坂、萱生、赤堀、田边、千草、桑部、长深等土豪纷纷献出人质，表示不再掺和到长岛门徒队伍里去。最后，只剩下个中岛将监把守的白山城还在继续顽抗，信长也使用了自己的“金山众”，挖塌了白山城的城墙与工事，中岛见没办法，也只得竖起白旗降了。

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北伊势豪族扫荡战宣告成功结束，信长事先的战略目标达成，但这时伊势大凑那边却出了情况：

面对织田方要船要人的请求，山田三方先是默然不应，最后扛不住了，就阳奉阴违，把维护良好的船只与精壮男丁全部藏匿起来。闹得织田方只能雇用妇女和小孩往破船上搬运东西。

织田信长十分生气，砍了伊势大凑港一个名叫福岛亲子的主犯商人，“山田三方”才消停了，但这毕竟是事后了，因当时大凑征调任务的失败，导致织田军根本无法彻底包围长岛城。于是，二十五日织田信长宣布撤军，留泷川一益守矢田城镇抚当地，其余人马撤回大垣城。

撤退的时候，信长的心头早就有不祥的预感了，他这次出征北伊势，长岛的门徒居然半点反应都没有，这不“科学”啊，难道是……

没错，这帮门徒鬼精得很，他们知道在平旷之地正规对阵的话，肯定不是织



长岛一揆铁炮攻势下败走的织田军

田军的对手，所以门徒的战术，不是躲在工事里射铁炮，就是躲在山上搞奇袭。恰好，信长回大垣城的归途中有一处隘口，左边是高峻的多芸山，右边则是深渊裂谷，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横亘其间，而二十五日当天，无数本愿寺门徒就在多芸山上，静静地等着织田军来。

当织田军拥挤在小道上吃力前行时，门徒们愤怒地高喊着佛号，自密林与长草里杀出，其中更有许多来自甲贺、伊贺的惣村武装，这些人斗阵不行，但都是剽悍的山民，善用弓箭，把致命的箭矢一波波射向抱头鼠窜的织田军。不，应该是没办法“鼠窜”，因为一面是山，一面全是悬崖，很多人带着箭，挨个坠落深谷，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不过，织田军也不愧是百战精兵，他们很快占据了几个小制高点，保障主君信长迅速后撤，随后组织起铁炮队，准备和门徒军对射，但这时天降暴雨，铁炮都成了烧火棍子，门徒军在雨中如海潮般自山林里涌出，举着太刀、竹枪，在泥泞潮滑的地面上与织田军短兵相接。

无奈的织田信长，最后安排了必须牺牲的殿后军——以宿老林秀贞之子——林新次郎通政为殿后指挥官，在通道的隘口处，不惜一切代价，阻击住门徒军的追杀。

林通政，因善使一支长枪，人称“枪林”，被信长寄予极大的厚望，此刻是血染征袍，枪下亡魂无数。林通政属下还有名叫贺藤次郎左卫门的“与力”，则是一名善挽强弓的名手，自织田内战期间就威名远扬，此战也将靠近他的敌人依次冷静射倒，但殿后军的精强，也抵不住门徒们前仆后继的拼死攻势——最后，林通政以下数百人悉数战死，多芸山之战织田方依然是大败亏输。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个被当作棋子，负责殿后的，是越前众的统帅富田长繁，但富田长繁不愿意把命扔在这地儿，就又让部将毛屋猪介留下作战，毛屋猪介举着把大太刀，硬是和四面八方冲来的门徒军拼杀了几十个回合，全身而退。唉，可见越前这帮武者，有勇的有勇，有谋的有谋，若是之前能精诚团结在一起，未必会在与织田信长的对抗中落于下风。

在林通政战死后，赢得时间与通道的织田军，迎着一片大雨和昏蒙的暮色，惊恐不定地奔向大垣城，路中因为冻馁而死的杂兵、人夫不计其数，直到半夜信长才安全地抵达大垣城。

第二次长岛征伐，在账面上算，自然是信长惨败，但就战略角度来说，信长出阵的目的已经达到：北伊势善战的地侍们，几乎全都投降了织田方，归于泷川

一益的监管下，长岛愿证寺门徒的战力等于丧失一大半（只有这些地侍参战，门徒军才算有作战的能力），加上在第一次长岛征伐后，愿证寺的四代住持证意，在出巡安抚百姓时被潜藏的织田军败兵用铁炮射杀，继位的五代住持显忍只有十一岁大，而本愿寺派来的下间赖旦又属于外来户，故而长岛门徒已经陷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地步了，导致了直到来年织田信长第三次来攻前，中间将近一年的时间，门徒就窝在长岛消极无为，不攻城略地，不以攻代守，其在最后的悲惨结局，就在这第二次长岛征伐时注定。

越前的波乱

被长岛一揆再度击败的织田信长，心中的愤怒无可消除，于是决定要找个软柿子捏捏出气。恰好，河内国北部若江城的三好义继，这个昔日京畿霸主三好氏的继承人，其身边的重臣“若江三人众”池田教正、多罗尾右近与野间长前联合送来密信，说上总介大人，你都放逐将军了，但怎么还派王师来攻打我们若江城啊，害得我们现在卖主无路，十分的憋屈啊！

三好义继在继任家督时，三好本来的大本营四国被三好长庆的几个兄弟后裔给分了，自己在京畿一直当“三好三人众”和松永久秀的傀儡，后来好不容易与松永久秀一起投奔了上洛的织田信长，获得了河内北半部分的封地，在若江城当个小大名，准备过与世无争的太平日子。后来，织田信长还做主，让三好义继娶了足利义昭的妹妹，这在当时属于信长巩固权势、联络伞下大名情感的权宜之计，但到了义昭与信长反目后，三好义继的地位就很尴尬了。

疏不间亲啊，加上三好义继又是个老实孩子，就诚心实意地跟着大舅子加入了信长包围网，在摄津、河内一带捣捣小乱，后来足利义昭被放逐，又在若江城收留了他。

于是乎，“若江三人众”不干了，既然主君早晚得灭亡，我们就必须在他灭亡前，把自己卖个好价钱——这所谓的重臣仨，整天思考的不是尽心竭力地辅助主君，想的全是这些东西。

十一月，织田信长以三好义继庇护足利义昭为借口，派大将佐久间信盛逼近若江城。此前，本能感到危险的足利义昭（这位和信长斗了几年，智商情商都磨炼出来了），带着几名近随，逃去了堺，但三好义继还浑然不觉，傻乎乎地待在

若江城等着被人卖。

结果，佐久间信盛的大军刚到，“若江三人众”就欢欣鼓舞，就把若江城的大门给打开了，还顺手把义继的近臣金山骏河守给杀害了（因为事先义继稍稍察觉了这三人的阴谋，准备重用金山骏河守来削弱这三人的权），佐久间的军队一拥而入，三好义继挥刀杀害妻子与儿子后，对着自己的肚子来了个“十字文切”，年仅二十五岁，京畿三好霸权至此烟消云散。

还有位占据大和国的造反户松永久秀，这时也大开城门，再次对信长表示恭顺，当时的信长也无心与松永过度纠缠——反正你再反，我扶植下你的死敌筒井，就能把你困死了，信长便接受了松永久秀的再度投降。

消灭了三好义继后，织田信长决定暂时消停一下，在岐阜城举办盛大的宴会，来迎接新年。是的，前几年一直在包围网里疲于奔命，现在终于松了口气，可以一步步向敌人算账了，信长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天正二年（1574年）一月一日晚，当前来祝贺的外样大名纷纷退席后，信长又在岐阜城内间继续召开宴会，款待亲近的马廻众，这时骇人的景象出现了，信长突然说要上一道“举世无双”的菜肴，下人立刻端上一个白木台，马廻们定眼一看，才看到这所谓的菜肴，居然是被漆金的三颗骷髅头，“这是仇敌朝仓义景、浅井父子三人的脑袋。”信长脸上带着愉悦满足的表情，说道。

关于这段史料，历史界有过不小的争论，首先是真实性，笔者觉得此段是白纸黑字，出自战国时代一级史料《信长公记》的“薄浓”章节（“薄浓”就是漆金的意思，“薄”通“箔”），应该不会有假。其次，剩下的焦点就集中在信长此举的含义上，有史学家认为，这种行为谈不上残暴，似乎是和当时人的宗教观念有关，比如游牧民族也会把落败的敌人的头盖骨涂成金色，当作饮酒的器皿云云。

不过，当时已经是16世纪晚期了，另外，你织田信长也并非游牧民族，这种行为，就连后世为信长火烧比叡山辩护的儒学者新井白石都感到愤怒：“此人天性残忍，以诈力得志，最后报应加于其身，可谓不爽，谈何无辜。”

再结合信长这段时间所干的另外一些事，就能看出来，之前那位用火绳枪狙击过他的杉谷善住坊，在六角家落败后藏匿在近江高岛，后被矶野员昌搜出交给信长。信长命人把这位刺客埋在当街大道的土里，只露出一个脑袋，让侧近菅屋长赖、岩井祝重用竹锯慢慢割，边割边拷问，割了好几天才断气。这是一种在复

仇心驱使下过激的报复行为，不能不说，仇恨在带给织田信长巨大力量的同时，也腐蚀了他的心灵，让他变得扭曲、残虐。

看着白木台上三颗金灿灿的仇敌脑袋，信长喝着酒，听着谣曲，真是开心极了。但他残存的敌人，也都有在新年里向他“祝贺”的意思，重大的消息自越前传来：正月十九日，织田信长事前委任的越前国守护代桂田长俊（前波吉继），死于“国众一揆”的刀下，而煽动一揆的，恰好就是当初的另外一位带路党——富田长繁。

最初，这是一场带路党间的死斗。

桂田长俊在被任命为越前守护代后，个人的权势达到了顶点，但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就是真的把自己的“守护代”头衔当实权使了，而忘记了信长走后的越前国，其实是个强豪林立的世界：龙门寺城主富田长繁、鸟羽野城主鱼住景固、安居城主朝仓景健（此时改名为安居景健）、大野郡司土桥信镜，不是朝仓旧臣就是同族，遑论在朝仓统治期间就密密麻麻的“牛皮癣”国众了。

至于织田信长的直属势力，只有安排在府中朝仓馆三名尾张的家臣——木下佑久、津田元嘉、三泽秀次（这似乎是最早的“府中三人众”），要人脉没人脉，要士兵没士兵，只能作为一个“势力存在”的标志罢了。

所以，桂田长俊狐假虎威，那也得你背后真的有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才行啊，否则你上蹿下跳的，真当这帮豺狼嘴里的獠牙是瓷的？连《信长公记》里都评价这位“自恃地位，妄自尊大，对待同僚下属极其无礼”。最早和桂田长俊犯冲的，是富田长繁，长俊早就想除掉这位，把越前府中与一乘谷两处势力统一在自己手里，于是多次向岐阜的信长打报告，说什么“主君您对富田长繁部下毛屋猪介等人的知行奖赏太过了（毛屋猪介在之前的第二次长岛征伐里，担任殿后任务，表现出色）”，要不就是“富田长繁一帮人，久住府中，实对我织田家无益”，富田长繁得知了这些小报告后是愤恨不已，自此也就有了杀桂田全族的心。

富田长繁根本不愁没有盟友，也不屑于以打小报告的形式来做事——桂田长俊的狂妄，可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当时整个越前的国众与百姓都对长俊的暴虐苛政咬牙不已。就在天正元年（1573年）的年底，富田长繁即以宝元寺为秘密据点，整日整夜串联对桂田长俊不满的国众与惣村，准备在时机成熟后打下一乘谷城，干掉桂田长俊。

这时一乘谷城里的桂田长俊得了病，眼睛瞎了，而且眼盲心也盲，对外界动向根本不知，还在夜以继日地往岐阜写小报告。到了天正二年（1574年）正月十八日时，春雷一声响，在吉田郡志比庄，以富田长繁为总帅的越前一揆爆发，坂井郡、足羽郡百姓地侍蜂起响应，一日内就聚集了三万三千人（足见桂田长俊平日的作为），自南北两个方向猛烈攻打一乘谷城。而朝仓旧臣一族，如鱼住景固、土桥信镜等，也都一向不满桂田长俊，此时乐得看个热闹，全都按兵不动，坐视长俊遭难。

打了一天，一乘谷城就在富田长繁部下毛屋猪介的奋勇战斗下陷落了，桂田长俊全族往三万谷方向逃逸，结果在当地被土豪杀得一干二净，恰如《朝仓记》所言，遭到了“神罚报应”。

随后，到了二十一日，富田长繁唆使一揆，自四面攻击府中城，要将织田家臣木下、津田和三泽一并杀死。这三位看着馆外的数万一揆大军，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多亏安居景健跑来劝富田：“你仇人只有桂田长俊一人，现在他已伏诛，何苦多树敌人与岐阜为敌呢？”富田长繁心想也是，暂时也不好和信长彻底翻脸，就网开一面，把这三人从越前驱逐回了岐阜。

看到木下等三人衣不遮体地跑回来，岐阜的织田信长也想领着大军重新平定越前，但这时其他地方告警了：那个继承武田家督的诹访胜赖，在二十七日突然率着大军出现在东美浓国境上，对岐阜虎视眈眈。

诹访胜赖，这时走的不是他父亲的老路，而是直接剑指美浓东部的屏障“远山七家”的地盘，这就让信长坐不住了：要是让我的养女婿冲破了障塞，杀到岐阜城下来，那还了得？越前的事儿就暂时放一放，二月一日织田信长、信忠父子动员了浓、尾两国子弟，疾驱东美浓的御嵩山，与胜赖铆了起来。

按理说，这会儿正是富田长繁稳定局面夺取越前的最好机会，但好好一盘棋，让他自己给下臭了，他也步了桂田长俊的覆辙，煽动了一揆后，以为天下尽在自己掌握之中，不采取温和团结的办法，而用了激进暴力的手段，把鸟羽野城主鱼住景固全家喊到龙门寺来赴宴，在宴席上摔杯为号，把鱼住一族也全杀了。

这下，如土桥信镜、安居景健等，就对富田长繁产生了警惕与不满，越前国众一揆的前景陷入了困局。急了眼的富田长繁迭出昏招，本来他成事的基石，是越前对桂田长俊统治不满的地侍和百姓，本来富田长繁为了收买人心，也出台了一揽子政策，如“禁止收取栋别钱”、“允许百姓直诉”等，但他又准备把弟弟送到

岐阜城去，想从信长那儿讨来使用“朱印状”的权力来维系对越前的统治。

结果，这个举动激起了一揆众的巨大不满，他们只知道死鬼桂田长俊在挺尸前也是岐阜的代理人，难道你富田现在也要投靠岐阜，继续坐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让我们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以此为界限，越前一揆的态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统帅富田长繁遭到了孤立，国众领主开始观望，而下层民众开始走向激进化。

最后，把越前一揆从激进化带向暴走化的，正是日本中世最大的宗教暴力组织——净土真宗本愿寺。

自从本愿寺显如在野田福岛之战里与织田信长翻脸后，便在近江、长岛、北陆各地空降坊官，“指导”当地门徒的斗争。在北陆诸国里，以加贺的门徒一揆势力最为庞大，此国自从旧守护富樫氏被门徒给灭掉后，就再也没有哪位敢来当守护了，成为延续八十年的“一揆所持之国”。本愿寺门徒在犀川与浅野川的交会点，盖了座比吉崎御坊还壮观的“御山御坊”，周围都用石垣包裹着，并以此为据点，以松冈寺、光教寺、本泉寺的住持、坊官为核心组织，要把整个北陆都“本愿寺化”，积极向四邻如越前、能登、越中输出暴力思想，各位大名是怕得要死。

前文提到，在元龟三年（1572年）武田信玄西上作战时，曾联络越中的椎名康胤与御山御坊的僧官杉浦玄任，组织起席卷越中的门徒一揆，与上杉谦信为难。几万门徒军疯狂攻击上杉军在越中的各个据点，谦信在越中方面



越前一向一揆示意图

的大将河田长亲、山本寺定长等根本抵御不了，丢城失地，眼看越中国也要变成本愿寺的自留地了，还是上杉谦信奋发神威，于当年八月十日亲自领着一万精锐越后子弟，抵达新庄城，与门徒军对峙。据说谦信在给家臣写信时，还特地提醒作战时“一定要留意门徒的大批铁炮攒射”，足见这帮暴力和尚装备是何等了得。

九月初，秋雨猛降数日，门徒引以自豪的铁炮的火绳全部受潮，便在杉浦玄任的主张下急速往西后撤，上杉谦信抓住这个时机，令部下涉水踩泥强行追击，在神通川大堤口岸的尻垂坂，捕捉到了门徒一揆的主力，并以轮番突击的战术，粉碎了门徒的抵抗，一揆方败绩，战死门徒的鲜血漂满了整个神通川。随后，乘胜而进的上杉军，重新收复了越中大部分领地，神保、椎名重新降服，这便是“尻垂坂合战”。此战后，上杉谦信不但安定了越中的形势，还打通了前往北陆能登、加贺的道路，为接下来他的上洛作战做了铺垫。

越中惨败了，但加贺的坊官们还不愿意消停，他们认为在北陆传统大名朝仓灭亡了，田山快要倒闭了，正是掀起暴动新高潮的大好时机，怎能因为一面失败就灰心丧气呢？恰好，富田长繁在越前闹的一揆，给他们提供了渗入进去的绝佳机遇。

负责这事儿的，是一名来自石山御坊的“青侍”（下级武士），叫七里赖周，得到了显如上人的垂青，来到加贺指导工作，得名“加州大将”。七里赖周的能力也确实不俗，他携杉浦玄任一起，与越前方面的门徒坊官下间赖照合力，开始策动越前一揆，向门徒军转化，其速度令人咋舌：到了二月十三日，越前、加贺的门徒开始起事，人数共有十四万之多！他们先攻陷了府中的片山馆与土佐守馆，杀死了富田长繁的两名最得力部下——增井甚内助和毛屋猪介，并开始攻击富田长繁本人！

至此，越前的形势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逆转。

第五章　长篠雄风

胜赖的野望

虽说越前的门徒一揆一下子膨胀到十四万之多，但与九头龙川之战时一样，吃饭的人多，打仗的人少，大部分都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和妇孺，所以富田长繁并没有特别惧怕，反倒主动领着七百亲兵武者，对一揆众发动冲击。先是在帆山河原击败了前来的三万门徒（七百破三万），直追败兵数里，斩得两三千颗首级，取得大捷，到了二月十七日，富田长繁又以“永远加封三千石”的恩赏，联络了净土真宗里的“异端”——专修寺高田派，动员了六千人，合兵往北突袭，准备夺取北之庄为据点，以图长远。

得知富田长繁动向的七里赖周，急忙动员了五万门徒，跑到北之庄，堵截富田军，结果双方在北之庄城外的浅水处猛烈交战，富田长繁身先士卒，领着骑马武者反复突击门徒军，奇迹再度发生：五万本愿寺门徒打不过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富田长繁，又一次溃散。

最后，败事的还是富田长繁自己，这位在得胜后情商又开始“自燃”，跑去攻击了安居景健与朝仓景胤位于长泉寺的兵砦，这下把原本打酱油的两人推向了敌对方。到了十八日早晨，富田长繁不顾本军的疲劳，再次下令强袭长泉寺，要砍下朝仓景胤的脑袋，结果富田军铁炮队长小林吉隆下令齐射，但射击目标不是长泉寺，而是立在阵头的己方大将——富田长繁……

被打死的富田长繁首级被部下割下，献给了杉浦玄任。

富田长繁死后，越前再也没有能抵御门徒暴走的势力了，于是门徒们疯狂地攻击对立方的城堡，很快整个越前化为了狂欢的血色海洋。

这时，不想管也管不了越前的织田信长，只是命令羽柴秀吉、丹羽长秀等将节制若狭众，堵住一揆向己方地盘蔓延的口子而已，他明白，当前的心腹之患是甲斐的山猴子与伊势长岛的门徒军。

特别是武田胜赖这家伙，因为刚刚继任了家督，异常积极地要一战立威，天正二年（1574年）刚新年就跑到东美浓地界上耀武扬威，被击退后。到了该年五月，胜赖又集结了两万五千大军，扑向远江东部德川最重要的据点——高天神城。

本来，信玄在西上时，曾攻陷过二俣城，下一步就准备打下高天神城，彻底困死滨松的，于是派遣了山县昌景、内藤昌丰去攻打，结果死伤颇多，愣是没打下来。随后，信玄壮志未酬身先死，他这一死，原本奄奄一息的德川家康立即着手反攻，策反了“山家三方众”的奥平氏，夺回了北三河的要害长篠城，重新关上了三河与信浓间的大门。

所以，这时武田胜赖前来攻打高天神城，就是要占领远江东部，继续打通西上的道路，并寻机与德川家康再决战一次，彻底把他的脊梁骨打断。但就是面对比自己还小三岁的胜赖，德川家康居然还不敢出来作战，只会窝在滨松向岐阜的织田信长打求救报告。

得到德川告急文书的织田信长，当时正在领着众将参拜贺茂神社，直到五月底才磨磨蹭蹭地回到岐阜城，集结人马赶赴三河，驰援德川家。察觉敌方策略的武田胜赖，急令部下猛攻高天神城，不过高天神城守军有两千多人不说，而且全城为依据山势筑就，实际分为两大部分：本丸位于东部的高峰山谷间，二丸也叫西之丸，位于西部的林谷间，中间有面狭长的山坡作为连接，两丸是并列式的连郭样式。

武田军最初攻打的是本丸，大概想搞个猛虎掏心，但高天神城的本丸在层层高坡之上，不光有栅栏土垒防护，还有横切的壕沟阻隔，打了很长时间也没取得进展。

“难道父亲打不下的城堡，我胜赖也注定无法取得？不，我不能存活在伟大父亲的阴影下，我要超越他，带领武田家，真正走向霸主的宝座。”不甘心的胜赖，带着几名亲随巡察起高天神城的态势来，希望找到新的突破口。结果这时，他对高天神城的西之丸产生了兴趣：西之丸由一处叫“堂尾曲轮”的屯兵点提供卫护，处于密林与山顶湖间，还有一面叫马场坪的平缓斜坡，恰好给奇袭提供了

便利。

武田胜赖迅速调整了重点，把筹码全部押在了对堂尾曲轮的猛攻上，此举果然收得奇效，武田军一举攻取西之丸，并继续扑向“井户曲轮”（位于高天神城的东峰与西峰间，是全城的水源所在地），守将小笠原氏助觉得再守下去异常吃力，加上武田军威名犹在，主君家康援兵遥遥无期，便在六月十八日出降。

这时，织田信长已于六月十四日于岐阜出马，十七日抵达了东三河的吉田城，不过胜赖好不给他面子，第二天就把高天神城纳入囊中。

唉，此时再和刚刚取胜士气高扬的胜赖决战，似乎胜算不大，织田信长只能饮恨与家康道别，说此战空费粮秣，甚为遗憾。德川家康苦笑着，回答说当然不能让老兄你白跑一趟，他下令，装整整两皮袋的黄金，用马驮着，送给信长权当辛苦费。满意的织田信长，在二十一日慢悠悠地返回了岐阜城。

另外一面，攻下了连父亲生前都没拿下的坚城高天神城，实实在在地让武田胜赖扬眉吐气了一番，他乘机加强了对家臣的统治权，巩固了威信与权力。但名言也说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继续秉承父亲“以战养战”，不顾负担，盲目扩大地盘的穷兵黩武政策的他，殊不知时局与力量对比已然发生变化，再取得十座高天神城，带来的也只是“消化不良”的后果，而仅仅一次惨败，却能让整个武田的支配体系崩盘。

暂时对武田胜赖兵锋采取避让的织田信长，却在回岐阜城后仅仅两天就亲自驻阵津岛，颁布了“歼灭长岛贼徒”的总动员令，要求全织田领域的士卒、军粮、器械必须在半个月内齐集完毕，最后除了明智光秀（镇抚京畿）、羽柴秀吉（监视越前）两将，其余诸将齐集津岛，织田军的总人数达到了八万之多，而后滚滚压向长岛，是为“第三次长岛征伐”。

长岛的最终时刻，来临了。

长岛末日

此战，已无后顾之忧的织田信长，决定采用“铁壁合围，总体决战”的策略：

长岛以东的市江口，由信长嫡长子织田信忠为总大将，遏制长野信包、织田秀成、织田长利、筑田广正、森长可、池田恒兴等将领；

长岛以西的贺鸟口，由柴田胜家挂帅，下属佐久间信盛、蜂屋赖隆、稻叶良通；

长岛正中间的早尾口，由织田信长领马廻众亲自压阵，下有羽柴秀长（秀吉之弟）、丹羽长秀、安藤守就、氏家直通、不破光治、佐佐成政、前田利家、中条家忠、河尻秀隆、织田信广等诸将。

此外，此次织田大军的阵营里有一支水师，单独自入海口封锁了长岛的后路，主力正是为信长所揽的志摩海贼九鬼嘉隆。

如此，长岛连一只鸟儿都飞不出去了。

七月十四日，自陆路而来的三方织田军同时发动了挤压作战，贺鸟口的柴田胜家一马当先，指挥骑马队涉过河川，对对岸在松之木砦立栅固守的门徒军发起突击，门徒军在割瓶柴田的马队前被一驱而散；早尾口方向，丹羽长秀、羽柴秀长为先锋，一路攻陷了小木江城，逼近了篠桥砦，门徒军自押付砦、殿名砦乘小舟来逆袭，结果全被丹羽长秀的部众压制到堤坝下的河水里，被杀死的尸体填满了木曾川；随后丹羽长秀与市江口的织田信忠部会合，横扫门徒的海老江、前洲、加路户等兵砦，一直杀到了五明山才停下脚步。

日暮后，织田军焚烧门徒兵砦的火焰照亮了整个长岛的夜空，并从长草里搜捕幸存的门徒，就地斩首处决，到处都是门徒临死前的哀叫，或决死一搏的呐喊。

到了翌日，门徒军惊恐地看到，在长岛的入海口处，出现了打着七曜旗的巨大安宅船队，由九鬼嘉隆、泷川一益、水野信元带领，船上满载着自热田、蟹江、荒子、大高、大野、野间、内海、桑名等地动员来的士卒；还有林立着各色旗帜的团船（船体为正方形，适合运输），由北田具丰、林秀贞带领，满载着自坂奈井、田丸、鸟屋尾、大东、小作、垂水等地动员的士卒。据《信长公记》所言，织田家压向长岛的水师，“旗帜并立如林，船队如绮罗烟霞”，惊骇的长岛门徒乘着小船，载着老弱妻子，自周边的兵砦纷纷向长岛城、愿证寺逃跑，然而九鬼海贼和织田家的船队把入海口的水陆道路全部堵塞，并在船上用铁炮、大筒肆意轰击，门徒船只的残骸与染血的尸体一度让海水无法流动。

打了两天，长岛外围的据点兵砦不是被攻陷就是被放弃，门徒军全面收缩，固守在长岛、屋长岛、篠桥、中江、大鸟居五座较大的城寨里，其实此时胜负已定，但织田信长并没有放下刀枪的意思，而是严令柴田胜家部取大鸟居，织田信忠部取篠桥，九鬼水师横入长岛岛屿之间，阻绝门徒军的相互联系。

大鸟居城下，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等军竖起了大筒，对城中猛烈轰击，至月底大鸟居内的门徒粮弹尽绝，乞求投降，信长的答复是“坚决不接受”。至八

月二日夜，织田军冲入了大鸟居，但其时已经没有反抗了：一千余名门徒，无论男女老少，已几乎完全饿死，残存一口气的也全部惨死在织田军的屠刀下。

另外一面的篠桥，在织田信忠部铁炮和大筒的昼夜轰击下，是“塀橹全崩”，门徒或是被打死，或是被活活饿死，但还是奋勇抵抗到了八月十二日才向信长请求让城离去。出乎意料的是，信长这次居然许可了，于是数千门徒乘着小船向长岛城退去。

河岸上，看着篠桥门徒的离去，信长的嘴角出现一丝狞笑：“放的人越多，长岛城就陷落得更快！”果然，接纳了篠桥门徒的长岛城，在织田军水陆双面围困下，粮食消耗得更加飞速，这其后的整整一个半月，长岛的战斗沉寂了下来，门徒们在城塞的栅栏后“享受”到的，是静静地“饿死”的结局。



织田信长

越来越多的人瘦得脱形，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不声不响倒下来死了，有的则睁着凸出的眼珠羡慕地看着天空上掠过的飞鸟，慢慢地在煎熬里死去。死去的人又渐渐堆成了小山，在初秋的骄阳下散发出浓烈的“灭世”的气味。



洋人画的素描版织田信长

而坐在唐伞下观看这一切的织田信长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意，按《信长公记》所描述：“数年门徒横暴之仇，得以雪晴”。九月二十五日，长岛城乞求投降，条件是保障门徒的性命，让他们乘舟离开。

大概是信长之前对篠桥网开一面，让长岛门徒还抱有一丝“幻想”吧！二十九日，信长答复：“许可投降。”二十九日，幸存的门徒男男女女坐船自长岛城水门而出，脸上带着终于能得以生还的喜悦，在两岸旗帜如云的织田军士卒的注视下，缓缓前行。

“下令全军，铁炮射击，斩尽杀绝。”红色唐伞下，身着南蛮甲的信长站起身子，面无表情地用手里的军扇下达了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命令。

铁炮队的轰鸣骤然响起，铅弹倾斜交织而下，门徒的哀号声与怒骂声随着枪声也冲天而起，愿证寺显忍和本愿寺坊官下间赖旦当即身亡。但因受到信长欺骗与残杀的其余门徒，由半饿死的状态彻底化为了厉鬼，他们不管男女，全身赤裸着，扭动着骨瘦如柴的身躯，举着竹枪、短刀，跳下船踩着深水，没有叫喊与口号，只是瞪着饿殍般恐怖的眼睛朝岸上的织田军杀来。



南蛮甲

此刻，这些人已经被神佛上天抛弃了，他们所剩下的，只有人在绝境下迸发出的决死反抗的意志，这种意志让屠杀方的织田军也感到了万分的惊恐：

织田信长庶兄织田信广指挥铁炮队射击时，被涌上河岸的门徒乱刀砍死；

织田信长表兄织田秀成，被一名年轻的门徒用铁炮射杀；

织田秀成的妹婿一门众佐治信方，被杀死……

待到长岛门徒的反扑结束后清点损失时，织田军才发现，己方居然战死了八百到一千人，其中大部分还都是信长属下精锐的马廻！本来准备在屠杀中得到满足的织田信长，反倒更加怒不可遏，下令用栅栏将残余的长岛、中江两座城寨围起来，填上干草浇上火油纵火焚烧：约两万名门徒全被活活烧死。

不屈不挠抗争了数年的长岛一向一揆，在这种野蛮的杀戮面前，失败了。

据战后驻留长岛清扫的前野长康所称，光是他之所见，“岛内数千男女信徒尸骸，铺散如碎瓦”。

归去岐阜前，织田信长下令彻底夷平长岛各处的城寨，领地归泷川一益所有，并下达了长岛、桑名行政区域归一的命令，免除当地百姓一年的徭役。《武功夜话》里称，桑名当地百姓“无不欢欣感恩”，但笔者很好奇，这些欢欣鼓舞的“百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显然不是化为屠宰场的长岛冒出来的，要知道，

直到现在长岛町的百姓也就一万多人。”

胜赖出军

屠灭长岛后，织田信长为了准备与越前门徒、武田胜赖不久后的决战，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治政方面，他颁布了“诸国道路整备”的朱印状，专门命坂井文介、高野藤藏、篠冈八右卫门、山口太郎兵卫四名专业人士为奉行，督促施工的进度。最后，织田方统治下的诸国，河川全都架上了舟桥，难行之处开辟了新道，道路统一规定为三间半（约4.5米）宽，两边种植树木，并责令周围百姓定时清扫灰尘，废除道路上的各个关所，加快军队与商贸的流通速度。



朱印状

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织田方的军队兵强马壮，驰援进击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信长只要屯扎重兵集团于岐阜城下，就能在日本的中核部位，指哪儿打哪儿。但另外一面，甲斐的武田胜赖却在天正三年（1575年）三月底，急不可耐地对北三河的长篠城发起攻击。

现在，很多史料对胜赖的出兵都持一种坚决否定的态度，无外乎就是胜赖“空有蛮勇”，居然在农忙时节出兵，结果只动员了一万五千人上下，在对决前就落了下风。

不过从整体战局来思量，似乎胜赖也是有他的苦衷与谋划的。进入天正年来，原先声势浩大的织田包围网已然瓦解了，朝仓、浅井、三好身死国灭，足利义昭遭到放逐，长岛被屠戮一空，织田信长则大有蒸蒸日上之势。如果此刻胜赖消极下来，那不就是被动等着织田信长打上门来吗？再者，信长这个男子，等他主动来找你麻烦时，按照常规，他的实力可能早已凌驾在你之上数倍了，你只有被碾压的结局。

所以，也只能主动出击了，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打压住信长的势头，没办法，这是父亲遗留下来的道路，四郎胜赖也只能咬着牙走下去。但胜赖出击的目标看

起来很奇怪，他本在去年成功打下了远江东部的高天神城，名噪一时，此时完全可以以高天神城为前进基地，沿着平坦的东海道进军，但为什么要走险峻的伊那道，跑到北三河的长篠城来呢？

分析一下，胜赖的动机似乎不难理解，他父亲在消化甲斐与信浓时，构筑了便于军队行进的“棒道”，但在甲斐—骏河—远江这条线上，也就是东海道这条线，武田却因为缺乏资金，抑或是对新征服领地的消化速度没赶上，总之道路状态很差劲，导致补给线拉得很长，就拿高天神城而言，胜赖得到此处，光是得到了名声罢了，他派驻进去的足轻大将横田尹松部，每月每年的吃粮，都要骏河、甲斐周转运送，负担十分沉重。时间长了，国众就怨声载道起来，所以自这条道路发起远征，以武田当时的国力是吃不消的。

故而，胜赖选择走伊那道打长篠城，很可能原本的策略就是进行一场短促战斗，打下目标后，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很可能就和高天神城之战后一样，放弃与他决战。这样，武田胜赖既能重新打开通往三河的大门，又能赢得喘息时间，缓缓恢复国力，与信长长久对峙下去。

不过，胜赖的如意算盘是建立在“长篠城坚持不了很长时间”这个假设前提上的。

单就战前的态势来看，胜赖的假设九成是能实现的，因为小小的长篠城守军不过五百人，而武田军的动员数虽然受到了农忙春耕的影响，但毕竟还有一万五千人。

三十比一，还怕拿不下来吗？

正是抱着这种想法，胜赖出军了。

不过这次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了。之前说过，在西上作战时，山县昌景别动队杀入北三河，曾降服了此地的“山家三方众”。但信玄死后，三方众之一的作手城领主奥平贞能、贞昌父子及时认清了天下大势，便领着一族郎党重新归顺了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自己也乘着信玄之死，第一个派出军队奋力攻打营沼氏所在的长篠城，没别的原因，因为此城扼守三河的咽喉之处，实在太重要了，家康可不想让之前山县昌景纵横北三河的噩梦重演。

打下了长篠城后，家康又玩命地翻修扩建，并在最重要的城西的曲轮“弹正曲轮”修筑了牢固的石垣，使其成为夹恃丰川、宇连川，控制设乐原的要害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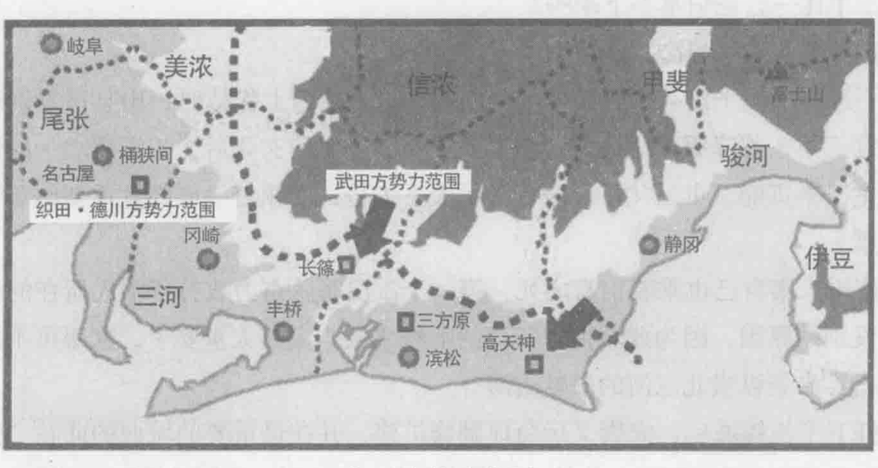
然后，德川家康就命之前归降的奥平贞昌带着五百城兵进入了城中固守。奥平，本来也是“山家三方众”之一，在大名的眼中，应该是属“墙头草两边倒”的级别，长篠城这么要紧的地方，家康怎么也得找个亲信的“旗本先手役”，如本多忠胜、神原康政等来镇守，怎么又找了个奥平贞昌来，他不怕之前的情景重演吗？

其实仔细一看就恍然大悟了。奥平父子投降的时机好啊！信玄在元亀四年（1573年）四月死去时，当时采取的手段是秘不发丧，闹得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还提心吊胆的，结果六月奥平父子来降时，给他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武田信玄确实已死。

织田信长那个开心啊，他也明白，笼络奥平这样的土著武士也是很重要的，便和家康商议好了：“竹千代啊，你和你妻子濑名有个女儿叫亀姫的，就嫁给奥平贞能的儿子贞昌吧。”

这样，德川家康遂与奥平家结亲，把女儿亀姫嫁给了奥平贞昌，而后又让同族的本多重纯娶了奥平贞能的女儿，这样奥平成了德川的“同门”，一下子飞黄腾达起来，但得知奥平被策反消息的武田胜赖，一个大怒，把奥平家的三名人质全部处死，自此武田与奥平只剩下了仇敌关系。这样，士气有姻亲关系和仇雠关系的双重加成，再加上入长篠城的五百士卒都是奥平的亲族、郎党，面对胜赖的大军个个眼睛都要冒出血来，都表示要战斗到最后一息。

五月八日，武田胜赖开始正式攻城，长篠城奋勇抵御，激烈的攻防战持续多日，城中虽然士卒只有五百，但铁炮和大筒却足有两百，弹丸如雨。胜赖命金山



武田胜赖攻势图

众挖掘地道，但长篠城周围都是山谷河川，土质潮湿松软，地道战术无功而返。到了十三日，武田军施放火箭，把城北侧的粮仓付之一炬，这下城兵傻眼了，拼死抵抗是简单的，但连肚子都吃不饱还谈何抵抗的能力呢？这是客观规律，违背不了的。



长篠合战双方进军图

这样，奥平贞昌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主君家康与织田的援军上了，他没有丝毫投降的意思，因为他明白胜赖是不会放过奥平全族的。其实就在粮仓被烧的当日，得闻胜赖动向的织田信长，便与其子信忠精选了三万士卒，携带了千余挺铁炮（《信长公记》里的数据），急速赶赴长篠。之前的诸国道路整备此时发挥神效，仅用一天时间，织田大军就抵达了西三河的冈崎城，在此处与八千德川军会合，准备在次日移阵牛洼，北上与武田胜赖决战。

但这时，被武田大军围困十重的长篠城可不知道织田信长的来援，粮食被烧没了，当务之急是想个办法来稳定人心等增援。这时，有两个杂兵足轻勇敢地站出来了，一个名叫鸟居强右卫门，一个名叫铃木金七郎，说愿意冒死突出城去向冈崎城求援。

奥平贞昌眼含热泪，说一切都拜托了，如果你俩能够生还，世世代代都是我家的功臣，有我奥平一碗饭吃，也就饿不到你们的子孙后代。一番准备后，乘着夜色，两人就自城中的下水门，潜水从城堀里脱出，为防止被同时抓捕，导致消息传不出去，两人是分隔了一段时间再先后行动的，鸟居在前，铃木在后。

所幸的是，这两人都成功出去了，并在十五日清晨，于长篠城外的雁峰山点燃了篝火，见到此信号的城兵纷纷以手加额，终于有等来援兵的希望了，然后吃糠吃木屑，继续决死抵抗胜赖的攻城。

城下的武田胜赖感到了一丝慌张，怎么回事？之前他攻打高天神城时，里面可是有足足两千守军，他只是夺取了西之丸，守军就受不了投降了，这个小小的

长篠城，明明连粮仓都被烧了，怎么还在坚持呢？而且，织田信长亲率大军来援的消息，胜赖与武田众将也有所耳闻：这代表武田家三代精华的一万五千人，被钉死在长篠城下，被动接受和兵力占据优势的织德联军（当时已经接近四万人）决战，现在看来，是否有及时撤军的必要？

围绕着这个议题，据说当时武田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执，《甲阳军鉴》是这样描述的，以长坂光坚、迹部胜资为首的胜赖的“近臣派”坚决主张攻陷长篠城，并不惜与织田信长决战；而以山县昌景、马场信春、内藤昌丰、原昌胤、土屋昌次等谱代宿臣，则主张尽快撤离，避免被动决战。

《甲阳军鉴》的观点是长坂、迹部这些“奸臣”误国，挑唆没头脑的胜赖排挤了宿臣的正确主张，最终导致了长篠合战的惨败。

这种逻辑似乎有些滑稽，历来有种言论，为方便下结论，就把当时武田家内部划分个阵营出来，长坂、迹部这些叫“信浓派”，而山县、马场这些叫“甲斐派”，把长篠合战前的争议，用地缘不同的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来解释，其实是完全错误的——长坂、迹部那可是标标准准的老资格甲斐出身，其中迹部家族以前还一直就任甲斐的守护代，这两家成为谱代的时间比马场、内藤等人要早多了，人家只是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担任了信浓豪族的“取次”罢了，不知怎么的，就被划分为“信浓派”了，这种人为的粗暴划分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说实在点，也就是长坂光坚、迹部胜资都是胜赖的近臣，考虑问题的立场更加倾向于胜赖本人，他们知道，四郎从一开始接过家督的位子，家中的非议与责难就持续不断，前面的高天神城打得很好，这种声音就平息了不少，如果再打下长篠城来，那么四郎就能超越他的父亲，带领武田走向兴盛了。

毕竟这两位是胜赖的臣子，又不是信长派来的卧底，谁没事儿想把武田家往死里整着玩啊？

其实，当时胜赖还是投机的心理占据了上风，他也真的不想和信长决战，大家也都是刀光剑影里拼杀出来的，智商都在及格线以上，谁会相信在正规决战里一万五千人打败四万人的神话？不过，这次织田信长来得太迅速了，如果武田军贸然放弃攻打长篠城，再从崎岖难行的伊那道返回，这种敌前撤退的行为实在太过危险，难免会遭到追击而造成惨烈的损失。难以下“壮士断腕”决心的胜赖，最终寄希望于尽快打下长篠城，然后像上次高天神城那样，信长与家康见城落局势已定，再次把援军撤回。

所以，在这个当口儿，奥平贞昌的长篠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才是问题的关键。

而这个决定双方势力命运的关键，就聚焦在鸟居强右卫门、铃木金七郎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杂兵身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充满戏剧化的色彩。

这时候，鸟居与铃木已经抵达了冈崎城一带，将长篠城奥平贞昌的书信交付给了信长与家康，织田信长当即决定全速驰援长篠城，然后铃木留在了冈崎，而鸟居则受命再跑一次——潜回长篠城，把援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奥平贞昌，叫他不管使用什么办法务必再坚守一到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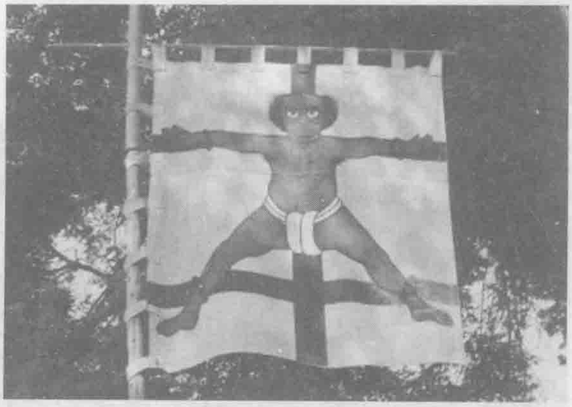
设乐原布阵

不幸的是，鸟居强右卫门在长篠城西岸的海西村被加强警戒的武田军士兵抓捕（雁峰山的篝火他们也看到了，知道城里有人脱出）住了，胜赖亲自接见了他，许诺高封厚赏，要求只要一个：你鸟居强右卫门站在长篠城下，对着城兵喊一句“援军不会来了”就行了。

可见，这时胜赖确确实实是把希望寄托在长篠城尽快投降上的。随后，武田军的几名武者押着鸟居来到城下，望着城头站着的数百名同袍，鸟居强右卫门猛地把一名武田武者推翻在地，用尽力气引颈高呼：“不过两三日，织田殿下与主君的大军便会来到，大家再辛苦一把！”

城中立刻欢声如雷，气急败坏的胜赖让属下把鸟居强右卫门捆在十字架上，用长枪活活刺死（磔刑），谁知目睹鸟居忠烈之死，让长篠城兵更同仇敌忾——看来，长篠城就算是全部饿死，也不会开城投降了。

武田胜赖万万没想到，他诱降这个卑贱杂兵的行为反倒会弄巧成拙，让他丧失了最后取胜的好机会。


《鸟居强右卫门胜高逆磔之图》，后来落合道次还把这图当作了自己家族的背旗

而鸟居强右卫门这个若平安度完一生，根本不会在史料

上留下点墨的足轻，却在生命最后的两天里，迸发出夺目的光辉。鸟居遭受磔刑时的最后姿态，被一名钦佩其行为的武田家臣落合道次绘画了下来，便是《鸟居强右卫门胜高逆磔之图》，后来落合道次还把这图，当作了自己家族的背旗（武士与足轻背在后面的旗指物）。而鸟居家也随着主家奥平一起，在随后的岁月里混得风生水起，世代都以光荣的“强右卫门”为通称，担任奥平家老的职务，直到明治维新时期。至于铃木金七郎，因为留在冈崎城，命是保住了，但也没了鸟居舍生取义的壮举，战争结束后就回了自家的川中村务农，直到他孙子那一代才被奥平家想起，以二百石的俸禄召来也担任了一名家老。

五月十八日，织德联军抵达长篠城下的设乐原，立本阵于上平井的极乐寺山，与长篠城遥遥相望。没有脱身机会的胜赖被迫接受决战。

设乐原，光从名字来看似乎是一马平川的地方，但实情则差矣，它是一块以南北走向为主的狭长谷地，丘陵起伏不平，其中的小川、大宫川、连吾川等多条河流横亘其间，地形破碎，道路泥泞，根本不利于大兵团纵横驰骋。

织田信长遂决心利用这种地形构筑阻遏武田军冲击的著名的长筱野战工事，他命令大军以大宫川、连吾川为天然壕沟，并掘土在其后垒成斜坡式的台地，在台地前竖起多重的栅栏，其中以与武田军对峙的连吾川西岸的栅栏最为密集，共有三重之多。而东面的侧翼处，大宫川的栅栏较为薄弱，很长一段只有一重。近四万织德联军，就在栅栏后的台地上绵延布阵，自南而北，大久保兄弟（大久保忠世、大久保忠佐）于右翼胜乐寺布阵；德川家康领着自己的旗本，在中部最突出前线弹正山布阵（有的说法，是德川家康被信长逼上了最前线，玩命去了）；家康之子，年仅十七岁的松平信康在左翼松尾山布阵。



当年防马栅复原图

在阵地最前方的栅栏后，信长将手持

轻弓、铁炮的精锐足轻分为五队，分别由前田利家、佐佐成政、野野村正成、稻富秀胜、塙直政五人带领担任“尺限回番”，每人负责一段防御阵地，这种战术在当年攻打伊势北田的大河内城之战时采用过。

至于织田军各城主的大部主力，都在德川军的后面，既能当预备队使用，也能监督家康卖力作战。做出以下安排后，织田信长在五月二十日决战前，把马廻旗本扔在极乐寺山，自己带着少量近侍登上了战场西北处的制高点茶臼山，掌控整个战局；而羽柴秀吉、丹羽长秀、柴田胜家三将，布阵于茶臼山下的有海原，也竖起了防护栅栏，防止武田军可能对茶臼山的奇袭。

面对织田信长的来攻，胜赖做出了以下应战准备：

留下七将、三千士卒继续围困监视长篠城，并保证己方的退路。其中河洼信实、三枝守友、名河宗安、五味高重布阵长篠城南岸的制高点鸢之巢山，小山田昌行、高坂昌澄（高坂昌信之子）、山本勘藏（山本勘助之子）驻防长篠城以西寒狭川的有海村。

其余一万两千人组成决战队伍，包括甲斐、信浓的谱代、亲族、同门，外加西上野、骏河、远江、北三河一部“先方”仆从豪族，移往设乐原与织德联军距离二十町（约2000米）的地方进行决战。胜赖选择了一处叫清井田的高地，作为本阵指挥所，随后将军队分为左、中、右三翼，右翼布阵于清井田北侧的浅木，将领包括穴山信君（御亲族，河内领主）、马场信春（谱代重臣）、真田信纲、真田昌辉（两个都是真田幸隆之子，亲兄弟，信州先方军统帅）、土屋昌次（谱代重臣）、一条信龙（同门众）；左翼布阵于清井田南侧的高台（后来得名信玄台），将领有山县昌景（谱代重臣）、武田信丰（典厩，同门众）、小山田信茂（御亲族，郡内领主）、小幡信贞（西上野先方军统帅）、迹部胜资（胜赖侧近）、甘利信康（谱代重臣）；中央队，武田信廉（同门众元老）、内藤昌丰（谱代重臣）、安中景业（这位是内藤昌丰的与力，西上野的豪族，胜赖旗本）。

从这种布阵，我们不难看出，胜赖在中央队留的精锐不多，除去自己的旗本和武田逍遥轩信廉的部众（他原先一直担任的，也是本阵守备任务），就只剩内藤昌丰的西上野众，而把山县昌景、马场信春、土屋昌次、小山田信茂、小幡信贞等精通战术的猛将配置在左右两翼，大概是明白自己兵力处于劣势，便要发挥两翼的战力，希望通过迂回包抄战术，收取如汉尼拔在坎尼会战时的奇效，打败人数占优的织德联军。

但武田胜赖错了，他的这种配置织田信长早有戒备，在战前花大力气沿着河川丘陵，在阵地上又是竖栅栏又是堆斜坡台地的，目的就是限制你武田军的机动迂回战术。而且据传，信长特意把事先从岐阜城带来的一千余挺铁炮集中布置在了己方的两翼处。

决战时，一旦自己的策略被对方看破，并且对方还有充足的时间安排对策，那么这场决战必然是场赌博。

但胜赖似乎已经无法回头。

有意思的是，在五月十八日敷设阵地时，不管是织田信长还是德川家康，都对奉行家臣嘱咐了几乎相同的话语，信长说“彼方精锐多出自关东，善于骑术，须当注意”，家康是这样说的：“吾等立栅之时须精心专念，以防被彼方乘马一鼓而破”。

于是乎，历来关于长篠合战的画面描述，大多就是织田信长锐意改革，给部队配备了大量新式武器“铁炮”，并采用了先进的“三段射击”（即将火绳枪兵分为三队，一队射击，一队准备，一队装弹，三队轮番交叠，保证射击的速度）战术，击溃了武田军名扬天下的“骑兵突击战术”。

不过，只能说长篠合战里的“铁炮三段击”是不存在的，“骑马突击”也是不存在的。先来说铁炮，很多史料说此战信长使用了三千铁炮，但权威性较高的《信长公记》里面说得一清二楚，铁炮千余挺，就这一千挺铁炮，信长还分给了五个“尺限回番”，那么每人分到的也就是二百挺铁炮，若分散在横续五公里到八公里的战线上：怎么再分为三队轮流射击？按照当时铁炮五十米到一百米的有效射程，还有那悲催的精度，再没了射击密度，怕是真的和烧火棍子似的了。

合理的解释就是，所谓的“铁炮队”，是集中布防在一些重点地段，射击战术以集火式为主，争取以硝烟与声响惊恐武田军的人马冲锋秩序，打乱对方的步伐，而后再以德川三河武者得意的短促白兵（以长矛为主）反击，反复逼退武田军的攻势，给予其重大杀伤，消耗他们的斗志与气力。

再谈武田的所谓“骑兵突击”，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里，武田家的骑都是身着火红的铠甲，漫山遍野地如俄国哥萨克般发动波浪式冲击，这样的印象大多来自于《甲阳军鉴》“品第十七”里的“武田法性院信玄公御代总人数事”章节中对武田众家臣军力的记述，都是某某家臣，领某某众多少“骑”，最后加在一起是近九千二百骑。

九千多骑，对这个动员力最大三万人的氏族而言，似乎是给人以能大规模运用骑兵集团战的印象，但笔者必须要说的是，包括一些日本史学家在内，对“骑”这个字眼都产生了误读误判。其实“骑”并不是“一人一马”，而是“一人”就能叫“骑”，比如上田原之战里，村上义清组织七百武者、杂兵，杀入武田军的本阵时，很多军记物语就说村上义清带了“七百余骑”，而不说是“七百余人”。所以，《甲阳军鉴》里的九千多骑，其实就是指九千多常备动员人数罢了，再加上西上野、骏河远江和边境惣村的临时征发，拼起两三万人去出征。

那武田家的骑兵实景究竟如何，稍微翻下武田家留存至今的军役账就能看出来。如那个留守鸢之巢山的河洼信实，他的宛行俸禄为三百九十七贯，负担的军役为骑马武者三人，铁炮五人，短矛五人，长刀五人，长矛十人，弓二人，旗指物三人。可见武田的众家臣，其军队编成方式为标准的“混编式”，即骑马、铁炮、长枪等小集团联合作战，这也是整个日本战国时代“寄亲寄子”动员方式所决定的。至于武田家的“小幡党”（西上野的小幡信贞），武者和足轻都身着朱漆的铠甲，把旗指物与长矛也涂成红色，打起仗来异常拉风，就是后世所谓“武田赤备骑兵”的滥觞了，但其五百人的军役能骑在马上作战的，也就五十人到一百人。所以武田家的骑兵从来就不是一个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兵种”，充其量是临时把几个领主的骑马武者集中起来，组成小规模的“骑马队”，带领后继步卒，执行对敌人阵地的突击任务。

况且，就是这骑马队，也不是像西欧骑士那样骑着披甲高头大马，挺着如林长矛一往无前冲锋的形象。日本当时的马还没有与外来马种杂交，这种马现在统称“和种马”，高度只有1.25米，其速度与爆发力根本不能用来冲锋，倒是耐力还不错，最好是用来负重山路运输。所以日本的骑马队，就是起到个机动运输作用，承载武者快速到达作战地点再下马拔刀作战，特别是战国时代以来，日本的徒步足轻战术成熟了，能结阵用弓箭和铁炮对抗骑马的武者，谁都不想在马上成为活靶子。

长篠合战实际也就是一方有防御工事的步兵集团，用防守反击的战术，对外一方同样编制的步兵集团（按武田家的总石高与军役对比推算，此刻胜赖的一万五千军队里，骑马武者可能只有一两千人，还分散在各个领主的部队里，没有集中使用）的徒步冲击。

好了，回到设乐原战场上来。在二十日夜晚，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细雨，信长

转移到茶臼山时，将德川方的大将酒井忠次唤来，交付给他精选出来的两千善使长矛、弓箭的足轻，再把自己的马廻众及家臣金森长近、佐藤市六卫门、青山新七、贺藤市左卫门四将，外带五百挺铁炮（所以可能在长篠合战的正面，织田军连一千铁炮都没有），共四千人交付于酒井，要其乘夜进发，目标是迂回攻击控制武田军后路的鸢之巢山。

另一方面，见苦谏胜赖退兵无果的山县昌景、马场信春、内藤昌丰、土屋昌次四将，在清井田神社边舀起神水，各自痛饮一杯话别，相约在来日的战场上以死明志；而本阵里的胜赖，看着帐幕外的飞雨，却有一番幸运的滋味来心头——天赐我雨，信长的铁炮火绳必因受潮而于来日无用武之地，届时就是我强悍的甲信武者"猪突战术"的天下了。

但这时，首先传来的是让胜赖惊心的消息：长篠城外的鸢之巢山在敌人的奇袭下陷落！

设乐原血战

原来，据后世《常山纪谈》所述，早先军议时，德川重臣酒井忠次就提出了袭击鸢之巢山，断胜赖后路，逼其决战的策略，但在席间却遭信长怒斥。谁知会后信长悄悄把他找来，说军议之会上耳目人杂，其实你的方案我很赞同，你就办吧！二十日夜九时，酒井忠次的别动队出发，全军静默越过大野川，行进在设乐原南面的深山中，终于在次日黎明时分爬上了鸢之巢山南麓山根处，而驻防此处的武田军还浑然不觉。随即，五百挺铁炮齐声轰鸣，酒井忠次亲自立在阵头，带领众人蜂拥冲上山头，砍杀无警备的武田军，并纵火焚烧山上的阵所与粮仓，酒井军势不可遏，瞬间鸢之巢山和其四个支砦（中山砦、久间山砦、姥之怀砦、君之伏所砦）依次陷落。遭到猛袭的武田军河洼信实（胜赖叔父）、三枝守友（武田军弓大将，山县昌景女婿，获得多次战功）、和田业繁（西上野豪族）、五味贞成、名河宗安全部战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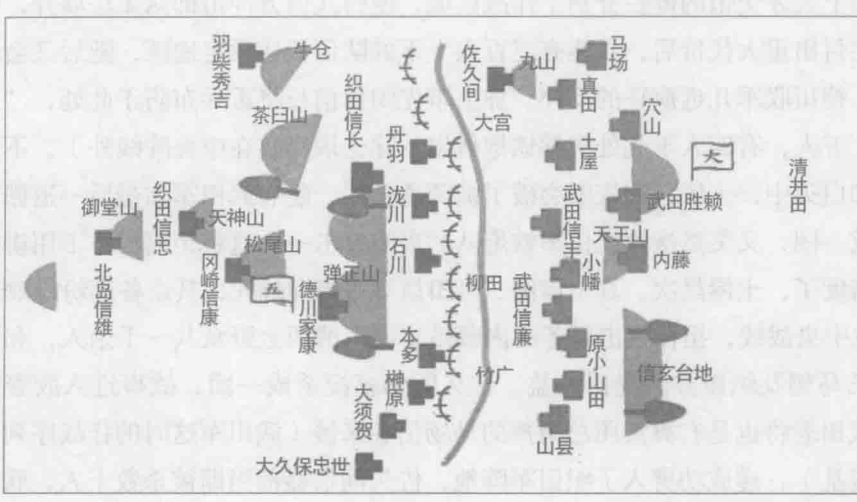
夺取鸢之巢山后的酒井忠次继续鼓噪着杀下山来，冲击长篠城以西的有海村，这时仅剩两百余人的长篠城兵，即便饿得半死，见到援军到来，也都受到鼓舞，与酒井一起夹攻有海村，其间的武田军亦遭灭顶之灾，高坂昌澄、山本勘藏死于溃军之中，只有小山田昌行脱出，德川家康同族"深沟松平"三代目松平伊

忠（他父亲松平好景，在家康统一三河的善明堤之战里阵亡）穷追不舍，结果在途中遭到小山田昌行伏兵反击战死（小山田昌行败而不乱，也是个善战之人）。

但昌行败走之时取得的单独战果还是挽救不了鸢之巢山和有海村失陷的恶果，二十一日晨，得知已无退路的一万两千名武田军只能舍命向前，希望能突破织德联军的防御，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时，设乐原上空烟消雨散，晴空无云，信长命足轻取下事先覆盖在铁炮上的毡布蓑条，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武田军拼死的突击。

约六时，武田军中諏访大鼓响起，左翼的先手大将山县昌景率先发起冲击，背着黑色白底桔梗旗指物的山县军士卒呐喊着，如潮水般突向胜乐寺方向的德川军大久保兄弟阵地。山县部与力小菅忠元、广濑景房、三村传房个个奋勇而前，劈入栅栏之中，争着呐喊要夺“一番”（第一个杀入敌阵）的功勋。见敌人抵近后，大久保兄弟下属的三百铁炮一时齐发，如晴天霹雳，猝不及防的武田军立刻死伤惨重，但仍争先涌入德川军的阵地，危急时刻大久保忠世站在“金蝶羽”旗印，大久保忠佐站在“石饼”旗印下，亲自拔刀督促部下与山县军拉锯死战，激烈的攻防战据说持续了整整九个来回！以山县部突击为信号，在连吾川边，武田军中央内藤昌丰、右翼土屋昌次皆冒着枪林弹雨，对联军的栅栏发起突击，织田军的铁炮、德川军的长枪则隔着栅栏死命射击穿刺，整个连吾川的河川泥地化为血肉炼狱。



设乐原决战场

惨烈的突击和反突击持续了三个小时后，左翼的山县昌景队不支败退了下来，换成小山田信茂的郡内众接替攻击，但以前获得过“武田军第一强”美誉的郡内众，在遭受大久保兄弟铁炮队的一轮齐射后就败退了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郡内众的作战不力，使得胜乐寺方向的德川军得到了重整阵列的时机（如果郡内众能忍受伤亡，如之前的山县部坚决上前的话，也许德川的右翼就崩溃了），弹正山的家康迅速派来旗本先手役神原康政、本多忠胜等生力来援，并送来武田叛臣成濑正一（此人前文介绍过），由他负责指认武田军众将的方位与旗印，引导铁炮队集火射击。

左翼第三轮上前的是向来以精锐“朱武者”自夸的西上野小幡党，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再度朝德川军发起冲击，这时的德川军也杀红了眼，一轮铁炮齐射后，石川数正、内藤信成、神原康政、本多忠胜等将带着两千余旗本，不守反攻，跃出栅栏与小幡党缠斗在一起。战前，德川家康下达了“勿问敌军大将项上人头，直杀即可”的指令，恶战后的小幡党伤亡惨重，亦不支而退。

而后接替的是典厩武田信丰的“黑衣小诸众”，但与郡内众同样奇异的是，他们在遭受一轮齐射后，也迅速败阵下来。山县昌景自胜乐寺方向打开突破口的企图宣告失败。

在胜乐寺发生激战时，右翼的武田军大队兵马以土屋昌次为先锋，马场信春为总指挥，也对栅栏后的织德联军左翼部队发起波状攻击，但雨后的设乐原湿滑，加上犬牙交错的栅栏分割了作战区域，使得武田方冲击部队无法展开，每次强攻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只能有三百人上下的队伍抵达预定地区，随后又会遭到织田、德川联军几近疯狂的反扑。加上事先织田信长将重兵布防于此处，“尺限回番”五人，有四人于此处指挥铁炮射击（除去塙直政在中央阵线外）。不过在弹雨和白刃中，土屋昌次依旧突破了前两道栅栏，随后武田军在最后一道栅栏前拥堵成一团，又突然遭到织田军铁炮队的轰鸣打击——这种距离根本不用讲究射程和精度了，土屋昌次、真田信纲、真田昌辉等当即战死，其余各部纷纷败退。

在中央战线，担任突击任务的内藤昌丰属下的西上野众共一千余人，和该处的信长马廻及织田方的泷川一益、佐久间信盛搅杀成一团，战事进入胶着状态时，武田老将也是右翼集团总指挥的马场信春来援（武田军这时的作战序列已经彻底混乱），遂成功劈入了织田军阵地，佐久间信盛部当即被杀数十人，联军的中央阵线反倒最先发生混乱。

茶臼山上观战的织田信长当机立断，立刻命原先在有海原的羽柴秀吉、柴田胜家、丹羽长秀三队生力军火速奔赴弹正山一带，阻遏住了内藤与马场部的进一步深入。就在两军在连吾川两岸的滩涂、泥地里拉锯死战时，武田军左翼大将山县昌景火速集结了尚有战斗力的余部人马，横枪介入进来。在山县迅猛的突击下，羽柴、柴田、丹羽、佐久间等部居然相继披靡，德川家康弹正山的本阵处在了武田军直线攻击的范围之中！

关键时刻，那位叛臣成濑正一指出了山县昌景的旗印，胜乐寺阵地栅栏后的本多忠胜于是手指前方一白系威具足，头戴大金锹前立兜的矮个子武将大喊："彼人便是敌方大将，山县三郎兵卫昌景！"铁炮队的铅丸一阵霹雳轰鸣后，悉数射往立在阵头指挥的山县昌景处，昌景全身浴弹，铠甲尽裂，坠马而死，得年四十七岁。《信长公记》直言，此战讨取武田方重臣笔头山县三郎兵卫，乃是最大武勋；而失去山县昌景指挥的武田军，此时败局已定。

下午一时，参加长篠合战的武田谱代大将几乎全部阵亡（内藤昌丰也死于败兵之中），而御亲族众如穴山、小山田、典厩信丰、武田逍遥轩等部，也纷纷自行脱离战场。茶臼山上的织田信长将指挥棒一挥，全军发起了反攻：以德川军石川数正、大须贺康高、神原康政、本多忠胜、鸟居元忠为前锋，紧随武田军的败兵，死死朝清井田方向咬来，已和胜赖本阵的守备望月信雅、武田信光部接战在一起。

清井田的武田胜赖脸色惨白，他已经彻底乱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仗打到了这个分上，就算信玄再生，也控制不住总崩溃的态势了，最终胜赖选择了脱离战场，在土屋昌恒（土屋昌次之弟）、初鹿野昌次等十余名近侍的卫护下，自凤来寺方向往信浓败退。

在望月信雅、武田信光战死后，最后为胜赖脱逃提供殿后的，是六十一岁的老将马场信春，他率二十余骑突然在下午三时时分自寒狭川处杀出，连斩织田军追兵多人，接着下马拔刀奋战，最后因年老体衰，受伤多处后切腹自杀。

傍晚五时，占领胜赖位于清井田的本阵阵所后，胜赖的军旗、骏马皆为信长所掳获，而陆续跟随胜赖退回踯躅崎馆的武田军只有三千余人，其余的近万人，或在战场上被杀，或四处逃散，或在败退途中饿死溺死。《信长公记》记录织德联军的战绩，称讨取武田方知名武者"山县昌景、小幡信贞、横田备中守、内藤昌丰、川洼备后守、真田源太左卫门信纲、土屋惣造昌次、甘利昌忠、杉原日向、名和无理介宗高、高坂又八郎昌澄、山本勘藏、根津甚平、土屋备前守、和

气善兵卫、马场信春、望月信雅”等多人，“宗徒、侍，计讨取一万余”，武田氏三代积攒起来的百战精华，一战尽丧。

《多闻院日记》也称，此战“甲斐国众战死千余”；《兼见卿记》称武田方战死“三千余”。各类文献表面数据相差巨大，但笔者倒觉得没什么区别，不过《信长公记》应该把讨取的武田杂兵也计算进了战绩。

长篠合战的实际风貌上文里已经记述得比较详细了，但就失败方武田胜赖方而言，其实可供探究的教训仍然很多：

战前武田军内部就意见不一，这直接导致了作战时各部协同不足，无法形成决定性的突击力量。

武田胜赖缺乏战略眼光，在长筱城攻坚不下、织田信长逼近的情况下手足失措，被动地接受了不利于己方的设乐原为决战战场（其实当时胜赖还是有其他的选择的），离精通“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争哲学还差得远。

武田军的前线指挥官不够冷静，比如山县昌景就在战前因为决战与否问题，和胜赖大吵一架，胜赖讥讽山县“人果然年龄越大，就越爱惜性命”，惹得山县站起来怒吼“那此战就全部讨死罢了”，这些无谓的内讧争斗直接影响了一线将领在前线的决断能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武田军在设乐原战场上原本人数就处在劣势的情况下，还硬生生地打成了“填油战法”，只会无脑地冲锋再冲锋，根本没有集中兵力在某处重点突破的意识。

武田的一门众和御亲族擅自脱离战场，造成了更为恶劣的影响，使得织德联军得以在中央突破，反而包抄了武田军的两翼，甚至这种拆台行为对武田方的损害在以后要远远大于长篠合战本身。据说战后来接应胜赖的北信浓海津城主高坂昌信，就向胜赖提出了“以脱战之罪，囚禁逍遥轩，勒令穴山信君、武田信丰切腹”的谏言，大概胜赖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七年后看到武田家灭亡时这帮人表现的胜赖，会不会后悔当初没有听取高坂昌信的谏言呢？

长篠合战后，武田军对织田信长的威胁完全消除，此后光靠德川家康就能独力对东海道的武田势力据点发起攻势。五月二十五日，完成论功行赏的织田信长返回了岐阜城，开始着手解决越前的门徒暴动。

第六章　霸王的军团

自取之咎

在织田信长着力去对抗甲斐武田时，越前成功暴动起来的本愿寺门徒也没闲着，他们在忙着干一些“很不像样子”的事情。

何谓“很不像样子”？那就是在织田大军前来征讨前，越前的门徒一揆，倒先忙着在国内排除异己，压榨起国众和百姓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是七里赖周、下间赖照要汲取加贺国的“先进经验”，认为也要在越前国搞出个“门徒所持之国”来，即在全国以坊官为支配层、普通门徒为被支配层，再建一所大御坊，以此为据点，把越前、加贺联为一体，准备迎接北陆门徒暴动新高潮。

所以有些史书把加贺称为“百姓所持之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本愿寺门徒虽然大多来自百姓，但两者并不能画上等号，实际上他们反倒对不同信仰的百姓、国众持极为强烈的攻击排斥态度，目标就是霸占对方的城堡与田产。

故而接下来门徒一揆军杀死富田长繁后，继续对越前的国众猛烈攻击，天正二年（1574年）四月，他们就率先攻击了越前的沟江馆（里面的沟江氏一族，是朝仓的庶族出身），逼得沟江全族几乎全部自杀。四月十四日，门徒军又把目标锁定在土桥信镜身上，谁叫这位爷以前叛离主家，精诚投靠了织田信长呢？魂不附体的土桥信镜，直接丢弃了自家的亥山城，跑到了越前最大的神社寺庙平泉寺里躲了起来。

但杀红眼的本愿寺门徒二话不说，直接打起了平泉寺。

说起这个胆敢收留土桥信镜，处在加贺、美浓、越前交界处群山里的平泉

寺，是大有来头的，也是个杂糅佛教、神道教和原始山岳信仰的巨形“怪胎”，山门本殿供奉的是女神伊邪那美，右边的别山神社里供奉的是“天孙”穗耳尊，左边的越南知神社里供奉的则是大国主，整个神社群的核心是北陆几条大河，如九头龙川、手取川、长良川的发源地——白山，亦名“灵应山”，是修道之人最爱去的地方之一，所以也统称为“平泉白山大神社”。这个大神社，到了日本战国时代，又鬼使神差地从属于天台宗的比叡山门下，得名“平泉寺”，最鼎盛时期拥有四十八社，三十六堂，六千坊，外带整整八千武装僧兵，一般世俗王权根本奈何不了它。



平泉寺白山大神社

也就是仗着这个资本，平泉寺大剌剌地把土桥信镜给迎了进来，根本不理会门徒们的战争恫吓。激进的越前门徒一揆说到做到，立马组织兵马杀到了袋田口，平泉寺僧兵也不甘示弱，在要隘的村冈山设立兵砦，杀得来攻的门徒伏尸数里。

为了争夺村冈山，门徒也扛着工具，在其上修筑起兵砦来，准备和平泉寺搞对峙。平泉寺心想这怎么可以，便一气出动八千僧兵杀来，结果门徒一揆一面在

村冈山死战不退，一面派出别动队，绕小路乘虚直捣了平泉寺本山，放火焚烧寺庙与神社，《越州军记》语：“彼方（指本愿寺门徒）汹汹驰来放火，魔风频起，诸堂所庙坊陷入红莲之中，火焰张天，寺众（指平泉寺僧兵）见状急回。”见大本营火起的僧兵，个个落胆，往回奔逃救火，被趁势追击的门徒军杀得尸体堆满了村冈山谷。拥有六千坊的平泉寺被烧得片瓦不存，千年强盛顿时无存，直到江户时代也没恢复元气。至于那个躲在寺里的土桥信镜，见索命的来了，便和两个儿子一起自裁了事，得了出卖主君的报应。

踩平了平泉寺后，门徒又蜂拥杀往了鞍谷御所，又把土著国众千福、真柄、千秋等尽数驱逐，如此下间赖照和七里赖周的目标大体实现，即让越前国成为了“门徒所持之国”。

但杀人赶人简单得很，治人安人却没那么简单。

越前门徒一揆“胜利”后，本愿寺在该国的支配体系就值得探究一番了。

当时，门徒集团里越前方面最高的军政负责人，是自称“守护”的下间赖照（《朝仓始末记》），其据点位于河合庄以南的丰原寺。再往下，就是采取了与加贺类似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下间赖照之子赖俊分到了足羽郡的北之庄城，自号“足羽郡司”；七里赖周则负责府中以西的沿海地区（以织田郡为核心），自号“府中边郡司”；杉浦玄任的地盘在府中以东的大野郡，自号“大野郡司”（据说越前的门徒还准备在平泉寺的遗址上盖一座类似于加贺御山御坊的堡垒式新御坊，但最终因战事紧迫，没有付诸实施）。总的来说，还是那一套“坊官指导制”，和一般的封建领主没啥区别，不过现在担任郡司的不是武士，而是和尚而已，换汤不换药。

这些和尚郡司，主要的权力就是在当地收税和军事动员。他们在暴动成功后，也确实组织起一批军队，把织田军逼出了敦贺郡的木芽垰之外。木芽垰，处在越前、若狭与近江间，扼守海陆两路，所以为防御织田信长即将到来的“越前征伐”，下间赖照决心动员人力物力，从木芽垰起，直到杉津海口，修筑一道城塞群，卫护敦贺、南条两郡，隔织田军于国外，用作长久抵抗的屏障。

但就是为了盖这所谓的“木芽垰防线”，出了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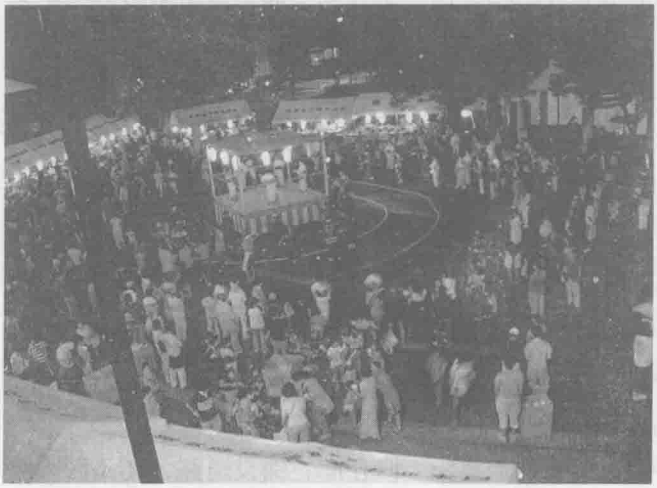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搞军事防线，不管是盖兵砦、修仓库、铺设道路，还是派人驻防，方方面面都要花钱。钱从哪里来？以前的越前国主朝仓氏是从百姓和国众那里抽税，本愿寺的和尚也是一样，总不能自己掏钱吧。

在之前暴动时，下间赖照、七里赖周等人提出的口号很直接：暴动成功了，门徒的年贡一概减免，不然也不会瞬间拉起十三四万人马。但现在要搞这个木芽垰城塞，又不得不收取年贡，这就违背了当初的许诺，激得越前惣村的土著门徒很是不满："咱们当初就是因为不满桂田长俊的暴虐苛政才起来闹事的，现在你们这些坊官和桂田长俊那厮又有啥区别？"

再加上暴动成功后，主掌地方权力的，不是外来空降的"坊官众"（如下间、七里、杉浦），就是越前原本的净土真宗寺庙（如本觉寺、西光寺、照严寺等），叫"一家众"。而构成暴动一揆主力的，以普通百姓信徒为主体，真正流血牺牲的越前各惣村的"道场众"（本愿寺末端最小组织）却没有享受到任何利益，心中也自然有了很大的怨恨。

这些惣村的"道场众"目光没那么远大，他们做一切事情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自己惣村的利益。既然现在利益受到忽视甚至伤害，就算你是上级坊官，也要和你较较劲，很快越前各地惣村组成了"十七讲"这种新的基层门徒团体。"十七讲"因其每月十七日集合信徒讲法而得名，在集会上他们称那些大坊官、一家众为"上方众"，言下之意是这些人完全脱离群众，要用舆论乃至暴力讨伐之，并抗拒坊官和一家众的军役、租税。

"十七讲"这种更为激进的团体不能不引起下间赖照等的注意，原先对"道场众"持依靠态度的他们，此时却痛下杀手：七月十四日，志比庄的"十七讲主"林兵卫在带着村民"盆踊"（一种舞蹈）时，被本觉寺杀害。接下来流血事件层出不穷，丹生郡川端村、吉田郡河合庄的八杉村、坂井郡本庄村的道场，依次被突袭血洗——织田信长还没来，越前的门徒却先发生了大分裂。



盆踊——众人聚集一起跳的一种舞蹈，专注于手部动作

一边是有战力的国众逃离，一边又是基盘门徒的不满反抗，导致本愿寺在越前的政治体系发生了剧烈的动摇。而此时织田信长已经对越前开始了战前的周密准备，他派出家臣菅屋长则积极联络拉拢越前的高田专修寺（净土真宗的一派，与同宗的本愿寺派一向水火不容）、安居景健、堀江景忠等，要求他们在将来对越前征讨时提供协助。

风声鹤唳中，下间赖照、七里赖周等坊官才发现先前的措施是多么愚蠢，不得已只能改弦更张，重新承认国众和其他寺社的“知行安堵权”，如九月下间赖照给朝仓旧臣三轮藤兵卫的书状里，就承诺三轮的田产“义景御时如”（即如朝仓义景统治时期，照旧不变）。进入闰十一月后，下间、七里又连发文书，承认了泷古寺、洞云寺、大谷寺、洪泉寺、昌藏寺寺社田产的“安堵”。总之，一切都照原来的办，你们这些国众、寺社以前怎么效忠朝仓的，现在就怎么效忠我们。

结果，上层坊官讨好国众和寺社的举措，激起了基层道场众的更加不满，他们完全脱离了控制，继续肆意攻击国内的土著武士和寺社。到了信长来攻的前夕，即天正三年（1575年）二月，这些道场众还屠灭了越前国众黑坂全族，七里赖周大怒，称门徒“无视坊官命令，杀害武士，违背军纪”，将相关责任人全部处死，不服的门徒也群情汹汹，弹劾下间赖照、七里赖周“肆意尊大”的书状直送到了石山本愿寺。

待到本愿寺显如知道了这种态势，下达御文请求上下门徒精诚团结时，越前却早已陷入内乱的腥风血雨。

天正二年（1574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吉田郡河合庄的道场众组织了三千人，直向下间赖照的丰原寺杀来，在半路上被下间赖照部下若林亲子截杀，死者相枕狼藉。十二月，足羽郡东乡安原村一揆蜂起，又遭到了下间赖照之子赖俊的屠戮镇压，尸骸鲜血浸透了积雪。其中若林亲子在镇压道场众的檄文里，为鼓舞部下杀死对方，便声称“即便之前身为‘凡下’（平民），讨取敌人首级者，亦受与武士对等的奖赏拔擢”。此刻的本愿寺坊官在镇压底层民众反抗上，和所有凶暴的封建军阀毫无二致。

既然石山本愿寺都知道了越前、加贺的门徒分裂，织田信长没理由还蒙在鼓里。天正三年（1575年）八月十二日，刚刚在长篠合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的织田信长趁越前门徒内讧的好时机，领着三万余精兵强将杀入了越前。

越前门徒一揆的灭亡

信长来势迅速，他在八月十三日抵达了羽柴秀吉的长滨，秀吉早就于此城备好了大军粮秣，物资分配完毕后，信长下令即日便攻入越前敦贺，不得稍作停留。

面对织田军的来袭，越前的那些坊官们把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木芽垰阵地上，其配置如下：

总大将下间赖照布阵于木芽垰核心的观音丸砦（《信长公记》称火燧城）；

专修寺门徒，“一家众”西光寺、阳愿寺、常愿寺门徒，驻防在铎伏砦；

“一家众”本觉寺领着一帮来自北之庄城的门徒驻防在鹰打岳；

虎杖砦（板取城）由下间赖俊把守；

汤尾砦由七里赖周把守。

此外，在木芽垰背后的杉津海口处，负责防务的是圆宫寺门徒、国众堀江景忠及若林亲子的部众。

大野郡方向由专修寺属下国众野尻一族镇守，防备可能来自美浓的别动军。府中龙门寺城留下了三宅权丞的一支兵马，充当预备队。



越前分郡图

战前，为最大限度动员人力物力，下间赖照还下令，越前、加贺两国，十五岁至六十岁的男丁不留一人，全部征发参军。但这时，无论是国众还是门徒，早已和这帮坊官离心离德，赖照的命令几同一纸空文。这种情况，在织田信长的出阵名单里就能看出来，织田军的先锋“越前牢人众”（牢人，

即浪人）里居然出现了前波吉继父子、富田长繁和毛屋猪介的名字，如果排除“亡灵军团”的可能性，那么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在一揆动荡里失去土地和城堡的越前国众，假冒这些死者的名讳前来复仇了。

十四日，织田信长的永乐通宝旗出现在敦贺的地界上，望见军势强盛的织田大军，木芽垰上的门徒无不丧气。敦贺的武藤舜秀屋舍里，信长与众部将经过商议后将本队人马分为两路：

柴田胜家、羽柴秀吉、明智光秀领一军，绕开木芽垰，沿着海岸线突进，攻击杉津海口；若狭众栗屋胜久、逸见昌经等，则乘大船横渡敦贺湾，在杉津的背后登陆，配合上面所述这一路织田军，前后夹攻杉津海口的门徒军（这也算是日本史上不多的海陆联合包围作战）；

织田信长自己领马廻众，与丹羽长秀、泷川一益、蜂屋赖隆驻马木芽垰上，待到杉津处已方得手后，便从正面强攻木芽垰要塞群；

金森长近、原长赖领一路别动队，翻越美浓、越前交界的温见垰，杀入大野郡，策反当地的国众、地侍。

十五日晨，木芽垰周围风雨交加，战斗率先在杉津地带打响。织田军再度分兵，柴田胜家、明智光秀击杉津砦，羽柴秀吉击浦野新城（守将为若林亲子）。结果杉津砦的圆宫寺门徒全出，与柴田、明智于野外对阵，此刻砦中被织田方策反的堀江景忠突然用铁炮队射击门徒军的背后。砦中一片混乱，柴田、明智两将趁机指挥全队强攻，夺取了杉津砦，杀死门徒三百余人。

同时，羽柴秀吉也和上岸的若狭众会合，沿途拔除门徒军的据点，数千门徒丧魂落魄，争先奔逃。当日下午，羽柴、柴田、明智三将强越借马街道，杀入了越前的府中，打死了该地的守将三宅，在木芽垰的背后四处放火呐喊。

腹背受敌的木芽垰人心惊慌，织田信长抓住时机，于夜间强攻门徒各砦，逃亡者如山崩海泄，下间赖照、下间赖俊、七里赖周等还未见敌军便率向朝着府中方向奔逃！自木芽垰败逃下来的门徒，又遭早已埋伏在山下的羽柴秀吉、明智光秀军的截杀，被讨取两千余人。越前门徒自恃的木芽垰要塞群不堪一击，仅仅一天时间便宣告崩坏，其原因与其说是战不力，不如说是本愿寺坊官在越前的人心尽失。

待到十六日，信长的一万后拒军势进入越前府中时，整个一揆之战的结局已无甚悬念。当日，藏匿于山中的门徒总大将下间赖照与其子赖俊就被安居景健

（这位又临阵立功了）搜出斩首（七里赖周逃往加贺，后于次年被叛徒杀害），脑袋被交到了信长面前。面对安居景健再次“领地安堵”的请求，信长很是痛快：“你切腹吧。”

安居景健，在朝仓旧臣倾轧和门徒一揆里扮演的角色始终是根墙头草，不过是想为安居家求得生存罢了，但此时也稀里糊涂地被信长勒令切腹，这也鲜明地表现了织田信长再次杀回越前的基本态度：彻彻底底地肃清、杀戮，不管是朝仓旧臣还是一揆门徒。

当天夜里，在给自己家臣、担任京都所司代的村井贞胜的书信里，信长就描绘道：“今夜府中町，尸骸密布，几无立足之地，计斩两千余，其余军势正满山满谷搜寻残党。”次日，织田信长正式下达了针对全越前的“门徒狩”命令。

十八日，柴田胜家、丹羽长秀、津田信澄（织田信行之子）攻陷鸟羽城，六百门徒全被捕杀。同一时刻，别动队金森长近、原长赖杀入大野郡，攻陷多处兵砦，所经之处，“皆斩杀无赦”。整个战事迅速朝无差别的大屠杀方向发展，《北陆七国志》所载，“诸坊主、土一揆，除一部流落加贺外，其外或山林，或溪谷，或草丛，或岩石，争相避匿，而彼方十万织田众，此处追杀，彼处驰骋，搜出之人，或切杀，或刺杀，或射杀，或踩杀”；《越州军记》所载，“（织田军）不问兵民之别，亦不问佛寺民居之别，一概纵火焚之，十余万人，诸峰诸谷诸石搜索（门徒），搜出后连带妻子儿女一起杀害，（不但）将其手足放在火上烧烤，（还）将大部人众活埋处刑”。织田信长在八月二十二日给村井贞胜的另外一封书信里，对这种大屠杀也直言不讳：“将全军分为四部，毫无遗落地搜寻全国山谷（的门徒），十七日捕杀二千余，生俘七八十人，十八日各方捕杀六七百人不等。十九日，泷川左近（一益）部捕杀六百余，五郎左卫门尉（丹羽长秀）捕杀六百余，武藤舜秀捕杀三百余……廿日，前田又左卫门尉（利家）及所遣马廻众一起，于申山捕杀千余人，生俘百余人，生俘者被押解到阵前，一律刎首处死……”

直到八月二十九日，织田信长进入下间赖照之前所在的丰原寺时，依然下令进行“山狩”，于是织田军的士兵在周围的山里到处捕杀，不管真的是本愿寺门徒，还是普通避难百姓，也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杀死后割下鼻子回去报功，生俘的二百余人，全被信长的小姓随从拿来“试刀”练胆（《山田龙治家文书》）。

据统计，整个镇压门徒的过程中，被织田军讨取的（鬼知道包含了多少无辜

百姓）有一万两千两百五十人，但这还不够，信长还命令在军中设立奴隶市场，整个越前被卖往京畿为奴的约有四万人！

很有一些看法替织田信长辩解，无外乎就是在日本战国时代宗教狂热煽动下的民众，除了屠杀这一条措施，没有别的好办法。笔者也无意对信长的所作所为，下什么道德上的判定，那样未免老生常谈，只是要指出，信长对越前旧臣、门徒和民众进行大屠杀，是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在里面的，前文也介绍过，本来朝仓氏在越前的统治基盘就很有问题，同族宿老占了一部分，皇室庄园占了一部分，大寺社又占了一部分，大名集权搞得很差，这才导致朝仓义景在争夺天下时显得那么孱弱。之前虽然朝仓氏灭亡了，但织田信长依然无法对越前进行有效控制，实际的在地权力还是掌握在一帮旧臣带路党、国众手里。现在好了，富田长繁与桂田长俊的倾轧杀了一批，门徒暴动又杀了一批，现在信长杀回越前，更是杀到手软，在几次浩劫里苟活下来的寺社、庄园、国众也都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喊打喊杀的了。

这样，越前在乡村集镇化为一片废墟的同时，旧的统治势力也在一片血海里瓦解了。这就给织田信长在这块土地上实施崭新的政策提供了便捷，所以信长的“军团”最先在越前成形并非没有原因的。

九月二日，织田信长放下屠刀宣布“三条禁制”，即“军队暴行禁止，竹木砍伐禁止，随意放火禁止”，其中中间那条，就很耐人寻味，“竹木砍伐禁止”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和北陆军团的设立有莫大的关系！

北陆军团

为什么要特地禁止砍伐竹木，很简单，因为信长需要把全越前的木材和竹子都集中到北之庄城这个据点来，他要翻盖一座崭新的城池，作为己方统治越前的基地。

但织田信长不会把这北之庄城拿来自己蹲着，他把它封给了家中的首席大将——柴田胜家。原来，织田信长以“防止一揆再起”的名义，便把越前国给“分割安置”了，除了敦贺郡赐给了若狭武田旧臣武藤舜秀，其余大部分领地是这样安排的：

柴田胜家得坂南、坂北、吉田、足羽南、足羽北、丹生北、今北西、今北东共八郡四十九万石的领地；

佐佐成政、前田利家、不破光治均分府中两郡（似是指今南、南条两郡）共十万石的领地；

金森长近、原长赖分大野郡十万石，其中三分之二属金森长近，三分之一属原长赖。

领地就是如此安排的，权力方面则是这样安排的：柴田胜家领地最大，权力也最大，他是“越前众”即北陆军团的首脑，根据地在北之庄城；金森、原两人属于机动小军团性质，既可以在北陆支援柴田胜家，也可以在飞弹、越中支援其他方面的织田军；至于佐佐、前田和不破这“府中三人众”，他们在军事调度上要听从柴田胜家的，但他们的直接上级却是织田信长，说直接点，他们仨和那竹中重治一样，是信长派来辅助柴田胜家的“监军”，日本叫“寄骑”。

这点，织田信长给三人的文书里说得就很露骨：“越前之事，尔等大体唯柴田之命是从，平日互相砥砺技艺，但柴田善恶之事不得隐瞒，遇大事时不可出于私情有所容赦。”

同时，针对越前的统治，信长还用九条“掟”（律令）正式确立了下来，这九条当中有些套话，笔者就没有全部说出来，就挑拣其中重要的几条谈谈：

一、禁止在国内征收一切不合法的课税、徭役，如果有紧急事态需要征发的话，须通报信长，得到同意方可；

二、国内一般性的司法纠纷，按照信长所立律法为准则解决，若有疑难不决者，可直接申报信长；

三、越前国地侍，与信长家臣享受同等待遇，一旦立功，必须得到相应的“知行宛行”增赏；

四、皇室、公卿在该国的庄园，均按照天正元年（1573年）之前的标准，恢复原样，以信长颁布朱印状者优先，其余顺后按照法理处理；

五、该国由柴田胜家总权处理，当务之急是加强武备，储存的兵器、粮秣以支撑五年乃至十年作战所需为准，所有城主认真从事政务、军需方面工作，不得沉溺于猿乐、能乐、宠童，玩物丧志。

这几条说明了信长下“军团”的实际面貌，军团长柴田胜家有作战权、领地治权和有限司法权，但大方针和最终权力还是掌握在岐阜的信长手中的。在这样

的方针下，越前的国众、地侍，如堀江、千福、新开、赤座、鞍谷、诹访等，大多获得了本领安堵权，这些小豪族的旧上层早就在几轮倾轧里被杀干净了，现在全成了新统治者柴田胜家和“府中三人众”的“与力”，但只是在战场上跟着他们效力不等于是他们的私兵，信长什么时候需要这些人了，这些人随时得来效力。

后来织田信长筑安土城时，就命“越前众”里的千福远江守领着郎党，到安土城的二之丸担任“番众”（警戒卫兵）；明智光秀准备攻打西国时，也在天正五年（1577年）直接传唤“越前众”里的堀江景忠面谈了解相关情报。这些举措无时无刻都在给人一种印象：“你们这些人的使用权是柴田的，但所有权还是我信长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便是第四条里对越前大庄园、大寺庙的处置方式，本来在朝仓统治时，这些庄园的租税都是要交到京都的皇室和公卿手里的，现在被兵乱来回犁，不少面目全非，庄园主人吃不了进贡来的大米就急了，怎么办？只能找织田信长去解决，信长说好，我去拿朱印来核实。好了，如此庄园的判定权就落在信长的手里，而不是原先主人的手里，信长说你算你就算，信长说算你多少就算你多少，其实最后得到朱印状加盖的，只有寥寥几个庄园而已，大部分的土地、人力都落入了信长家臣的手里。这也可以看成是日本庄园制度完全消亡的开始，到丰臣秀吉时代彻底终结。

安置好了越前，回到岐阜的织田信长接到了朝廷的官位下赐。

一直以来，织田信长的官位都不高，“上总介”是他自称的，后来拥戴足利义昭上洛后，朝廷就把他的氏族“弹正忠织田”转了正（原先这个“弹正忠”也是自称，叫“受领名”），授予“四位弹正少忠”的官位，这官位不算高，论起位阶来还比松永久秀（弹正少弼）低两级。不过，到了足利义昭被信长放逐后，朝廷也敏锐地觉得一个新的天下权力者诞生了，便疯狂地赐予信长官位来笼络他，天正二年（1574年）刚刚升到了参议，三年（1575年）又要他就任“右大臣”的位子，右大臣是从二位了，至此就武家来说，比信长官位高的，也就平清盛（太政大臣）、足利义满（太政大臣）、足利义教（左大臣）、足利义政（左大臣）四人而已，这种速度和火箭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接过右大臣官位的织田信长，在十一月派嫡子信忠出兵包围了东美浓武田家的据点岩村城。本来这座城堡是织田家屏藩，东美浓大豪族远山的居城，武田信玄上洛，也就是元龟三年（1572年）时，遭到武田军大将秋山虎繁的攻击。当

时，同气连枝的“远山七家”和秋山虎繁在上村这个地方打了一仗，双方都各自集结了两千五百人出战，但“远山七家”却被打得惨败，明智城主远山景行战死，苗木城主远山友忠逃走，“总领”岩村城主远山景任被打成重伤，稀里哗啦地逃回城里，没多久就一命呜呼。

远山景任死了，他的妻子也就是织田信长的叔母、美艳的“直之方”就孤儿寡母了，没奈何只得嫁给了秋山虎繁来保全远山一族的命脉。

现在，织田信长派信忠来复仇来了。信忠领着大军杀回岩村，把秋山虎繁给包围了，这回轮到胜赖没奈何了——刚在长篠合战一败涂地的他，手头没有精锐部队，只能动员一批“土民百姓”（《信长公记》语）来解岩村城的围。

结果到了十一月十日，岩村城的秋山虎繁先按捺不住，当天晚上对水晶山的织田信忠本阵发起夜袭，却被早有准备的织田军以逸待劳，杀得七零八落。败兵往岩村城回拥，城兵就打开木栅，准备收容他们回来，见此良机的信忠大喝一声，一马当先，带着织田军冲入了岩村城木栅内，斩杀武田军二十一员头目，杂兵地侍千余人，岩村城的残部缩入本丸。十五日，得知岩村城捷报的信长亲带马廻来援，准备和胜赖的援军再做一次决战。

但到了二十一日，秋山虎繁就派出了家本小大膳，以保证城兵性命为条件，请求投降。织田信长答允了，但当城将秋山虎繁、大岛木之助、座光寺为清入帐幕来参降时，信长却下令将三人捆缚起来，押回岐阜城听候发落；当信长的叔母穿着“小袖”也跟在后面进来时，却被信长亲手一刀斩杀（《当代记》）。

不久，秋山虎繁等三人在长良川被处以磔刑，信长对自己杀降的解释，是因为在长篠合战前，武田胜赖处死了奥平贞昌家的人质，现在以彼之道还之彼身。残存的岩村武田士兵被远山一族追杀，最后全部被关在一间屋舍里活活烧死。

看到岩村城陷落，武田胜赖也无可奈何，他这时再也不敢也没能力和信长野战了，只得悻悻地打道回府。接下来，织田信长安排了黑母衣众头子河尻秀隆担任岩村城代，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引导大军攻入武田的根据地信浓和甲斐两国。

如果说长篠合战让武田军积年的精锐丧失殆尽的话，那么岩村城的失守也就意味着武田领地大门的洞开。虽然武田胜赖后来活蹦乱跳地继续忙了七年，但那是属于“回光返照”了。

安土筑城

岩村城之战回到岐阜后，织田信长突然宣布将家督的位子让给信忠，并将根据地美浓、尾张作为信忠的封地。那么，让出位子的信长呢？他自有打算，天正四年（1576年）正月，他任命重臣丹羽长秀为“普请总奉行”，集合尾张、美浓、伊势、三河、越前、若狭五国的武士、工匠，于琵琶湖以南的目贺田山，着手构筑起一座前所未有的巨大城堡，即安土城。

安土城的分工如下：

总奉行：丹羽长秀；

普请奉行（负责工匠事务）：木村高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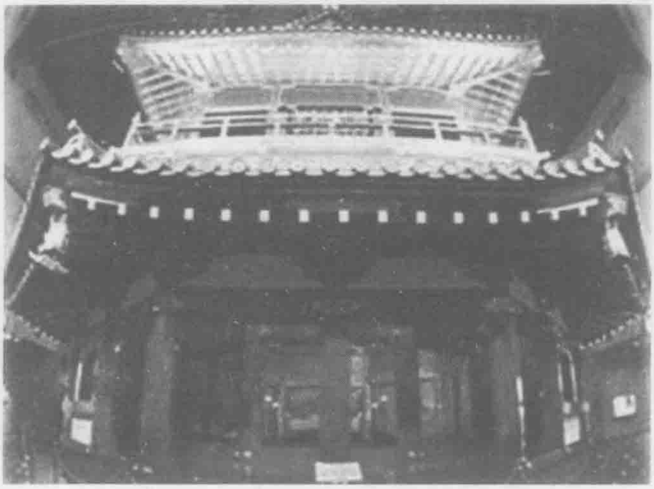
大工横梁奉行：冈部又右卫门；

绳张奉行：羽柴秀吉（老本行了）；

石奉行（铺设石垣）：西尾吉次等；

瓦奉行（烧制瓦片）：小川佑忠等。

安土城的特点一是核心有高大威严的“天守阁”（据说也是日本城堡的第一个天守），有七层之高，供信长与其家族居住，以下地面上主要是武者屋舍，供信长的马廻众居住；二是为镇守邪异之物，信长还命令万名民夫，从观音寺山的长命寺里运来一个叫“蛇石”的大家伙，这个蛇石长近10米，重达112吨，用绳子牵拉时，是“昼夜山谷响动”，一直拖到了安土城最顶端才放置下来。安土城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防御机能很差，里面没有弯曲的细道，也没有落石、虎口等常见的守备点，从大手门到天



安土城天主阁1：1复原模型



安土城遗址

守，就是个宽6米，长180米的直线通道。由此可见，信长构筑这座大型城堡，其政治经济意义是超越了军事意义的。

因为安土城东西恰好位于京畿与浓尾的走廊间，往北又可扼守住北陆街道，还可利用琵琶湖的水利运输，如果之前在岐阜的“天下布武”是为了夺取京畿，那么在安土城，信长新的目标是整个日本天下。

据葡萄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的描绘，安土城的“中心，也就是天守，是种类似塔的，共七层的高大建筑，内外建筑极尽巧妙之术，内部墙壁上全部覆盖着色彩艳丽的人物山水画，外部墙壁用黑白涂漆很好地划分为了威严的层次感。每一层都用不同颜色的瓦片加以区分，有的用朱红色，有的用青色，最高的一层全部贴上了华丽的金箔……”现在这份资料就构成了已化为平地的安土城最清晰的想象画面，很多复原方案都是根据此提出的。

另外，为了加强和朝廷的联系，信长也没扔下京都不管，他委派村井贞胜，于公卿二条晴良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座新的“二条城”，供自己在京都进行事务



天下布武之印

时居住。所以，让出家督的织田信长，是人退而权不退，住在巍峨安土城的他，继续掌握着政治核心权力，只不过给了信忠更多的治理领地和单独负责方面的机会罢了。

很快，织田信长就有所动作了，这时在京畿里唯一还敢和他作对的就是在之前的长岛、越前、近江煽风点火的石山本愿寺。天正四年（1576年）四月十四日，织田信长动员荒木村重、细川藤孝、明智光秀、塙直政四将，再度对石山御坊发起了包围攻击。四将中，荒木村重自尼崎走海路进攻，在大阪的北野田处构筑兵砦，封锁石山御坊对外的联系；明智光秀、细川藤孝走东南的森口布阵；而塙直政则领着大和国、山城国的仆从军，进出石山御坊的门户——天王寺。

织田信长本以为，这场围困战也就和之前的岩村城差不多，只要御坊里的那帮和尚熬不住了，自然会出来投降，长岛、越前两处门徒的战斗力不过尔尔。所以，包围石山御坊的织田军的策略就是修筑十多处兵砦，把御坊给圈起来，到处割麦子搞粮食战术，而后立起木札，上面写着“御坊内普通男女出降不问，但坊主皆可杀也”（见于信长给细川藤孝、明智光秀的书状）的字样，搞分化瓦解的那一套。

但他错了，石山御坊绝对是日本战国时代宗教界的一个怪物，庞大的怪物。

石山御坊的根据地就在淀川河口的渡边津左右，《本愿寺史》里这样介绍：“宗主自山科赶赴堺的途中，在淀川下船，渡边津上陆，而后乘马南下，以法安寺为基，修筑坊舍。此处北有淀川，东有大和川，一片丘陵秀美，且位于濑户内海要冲之地，位置险要。”至于《信长公记》里，也介绍了石山御坊的规模，“自加贺召来‘城作’（筑城工匠），占地八町有余。”八町，约合870米。不过《宇野主水日记》的记载似乎更为准确，因为作者一直担任显如上人的“佑笔”（秘书），他在天文十三年（1544年）的日记里，比较清楚地描绘了御坊的长宽，“东到河绿之地，约七町；北约五町……”即长760米，宽540米，但这只是御坊本身的大小，叫做“境内”。其实在御坊的周围，还有鳞次栉比、十分繁华的“寺内町”，在天文初年就拥有清水町、北町、西町、南町、东

町、新町六处，天文四年（1535年）新开辟了桧仓、青屋两町，天文十年（1541年）又增加了造作町与横町，鼎盛时期，石山御坊拥有十处寺内町。

需要说明的是，在寺内町的居民、商贩都要向御坊纳税，过着“寺内统制”的生活，每町都有“高札”（类似我国的牌楼，悬挂法令），说明御坊需要这些町民做什么。此外，每个寺内町里还有“番屋”，这种东西是单纯的军事设施。

“番”在日语里，就是“警备、巡逻”之意，“番屋”就是供御坊警卫战斗人员居住的屋舍。这种制度，在山科本愿寺时代就确立了下来，到了石山后更是进一步强化，以石山御坊的“大鼓番屋”为例，里面可以居住三百人上下的战斗人员，这些人员分为弓众、枪众、荷驮众，每到元旦时都要向上人贺寿（这和封建大名没什么区别）。那么，这些人员究竟来自何处？据史料研究，大部分是来自门徒聚集的国度，如摄津、伊势、加贺等，并且还自带武器、粮食，所以也叫“自兵粮众”、“自饭米众”（这么好的兵源，哪儿找去）。

不过，光有番众还不够，石山御坊还拥有足以傲视世俗大名的军工产业，如天王寺、杂贺和堺的刀匠锻冶行会，它们都和御坊有很深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大批质地优良的刀枪、铁炮于寺内囤积。为了加强守备，石山御坊还在城堡周围设立了整整五重的栅栏，两重壕沟（堀），上面橹楼林立，每橹都有铁炮队守备。谈到橹的数量，本愿寺的《天文日记》里有段记录：“自夜半至今日，暴风骤雨已过，屋舍被连根拔起，松木断折，寺中之橹几乎全部倒塌，仅存五处安好——天文十年八月十一日记”。这本是和尚记录一场台风对御坊的毁坏情况的，但一场大灾过后还有五处橹楼保存下来，从侧面能想见，石山御坊橹的数量绝对不少。不光如此，与很多战国大名一样，石山御坊在四周敷设了强大的“支城网”，有高津、丸山、正山、难波、大海、森口表、天王寺、苏我子等密密麻麻的小兵砦，据《阴德太平记》统计，总共五十一处之多！

织田信长现在企图把石山御坊困死，显如上人的对策就是保证对外的补给线，而御坊对濑户内海的口岸就是难波港，于是门徒们构筑了楼岸、木津两处兵砦，夹住了难波。

而给御坊自濑户内海运来补给的，赫然便是西国的霸权——一文字三星的毛利氏。

这标志着，毛利一族现在也和织田信长铆上了。

恩怨

自从严岛合战后，笔者就对毛利以后的历程谈得比较少了。陶晴贤在严岛败亡后，毛利元就迅速夺取了本属于大内的周防、长门两国，一跃成为西国西部最强大的势力，接下来元就的打算是两头轮着出击，总的战略目标是：在东，和出云的尼子晴久争夺财源——石见银山；在西，利用毛利的水军优势控制下关海峡，再把大内介的另外一笔遗产——九州最繁华的博多港，纳入自己的控制下。

本着这样的原则，在弘治二年（1556年）时，毛利元就乘着尼子晴久远征备前的机会，偷偷摸摸地派出次子吉川元春，领着宍戸（日本姓氏，古通“肉户”）隆家、口羽通良杀入了石见国，逼降了银山所在的山吹城城主刺贺长信，夺取了石见银山。尼子晴久怎么能忍，迅速把备前远征军整整两万五千人火速带回来，旋风般杀入了石见。

这下轮到毛利军麻爪了，只得让宍戸隆家带着七千人在忍原阻击尼子晴久。忍原是块溪流、山谷纵横的地区，对以少对多的宍戸隆家而言，也算是个理想的战场，但晴久却命令尼子军攀爬到宍戸军两侧的高地上，扔大石头狂砸，随后进行了正面突击——宍戸隆家溃不成军，死者数百，随后山吹城也被晴久拿下，是为“忍原崩”。

咽不下这口气的元就在三年后的永禄二年（1559年）一下拉起了一万四千人，再度远征石见的山吹城，但这次担任山吹城代的是尼子伞下的头号猛将本城常光，守城异常坚决硬气，毛利军啃得满嘴牙都崩了，山吹城还是岿然不动。打着打着，同样企图夺取九州博多的丰后大友，出兵袭击下关的门司城，腹背受敌的元就待不住了，只能选择自山吹城撤军，去救门司城，在途中的降露坂遭到本城常光和其他尼子军的追击，伤亡极为惨重，元就仅以身免，是为“降露坂之崩”。

真是没想到，被后世丑化，好像被毛利元就玩弄于手掌间的尼子晴久，在史实上却是完虐毛利，让谋将元就连崩两回的狠角色。

但这位尼子晴久却在取得大胜的次年得了急病死了（如果他再活十年，毛利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毛利元就便乘机和晴久的儿子尼子义久签订停战协议，而后集中力量去和丰后大友争夺门司城去了。

丰后大友此刻已安定了内部态势，家臣团内人才济济，也不是善予的角色。

毛利元就和大友义镇围绕门司城打了两次，虽然小有斩获，但无法深入拓展势力。于是，毛利元就又烧起了剃头挑子的另外一头，开始攻击晴久死后态势不稳的出云尼子，没想到却收取奇效。

之前说过，尼子家的基盘是称为"尼子十旗"的国众，这帮人遇到能带着他们抢到粮食抢到地盘的，像尼子晴久那样的家督还能齐心协力抱成一团，但现在晴久死了，尼子义久一个"小年轻"，就笼不住人心了。毛利元就运用手段，首先策反了石见的本城常光等将，石见银山此刻兵不血刃就落入元就手中。

以石见崩盘为序幕，西出云的国众赤穴、三泽等相继投降毛利，毛利元就借此猛攻月山富田城周围的"尼子十旗"，对方是败的败，降的降。到了永禄九年（1566年），尼子的月山富田城化为一座孤城，被毛利军重重围困。本来，城中依靠重臣宇山久兼还能鼓舞士气坚决抵抗的，这位甚至还把私财拿出来，秘密从外面购入粮食犒劳士卒，但随后毛利元就收买了尼子方一个叫大冢与三卫门的败类，大冢便在尼子义久面前谗害宇山久兼，年轻脑袋容易发热的义久居然把宇山久兼喊来，一刀砍倒了。

宇山久兼一死，月山富田城只剩下三百余残卒，加上愤慨宇山无辜被杀，士气沮丧，再也守不下去了，这时毛利元就"保障生命安全"的血誓书也送到了尼子义久的手上，最终义久只得开城投降。不过这次元就还算说话算话，义久没被杀害，而是被幽禁在安芸的圆明寺中，出云大名尼子氏就此灭亡。

这距离尼子晴久死才过去了短短六年的时间，可见以国众为基盘的大名是何等的脆弱。

但毛利方征伐出云也不是没有损失的，其中最大的损失，就是元就嫡子，身为继承人的毛利隆元的急死（一说是被毒杀），这对毛利的未来是件影响很大的事。因为原本毛利氏和尼子一样，本质上也是个安芸、备后国众联合体，元就不满意，就自家臣中选出了赤川元保、国司元相、栗屋元亲、桂元忠、儿玉就忠五人，辅佐隆元处理政务，是为"毛利五奉行"，这里面赤川元保、栗屋元亲是隆元的侧近，桂元忠、儿玉就忠是元就的侧近，国司元相则是隆元的"传役"，是标标准准的近臣内廷集团。借着这个"五奉行制度"，毛利氏大名一元化权力也在缓慢而踏实地加强着。

现在，毛利隆元不明不白地死了，元就一个心痛惶急就把"五奉行"的笔头赤川元保给杀了，"五奉行制度"也等于名存实亡。后来元就就让隆元的儿子，

也就是自己的嫡长孙幸鹤丸继任了家督，即后来的毛利辉元。但失去“五奉行制度”的毛利辉元，在爷爷死后再也压制不了两个叔叔，即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的“二川集团”了，毛利氏向心力涣散，直接导致了其在争夺天下的进程里的弱势地位。

说是弱势，但都是些后话了，当时解决了尼子后，得了银山的毛利元就得陇望蜀，又打起了博多的主意，便在永禄十年（1567年）唆使筑前领主秋月种实起兵反抗大友义镇，再度燃起和丰后大友的战火。这时，北九州的重要前沿据点立花山城城主立花鉴载也扬起叛旗，倒向毛利方。元就立刻派出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赶赴立花山城，准备夺取筑前、丰前两国，但却在多多良滨这个地方，被大友家的三员大将户次鉴连、臼杆鉴速、吉弘鉴理阻截住了。

一面毛利军要去救立花山城，一面大友军坚决不允许毛利去救，双方就在多多良川两岸来回死战，据说大小合战有十八回，战事陷于胶着状态。

关键时刻，大友义镇的军师吉冈长增献出一条毒计：搅乱毛利氏的后院，让他不战自溃。

于是，大友先是送了大内介同族一个叫大内辉弘的去周防国，煽动了大批大内旧臣造反；而后又援助尼子旧臣山中幸盛、立原久纲，拥戴尼子国久（新宫党首领）的孙子胜久攻占了出云的新山城，以“再兴尼子”的名义到处驱逐毛利方势力。

如吉冈长增算定一般，多多良滨的毛利军果然坐不住了，也顾不上救援立花山城了，争相朝着海峡对岸奔逃，要回自己家“救火”去，大友军趁机追杀，一路上光是被吉弘鉴理部讨取的毛利军士卒就有七百之多，全军死者据说有三千五百人。多多良滨之战，毛利方以惨败告终，自此再也不敢染指北九州的地盘，丰后大友迎来了全盛期。

得知前线兵败的毛利元就老泪纵横，但也只得忍痛割弃北九州，专心平定大内和尼子旧臣的叛乱去了。当年十月二十一日，一万毛利军杀入山口城，大内辉弘领着残兵遁入海中，但毛利方穷追不舍，搜山检海，直逼到大内辉弘穷途自杀为止；出云方面，吉川元春亦率大军来剿，尼子旧臣节节败退，到元龟二年（1571年）元就去世前后，其据点新山城陷落，旧臣军的中核人物山中幸盛被元春抓捕。

平定叛乱后，油尽灯枯的毛利元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其实元就早在十年前就一度病危，多亏将军足利义辉送来了名医曲直濑道三，不但治好了病，还恢

复了龙精虎猛（七年后，即七十一岁时，元就还“捣鼓”出最小的儿子即毛利秀包来）。但这时，元就的身边已没有了名医，而且他的年龄也太大了，老到死神不得不把他生命收回的地步，时代是不允许某个枭雄称霸太长时间的，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元亀二年（1571年）七月，西国首席谋将毛利元就死去，得年七十五岁。

老当家去世了，儿孙与家臣忙得一团糟，竟然让那个被俘的山中幸盛得了手，本来被关在牢里的他，借口自己有严重性腹泻，在上茅坑的时候溜走了。

溜走后干吗？开玩笑，这个山中幸盛，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要为复兴尼子“受尽七苦八难”的山中鹿介啊！他毕生的信念就是反毛利、复尼子，但这时他往周围扫一圈，发现整个西国根本没有能和毛利正面对抗的势力，于是就一直跑到京都，谒见了织田信长，表示要为信长充当西国远征军的先锋——只要允许他复兴尼子。

织田信长对山中的坚贞志向很是感动，但他当时也正被一圈人围殴，直接帮助他是不可能了，只有在道义上坚决支持了。这山中幸盛也不简单，带着尼子旧臣们跑回了西国的门户因幡国，秘密加入了亲织田的大名山名佑丰军（昔日六分一殿，如今也沦丧如斯了），与山名的敌对势力武田信高做斗争，短短一年居然扫平了十五座城寨，并交好同样亲织田的备前大名浦上宗景，初步统一了因幡东部！



毛利辉元

知道这件事情的毛利辉元十分生气，他一来恼恨信长收留山中幸盛，二来当时毛利军也在朝备前、美作、因幡等地拓展势力。生气后的辉元采取了实际行动，他收留了从三好义继那里逃来的足利义昭，也恶心了织田信长一把，两家就此彻底翻脸。

这时，织田信长来打石山御坊了，毛利辉元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这不光是山中幸盛和足利义昭的问题，石山御坊那可是控制着濑户内海的关键，如果被信长夺去了，那毛利家的贸易生命线可就没了。于公于私，这仗看来是非打不可。

毛利辉元还是信心满满的：我家水军厉害啊，可以在海面上横着走的。为支援显如上人，辉元将水军精华尽出：以儿玉就英为统帅的内河警固众，以乃美宗胜为统帅的小早川水军，以村上吉充为统帅的因岛水军，以村上元吉（村上武吉之子）为统帅的能岛水军，还有村上吉继的来岛水军，全部出动，共有七八百艘战船，载着弹药补给，密密麻麻地朝难波外的木津川杀来。

看你织田信长怎么在海上和我斗！

第七章　进击的军神

燃烧的木津川

庞大的毛利水军在赞岐国的屋岛城做了中途补给后，就越过鸣门海峡，并与纪伊水道来的杂贺众会合，不久就出现在住吉滨，源源不断地沿着木津砦，朝石山御坊运送给养。

织田信长心想这可不行，但他又对毛利水军心存忌惮，便准备先从陆上走，就让天王寺砦的塙直政领军攻打木津砦，而天王寺暂时由佐久间信荣（佐久间信盛之子）与明智光秀接替。

五月三日，塙直政带着三千人，把高屋城主三好康长、根来众（看来纪伊国也有为信长所用的雇佣军）、和泉众这些仆从军排在第一线，自己领着山城、大和的军队排在二线，开始叫阵。



八种基本阵形，上排第二为鹤翼阵

本愿寺门徒很快对塙直政的叫阵有了反应——一万多名门徒，包括善用铁炮的杂贺众在内，自木津、楼岸两砦汹涌而

出，排成了鹤翼阵，大张两翼，把塙直政的部队给“夹”了起来，几千挺铁炮交替射击，如阵阵惊雷，织田军死伤枕藉，三好康长老先生率先掉头逃跑，把后面塙直政的本队也冲乱了。门徒军往前逼近数町，又用铁炮射击，死死咬住了织田军本队，短短数刻后，南山城国守护兼大和国守护——织田军中坚指挥官塙直政与同族塙安弘、塙小七郎，部将蓑浦无右卫门、丹羽小四郎全丧命于杂贺众的铁炮枪口之下。

从此，织田信长有力属下的名单里，原本显耀的塙之一族消失了，可以说杂贺众硬生生毁了一个家族。

塙直政横死后，门徒军乘势大进，反倒把佐久间信荣与明智光秀围在了天王寺里，光秀急忙向京都的织田信长求救。得到战报的信长有些头疼了，这下完了，天王寺只是个小兵砦，在门徒的围攻下估计撑不了三五天，但我现在身边只有一百名马廻众，主力还都分散驻防在各国，但天王寺又不能不救。一番思索后，五月五日织田信长仅带一百马廻进入若江城，并发布了“诸国动员令”。

两天后，羽柴秀吉、丹羽长秀、泷川一益、稻叶良通、松永久秀等靠得比较近的将领不待总动员，直接带着各自的亲兵驰援而来。五月七日，信长决心不再等待，领着现有的三千人直接冲上去解天王寺砦的围，因为天王寺实在快坚持不下去了。

与信长对阵的本愿寺门徒足有一万五千人，战术依然是将杂贺众铁炮放在阵头，轮番射击。信长则将部下分为三阵，自己和松永久秀、佐久间信盛、细川藤孝领着足轻为第一阵；蜂屋赖隆、丹羽长秀、羽柴秀吉、泷川一益、稻叶良通为第二阵；信长的马廻为第三阵。

面对杂贺众铁炮的密集弹雨，信长将轻装的足轻编为一体，发挥速度的优势，发起短促冲击，并亲自挥刀冲在前面鼓舞士气，结果手也被铁炮的铅丸擦伤。足轻见领导光荣负伤，个个意气风发，举着刀枪冲乱了杂贺众的铁炮队，与对方混战在一起。

一进入肉搏模式，铁炮比棍子可强不到哪儿去。本愿寺门徒便急忙撤去天王寺之围，往后狂退，准备重新布阵，再发挥射击优势。于是信长再度命令，后面的第二阵接替，继续冲击，一帮家臣苦劝说敌众我寡，信长却说：“今番敌我迫近，实乃天赐良机。”说完就让第二阵冲了上去。来不及重整态势的门徒军被冲得一塌糊涂，丢下了两千多具尸体，退回了原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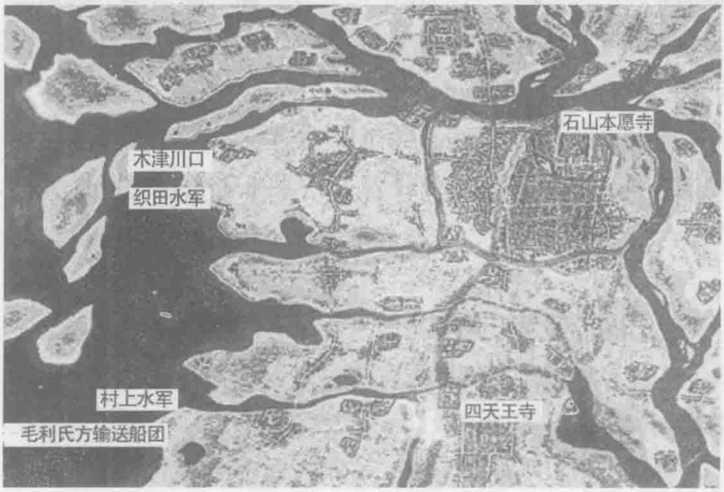
取得大胜的织田军重新把石山御坊给围了起来，但是海上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你就是再围十年，石山御坊里面的人也活蹦乱跳的。

这时信长想起来了，自己也有水军，对，志摩的九鬼水军，上次在长岛包围战里表现很不错的，叫他们上！

七月，九鬼嘉隆的水军来到，和摄津地界支持织田方的草头海贼混在一起，拼凑起三百来艘船只，其中以九鬼的十艘大安宅船为核心战力。十三日，木津川海口水面上，九鬼众与毛利水军发生激烈交火。

这一打，九鬼嘉隆就露了大怯了，他的三百艘船不但数量处于劣势，而且是临时班子，也没有什么协同作战经验。而毛利水军，特别是三岛村上海贼，是长期在海面上风吹雨打锻炼出来的精悍狼群，在据点每日都接受船队阵形训练，他们乘着速度极快的小船（叫小早），列着雁形阵快速逼近织田水军，冲在最前面的叫“盲船”，即把船体四周用高板木盾围起来，弓手在里面朝天抛射箭矢，射击对面的敌船。

砸下几波火箭后，九鬼众不少船只燃烧起来，把木津川照得火红，还没等他们开始反击，第二波“海狼”就杀了过来，朝着九鬼的船队扔出了满天飞的“焙烙”，这种玩意儿，就是用火绳把陶罐缠好，里面塞上火药，点燃后像后世手榴弹那样抛出去，炸得织田的船只遍体开花，人马烧死溺死者无数。最后，毛利水军踩着跳板，纷纷跃上燃烧的敌方船只甲板，舞着太刀大开杀戒，更有“水鬼”潜入海面下面凿船。



第一次木津川海战

一天下来，木津川的织田水军，冒着烟的残骸漂得到处皆是，真锅七五三兵卫、沼野传内、沼野伊贺、宫崎谦大夫、宫崎鹿目介、小畑某（尼崎海贼）、野口某（花限海贼）等水军

头目战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没辙了，面对这种状况，织田信长只能留下大批士卒，委任宿将佐久间信盛为“石山之阵”的总指挥，自己撤回了安土城来防备更为重要的突发情况——第三次信长包围网的形成。

第一次信长包围网的核心可以说是浅井、朝仓、“三好三人众”三家；第二次，当之无愧的应该是甲斐武田，所以长篠合战武田军惨败后，包围网也等于瓦解了；第三次是新的一次，也是充满希望的一次，当然组织者还是那个已被赶出京都的末代将军足利义昭，这位到处流亡，后来得到毛利辉元的庇护，落脚在备后国的鞆之浦，组成了“鞆幕府”，继续和信长对抗。

这时的足利义昭已然很落魄，山城、丹波等地的御料所全被信长没收了，奉公众也大部分投靠了新主人。但鞆之浦这个地方，是室町幕府创始人足利尊氏当年得到光严上皇“院宣”，讨伐政敌新田义贞，进军京都的起点，算是室町幕府的“龙兴之地”，义昭在此建立小幕府，自然希望将来也和始祖一样，西国、九州的大名赢粮影从，跟着他杀回京都，再造山河。而且，与备后国相邻的备中国，还有属于他家的几处庄园，加上京都五山寺庙的孝敬钱（五山的住持，此时的任命权还在足利家手中），经济上还能过得去。

所以，在鞆幕府里的义昭继续发布御内书，组织大名围殴织田信长，是为“第三次信长包围网”，参加者主要有丹波小强波多野秀治，石山御坊的显如上人，最有力的当然还是西国一霸毛利氏，以及和信长关系迅速恶化的关东管领上杉谦信。

这上杉谦信一动，把信长吓得着实够呛。

尻垂坂之战后，上杉谦信顺势攻陷了越中国最后一处重要据点莲沼城，杀死了背叛自己的椎名康胤，这下越中原先的两波势力神保与椎名都被打平了，捣乱的越中门徒一揆也被逐出。接下来谦信的动向，除了继续和后北条在关东小打小闹，主要的目标就锁定在北陆的能登田山的家产上。

之前介绍了，田山家这时候乱啊，前家督田山义续、义纲父子被重臣赶走后继续当橡皮图章的，是义纲的儿子田山义庆。当时义庆才十三岁，啥事都不懂，游佐续光、温井景隆、长续连这帮人觉得还是安全的，后来义庆一天天长大了，这些人本着“长大的傀儡还能算是个好傀儡吗”的原则，在天正二年（1574年）把义庆给毒死了，继任的是义庆的弟弟义隆，两年后义隆也不明不白地死了。最

后，田山义隆那只有四岁大的儿子春王丸当了家督，这伙人终于觉得有了点安全感，准备把春王丸先养个十年八载再屠宰。

但这也太胡闹了，惹得上杉谦信发了火："你们这帮重臣在能登这么瞎搞，外面人知道吗？"能登田山的乱局给了谦信介入的借口，他就把越后旧守护上杉的同族——"上条上杉"家督上条政繁塞给了出逃在外的田山义续当养孙，并许诺帮助田山家复国。

天正四年（1576年）冬，两万上杉军开始侵攻能登，准备把上条政繁扶上位。田山军以"七人众"笔头长续连为领袖，决心采取笼城战术对抗上杉谦信。长续连这个方案应该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以田山军的德性，和谦信野战那是纯属找死，而笼城战则不同，因为田山和后北条类似，也有一座巨大而坚固的主城——七尾城。

七尾城虽然在历史上名气远远不如小田原，但构筑在石动山尾部，高度达三百米，因拥有松尾、竹尾、梅尾、菊尾、龙尾、龟尾、虎尾七条"尾根"（即



七尾城址

山棱线）而得名的“七尾城”，山上兵砦密不可数，四周拥有庞大的支城网，下瞰浩渺的七尾海湾，山顶守护所被称为“天宫”，城下町“千门万户”绵延一公里多，雄踞“战国五大山城”之一。

这就是长续连对抗上杉谦信的资本，他将温井景隆安排在古府谷，游佐续光安排在蹴落口，自己坐镇七尾城大手门，坚决要和外来户上杉血战到底。

上杉谦信这一辈子被攻坚战给搞怕了，不敢贸然攻打七尾城，便采取“先破支城，再取主城”的策略，先后攻陷了七尾城周边的熊木、黑泷、富来、城之根山、粟生、米山等小型支城，但这仗也一直拖延到了来年。但此时消息传来，北条氏政又在上野国蹦跶了，上杉谦信也不能在能登长期逗留了，便安排部将分置在打下来的各座支城继续围困七尾城，自己则带着主力，又是一番长途跋涉拉练回关东，和后北条铆了起来。

大约在此时段，长续连派出了儿子长连龙，前往安土城向织田信长求援。

这也是织田和上杉交恶的直接原因。

信长杂贺攻

结果到了安土城后，长连龙才知道大大的不巧，该年二月二日，织田信长就动员了直属的近江众和马廻，织田信忠的美浓、尾张众，外加京畿诸国仆从军，跑去对纪伊国杂贺众展开讨伐了。

这也是织田信长对杂贺众的第一次征讨。

之前在石山御坊的天王寺铁炮对射之战中，织田信长就对杂贺众恨上了，认为本愿寺的那帮门徒不足惧，其主要倚重的战力，就是这帮盘踞在纪伊国河口，兼营海运和佣兵两项生意的国众惣村集团。当时杂贺众共分为五组，即杂贺庄、十之乡、中川乡、南乡和宫乡，采取“轮值主席”的制度，共和治理，号称“杂贺惣国”。杂贺庄的土桥氏与十之乡的铃木氏为个中翘楚，杂贺庄的土桥守重与又与铃木氏家督“铃木孙一”（名重意，孙一是历代家督统一的绰号）同为净土真宗信徒，所以在石山御坊与织田信长对抗时，依然带领属下站在了本愿寺一方，还在天王寺打死了信长属下大将塙直政。

织田信长在战后气得割下一具无名尸体的首级，称是“铃木孙一”的脑袋，暴晒在京都河原上。但假的终究真不了，到了次年为了削弱石山御坊的抵抗力

量，信长还是决心先铲除对方的“兵源”，就动员了这次“杂贺攻”。

平心而论，信长事先的准备工作还是充足的，他先策反了杂贺五组里与石山御坊关系不是很密切的其他三组（即中川乡、南乡和宫乡），让他们充当先头部队，另外信长还联络了纪伊国南部的最强僧兵集团根来寺，请求他们也来协力，根来寺也答应了，因为这座寺庙虽然和杂贺众关系较为密切，但所奉的乃是真言宗，和铃木、土桥的净土真宗不一样，这时也就没了“共同语言”。

准备妥当，三万织田大军在二月十六日逼近了位于和泉国杂贺众的前卫据点贝冢，但却扑了个空，原来此处守军也早已风闻织田军即将来攻，便乘着船只，自海路撤回纪伊去了。连前哨战都没打到的信长不会善罢甘休，在纪伊边境将军队分为两部：一路自山手进军，以根来众、杂贺三组为先导，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堀秀政为主将，别所长治、荒木村重等为仆从；一路自滨手进军，以筒井顺庆的大和众为向导，织田信忠、长野信包等一门众，加明智光秀、泷川一益、细川藤孝等将为中核。

随后，滨手方向先开一壶，其军队在要害淡轮口处分为三路进军，随后将领们一起用抓阄的方式决定自个儿在哪一路，结果明智光秀和细川藤孝“雀屏中选”，自守御力量最强的中路进军，其他诸将自侧翼两路包抄。接战里，之前打死“三好三人众”岩成友通的勇将——细川藤孝家臣下津权内又立“一番枪”的大功，率先杀入杂贺众的兵砦里，后继的织田一门众的军队趁机压上，全军突破淡轮口，一气攻陷了下面的中野城，讨取杂贺众精兵颇多。

山手一路也进展顺利，越过风吹垰天险后直接南下，渡过纪之川，逼近了敌军大本营杂贺庄。杂贺众决定不与织田军野战，而是以杂贺川为天堑，以弥勒寺山城为中心要塞，往南北两个方面构筑密密麻麻的兵砦为支撑点，又沿着河边立起木栅，防备织田方的突袭。如是，山手一路织田军的进一步深入就此遭到阻滞，必须要打破位于杂贺川的防线了！

二月二十四日，此路织田军以“新秀”堀秀政为先锋，开始强渡杂贺川，但堀秀政的部众奋勇跳入河流里时，才发现脚下踩的全是铃木重意事先让人埋在河床里的尖木桩、竹签、短枪、碎陶壶，扎得织田军士卒东倒西歪，不能行动，被河对岸木栅后的杂贺众铁炮队集火射击，扔下尸体无数。堀秀政急忙退兵，但杂贺川周边都是泥泞难行的湿地，速度被妨碍，结果又有一队杂贺众绕行到他侧面的高崖上，以二十五人为一组，每组分为两横队，神速操弄铁炮，如骤雨般不间

歇地射击，中间还夹杂弓手补射。一战下来，堀秀政部伤亡惨重，《信长公记》也承认："堀部浴于炮火之下，优异武者多失。"

同样是使用铁炮，杂贺众的作战方式和织田军有所不同，信长在长篠合战等战役里，使用的是集火轮番射击的战术，而杂贺众则更加灵活，因为当时的火绳枪装弹、清膛、点火、射击等一套程序十分烦琐，有数十步之多，所以杂贺众一般是数人一组，分工协作，保持了极快的射速，十分便于游击作战。杂贺川之战，堀秀政就着了道，这位出身信长侧近的年轻将领，本来和羽柴秀吉一样，多从事土木奉行的职务，此次讨伐杂贺是他第一次独立带军，却遭此败绩，但倔强好学的堀秀政却没有消沉下去，而是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在之后的生涯里越战越勇，乃至被《常山纪谈》《武家言行录》评为"名人太郎"、"指点天下大势无错之人"。由此看来，挫折也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看你如何面对了。

既然正面强攻杂贺川无效，山手方面的织田军就扼守住渡口，等待滨手方的迂回合围。二十八日，信长与马廻众抵达中野城，巡视了周边地形后，于三月一日命滨手方的织田军直接攻打铃木孙一的据点，织田方士兵手举竹束来抵御杂贺铁炮射击，日夜攻坚，但进展依然有限。

这时，石山御坊与毛利水军蠢蠢欲动，似有出兵截断信长退路的架势。深怕陷于两线作战的信长见攻坚战无法取得根本性进展，遂只能摸索与杂贺众暂时和议的道路。

最后，杂贺征伐中，织田方是不愿再攻下去，而铃木孙一也不想再被围困下去，双方一拍即合：土桥守重、铃木孙一等七名杂贺惣村头目，联名在投降书状上签字画押，交给织田信长过目，织田方退兵，杂贺众名义上降服，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第一次杂贺征讨就此结束。但舆论战却在战后打得很热闹，信长挥舞着杂贺众的降表，高呼是我赢了；而毛利辉元和足利义昭则到处吹风，说织田军在纪伊陷入杂贺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损失惨重，狼狈退兵，给第三次信长包围网的各势力加油打气。

"此仇不报非君子！"暗中下了狠劲儿的织田信长在撤走主力时，留下织田信张（出身藤左卫门织田氏），在佐野砦与蜂屋赖隆一起负责统率和泉国人监视杂贺众。

其实，织田信长草草自纪伊退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北陆能登，田

山家的情势已十分吃紧。

谜之战——手取川

在上杉谦信忙着和北条氏政对练时，能登田山军立即对留驻围困七尾城的上杉军发动怒涛般的反击。先是田山家臣甲斐亲家小施谋略，收买了熊木城里上杉军的内奸，轻松夺还该城，上杉军守将悉数战死或自杀；随后，田山军又以杉浦和泉守为大将，攻陷了另外一座支城富山城，捕杀了上杉军的留守蓝浦长门。一时间，能登方的作战是如火如荼，有声有色。

到了天正五年（1577年）闰七月，就在“田山七人众”的笔头长续连亲自领军准备克服穴水城时，煞星上杉谦信却已遵照足利义昭的劝解，与北条氏政罢战，参加了信长包围网，专心领着越后主力，风一般地杀回了北陆。

面对“越后的苍龙”，长续连还未接战气势便先馁，他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没有采取固守支城网（其实这时七尾城的支城已被田山军收复大半）拖慢上杉军的行动，赢得盟友北陆军团长柴田胜家来援的正确政策，而是迷信上次七尾笼城战的效力，竟然下令全部放弃已得的支城、兵砦，拉着己方所有的士卒、百姓共一万五千余人，外带傀儡小家督田山春王丸，再入七尾城固守。

上杉谦信也不强攻，而是把七尾城给重重围了起来，时值酷暑，窝了那么多人的七尾城，屙屎撒尿的，全堆积一起，很快爆发瘟疫，士卒和百姓在城内死亡相枕，就连春王丸也因感染疾病成为殇子。到了九月，城里是埋尸的活人都快找不到了，而柴田胜家的援军却迟迟不至。

援军来不了，我们总不能等死啊！七尾城外面有上杉的刀枪弓箭，里面有杀人不见血的大瘟疫，连我们拥戴的春王丸都死了，再抵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时，以游佐续光为首的一帮人极力主张向上杉谦信投降，这在重臣合议体制下的田山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长续连却固执己见，说投降的话，来当家督的肯定是谦信家的田山政繁（也有说谦信准备让政繁的养父田山义春继任能登国主，做个平稳过渡），到时候我们这帮人怎么混？还不如安心等织田军的增援，将来还能保住自家一亩三分地。

游佐续光没耐性了，看长续连坚持己见，就在九月十五日晚勾结了温井景隆等，突然发动兵变，杀死长续连全族百余口（只有他儿子长连龙，因为跑出去搬

救兵而幸免），开城向上杉谦信投降。

七尾城陷落了，那此刻柴田胜家的援军究竟来没来？在哪里？《信长公记》说，早在八月八日柴田胜家就带着本部所属的一万八千人自越前进发了，而后信长又命羽柴秀吉的长滨众、“美浓三人众”等军势共三万人，作为后部赶去增援。但越前和能登之间还隔着一个加贺国，此地又是本愿寺门徒盘踞之地，所以柴田胜家是一面走一面打，好不容易压制了加贺南二郡（江沼郡与能美郡）的一揆，到了加贺手取川附近的小松、本折、安宅等村落驻扎，却传来了长续连被杀，七尾城落入上杉谦信之手的消息。

这时的战局已经十分不利了，上杉军的先遣部队已南下至手取川边的松任城，对柴田胜家虎视眈眈。

本来，双方在加贺都属客场作战，军力也相差无几，但刚刚灭掉能登抵抗势力的上杉谦信，威信却一下散播开来，引得很多加贺豪族去投，加上此时谦信已加入信长包围网，与本愿寺的门徒们暂时谈和，也得到了该地门徒力量的有力支援，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占。于是，作战会议上，羽柴秀吉发言力谏柴田胜家及时退军，避免与上杉谦信一战。

与会诸将都明白，为了家中首席的位子，羽柴秀吉和柴田胜家一直都有那么层竞争关系，再加上大伙儿都风闻（其实很多野史也喜欢如此捕风捉影）秀吉很早就暗慕信长的妹妹阿市了，不过他起身微末，长相又是飞沙走石的类型，便只能将这份情深深埋在心里。攻打小谷城时，秀吉表现之所以极度活跃，怕也是有这种情愫在起作用，但浅井家灭亡后，信长却把阿市改嫁给了柴田胜家，所以秀吉和胜家间可能还有点情敌意味在里面。

一来二往，大家情绪都不稳定起来，秀吉拼命要撤退，胜家则拗着性子模棱两可。最后，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在与上杉军作战前，羽柴秀吉招呼都没打就带着自己人先走一步，脱离了战线。

主力羽柴部一走，柴田胜家也没办法再待下去了，便让剩下的四万人打理好行装，集体向后转，准备渡过手取川回越前去。

不幸的是，柴田胜家面对的是急袭高手上杉谦信，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织田军临阵不稳的动向，率领主力瞬间从七尾城赶赴到松任城。看到谦信毗沙门天与乱龙旗的织田军莫不丧胆，在二十三日夜急渡手取川，谦信指挥骑马队紧追不舍，加上秋霖连日，手取川河水暴涨，后卫的织田军铁炮受潮，作战不灵，结果被死死咬

住，遭杀死的、溺死的有千人之多，大败亏输——这便是著名的手取川之战。

可就是这个对时局影响颇大的手取川之战，现在在史学界却有些争论不休的意思，首先良质史料《信长公记》就没提这场合战，只是说柴田胜家抵达手取川，而后羽柴秀吉不战而走触了信长的逆鳞（想想也对，事后这猴子能保住职位和脑袋，实在是大幸），而后就没有后续内容了。

另外，《长家家谱》（长连龙一族的关联史料）也说："织田军四万数，驰援七尾城，得闻落城遂归阵退走。"

故而，有人就根据这个，说手取川是上杉谦信为夸耀武功生造出来的，实际是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和织田后卫部队一场小规模战斗罢了。

不过笔者这里要为谦信说话了，《信长公记》在日本史料里属一类不假，但作者太田牛一长期侍奉在主君周围，有些败战，主君不愿意提不想提的，他总得适当隐讳。就手取川这段记载，说到羽柴秀吉跑路后就戛然而止，有头无尾的，实在难以服众。而《历代古案》《常山纪谈》《北越军记》《北陆三州志》等很多史料，都写上了"织田军班师，是日（九月二十三日），上杉谦信追击之"之类的一笔，现存的原始文书里，也留存着九月二十五日上杉谦信对加贺豪族宇津吕、堀才等的"军功感状"，主要是表扬他们在松任城协助自己夜袭织田军的功勋。从时间与内容上，足见九月二十三日手取川是爆发了激烈的夜战的。

那么，上杉军取得的战果是否微不足道，这点手取川之后的时局就能从侧面反映出来，织田信长差点气得把羽柴秀吉脑袋砍掉就不提了，此战后上杉谦信是高歌猛进，加贺豪族基本拜服从军，至十二月谦信军役账上"加贺众"、"能登众"的名字已然满满，如藤丸胜俊、若林九郎左卫门等，其中若林还在五年后继续从属上杉军，在越中鱼津城奋勇抵抗柴田胜家的攻击，城落战死。

非但加贺，就连远在大和国的松永久秀听到了手取川的消息，也禁不住欢欣鼓舞，又起来造信长的反了！

所以，种种侧面迹象表明，手取川合战不但存在，而且谦信取得的战果应该不算小。

不过，我们似乎也不用跳到另外一个极端，渲染诸如"织田军不堪一击，兵羸将弱"此类的观点。下面，笔者也简单地把手取川织田方败战的客观原因分析一下，直接看柴田胜家的军团，此战出兵一万八千，还得指望若狭、近江方面的后继，才敢正面和谦信对抗，所以羽柴秀吉不给面子，胜家也只能干着急，秀吉

一走，胜家也只能跟在后面溜了。

说来说去，不是柴田军团的战斗力弱，而是他的底盘不足！

自古至今，打仗比的不只是单兵的战斗力和将领的指挥能力，更重要的是比动员能力和后勤补给。现在我们回头看，柴田军团的成立时间距手取川合战刚刚两年，之前也谈到了，织田信长镇压越前门徒一揆时，为了铲草除根，对全国实施了无差别的大屠杀，越前人力损失不下五万（被杀的，被卖为奴的，还有逃亡的）。当时全日本的人口估算也就七百万到一千万，越前一国原先的人丁也就十万到二十万，现在遭逢兵灾，几同“亡国”了。

没人丁就没人种田收粮食，更没人纳税服军役，后果那是相当的严重。这种困难在柴田胜家掌管越前后发布的《新七条掟》里一览无余，里面都是诸如“禁止百姓因为逃税而移住他乡”，“农民必须专念耕作，严禁从事其他产业”，“诸领主下的家来（即奴仆）不准转投他人”等赤裸裸的条令，目的就是要强行束缚人力，恢复农耕生产，尽快恢复人力资源，修复城堡组织军队。但两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时强行去救援七尾城，柴田动员的一万八千人，很可能主要还是靠外来的人力（如织田军将领本来的部属和从京畿招募来的浪人）支撑的，和几年后横扫北陆，动辄五六万人拉出去作战的“柴田军团”自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实力不足，加上形势不利才是柴田胜家在手取川落败的真正原因。

一朝荣华一杯酒

手取川取得胜利的上杉谦信则是风光无限，加贺、能登、越中现在基本都在他掌控之中，这些地方的豪族大部从军，门徒们也抛弃前嫌，基本不来捣乱了。现在，上杉谦信的计划可就宏伟了，和四年前的武田信玄一样，组织起庞大的远征军上洛，扫除织田信长全无敌。

让人悲伤的是，天正五年（1577年）十二月八日，在春日山城的谦信发布大动员令，准备在来年三月十五日大举上洛，但就在出军前六日，即三月九日，谦信突然昏迷不醒，十三日便撒手人寰，一代“苍龙”就此陨灭。

因为谦信去世的时刻是如此之巧，与信玄之死给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感觉不同，他的死更多伴随着猜想和谜团，有信长忍者暗杀说，有继承人夺位谋害说等，但根据现在的研究，谦信死因其实挺单纯的，他一辈子都是个“大

到了大和信贵山城笼城，要和信长对抗。

当时，信长的相当主力都聚集在石山御坊一带，被本愿寺显如上人牵制，木津川上毛利家的船只也耀武扬威，往来给石山御坊运送补给，织田军只能干瞪眼；之前信长讨伐杂贺众，也无功而返；北陆方面，上杉谦信的两万大军已围困七尾城，柴田胜家还在为出兵援救的事情而困扰不堪。所以，松永久秀突然背叛的消息传到安土城时，杀伤力还是很大的，据说信长当即就有些手足无措，但他还认为这不过是松永在和自己闹情绪，便派遣了在堺的代官——精通茶道的松井友闲只身前往信贵山城，对霜台苦苦相劝：

"你也是老革命了，内心有什么委屈难过的，去安土城详细和主君说清楚，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

谁知六十多岁的松永久秀冷笑几声，说清楚？反正像我这样的，主君大概也就视为棋子吧，用得着时让我为之前驱，用不着时对我弃如敝履，罢了罢了，这次我若再投降一次，最后的老脸都保不住了，也会被筒井顺庆视为笑柄，要战就轰轰烈烈再战最后一回吧！

霜台自爆

"老家伙你真以为我治不了你。"对霜台态度愤恨不已的织田信长随即在石山战线中抽出明智光秀、细川藤孝，又拉来松永的死敌筒井顺庆，在九月下旬杀到了信贵山城下。

信贵山城是松永久秀和信长对抗的最大资本，当年松永被三好长庆委派来到大和国时，重要据点有两处，一是通往河内的信贵山城，一是压制大和南部的多闻山城，两城相距约二十公里，以街道和支城保证交通。以前，和筒井顺庆作战惨败后，多闻山城遭到筒井方的破弃，故而现在松永手头上只剩下这座信贵山城了，聚集在此处抵抗织田的部众，共有骑马武者三百余，足轻八千（《和州诸将军传》），人数虽然不多，但松永对他的城堡却极有信心。

因为松永久秀在那个时代绝对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筑城方面也是个中好手，有"城名人"的绰号。别的大名跑到织田信长的安土城里都是"哇哦，好好雄伟，好好壮观"的赞语，只有松永冷静地四处观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安土城看起来雄伟，但却无任何实际的军事效用，学之无益。"

共有四人：

一、“北信侍”旗头村上义清之子，后来继承“山浦上杉”的山浦国清；

二、“上条上杉”的上条政繁，即后来被谦信送去能登，准备继承田山家业的田山政繁；

三、出身原守护代长尾氏（谦信也是这家族出来的）分支“上田长尾”的长尾显景，其母亲正是谦信的姐姐仙桃院，此刻已继承“上杉”苗字，改名为“上杉景胜”；

四、这位比较特殊，他是外来户，即北条氏康的七子北条三郎，在父亲与谦信缔结和约后，被当作人质送到越后，因长得唇红齿白相貌清秀，很得谦信的宠爱，遂也被收为养子，得名“上杉景虎”，并被授予春日山城三丸的馆舍，陪伴谦信左右。

谦信一死，前两个养子早已被送走，不是去继承上杉分家就是去国外跑项目了，而真正得到“越后上杉”这个名字的，只有景胜和景虎这两义兄弟，竞争也就在他俩当中展开。

古代意大利据说有句很有名的俗语“兄弟终为仇人”，何况这利益和立场截然不同的两位呢？谦信一死，两人就各拉一票势力，把养父生前的远征计划扔在一边，在春日山城厮斗起来，越后大大小小的国众城主也被席卷进入，很快战火波及全国，一度让织田信长胆寒不已的上杉强军，在内讧中迅速颓败下去。

上杉家这一乱，柴田胜家和织田信长都笑了，而在信贵山城再度对信长掀起反旗的松永久秀哭了。

前面说过，松永久秀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反信长，说白了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信长对仆从势力无休止的课役要求，再加上死敌筒井顺庆也和信长眉来眼去，惹得松永有种被卖还要帮人数钞票的愤懑感觉。所以，武田信玄一西进，松永久秀比看到解放军还高兴，第一次造反；之前上杉谦信进军北陆，松永久秀又看到希望，便第二次造反。其实他倒也不是多想为难信长，就是希望信长去和谦信打个你死我活，自己乘机打败筒井顺庆，统一整个大和国，实现长久以来的家庭梦想。

本着这个愿望，原本参加织田方“石山会战”，带兵驻扎在天王寺砦的松永久秀，在天正五年（1577年）八月十七日，突然和嫡子松永久通脱离了战线，回



上杉谦信画像。“秋高气爽霜满营，夜过三更雁数行，翻山越岭见能州(能登)，挥别家乡远征情。”这是谦信于九月二十六日率军凯旋时在七尾城本丸所吟咏的诗句，虽然是否为谦信自己的创作不得而知，但能够充分表现其心境，此时是谦信的人生巅峰

烧锅”，嗜酒如命，还造了个“马上杯”，即使征战在外，于马背上也能痛饮一番，加上他酷爱的佐酒食物是味噌与梅干都是用盐腌干的东西，长期大量摄入酒精与盐分，加上出征前事务忙碌，最终导致突发性脑溢血。

即便死因不同，但谦信之死对日本时局的影响和信玄之死相差无几，都是信长包围网崩坏的肇始。上杉谦信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更是不折不挠的一生，他刚成年时，越后还是个割据林立、内乱纷争的国度，在勇名和善战下，他才把此处彪悍桀骜的国众初步统一在帐下，并采用了灵活的外交和内政手腕，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平和的权力交接，统合了越后子弟，号称“天下第一强军”，随其东征西讨，与武田信玄、北条氏康、织田信长等枭雄角力，亦可称一世豪杰，事业虽也有挫折跌宕，屡遭内忧外困，但却意志坚定，百折不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能远征北陆，一路摧枯拉朽，若天能再假其五年光阴，怕是会让历史更加精彩纷呈。

现在谦信死了，损失最惨重的怕还是猝不及防的越后上杉。

据《北越军记》所载，谦信出殡时，“同门、宿老、侍大将、奉行、头人、侧近，列队立于灵堂，护送棺柩而出，众人莫不泪如泉涌，泣沾丧服，春日山城百姓携手立于街道两侧，哀恸不已，恰如蜀汉诸葛亮命殒五丈原之情形。春日山阴云低垂，将士齐集城下，痛感家中宛如航路失舟楫，随波漂流”。

这段话说得不错，上杉谦信一死，越后就爆发了巨大而惨烈的内乱，即“御馆之乱”。

上杉谦信统治越后时，因自身信仰或体质方面的一些特殊情况，一直没有子嗣，但当时大名为处理好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法子，就是收养子，谦信收的养子

而他的得意作品信贵山城，经过无数次翻修，以雄岳为核心，分为三丸，本丸共有天守四层，城郭呈扇状往下延伸，屯兵曲轮足有一百一十处，气势凛然，睥睨四方。

据守此处，虽不能击败织田信长，自保起码有余了，等到上杉谦信上洛功成，一切大吉，这大概就是当时松永久秀的指导思想。特别是谦信在手取川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信贵山城方更是士气大涨。

但刚刚到十月一日，明智光秀、细川藤孝与筒井顺庆还没等信长增援到来，就组织起五千兵马，独力对信贵山城的支城片冈城发起猛攻。当时把守片冈城的是松永属下勇将海老名友清、森正友以下千余人，织田军四面围攻，奋勇攀爬，其中尤以细川藤孝的两个儿子——十五岁的细川与一郎忠兴及十三岁的细川昌兴表现最为勇悍，兄弟俩最先爬上城头，砍杀守军，带着部众飞身而下夺取各处要害。混战中，守军的铁炮和弓矢都派不上用途，最后只能大开城门，朝外发起自杀式冲锋，海老名与森正友两将战死，《多闻院日记》称“片冈之战，城中自海老名而下七十名武者，无一人生还皆讨死”。相对应的，细川部战死三十余，明智光秀也失去得力部下二十余人，筒井队损失不详，但绝对比细川、明智还要大。

片冈城陷落对松永久秀军士气打击十分严重，更雪上加霜的是，上杉谦信在手取川后没有继续进军，而是返回了春日山城，不管是害怕冬季北陆的大雪，还是顾忌关东的后北条，信长都抓住了这个时间差，处死了松永家的人质（松永久秀的嫡孙），动员了诸国共四万大军，在十月四日将信贵山城包围，开始日夜攻打。

最初，松永军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们没有消极地固守城堡，五日一名叫饭田源基次的勇将就带着两百名部下突然冲出来厮杀，杀死杀伤织田军士卒多人，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然而，还是主帅松永久秀最后亲手埋葬了自己，为了求得援军，他派出了名叫森好久的家臣去石山御坊搬救兵。

森好久的行动很顺利也很迅速，他十月七日出城，翌日就带着两百余名携带铁炮的“杂贺众”回来了，称这是显如上人的第一波援兵，马上毛利和本愿寺更多的援兵即将到来。

大喜的松永久秀便让森好久带着这两百人驻防在三之丸，然后就安心地等着己方援军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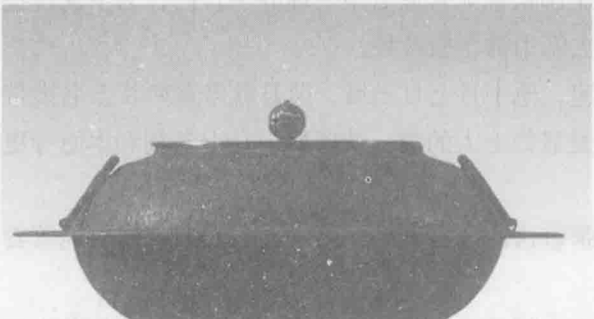
也许松永真的是老糊涂了，石山御坊和信贵山城相距并不算近，更何况之间还隔着织田的多重封锁，这森好久就是有三头六臂，又怎会如此神速？其实，这

森好久原来竟是筒井顺庆的谱代家臣，顺庆当年被松永久秀压着殴打时，居城筒井城都丢了，森好久也成为一名浪人，后来得到松永的赏识，便又吃起了霜台家的俸禄，不过森好久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次就抓住了立功的好时机——他根本没去石山御坊，而是直接跑到筒井顺庆的阵所里，把信贵山城的内情一股脑儿地说出来，还自告奋勇带了筒井方的两百名铁炮足轻，冒充“杂贺众”回来当卧底。

森好久的胆子够大的！另外，也只能说，松永霜台是天要绝他！

得到内应的筒井顺庆立刻面见信长，请求马上对信贵山城发动总攻击。十月九日傍晚六时，织田现任家督信忠头戴鹿角盔，与身披僧袍铠甲的筒井顺庆亲自立在阵前，抽刀呐喊，后面的织田军如墙而进，信贵山城四处火光燃起，铁炮和弓箭在夜空里飞来往去，“夕时六刻，信贵山城猛火腾起，光耀夜空”（《多闻院日记》）。

大手门成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松永军死死把守住此处，与先锋筒井军来回拉锯，不分胜负，织田军其他兵队乘机在四处放火。关键时刻，把守三丸的森好久乘机发难，带着两百名埋伏好的兵士，配合筒井军夹攻大手门，全歼了驻防的松永军。织田大军趁机一拥而入，信贵山城陷落在即，放弃希望的松永军武士全部打开城门，挨个发起自杀式的作战，有的死在织田的刀枪下，有的力尽后自害，几乎没人做俘虏。天守阁里，六十八岁的松永霜台久秀摸着最心爱的茶具“平蜘蛛”，据说织田信长在包围信贵山城后，还派人对他说：“只要交出‘平蜘蛛’，就可以饶恕你的性命。”但他这次明显低估了霜台的决心，松永的答复是：“信长殿下想要我的脑袋和‘平蜘蛛’，那我就当着他的面，把这两个东西都粉碎掉！”


后人复制的平蜘蛛釜

这就是这位老枭雄最后的骨气。

凌晨时分，即十月十日早，信贵山城的天守阁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下面攻城的织田士兵惊骇万分，他们事后才知道，这是松永久秀先在天守阁上先在“平蜘蛛”

里面塞满了炸药，而后切腹自杀，松永因为之前中过风，所以在自杀前，还给自己来了次针灸，家臣都感到不解，松永自己回答说："如果马上切腹时，因剧痛而引发中风丑态百出的话，那么身为武士，最后的尊严怕也无法保持了。"

松永久秀死后，"平蜘蛛"里的炸药被引爆，信长最想得到的两样东西，果然在天空里成为了绚烂的烟火。其子久通突围而出，但在去石山御坊的途中被乱兵所杀，永禄年间一度自夸在"京畿五国霸者，操弄天下之权"，做出"天下三大恶事"（篡夺主家之权，杀害将军，火烧东大寺）的松永久秀，落幕落得也是如此壮烈和传奇。

战后找不到松永尸首的信长，只能随便割下颗首级放在京都晒首。

插句逸话，松永死时的十月十日，恰好和他十年前焚烧东大寺是同月同日，所以日本一帮和尚就鼓吹什么"业报不爽"，还说织田信忠战时所戴鹿角兜，宛如春日大明神显身，惩罚佛敌松永来了，因东大寺的氏神是春日大明神，而春日的神兽就是鹿，这就是报应啊！

哎，日本的神来替佛家主持公道也是一大奇景了。

其实，还是松永久秀在大和国主政期间和信长一样，锐意破除寺院特权，加强世俗权力，得罪了这帮和尚和公卿所致，不过这群人也只剩下这个本领了，也不想想杀死松永的还是个佛敌——织田信长，和他们自己，和什么大明神、佛祖有什么关系！

平定了大和后，织田信长的精力重新放回到北陆。次年，当他得知谦信急死，上杉家爆发"御馆之乱"后，得知打破第三次信长包围网的时机来到，便着手反攻的事宜。而且，这次信长的军事路线选择得十分巧妙，因当时上杉方在北陆的能登、加贺与越中都占有优势，收买了当地豪族的忠心，所以信长决心从侧翼来打开局面。

这个侧翼即是避开北陆一线，自飞驒取道直接打进越中威胁上杉方的大本营。

那么，此时"御馆之乱"的上杉家，究竟是个什么光景呢？

第八章　东征西讨

逆转——月冈野合战

应该说，两个养子会产生抵牾的情况，谦信生前也考虑过，但他的解决方法却是将手中的权力一分为二，给俩孩子一人一份遗产。

按照现有的史料判断，谦信大概是打算把“越后上杉”家族总领以及关东管领的役职让给景虎；而把越后国主实权，还有弹正少弼的官位让给景胜。并且，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谦信生命的最后几年，出身上田长尾的景胜地位蹿升的速度极快，先是移居春日山城得到“御中城主”的称呼（谦信叫御实城主，当时家臣一般还会昵称景胜为“十郎殿下”），并且分配给景胜的兵马也颇为庞大，谦信死前上杉景胜的军役已有五百骑之多，雄踞同门第一。

就此大致能明白：貌美的上杉景虎，在送来当人质时得到谦信的宠爱，一下子升格到了继承人的位置；但谦信后来又感到后悔，认为继承人还是让本家长尾的孩子来当比较好，至于景虎就安排他去当“越后上杉”的总领，撑个门面，顺带也能改善和后北条的关系（这点应该没有作用，谦信死前上杉和后北条打得依旧不亦乐乎）。

所以，“御馆之乱”爆发时，越后国的各派站队大致也是按照两孩子不同的身份来的。

上杉景虎的加持除去他出身的母家关东后北条的力挺外，多来自旧守护上杉氏同族，如山本寺、琵琶岛等；此外，还有个古志长尾的家主上杉景信，没别的原因，因为之前古志长尾就和景胜出身的上田长尾明争暗斗，这次毅然站到景胜对立面，没得说；以古志长尾为核心，一部分领地在古志郡、蒲原郡的谦信旗本

城主，如神余亲纲、柿崎晴家、本庄秀纲等，也表态支持景虎；还有部分专门捣乱的扬北众，如鲇川盛长、黑川清实（这些大部分是扬北众的二级分家，希望通过动乱上位的）等，混进了队伍；而抱着“反正不能让宿敌上杉好过”原则的周边大名，如芦名、伊达、甲斐武田，也都热情高涨地表示支持景虎一方，巴不得越后打得越烂越好。

另外，还有两个特殊人物加入了景虎一方，必须得隆重介绍，一个竟然是谦信养父——前任关东管领上杉宪政！这个宪政大人的世界一般人真是难以理解，景虎的父亲也就是北条氏康，而氏康攻陷了他的平井城，还杀了他的儿子，不然他怎么会沦落到越后去？这叫杀子夺国之仇，不共戴天！但这位居然说：“大家好，我是上杉的人，且是前任关东管领，既然谦信决定让景虎继任关东管领的位子，我跟在他后面是天经地义，还请各位放下屠刀。”也因为上杉宪政平日里单独住在春日山城下，养子谦信为他盖的“御馆”里，此后这儿更是成了主战场，“御馆之乱”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还有一位是著名的“反骨仔”，军旗上绣着雄蚂蚁图案的上野厩桥城主北条高广也加入了景虎一方。厩桥城位于越后与上野的交界处，以前一直是谦信出入关东的桥头堡，北条高广在谦信活着的时候，就三番四次地造反，这会儿谦信死了，自己居城的地理条件又这么得天独厚，再不造反更待何时？快快把后北条的大军带进来吧！

另一边，上杉景胜的加持最重要的是母家上田众，大部分谦信的侧近、旗本，如河田长亲、斋藤朝信、直江景纲、吉江资坚等，以及土著扬北众色部长实、新发田长敦、五十公野治长、竹俣广纲、中条景泰、本庄繁长，还有谦信的另外两个养子山浦国清与上条政繁，对比景胜和景虎的亲疏关系，他们觉得支持景虎就是引狼入室，故而也站在了景胜这边。

综上分析，景虎的优势在于外援特多，而景胜的优势则是得到了大部分越后本土势力的支持，双方交战决定胜负的关键，就是上杉景虎能否及时得到母家或外来势力的帮助。

双方的对立在谦信下葬后的天正六年（1578年）第二天，即三月十四日就爆发了，该日上杉景胜带着侍从突然占领了春日山城的本丸，并在十天后对外发布文书，宣告自己才是养父的合法继承人，并号召各城主讨伐上杉景虎。

年仅二十三岁的景胜这一招使用得十分老到，要知道谦信生前储存军资的

状，而织田军直接打到越中南部，无异于在下腹部给上杉在北陆类似“蜈蚣”似的势力范围狠狠来了一刀。当时负责越中攻防事宜的，是出身谦信侧近的河田长亲，他采取的战术是坚壁清野，待到织田军疲惫后再行追击。

十月四日，本在越中太田保乡驻屯的斋藤利治与神保仆从军会合，攻打上杉军的今泉城。打到日落织田军没能取得进展，斋藤利治遂命全军回撤，不知是计的河田长亲、椎名小四郎出城追击，在富山城附近的月冈野高地，斋藤利治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猛冲上杉军，一番恶战后，河田长亲败绩，越中上杉军被讨取三百六十余人，遭俘虏的竟达三千人之多。

月冈野合战在历史上没太大名气，但对当时北陆的局势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战后，织田方在越中迅速打开局面，本就摇摆不定的诸豪族纷纷献出人质，表示归顺织田信长，而河田长亲经此一败，只能在越中采取被动的防守态势，上杉军再也无法自由地取道越中进出加贺、能登等地了，而越前北之庄城的柴田胜家就抓住了这点，开始“平推”加贺、能登。也就是说，上杉谦信生前于北陆所取得的大好局面，至此全然崩溃破产。

褒奖完斋藤利治与佐佐长秋后，信长决意在越中扩大战果，就以毛利长秀、坂井越中守、森长可、佐藤秀方为后继援助，并暗中派人收买河田长亲，许诺封他近江一国，要他背离上杉景胜，但却遭到坚决拒绝。

不过这时，在信长领地西边突发的一场叛乱，却打乱了他攻略越中的计划：摄津的土豪武将荒木村重在有冈城扬起叛旗，要和织田家为敌。

鹿之亡

荒木村重当时和中川清秀、高山重友在摄津三足鼎立，一直充当织田方的马前卒，辗转作战于若江城合战、石山合战和纪伊征讨，算是苦劳颇大。所以，他这次反逆也有些出乎信长的意料。

一切还得从织田家在天正五年（1577年）开始的西国攻略说起。

西国的西半部数国，毫无疑问是一文字三星毛利氏的地盘，与织田家交恶后，毛利的“二川”：山阴道的吉川元春军团和山阳道的小早川隆景军团，都加大了向东拓展的力度。首当其冲的便是美作、播磨、因幡、但马等地，前两国是旧守护大名赤松氏的地盘，后两国是另外一个守护大名“活化石”山名氏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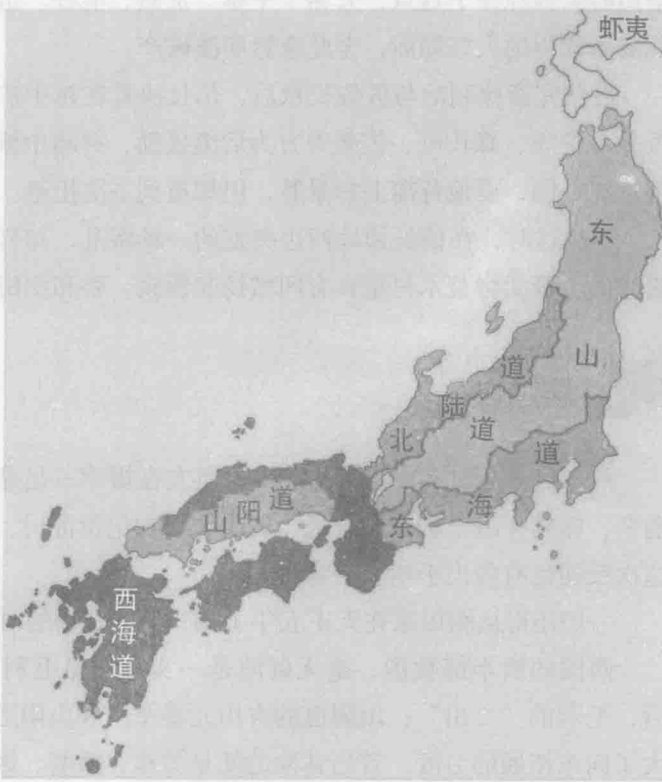
斋藤想了一想，毕竟景胜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他时顺带赋予了他莫大的自主权，便咬咬牙说："我方可以把东上野割让给您，若小田原城出击甲斐，您就能威胁它的武藏，它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对议和条件十分满意的胜赖大喜，就写了篇罢战起请文交给斋藤，并表示我武田从此就是你主君的盟友了，是不是可以缔结更为牢固的关系呢？

拿到起请文的上杉景胜当即传话给甲斐："这还不好办？我到现在还没个正室，而听闻胜赖殿下还有个妹妹待字闺中，天作之合啊！"武田胜赖的妹妹名叫菊姬，是武田信玄与油川夫人之女，不久就作为"甲越同盟"的象征嫁入了战火依旧纷飞的春日山城。

被坑的北条氏政勃然大怒，便撤回了鬼怒川的主力，与背叛献城的北条高广互相呼应，要强行突破三国垰，攻陷上田长尾本家所在的坂户城。就在上杉景胜疲于应付时，又有一个致命的消息传来：织田信长的侵攻军也自飞骅杀到了越中。

这支侵攻军在四月份就开始活动了，领军的大将是织田信忠的家老斋藤利治和信长直臣佐佐长秋，他们得到越中旧守护代神保长住与飞骅领主三木氏的支援，突破了飞骅口，突然出现在越中国的南部，让上杉方手足无措。



北陆道就是夹在山脉和海洋间的一个狭长的通道

从地图上看，北陆道其实就是夹在山脉和海洋间的一个狭长的通道，除了中途伸出的能登本岛外，越前、加贺、越中乃至越后，就是个一字长蛇的形

“金藏”（藏，即仓库）、“兵器藏”都位于本丸，他一下子就获得了雄厚的财力，谦信的印判（印章）也在本丸里，这同样让他取得了政治和舆论的主导权。果不其然，谦信晚年设立的重臣合议组织“奏者连署众”，如斋藤朝信、竹俣广纲、新发田长敦等，很快在印判文书上联名签字画押，等于向外界担保了景胜的合法性——景胜方先胜一手。

但住在春日山城三丸的景虎方也不愿意束手待毙，他们出军准备从景胜手里夺回本丸，所以双方在城内首先展开混战，而后各自发出求援信，整个越后领主，包括周围势力迅速卷入进来。

进入五月中旬，一番工作后，上杉景虎发现谦信生前的家臣大多数是站在敌人景胜这边，不由得产生了孤立的忧惧，便一把火烧了三丸，逃入了上杉宪政的御馆里继续笼城抵抗，并焦急地向母家后北条求援。

北条氏政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但当时氏政的两位叔叔大石氏照和藤田氏邦正带着后北条军队主力，在鬼怒川和关东的佐竹、宇都宫交战，一时去不了越后。所以另外景虎两路外援，即甲斐的武田胜赖和会津的芦名盛氏，就显得特别重要起来。

先动手的是芦名军，但他们在走到新发田时，遭到景胜派的五十公野治长部的顽强阻击，就挪不动窝了。倒是动员了两万大军，以武田信丰、迹部胜资为大将的武田军来势汹汹，一路势如破竹，给景胜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局面下，上杉景胜与幕僚们并没有慌张，他们仔细分析了态势，认为武田胜赖出兵，主要还是履行他父亲信玄生前与北条氏政的盟约，外带打打秋风，但若我方失败，景虎成为上杉家督，那么越后、上野将全都成为后北条的禁脔，这样胜赖的甲斐和信浓将陷于后北条、织田与德川的三面包围之中；况且，武田和后北条间打打谈谈，起落了好几个回合，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感。所以，武田胜赖还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争取的。

上杉家臣斋藤朝信自告奋勇，担当了和胜赖议和的使者。果然胜赖没考虑多长时间就向上杉方提出具体要求：“这次，我好歹拉了两万人出来，吃的喝的还有返程车票谁报销？”斋藤一听有戏，就很爽快地表示：“现在春日山城的金藏在我方手中，马上就把大把金子给您送来。”胜赖颔首，而后又提出：“我若和景胜殿下议和结盟，就等于与小田原城闹掰了，它要是配合德川夹攻我，又怎么办？”

盘，此时都是豪族林立、一盘散沙的局面。织田信长心想，反正我不来取，毛利也会来取，就想组建个新的军团负责此处的攻防。

不过军团长的人选呢？想了半天，织田信长想到了羽柴秀吉。

手取川里间接卖队友的羽柴秀吉回来差点被信长勒令切腹，但猴子就是猴子，能力那是没话说，很快又在信贵山城之战里建立功勋，重新抬头。另外，因为“织田双璧”之一的明智光秀早在三年前就负责攻打丹波国的赤井、波多野势力，要打通山阴道和京畿的联系，脱不开身，所以信长没想太久，就委任长滨的羽柴秀吉前往播磨，联络豪族征讨不服。

羽柴秀吉前往西国是他人生第二次飞跃的开始。并且在播磨一带，担任羽柴秀吉方面军急先锋的，是尼子遗臣团的领袖山中鹿介幸盛，这位愿为复兴尼子而受尽七苦八难的忠义之士，从毛利家逃出后就投靠了织田信长，鞍前马后（先后参加了明智光秀的丹波攻略和织田信忠的信贵山城之战），这次参加羽柴军更是义不容辞。

当时播磨的势力主要分为东西两部，东边以赤松庶族别所家为旗头，根据地在三木城；西面以赤松另外一个庶族小寺家为旗头，根据地在御着城。还要加上淡河、明石、衣笠、长井、梶原等十余处小豪族分散割据，反正来来去去没赤松宗家什么事，此国既没统一，更谈不上大名权力的一元化了，在毛利、织田两大势力的夹缝里自然会有一番剧烈的“摇摆运动”。

最早在此占据优势的是织田方，早在信长上洛时，东播磨的别所家就派遣使者谒见信长，表示恭顺，还被信长授予了“先锋役”的职务。元龟元年（1570年），老家督别所安治死去，其子长治继任，秉承亲信长的政策不变。而西播磨的小寺家原本和织田是敌对关系，但长篠合战（1575年）后，家督小寺政职在一名侧近的劝说下，认为织田才是天下大势所趋，遂也投靠了信长，这名家臣便是姬路城的黑田孝高。

小寺家的叛离让负责山阳道的小早川隆景十分生气，隆景手中最强的是水军，便拉起了五千兵马，还找了一个叫三木通秋的带路党，在三木的居城英贺，也是播磨国的海港处登陆，直逼姬路城，但却被黑田孝高用五百士卒轻松打退。英贺之战后，黑田孝高还直接把儿子松寿丸（后来的黑田长政）送到安土城，表示永不背叛信长的决心。待到羽柴秀吉来到播磨，孝高又直接将自家姬路城的本丸让给秀吉，自己则移居到三丸，担任了羽柴军的一名参谋，和秀吉的监军竹中

重治并称为“二军师”。

所以，羽柴秀吉来到播磨，情势是一片大好：西边的姬路城是他前进的桥头堡，东边的三木城是他补给的通道。于是他就开始向更西边的美作、备中、但马等方向全面进军，先派遣山中幸盛、尼子胜久占据了国境处的上月城，以图长久。

然而，变故通常都在“一切顺利”的表象下突然发生。天正六年（1578年）二月，东播磨的别所长治默不作声地就造了信长的反。

其实别所长治的造反也在情理之中，羽柴秀吉在出军但马前，曾在加古川城召集播磨大大小小的城主，召开评定会议，意思就是让这些人出人出粮。别所家来参会的，是长治的叔父别所吉亲，这位吉亲自称山城守，号“贺相”，一看他这个架势，就知道他是那种以赤松氏后代扬扬自得的角色，这也是像播磨这样偏远国度的常态，人虽然穷，但名门意识却强得很。

当别所吉亲在会上看到指手画脚的秀吉，心中的那份愤懑想必产生得十分自然：“那个安土城的织田信长究竟是怎么想的？派出的这员大将身份低贱就算了，还长得尖嘴猴腮。尖嘴猴腮就算了，态度还极其嚣张跋扈，简直视我等播磨俊杰如无物！”所以会上别所吉亲就开始啰唆起来，旁敲侧击，从别所家的光荣历史谈起，又说我家为织田右大将建立了多少功勋云云，潜台词无外乎“你个猴子，对我们尊重点”。

但猴子毕竟是猴子，名门的世界他永远不懂，看这个外号“贺相”的老头戎烦，就毫不客气地揶揄了他一顿，让老人家没台下。气愤的别所吉亲回到三木城就劝侄子造反：“你别忘了，你的妻子是丹波波多野秀治的女儿，现在你岳父正在和明智光秀打生打死，以信长那家伙的脾气，你岳父万一失败了，你能有啥好下场？不如现在反了，截断那猴子的退路，与毛利联手共抗信长。”

别所长治还有些担忧：“我听说织田信长一下能动员十万大军，而毛利只有三万，能指望上吗？”

“没关系，播磨的净土真宗寺院极多，是我方天然的同盟军，加上我观察到加古川会议上淡河、明石、衣笠等众将都对那猴子失望不满，现在起兵，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响应！”别所吉亲很有信心地说道。

这样，到了三月，东播磨别所正式造反时，整个播磨东部和中部瞬间就有三十余城，四十五家豪族，共七千五百人参加了反叛。继续跟着羽柴秀吉的只剩下小寺、黑田和别府城的别所重栋（别所分支，当时和别所吉亲闹矛盾）和加古

川城的糟屋武则。惊慌的秀吉又听说毛利马上会再次派出水军，登陆袭击姬路城，便连城堡都不敢待了，带着直属部队去了姬路城西北的书写山上，并在此疯狂储备粮食与辎重。四月一日，别所军突然夜袭羽柴军在大村的驻地，羽柴军全线败走，战斗就此爆发。



播磨国分郡图

另外一面，毛利方得知别所长治反叛后，决心抓住机会，吞掉播磨，争取在和织田信长决战前，创造有利于己方的态势。该月，毛利方全军出动，家督毛利辉元自吉田郡山城出兵，山阳道小早川隆景自三原城出兵，山阴道吉川元春自日和野城出兵，并出动大批船只，封锁播磨沿岸海域，三路军队共三万人，并拉拢了美作的实权领主宇喜多直家派出了仆从军，朝山中幸盛把守的上月城滚滚杀来。一旦攻陷上月城，那么毛利军就能突入播磨，和别所长治东西夹攻，彻底歼灭羽柴秀吉的西国方面军。

上月城的守军以尼子遗臣团为主力，不过三千人左右，山中幸盛急忙向羽柴秀吉告急。秀吉深知上月城位置的重要性，但他却被别所军纠缠得无法脱身，便又向主君信长求援，意思是信长尽快派遣生力军来牵制住别所长治，自己则领军去救上月城。

但织田信长的批复却是，先派摄津的荒木村重来，不过猴子你不得去救上月城，而是要往东，和荒木合军包围三木城，优先解决别所长治的叛乱。

接到信长批示的羽柴秀吉大惊失色，他当时已经领着亲兵，前进到了上月城

外的高仓山，满心等着主君的援军到来救出上月城兵，打退毛利军。平心而论，羽柴秀吉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最根本的威胁确实来自毛利方，而别所长治始终猬集在三木城自守，其属下的豪族只是小打小闹，时降时叛，这时只要能集中兵力，依托上月城，先逼退毛利辉元，那么播磨豪族必定再度望风而降，届时解决别所叛乱会顺利很多。

而若按照信长“优先平定播磨”的方针来做的话，其实就等于要把上月城当作棋子牺牲掉。

四月十八日，毛利辉元将本阵设在备中高松城，两位叔父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担任前线指挥官，将上月城围得水泄不通，毛利军构筑了以备长期围困的“阵城”，挖出绵延的壕沟，竖起高高的木栅，并日夜不停地吹着法螺、号角，隔绝城内对外的粮道，要让上月城守军力尽而降。

上月城情势已经恶化得无以复加了，但并非没有挽救的希望，这时信长以织田信忠、荒木村重、佐久间信盛、泷川一益、明智光秀、丹羽长秀、细川藤孝为将的援军已进入了播磨地界。从这个阵容来瞧，援军不可谓不庞大，完全可以留下部分兵力，保持对三木城的围困，主力疾驰到上月城解围。

但信长的指示依旧冷冰冰，“所有人等，着力攻取三木城的支城神吉、高砂、志方等处，而后围攻三木城，不得去救援上月城，即便上月城失陷，那就在三木城一线，与毛利军决战！”无奈的秀吉，只得在六月二十五日放火烧掉了高仓山阵地，给城中的山中幸盛送去一份“放弃城堡，分散突出”的书状，自己跑去书写山指挥了。

从这个命令我们可以看出，此刻的织田信长优先考虑的不是整个战略局面，而是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惩处反叛他的别所长治，这也体现了信长末年性格确实因为猜忌与仇恨发生了扭曲，导致了他正常判断能力的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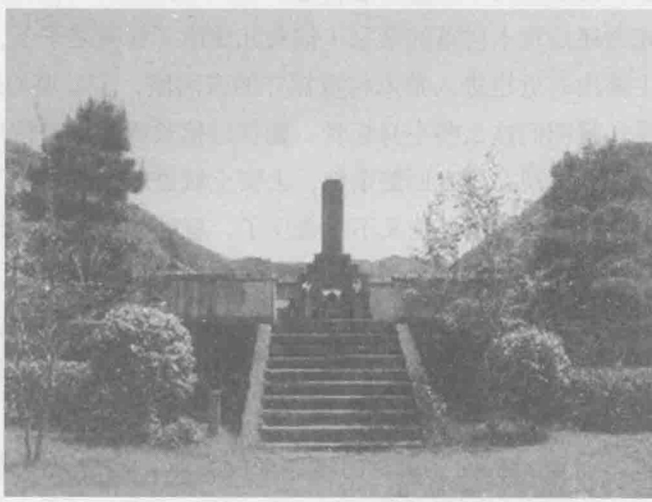
秀吉跑路后仅仅六天，没有任何希望的上月城开城投降。

开城之前，尼子胜久与弟弟氏久、儿子奉若丸，在重臣神西元通的介错下一起自杀。但出乎意料的是，宁为复兴尼子受尽苦难的山中幸盛却投降了。但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古人经常说，最难的不是慷慨赴死，而是死得其所。据《阴德太平记》描述，在落城前山中幸盛拜倒在尼子胜久前，哭诉：“毛利军二将（指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必要殿下全族自裁方心甘，不然则要尽屠满城士卒。殿下自害后，鄙人追随殉死本是理所当然，然而本家与吉川元春有不共戴天之

仇，不雪耻而死，何面目立于地下？鄙人愿伪降敌方，觅得良机，刺杀元春，再追殿下于三途川！”尼子胜久也流泪说：“原本，我也就是缠着法衣，托着盆钵，云游四方，了此残生。但谁想到在诸位支持下重当尼子大将，统率数万军马纵横天下，宛如梦里一般，今日毙命，也是了无遗憾。吉川元春智勇双全，城府深刻，鹿之介你万不可轻身行刺，还是保全性命，再寻得尼子后人，担起再兴我家的重责。”

不过，吉川元春没有给山中幸盛这样的机会：幸盛在被押解去见毛利辉元时，于半路的阿井渡被元春的手下杀害，尼子再兴的梦想就此破灭。死前，山中幸盛还在书状里写道：“本为一介无根浪人，不想生时还能经历上月城这样的忠义无双之战，美名得以流传后世，足矣。况为主家尽节，又何分阳世阴间呢？”（山中幸盛给部下远藤的书信）

对山中幸盛的评价又何必拘泥于他是否殉主自杀这种小节？反正，他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恰如江户时代松山藩士在阿井渡的墓碑上所书的那样：“尼子十勇，侪辈绝伦，不得伸志，无遭干时。忠肝义胆，爰树爰封，殊功伟绩，千载流芳。”



坐落在日本冈山县的山中幸盛墓

尼子遗臣团在上月城全军覆没后，播磨的战局毛利氏完全占优，也就是在这种情势的影响下，摄津的荒木村重也突然造反了。

荒木谋反——第二次木津川之战

现在关于荒木村重谋反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战国合战大事典》里称，

荒木村重出身于丹波波多野氏，又拥有摄津三十七万石的领地，眼见宗家和织田交战，便奋起追随；《阴德太平记》则说，荒木村重很早就和石山御坊暗中往来，他在驻地网开一面，让毛利能顺利把粮食运到御坊里，后来荒木担任交涉使者，到了御坊里，看到饿殍满地，还私自拿出了一百石米粮救济灾民，因此遭到信长怀疑，不得已造反了；《武功夜话》称，荒木在参加三木合战时，曾经在羽柴秀吉面前替一名叛乱豪族神吉藤太夫求情，但这个藤太夫却是坑人的，一转眼又跑到别所长治那边去了，秀吉不由得开始怀疑荒木起来，一气之下荒木也跑回自家领地扯旗反了。

这下，京畿和西国交界处开始热闹起来，别所、荒木和丹波的波多野、赤井，构成一个叛乱铁三角，撕裂了羽柴秀吉方面军与安土城间的联系，两翼还有毛利、石山本愿寺虎视眈眈，信长虽然在北陆方面消停了，但西边的压力却陡增了。为了让荒木村重回心转意，信长又派出了明智光秀、松井友闲为使者，其中光秀还是荒木村重的亲家（他女儿嫁给了村重之子），而摄津的另外一名实力领主高山右近也进入荒木村重据守的有冈城，苦口婆心地劝荒木村重：“你还敢造反？就咱们这么些小身板骨，能扛过信长吗？况且信长对反叛者一向都是决不手软的，趁现在还有回旋余地，去安土城道歉谢罪吧！”

动摇的荒木村重又不想造反了，就准备献出老妈当人质，自己和儿子一起去安土城向信长解释。但走到茨木城时，“摄津三头”（当时是荒木村重、中川清秀和高山右近）的中川清秀又对他说：“你以为你去安土城，信长便既往不咎了？与其在安土城稀里糊涂地被问罪，勒令切腹，不如凭借摄津一国，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胜负还未可知。放心，我和你一起反。”被中川清秀义气感动的荒木村重又看到了从有冈城跑来的家臣，这帮人拉着他衣角哭诉：“主公你可千万不能离开有冈城啊，你一走，信长肯定会派人来接管，大伙儿全会成丧家之犬。”好嘛，这荒木村重又跑回有冈城了，信长大怒，说你出尔反尔，这就是荒木“坚决造反”的流程。

但既然决定造反了，荒木村重还是很认真地在从事这项光荣的事业，他迅速和毛利、本愿寺还有足利义昭交换誓约，并取得了石山御坊许可的“自由招募门徒从军”的权力，摩拳擦掌，准备以有冈城为据点，和信长死硬到底。随后就是极力翻盖有冈城，从现在发掘出的遗迹来看，有冈城本体东西长四百米，南北长六百米，在土垒外面还包覆着石垣，听说为了凑齐石材，荒木村重把周围的墓石

都拉来了，外面挖了三道壕沟，密布木栅与鹿角，囤积了大批铁炮、弓箭。荒木村重还在城的周围修筑了岸砦、北之砦、昆阳口砦等坚固支撑点。再往整个摄津国看，呼应荒木叛乱的，计有尼崎城的荒木村次（村重之子），大和田城的安倍仁右卫门，吹田城的吹田仁次，高规城的高山右近，茨木城的中川清秀，多田城的盐川国满，能势城的能势赖道，三田城的荒木重坚，花限城的荒木元清，共有一万多兵马，分散抗衡信长。

阴差阳错，这时另外一个来劝说荒木放弃造反的使者——姬路城的黑田孝高，跑到有冈城来了。结果荒木说你一路辛苦，也不用回去了，就把孝高抓起来，囚禁在有冈城本丸里。另外一面孝高的主公小寺政职听说孝高被捕，心想算了，我也投向毛利家得了，便献出了西播磨。

如此，织田信长在西部的战局真的是很危急了。

不过，啥叫否极泰来？一个“旷世新发明”的问世彻底扭转了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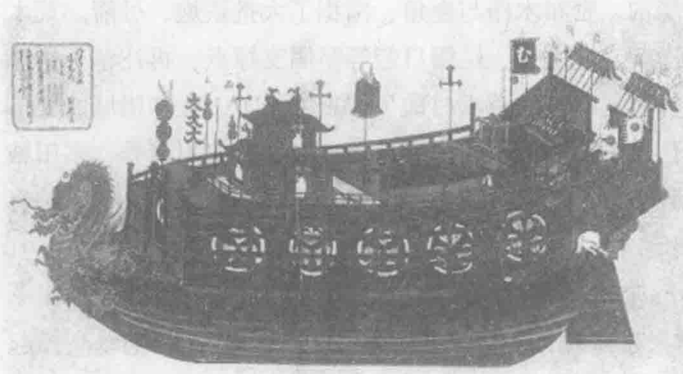
这发明就是志摩海贼九鬼嘉隆捣鼓出来的铁甲船。第一次木津川里被打得灰头土脸的九鬼嘉隆，回去痛定思痛，发现和海上作战经验丰富的村上三岛水军玩狼群战术肯定行不通，他冷静想到：没错，我现在不是要和毛利在濑户内海争霸，我要做的就是按照主君信长的要求，把石山御坊的海路封锁好即可，所以我现在急需的是能承担封锁任务的新型船只。

啥船只能胜任？三个原则：皮厚，够大，不易燃烧。

最后九鬼嘉隆搞出来的就是著名的“铁甲船”。这种战舰实态究竟如何已不可考，但《信长公记》《多闻院日记》和传教士日记，都对它有过详细的描述：尺寸方面，《多闻院日记》说铁甲船长22米，宽13米，几乎是个“土肥圆”，不过好在够大，能在浅水近海使用；承载力方面，《多闻院日记》说是一艘能装五千人，笔者怀疑这压根是这位多闻院英俊兄不识数，或者笔误，所谓的五千人应该是整个铁甲船队（共六艘）的运载人员总数；战斗操作方面，铁甲船上面



仿制的铁甲船



安宅船

包覆了三毫米厚的铁板，能抵挡子弹特别是火箭、土制燃烧弹的袭击，船舷还挖出了密集的射击口，据说还有炮位，上面安的是从大明（？）进口的火炮，但从后来实战来看，铁炮倒是有，大炮是肯定没有的，整个船的动力与安宅船类似，靠的是橹桨，外加伸缩式木棉帆的“混合动力”。

总之，这船也就是沿着海岸跑的“浮动炮台”，短程封锁还行，远海作战怕是还没看到敌人，自己就龙骨尽裂沉了。天正六年（1578年）六月，六艘“大铁王八”缓缓启航，绕着纪伊国向大阪湾前进，途中九鬼遭到了杂贺众的小船袭击，但都和蚊子咬大象似的，九鬼窃喜，心想这次任务一定能完成。

果然，到了大阪湾后，这种铁甲船立即受到喜爱新奇古怪事物的信长的褒奖：“太丑太酷了！”十一月六日，前来赴战的村上三岛水军，几百艘船在木津川和六艘“铁王八”对啃，九鬼就严令己方不动，就像条锁链般，把海湾给封锁起来，结果村上水军射箭、抛土制燃烧弹，这铁甲船都岿然不动，轻松把火焰弹落，还用铁炮和大筒疯狂反击，村上水军反倒被打死不少。接舷战吧，它太高了，还包覆着铁甲，人很难爬上去，就算个别上去的，一看一艘船里七八百战斗兵，不是被杀，就是被挤回海里去了。

打又打不沉，冲也冲不过去，毛利水军无可奈何，只能打道回府。第二次木津川海战，以织田方的九鬼嘉隆胜利告终，但需注意，九鬼水军的胜利并非像有些史料渲染的那样击沉了多少毛利水军船只，恰如笔者一开始就指明的，九鬼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铁甲船封锁大阪湾，让毛利的军粮运不进来即可，而不是和敌方水军决战一较高下，故而此次海战九鬼击沉俘虏多少船只倒是次要的，这也决定了毛利水军的损失应该不是很大。

但虽然毛利水军损失不大，但通往石山御坊的补给道路却断了，显如上人不

是真的神不能画饼充饥，御坊就算再坚固，依旧禁不住粮食短缺的煎熬，长岛和越前的惨状还血淋淋地摆在眼前，以第二次木津川海战为转折点，显如上人也开始摸索和织田信长求和的路线了。

既然石山御坊“守死”了自己，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下面就要轮到信长依次解决东播磨的别所长治，丹波的波多野秀治、赤井直正，还有摄津的荒木村重“铁三角”的叛乱了。

最先崩溃的是起兵最早的丹波反抗势力。

赤鬼的奋战

丹波，《诸国名义考》中的解释为“田庭”之意，即平阔广大之地，但其实际地理面貌并非如此，整个国度被群山隔绝为三处盆地（龟冈、由良和篠山），各个郡本身互不联靠，倒是分别与周边联系紧密。南部的龟冈、八木、园部郡与山城、摄津交通，称作“丹波口”；中部又与西国的但马、丹后交接，西部则能直接通往播磨。

正是因为丹波“四通八道”“地势险要”，故而历来被视为京都的咽喉之地，各方势力来得多了，渐渐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其中最厉害的是“丹波三小强”，即黑井城的赤井直正，八木城的内藤氏，还有八上城的波多野秀治。在信长上洛前，名义上掌控此国的是京畿霸主三好长庆代理松永长赖（松永久秀的弟弟，后来过继到内藤氏，改名内藤宗胜），不过好景不长，很快被赤井直正砍了，三小强只剩下两小强。本来信长上洛后，赤井和波多野也都表示了恭顺，不过到了元龟二年（1571年），无法无天惯了的赤井直正跑到氷上郡，和但马守护大名山名佑丰打了一仗，山名军被打得一败涂地，把该郡的城堡全丢了（山名这时候的战斗力也相当弱）。被打惨的山名佑丰就向信长求援，信长就判定赤井直正为“私战”，要他把吞进去的吐出来，“丹波赤鬼”也不是吃素的，就和信长干了起来。

天正三年（1575年），织田信长正式委任明智光秀为丹波方面军的军团长，讨伐赤井直正，当时察觉了明智军动向的赤井直正就带着一族郎党去了自家的黑井城笼城。该年十月信长在丹波遍发“朱印状”，要求国众参加明智军。随后，丹波国众以波多野秀治为旗头，都跑来黑井城下来助明智光秀的拳，所以光秀对

围攻黑井城的前景颇为乐观，《八木丰信书状》里称他扬言："来年春天，缺粮的黑井城，必然投降我军。"

但到了来年的春天，黑井城没有投降，明智光秀倒吃了个巨大的败仗。

事情是这样的，天正四年（1576年）一月十五日，明智光秀为方便围攻黑井城，就把全军移动到该城南方平坦地带，至于其余三个方向，全由丹波国众负责，东侧由大路城主波多野秀香统率，西侧是雾山城主波多野秀尚，北侧是八上城主波多野秀治。没错，这三位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这注定了明智光秀的悲剧。

所以，就在明智光秀四面围定后，黑井的支城三尾城的城兵在赤井幸家（赤井直正之弟）的率领下，突然对明智光秀发起了急袭，光秀刚准备应战，原本包围黑井城东西两侧的波多野军突然调转枪口，左右对着织田军包抄过来。支撑不住的明智光秀，咬着牙指挥全军边战边退，结果在柏原这个地方又遭到了预先埋伏于此的赤井忠家（赤井直正的侄子）部的攻击，织田军彻底崩溃，无序地涉过黑井川败退，溺死者战死者无数。明智光秀骑马狼狈奔窜，先是一口气退回京都，然后收拾残兵，直接退回了坂井城。

这下，全京都的百姓、公卿和僧侣都看到了明智光秀的惨状，赤井直正"丹波赤鬼"的名头响彻日本。

波多野军突然反水，赤井忠家又是如何跑到柏原埋伏起来的？很好理解，那就是丹波的国众，特别是波多野秀治，早已暗中和赤井直正达成了夹击明智光秀的密约（《稻井家日记》），幸亏明智光秀跑得快，不然命都保不住。

此次黑井城合战，明智光秀军团损失不详，虽然在坂井城整顿一个月后就再度出军丹波，但也只在国境处武装游行了一番就打道回府了，而后等于放弃了丹波攻略，在石山合战、纪伊征伐、信贵山城之战里踢边场、打助攻，实则成了信长手里的"游击军团"，可从侧面想见其在赤井直正谋略下所遭的损失必然不小。

打跑明智光秀后，赤井直正没有放松警惕，他明白以丹波一隅对抗庞然大物织田家是不可能的，故而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吉川元春、显如上人甚至远在甲斐的武田胜赖互通信息，准备联手对抗信长。就在明智光秀二打黑井城前，信长还专门给一个叫矢野弥三郎的丹波豪族送去份"朱印状"，声称希望以矢野为中介，告诉赤井兄弟，他愿意"赦免赤井一族"，并安堵其家族的所有领地，换取和睦。赤井直正一眼就看出这是信长的计策，来麻痹他的斗志的——织田军的二

度征伐马上就要来了，便立即让弟弟幸家跑到日野山城，向吉川元春献上太刀与骏马，并恳请毛利军尽快上洛，和丹波国众会合共襄大举。

然而，因为反信长势力始终没有有效配合，都在各打各的，形成不了合力，赤井直正的期望完全落空。天正五年（1577年）十月，解决松永久秀叛乱后，信长配了一批生力军给明智光秀，丹波军团重新"焕发生机"，第二次杀入了丹波，这次明智光秀学乖了，没和"赤鬼"硬碰硬，而是先取要隘处的稻井城与龟山城，将此两处作为前进基地，稳扎稳打。

接着，织田信长又送来细川藤孝父子，还有羽柴秀长，当光秀的"与力"，丹波军团更加势大，把波多野的八上城与赤井的黑井城分别包围起来，并陆续攻陷山垣、细工所、栗住野、雾山、玉卷等周边支城，逐步收缩攻击圈，准备在适当时机一鼓作气平定丹波。

在这关键时刻，丹波国抵抗织田的中核人物赤井直正却因脖子上的肿瘤恶化，于天正六年（1578年）三月九日病死。赤井直正死后，其家族虽然以其弟赤井幸家为指挥继续对抗明智光秀，但其他的丹波国众大部分却丧了胆气，纷纷投降。这时，明智光秀又在八上城与黑井城间筑起一座金山城，割断了两城间的联系，随后集中主力先取八上城。

天正七年（1579年）六月一日，八上城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投降，波多野秀治三兄弟被明智光秀送往京都，再送往安土城受刑而死，光秀这算是出了口三年前败战的恶气。

七月，明智光秀再入丹波，指挥对黑井城的总攻。战斗在八月九日打响，这次光秀精明了很多，他也玩了招阴的：事先，明智军在城下盖了个假阵所，在当天又把它烧了，并吹起法螺号角，让一部分士兵来回乱跑，造成混乱的假象。结果黑井城的守军还真以为明智军又遭到袭击，主力便杀出城来。这时，明智军一部精兵乘虚攻陷了黑井城西北的兵砦千丈寺，并沿着山路，一鼓作气杀入了黑井城的大曲轮，当时在彼处守备的，只有赤井忠家手下少数亲兵，根本抵御不住，最后只能一把火烧掉曲轮，四散奔逃。《信长公记》里也说："八月九日，丹波路明智光秀攻赤井恶右卫门（即赤井忠家）于黑井城之围，城兵鼓噪杀出，光秀一路乘机杀入城内曲轮，讨取敌方大身武者（有名武士头目）十余人，残余城兵败散投降。"

黑井城陷落后，明智光秀秋风扫落叶，短短半个月就荡平了丹波零星势力的反抗，丹波至此平定。信长随后下令：丹波国授命明智光秀，丹后国授命细川藤

孝，两者作为羽柴秀吉西国征讨的预备军力，随时待命。

铁三角一处崩坏，很快就轮到下一个——荒木村重了。

第二次木津川海战后，织田信长就迅速动员了五万大军，堵在山城、摄津交界处的山崎，一面包围了中川清秀的茨木城，一面开始对高山友照、右近父子的高规城展开政治攻势。

最先屈膝的是高规城的高山父子，这父子俩在前文皈依天主教的事迹笔者说过，现在他们再度投靠信长，也和一帮天主教徒有关。在当时的日本，传教士和教徒最怕啥？最怕的就是像织田信长这样的霸主，联合本土的宗教，驱逐乃至杀害他们，“现在你高山父子，身为切支丹大名，盲目造反，不是拖累主的事业吗？”于是，京都和高规城附近的传教士轮番上阵，请求高山父子投降。

但高山父子也有苦衷，当初为了和荒木村重一起造反，双方互相交换了人质，如果向信长打开高规城，这些人质的命可全都完了。围绕这个问题，爸爸高山友照主张抵抗到底，儿子高山右近（重友）明显比爸爸爱教护教，主张投降，父子俩开始争吵对立。

这面，织田信长依旧增大谈判筹码，还让佐久间信盛和奥尔冈蒂诺（意大利传教士）传话：只要交出高规城，加赠你父子一万六千石的俸禄，并许可在摄津国全境建立天主教堂。如果再执迷不悟，也好办，京都的天主教徒都在我家臣村井贞胜的监视下，我只要一声令下，就会统统杀了，并且灭了全日本的教会。

然则高山爸爸还是犹豫，儿子受不了了，他居然打开城门一个人走了出去。

“儿子去哪儿？”

“殉教！”高山右近头也不回地走到城下信长军门前，用刀割掉头发，穿上白色的纸衣，宣布投降。这下子，高规城的家臣们也不行了，纷纷出降，高山爸爸也被涌进城的织田兵士捆起来送到信长面前。

“当着你儿子的面，我就饶恕了你，流放你去越前。”织田信长不好忤磕头为父亲求饶的高山右近的面子，就把高山友照送去了柴田胜家那儿。后来，高山友照在越前过得不错，每月都能从胜家那里领取高额养老金，直到文禄四年（1595年）安然去世。

高规城陷落后，那个之前劝荒木村重造反，要一起同生共死的中川清秀这时却不再慷慨激昂了，痛痛快快地也投降了信长（中川清秀和高山右近是亲表兄弟）。这下有冈城的荒木村重被坑苦了，他一边骂着高山和中川不是玩意儿，一

边继续笼城，把希望寄托在毛利和石山本愿寺身上。

到了天正六年（1578年）年底，荒木村重知道了，显如上人开始与信长私下和谈，而毛利呢，除了时不时派几艘小船到花隈城偷偷摸摸送点救济粮，也没啥大动静了。

但荒木村重还是要抵抗到底，不是因为有无希望的问题，而是一种绝望下的疯狂。天正六年（1578年）十一月十四日，有冈城下荒木的斥候队与织田军先锋发生了小规模的激战，织田方先锋大将乃是以“金熨斗”为马印，赤帜为军旗的若狭众武藤舜秀，“足轻队出战后，武藤宗右卫门（舜秀）领属下武者，乘马突入敌阵，宗右卫门亲自与伊丹城（指有冈城）武者在马上格杀，连斩四人首级凯旋。其余诸队将士散至城四周放火，或用柴束鹿角，堵塞城外通道”（《信长公记》）。

战败的荒木军决心全部撤入有冈城固守。织田军兵分两路包围，信长、信忠的本队，进至与有冈城一川之隔（猪名川）的池田城（已废弃）；别动队由泷川一益、丹羽长秀带领，绕到兵库的冢口布阵，隔断了有冈城的内外交通。

十二月八日晚六时，织田军以铁炮队和弓队为先头，开始强攻有冈城，信长之所以安排夜战，就是害怕有冈城的坚固工事在白天会给己方带来更大的损失。但夜战明显也不奏效，打到晚上十时，织田军攻城部队竟然在短短四个小时里战死了万见重元以下两千多人！足见有冈城防的成功与守城方战斗意志的狂热。

这种惨重的损失连信长也吃不消了，他在十一日将本阵后移，四天后给部将们下达了“长久围困”的指示，就灰溜溜地回了安土城静休去了。

而抓住这个空隙的荒木军，又开始在有冈城下疯狂地建兵砦，挖掘沟，加固防御。织田军则全面展开，自山崎到有马温泉，营寨也是密密麻麻，绵延不绝——有冈城之战进入了持久战模式。

进入次年正月，荒木村重为了振奋士气，决心给敌军送上一份“新年贺礼”，目标就锁定在织田信忠的加茂砦上。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荒木亲自带五百精兵，对加茂砦发动奇袭，他将手下分为两队，一队在西面放火杀入，一队埋伏在加茂砦东边的通道处。驻扎在砦里的，是织田信忠和三千来自美浓、近江的士卒，遭到荒木村重袭击后，信忠没能稳住阵脚，很多人打开砦门，朝东边狂奔，结果被荒木的伏兵大杀一顿，折损极多。

好在织田信忠忍住了，带着亲兵背靠兵砦一角拼死抵抗，才算逃过一劫，等来了刀根山砦的援军，荒木村重抢得粮食、军马颇多，吹打回城。战后，心有余



1578年下半年，织田、毛利攻防图（加框的是织田方，其余是毛利方）

悸的织田信忠多次说“荒木村重军队极强”的言语，来给自己下场。

得闻亲儿子被打得这么惨，安土城的信长也沉不住气了，在天正七年（1579年）四月重新来摄津督战，并严令各军加强夜间警备，不得擅自走动作战，把有冈城给彻底围死。

再也找不到出击机会的荒木村重也只能熬下去，此后在有冈城，除了十几人伤亡规模的小作战（很多都是精神不堪忍受的城兵，对外发动的小规模自杀袭击），再也无甚可书。僵化的平静战局，到九月二日最终打破：该夜，荒木村重突然扔下妻子、族人与家臣，仅带着五六名侧近和几个名贵的茶器，乘着黑暗坐上小船，自猪名川潜逃，去了其子荒木村次所在的尼崎城。

荒木村重为何要脱逃？其实也不难解释，就算有冈城再坚固，荒木一族再善战，也架不住织田军如此围困，这断断续续也打了大半年了，粮食也要吃完了，总之就是个绝望到底。很多荒木家臣都进言：请主公亲自前往西国，以名贵茶器为礼物，邀请毛利军尽快突破三木城一带，帮我们解困。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

不过，好不容易跑到尼崎的荒木村重，听到了一个差点把他打垮的消息：毛利军来不了，因为夹在织田、毛利间的另外一个大山头——备前国大名宇喜多直家关键时刻投靠织田信长，阻绝了毛利辉元的援军通道。

第九章　猿的崛起

道粪——荒木村重

宇喜多氏是备前的土著豪族，在之前一直是备前守护代浦上家的臣从，而浦上又是播磨大名赤松家的臣从，当时接受的命令就是压制备前的有力国人松田氏。宇喜多直家的爷爷能家，在一系列的战斗里表现出色，逐渐抬头，能家打起仗来极其勇猛，与松田军的旭川合战里，兜上中了三支箭，还被长矛贯穿，头部血流不止，依旧骑马苦战，直到击败敌军。文龟十七年（1517年），浦上和上级赤松闹掰，三石城合战里，又是宇喜多能家带着七十多骑马武者，一个冲锋就打垮了围城的数千赤松军，扭转了战局，成功帮助主君浦上"下克上"，成为了"头号马仔"。

但当马仔是有危险的，享禄四年（1531年）能家主君浦上村宗，在"大物崩"之战里败死，备前的局势一片混乱，宇喜多能家在三年后，在居城砥石城遭到一直嫉恨他的岛村盛实的奇袭，被迫自杀。由于日本战国常见的隔代遗传的因素，能家的儿子兴家暗弱无能，重振家族复仇雪恨的重担就搁在孙子直家（当时只有六岁）的肩头上。

成年后的宇喜多直家是个和毛利元就、尼子经久并称为"西国三谋将"的狠角色，他通过下毒、暗杀和联姻等手段，消灭了杀爷仇人岛村盛实，暗杀了备中大名三寸家亲，窃取了金光宗高的冈山城，还在周边的美作、备中等国伸展势力，成为备前大名浦上宗景属下头号的实力家臣。最后，直家觉得主家浦上碍事，便投靠了毛利辉元，把浦上宗景流放了出去，直接当起了老大。

随后，宇喜多直家明面上归顺毛利，暗地里却利用毛利辉元借力打力，致力

于消灭周围不顺从他的国众，直到天正七年（1579年）五月，以“私通织田”的名义攻灭了东美作的实力领主后藤胜基，夺取了其居城三星城。但仅仅几个月后，宇喜多直家看毛利辉元的利用价值已尽，又调转枪口奉织田信长为新主人，啃咬起毛利的地盘来，直家这一造反十分及时老辣，导致毛利辉元无法再通过美作、备前自陆路支援别所长治、荒木村重等。

毛利辉元果然大怒，让小早川隆景、吉川元春屡次率领大军入侵宇喜多的领国，从备中的忍山打到美作的寺畑城，又直接杀到备前的八滨、辛川，宇喜多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忍山合战里一门宇喜多源五兵卫父子战死，八滨合战里连直家的养子基家都中流弹阵亡了，但宇喜多直家却很硬气，守着自家的冈山城，坚决不和毛利和谈，要等织田的援军到来。

这时，织田和毛利家的对决其实就是比赛谁的代理人，即“肉盾”更能扛打。

宇喜多直家在苦熬，荒木村重却连苦熬的机会都没了。

得知备前宇喜多主动当了肉盾，织田信长热泪盈眶，同时也是怒火万丈，决心乘着荒木村重跑到尼崎的机会，全力攻下有冈城，再去解决别所的叛乱，他先分出一半的军队让信忠带领，围住了尼崎城，而后有“进也泷川、退也泷川”美誉的泷川一益，巧妙地策反了有冈城外上腊冢砦的中西新八郎与宫胁平四郎。十月十五日晚上十时，织田军再次对有冈城发动总攻，先锋泷川一益没遇到任何抵抗就顺利进入上腊冢砦，随后突入有冈城下的诸多工事里，与在此据守的杂贺众展开混战，杂贺众打铁炮是好手，但肉搏战不行，很快被泷川队悉数杀死。其余的两个兵砦北之砦与鹎冢砦，亦遭到织田军的猛攻，守将渡边勘太郎、野村丹后守出来降服，但没享受到“站前起义”的资格，被勒令双双切腹。

一夜间，有冈城的外围阵地尽失，织田军把城下的民居、仓库焚烧一空，残余的城兵放弃二丸，退往有三道壕沟保护的本丸，但这些壕沟把织田军堵在了外面，也把自己困死在里面，本来有冈城的粮食弹药就不足了，继续消耗下去也是回天无望。十一月十九日，城将荒木久左卫门得到了信长的许诺：“如果你能说服荒木村重交出花隈城和尼崎城投降，我就饶恕有冈城兵和他们妻儿的性命。”久左卫门想想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了，便答应开城投降，留下满城的老弱妇孺当人质，自己被织田军押着去尼崎城喊话。同日，织田军的津田信澄部进入有冈城换防，有冈城陷落。

但是在尼崎城下，不管是毛利还是本愿寺的僧侣做中介，荒木村重依旧满口回绝了久左卫门的苦求，拒不开城投降。如此，等待有冈城里被扣为人质的荒木一族的，将是无比惨烈的命运。十二月十三日，织田军先将其中一百二十二名女房（贵妇），捆到尼崎城下名叫七松的地方，立起九十七根磔刑的木桩，将女房绑缚其上，当着城头荒木父子的面，用铁炮和太刀挨个杀害，女人的惨叫声让织田方的将士都感到头晕目眩。随后，再将城兵一百二十四人、妇孺三百八十八人锁在四轩屋里，在周围堆上干草，放火活活烧死，“其间男女随风势烈焰，如鱼群般上下凄叫涌动，悲鸣随烟而上，宛如地狱狱卒怒叱，让人肝胆尽裂”（《信长公记》）。

十六日，荒木一族、重臣三十六人被送到京都六条河原斩首示众，但信长犹觉不足，又下令进行“荒木狩”，即不断追杀四处藏匿的荒木残党，一直持续到他在“本能寺之变”里横死，荒木全族的噩梦才宣告终结。

即便如此，荒木村重还是顽抗了下去，反正他的家族已被信长毁灭，已无任何挂念可言，索性就燃烧最后的力量，哪怕只是灼伤信长的手指，起码也能悲愤地对对方说：“你也会感到痛？”他又放弃了尼崎城，一路逃到最后的据点花隈城，途中荒木村重出家，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号“道粪”，意思是在大路边被舍弃的一坨大粪，村重此刻的心境恰恰如此。

因为有冈城陷落后，织田军的主要进攻方向转为了东播磨三木城，故而信长将解决花隈城的任务下包给了乳兄弟池田恒兴。池田恒兴对荒木穷追不舍，让长子元助布阵诹访山，次子照政（后来的池田辉政）布阵生田神社，另外还雇用了一批亲织田的杂贺众，在大仓山扎营，把花隈城团团包围，日夜攻打不息。

战斗一直打到天正八年（1580年）盛夏，该年七月，池田军潜伏在长草里，爬行靠近了花隈城的大手门，然后纷纷跃起，与城兵交战。池田元助、池田照政等部后继来援，恒兴又让杂贺众绕到侧门助攻，最后荒木军支持不住丢了花隈城，“道粪”村重却又逃出生天，后托庇于毛利辉元帐下。

荒木村重败逃后，其旧领多被织田信长的宿臣池田恒兴继承，摄津国的局势依旧是三头共理，不过这时又变为了池田恒兴、中川清秀与高山右近，因恒兴是信长的直臣，又是乳兄弟关系，从此信长对摄津才算是放下心来。

在这里谈点观点型的东西，就是那么多人——松永久秀、荒木村重、别所长治等，明明之前和信长关系都不错，也立下过汗马功劳，怎么就接踵造反呢？单

用信长性格暴虐、人神共愤，或顺着中国的“君臣观”来解释明显是说不明白的，也很容易会把问题停留在表层。织田家本来只是尾张国一隅的小领主，在短短二十年间扩展了如此大的版图，成功与荣耀自不必多说，但也必然会带来新旧交替方面的问题，因为日本的战国时代权力是多元化的，一国内往往庄园林立，有将军的，有天皇的，有公卿的，有寺社的，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也导致了在地领主势力很强，哪怕你是“天下人”，权力也渗透不到他那一层，之前所谓的京畿霸主大内、细川、三好之流，也就是把握了幕府中枢权力，随后以“安堵”的方式换取各国领主的承认，最多是如三好长庆把松永久秀塞到大和，把松永长赖送到丹波，拉一帮国众压另外一帮国众，玩均衡策略而已。但织田信长不太一样，他决不是“过把瘾”的类型：征服美浓后，他把居城迁移到岐阜城；待到尾张和美浓消化得差不多了，他把这儿留给继承人织田信忠，自己再把居城迁移到了安土城，再去消化近江等地。以这种“军事征服—派遣直属家臣团—建立军团—消化领地—实现集权化”的程序来巩固自身霸主的地位，所以很多在地势力，像松永、别所，起初还以为像传统那样，当当仆从军、马前卒，关键时刻“墙头草”似的摇摆一下，就能保住自留地，但后来他们才惊恐地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能走，要么成为信长的直臣，放弃一切思考和独立性，甘心化为信长战车上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么为了保住家族的独立和名誉，与信长对抗，死战到底。

无疑，松永、荒木、波多野、赤井等选择了后者，他们实则是日本的权力架构。由中古向近世转变时，旧秩序的殉道者倒无所谓对错之分，他们和织田信长的恩怨也无须在道德层面做过多的诠释。

干杀三木

有冈城的陷落还和一个人的命运有莫大的关系，即那个倒霉的黑田孝高，他本来是自告奋勇作为秀吉的使者来劝说荒木村重不要造反的，但却被幽禁在有冈城暗无天日的土牢里，有冈城打了两年的仗，他就被关了两年。

土牢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潮湿、阴冷、肮脏，结果孝高在里面不但脸上患上了恶疮，还被瘴气损害了腰和左腿，以致无法直立行走（后来，孝高就成了跛子），唯一的慰藉就是看看从牢窗里垂下的青色藤蔓（后来黑田孝高的家纹，就

是藤巴纹），不过他还能活着出来，多亏了一群忠心耿耿的家臣。在孝高被抓到有冈城后，黑田家臣栗山利安、母里友信、井上九郎化装为行商，潜伏在有冈城里（当时有冈城和小田原城一样，采取了城下修筑防御工事的“总构”模式，所以一直有商人、民众在活动），并暗中买通了狱卒，在织田军对城发起总攻时，这帮人趁着混乱冲进土牢里，把黑田孝高背了就跑，三个人轮流背着，一路跑到了有马温泉才停下了脚步。



黑田藤巴纹

随后，黑田孝高到三木城外的平井山去见参加指挥围攻别所长治的秀吉。秀吉看到孝高竟然生还，甚为大喜，但又看到孝高被牢狱之灾摧残的病容，极为大悲，抱着孝高就哭了起来。接着，黑田孝高就问：“我的娃松寿丸呢？”

羽柴秀吉当时就呆了，孝高的娃儿松寿丸本来是作为小寺家归顺信长的人质送到安土城去的，但孝高被荒木村重囚禁时，他的主公小寺政职也叛离了信长，惹得这个霸王极其恼怒，下令处死小寺的人质，其中就包括松寿丸。

现在孝高来要人了，该咋办？松寿丸在一年前就被我给切了。

这时，一名家臣拜倒就说：“松寿丸现在正在竹中家的菩提山城里藏匿着。”

“哎！还活着？那我之前……”

“之前的是竹中重治殿下的计策，被杀的是和松寿丸长相类似的孩子。”

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松寿丸还活着，被信长的监军竹中重治给救了下来，引得黑田孝高一辈子对竹中家感恩不已，后来还成了重治之子重门的“乌帽子亲”（其实黑田孝高是个很重恩义的人，他被囚在有冈城时，荒木家臣加藤重德对他不错，他出城后报恩，将加藤的次子收养，是为黑田一成）。但当孝高要亲自向竹中表示感谢时，秀吉却脸带悲戚地说，竹中重治已在半年前于平井城病死，并给秀吉留

乌帽子亲：

乌帽子亲是日本人在元服仪式上为被元服者戴冠的人。根据日本中世时代武家社会的惯例，男子成年行元服礼时，应请一位特定人物充当“假亲”，为他戴上乌帽子。

下了“切断三木城粮道，用饥饿逼迫别所投降”的策略。

当时，别所长治军的补给也要仰仗“血牛”毛利家，路线是这样的：毛利运粮的船只把物资在英贺城运上岸，再经由加古川山间的高砂、鱼住等三木支城搬运到城内，解决七千别所军的粮食问题。但后来，羽柴秀吉与织田援军将这些支城依次攻陷，并带着八千主力到了三木城东北两公里外的平井山驻屯。别所长治为了粮道的安全，在天正七年（1579年）二月，以“贺相”别所吉亲为大将，带着三千精兵强攻平井山，准备把秀吉驱走。羽柴军当时在平井山可有足足八千兵马，结果别所吉亲正面进攻被挫败，由别所长治的亲弟弟别所小八郎统率的别动奇袭队也被看破，别所小八郎奋战而死，全军损失七八百人，只得又退回三木城固守。

忧虑补给的别所长治就开始改变运粮路线——毛利家的运粮船先在荒木村重所属的花隈城卸下物资，而后储藏在东播磨的丹生山，再沿着淡河城下的河川运送到西边的三木城。

这条生命线的命门就在淡河城和丹生山的控制问题上，把守前者的是别所长治的伯父——东播磨豪族淡河定范；镇守后者的是亲别所的、供奉帝释天的明要寺僧兵集团。三木城的主要战斗就是秀吉针对这两者展开的。

当年五月二十二日夜，秀吉之弟羽柴秀长所部精兵冒着激荡的风雨，奇袭了丹生山的明要寺，烧毁了寺庙的伽蓝、僧坊和阵所，寺里僧人带着很多的小孩（哪儿来的小孩？），慌不择路地逃跑，很多人跌落山崖而死，现在那里还有一座叫“稚儿墓”的山峰，大概便是当年见证如此悲剧的场所。丹生山陷落后五天，羽柴秀长又率五百武者攻打起淡河城来。淡河定范为加固城防，在壕沟边立起木栅与鹿角，还在沟里撒了许多蒺藜，但足智多谋的秀长根本没有攻坚，而是购买了几十匹马放到城中去，勾得淡河城里战马四处乱跑，混乱一片，随后秀长才率部下突入城内，淡河定范力战而死，城堡陷落。

丹生山与淡河城依次易手标志着三木城的粮道彻底被掐断，但别所长治与毛利辉元依旧不甘心，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天正七年（1579年）九月，数百艘运载粮食的毛利水军船只强行在鱼住城登陆，随后八千（数目似乎不实）杂贺众，一面负载粮食，一面手持武器，企图强行突破羽柴军在三木城西北的平田砦，三木城里也有三千士卒出战接应，围绕着平田、大村一带的战斗一度白热化，羽柴军在平田砦的守将谷大善（卫好）战死。关键时刻，羽柴秀吉在平井山

派出千余生力军，穿插到平田与大村间，隔断了城兵与运粮杂贺众的联系，而后各个击破。最后，别所军和杂贺众被讨取九百多人，该回城的回城，该上船的上船，所有的粮食器械全被羽柴秀吉缴获。

进入十月，宇喜多直家的背离，丹波波多野和赤井家的破灭，摄津荒木村重的失败，让三木城的未来越来越灰暗，城里的粮仓见底了，士卒们只能开始吃狗，吃战马，掘老鼠，啃树皮，上千饿死的人，尸体都堆成了堆。而羽柴秀吉还在从容不迫地攻略周边的支城，天正八年（1580年）正月，三木城外的宫内砦、鹰留城和新城相继陷落，防御战里别所军三十六员老将战死。（《丰臣秀吉合战总览》）

别所长治决心为自己的反叛行为负起责任，他向织田方交涉："愿以别所一族自杀的代价，换取城兵和领民的性命。"（笔者觉得别所长治比荒木村重更像条汉子。）

看到年仅二十三岁的别所长治如此要求，连秀吉也感到唏嘘不已，便向三木城里送去了酒菜佳肴，让三木全族能吃饱饭体体面面地赴死。正月十七日，别所长治与妻儿一起自杀，"贺相"别所吉亲不愿自杀，要放火烧城，说只给信长留一片灰烬废墟，却被愤激的城兵杀死，别所吉亲的年轻妻子把吉亲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刺死后也自裁而死。

至此，持续两年，以粮道切断和反切断为特点的三木城合战就此落下帷幕。毛利辉元的势力再度被驱逐出播磨，羽柴秀吉大获全胜，在播磨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一步进军征讨毛利的跳板。这种"站稳脚跟"的原理与先前的越前征伐相符，即用惨烈的战火毁灭了播磨林立的豪族、庄园和寺社（据统计，播磨豪族在三木之战里大约战死一万余人，基本丧失了反抗能力），从而实现羽柴秀吉军团长对所占领地的"扁平化"管理，标准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另外，三木城陷落后，京畿附近的"叛乱铁三角"已完全被织田平定，毛利的东进战线也开始崩溃，自身都难保，只剩下一个孤悬的石山御坊，似乎也无抵抗下去的能力。三月，朝廷派出公卿近卫前久、劝修寺晴丰，"敕令"织田信长与显如上人议和，双方就坡下驴，都愿为持续十年的石山合战画上句号。织田信长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赦免石山门徒，但必须在七月三十日前毁弃退出石山御坊，并勒令加贺二郡门徒，摄津花隈、尼崎两城门徒一并放弃对织田的对抗态度。"（《本愿寺史》）穷途末路的显如上人，联名坊官下间赖廉、下间赖龙、



本愿寺显如长子教如

下间仲孝，在誓纸上签字画押，表示认可。四月九日，显如上人把“法主门迹”让给嫡子教如，自己退往纪伊的鹭森别院隐居，但脾气暴躁的新任上人教如却不同意父亲的屈膝政策，继续动员忠心的门徒（主要来自淡路与杂贺）据守石山御坊，要与信长死战。至此，本愿寺分裂为显如、教如两派，但到了荒木村重的花限城被池田恒兴打破后，不管是哪派都无法与织田军作战了。八月二日，一向强硬的教如还是交出了石山御坊，乖乖地溜走了。就在交接时，御坊突然燃起三日大火（有说是信长所为，也有说是教如撤退时所为），石山御坊这个抵抗十年的据点变为一片瓦砾。

随后，以显如上人签署的誓纸为依据，信长在安土城里发出了“加贺江沼、能美两郡的门徒即刻降服”的命令，不过加贺的门徒们却誓死和柴田胜家的军团打了整整两年，以天正十年（1582年）三月吉野谷一揆惨遭镇压为终点，延续八十余年的“门徒所持之国”加贺在历史里退场。另一面，即在西国，信长要求羽柴秀吉继续前进，重点援助备前的宇喜多直家与东伯耆的南条元续，要其在征讨毛利的战事里取得更大进展，“放心，丹后的细川藤孝和丹波的明智光秀都是你的预备队”。

以此命令为准则，羽柴秀吉准备把军团的根据地安设在三木城里，但黑田孝高却不同意：“三木城在东播磨，是通往京畿的门枢；而主君您的志向在更西的地方，应该选择我黑田的姬路城——通往西国的门枢，作为本城。”觉得孝高建议十分有理的秀吉，就在姬路城立下根基，并对这座城堡进行了翻修和扩充。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如一只白鹭般美丽”的姬路城，是羽柴秀吉、池田辉政两代城主增修的结果，当时黑田家所在的姬路城比个篱笆围子强不到哪儿去。

根据地定在姬路城，等于掌握住了山阳道的要冲，但西国分为山阳、山阴两道，所以秀吉的下一步就是北上但马，取得自山阴道进军的起点。当时统治但马的，就是十年前被赤井直正殴得满地找牙的山名佑丰，现在轮到羽柴秀长来殴打他了，本来山名佑丰一直是跟着信长混的，但谁叫他的大名权力弱呢？他手下有家臣领主居然私下和吉川元春勾搭起来，还绑了山名佑丰一起“被勾搭”。以此

为借口，羽柴秀长出军北上侵攻但马国。

在羽柴秀长的兵锋下，山名方毫无亮点可言，跑的跑，降的降，山名佑丰被围困在有子山城里，惊惶之下病亡，但他的三儿子名叫山名尧熙的，却跑了出去，落难到更西边的因幡，因为那儿有山名家的另外一个分支“因幡山名”，大名叫山名丰国。

于是，收留尧熙的山名丰国开始被胖揍，三月羽柴秀吉、秀长两兄弟的军队第一次攻打山名丰国的鸟取城，还没打多长时间，山名丰国就不干了——一帮因幡的豪族领主出兵来鸟取城守卫，却要求粮秣军饷全部由丰国承担，丰国说“我掏不起钱，投降还不会吗？”便出城投降了羽柴秀吉，因幡被第一次平定，而后秀吉命其弟羽柴秀长、部将宫部继润担任负责统率但马、因幡国众，编成山阳道方面军。

然而，就在羽柴秀吉准备联合宇喜多继续进军时，播磨与但马等地却爆发了本愿寺门徒一揆，毛利“二川”的吉川元春抓住这个时机，派遣出同门的名将吉川经家，联合因幡大名亲毛利的森下道誉、中村春续，突然把山名丰国从鸟取城里赶出去并占据了该城，继续阻击羽柴秀吉的进军。

残酷的笼城战

吉川经家之前一直镇守石见国，久经沙场，德高望重，这也是元春让他去鸟取城的原因，但正因为是老将身份，吉川经家对此战的前景十分悲观，据说他走之前把将来盛自己首级的木桶都准备好了。当天正九年（1581年）三月，他真正进入鸟取城后，发现真实情景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城备不修，粮食武器囤积有限，城兵数量不足。吉川经家在书信里声称：“（鸟取城）战力仅有千人，铁炮火药虽足，但军粮却严重不足，请尽快运送粮食来。”（《日本兵食史》）

然后，当吉川经家准备在因幡国收购农民的储存粮食（当时是三月，青黄不接，只有去年存粮可以收购）时，却惊恐地发现无粮可收！农民告诉他，自上个月来，就有从若狭来的商人以两倍的价格在本地疯狂购买粮食，很多农民心想再过几个月就能收割新米出售了，现在如此高价，不把存粮卖掉更待何时？

这些所谓的若狭商人，按《真本太阁记》所言，其实全是羽柴秀吉的部下，“（秀吉）准备大船数十艘，令士卒打扮成商人，带大量金银从若狭自海路，到

因幡收购米麦、大豆及其他任何能充作兵粮之物，给价倍之，收购不已。"

这时，吉川经家虽然知道秀吉在搞兵粮战术，但还是没有报以应有的警惕，或者说身为传统武士的他，对秀吉这种奸诈狠毒的"庶民战术"认识还不够清晰。接下来一个月里，吉川经家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募兵守城上，当时鸟取城有山名旧臣一千人，他带来了八百毛利军士卒，又从周边募集了两千多农兵，加一起共四千人来保卫鸟取城。至于粮食，他相信本家会不遗余力地来支援的，更何况等到秋季了，因幡当地也有新收割的米粮可以购入。

出乎预料，六月羽柴秀吉就组织了两万大军，自美作突破但马口，闪电般地包围了鸟取城！

战前，秀吉军师黑田孝高进言："吉川式部少辅自恃秋季即将到来，城中必然能收购足够的粮食，为今之计，我军不可逡巡，若待到秋季或冬季再行出兵，则良机尽失。"秀吉颔首，遂决心在夏季直接出兵，不让鸟取城有收购新粮的机会。七月，秀吉先分兵，要拔除维系鸟取城的运粮线要点——雁金山城与丸山城：当时毛利方据守前者的叫盐治高清，出身但马芦屋城，熟知山岳地理，被秀吉称为"山贼"；据守后者的叫奈佐日本之介，也出身但马，干的是海上跑业务的勾当，被秀吉称为"海贼"。



黑田孝高，又名黑田如水，后来成了跛子

秀吉部将宫部继润先率精兵迫近雁金山城，盐治高清的城堡没储存什么粮食，连笼城都没资格，只能放弃城堡，逃进了把守海口处的丸山城——自陆路来的毛利援军、运粮通道被掐断。

然后，羽柴秀吉选择了距离鸟取城七八町（约1.5公里）外的高地，将本阵设立在此处，让堀尾吉晴负责本阵防务，其弟羽柴秀长布阵大平原，垣屋光成于城山，一柳直末于小西谷，宫部继润于褶柝山，仙石秀久于泷山，其余中村一氏、蜂须贺正胜、黑田孝高、加藤

光泰、浅野长政、杉原家次布阵在鸟取城外的袋川、千代川沿岸。随后，羽柴军沿着鸟取城四周，挖出了长达12公里，深8米的三重壕沟，将整座城堡围死，又用掘出来的土垒成高台，每隔六到八町就设一处阵所，每处都修筑有高橹、矢仓、鹿砦、木栅，每处阵地委派“尺限回番”警戒防卫，防止城兵突围。随后，令士卒燃起篝火，把黑夜照耀如白昼一般，夜以继日地奏起太鼓、铜钟，士卒集体高声呐喊，朝城中不间断地射击铁炮、火箭，惊骇对方士气。

围定鸟取城后，羽柴秀吉在军中设立市场，大批商人穿梭其中，交换佳肴美酒、绫罗绸缎，又找来衣着华丽的娼妓艺人，日夜与诸将置酒高会，让城兵看在眼中急在心里，把厌战畏惧的情绪传播到城中。

看到别人喝美酒抱美女，城兵还能用荣誉感激励自己不受诱惑，但粮食问题可是致命的，当时鸟取城的存粮也就一个月的量，虽然吉川经家想尽办法节省食粮，但到了九月，粮仓终于见底告罄了。九月十六日，毛利军运粮的船只抵达丸山城所在的千代川口，结果遭遇了也跑来运粮食的羽柴船队，以丹后宫津为据点的松井康之（细川藤孝部将）为大将，共六十艘战船。一番激战后，毛利水军败退，松井康之连粮也不运了，乘胜追击，又在伯耆海域再次打败毛利水军，俘虏五艘船只，击沉六十艘船只，斩杀毛利船大将鹿足元忠。

十月，鸟取城扼守海路的丸山城砦也被攻陷，鸟取城彻底孤立，化为了人间地狱。

《信长公记》描述，鸟取城或三日一次，或五日一回，在城中敲响大钟，士卒与百姓不顾羽柴军铁炮和弓箭的射击，冲到城墙外割去杂草灌木充作粮食，到城周边的草都被割光后，就开始吃牛、马、狗，牲畜吃完后就掘地吃老鼠与虫子，再吃完后就啃树皮，冬季到来后，一阵霜雪就冻死一批人，还活着的人就用刀割死人的肉吃。织田军的士卒目睹木栅后的鸟取城男女老少宛如恶鬼般，互相蜂抢尸体上的头颅，就是因传说人头最有营养。

十月二十五日，吉川经家泪流满面，派使者向羽柴秀吉提出：“愿以我切腹为条件，换取残余城兵的性命。”羽柴秀吉则回应：“式部少辅阁下本为援军，不应为鸟取城存亡负责，只要交出叛变主家的山名家臣森下道誉、中村春续即可，式部少辅可自由返回石见，我军绝不为难。”

而吉川经家则凛然回复：“我本为毛利方大将，能与织田武者如此一战，夙愿偿矣，舍弃部下而自己逃走，真可耻也！”



鸟取城正面入口设置吉田经家公像

最后，羽柴秀吉只得答应了吉川经家的请求，当日吉川经家与森下、中村一起，在鸟取城本丸里，与诸位部下饮酒后，将盔甲叠好放入“具足柜”里，取出包在纸卷里的“肋差”（即短刀），给其子留下了“我与敌军相战一二百余日，内外断绝，孤身之力，回天无术，却也没辜负吉川的名声”的遗言，从容切腹自杀，享年三十六岁。据说吉川经家的首级传到安土城后，连信长也为之痛惜讶异。

残酷的鸟取笼城战结束后，羽柴秀吉又勒令被俘的盐治高清、奈佐日本之介自杀，理由是他俩一个身为山贼，一个身为海贼，“荒乱周边诸国”，不得不死。

干杀三木、饿杀鸟取是羽柴秀吉军事生涯里的杰作，以往在日本战国时代战争里，掐断敌方粮道，大量收购敌方领国粮食，以饥饿逼迫敌人投降来达到减少损失的战术其实并不常见。恰如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所说：“古代将军的头脑思维是最僵化的，他们只会按照几百年来一贯的战术行事。”日本也不例外，长期的以贵族武士为主导的战争模式，追求的是正面一刀一枪的对抗，攻城大多也是机械式的拼消耗，像鸟取城这样事先采用经济手腕扫清因幡国的存粮，而后抢在秋收前围困城池截断敌人的补给路线，结果短短四个月时间就让城内饿殍满地，不得不投降，虽则十分残酷，但不得不说是日本战争史上的一大突出亮点。这也和羽柴秀吉的出身分不开，他起于寒末，并未接受到传统的“武士战争学”，干过小贩，打过下手，修过城池，但也正是这些底层生活的磨砺，造就了他战术的与众不同，一种比武士刀还可怕的“庶民战术”。

平定了因幡后，羽柴秀吉为了做足深入征讨毛利家的准备，便着手在濑户内海压制毛利水军，保护大后方播磨的安全（毕竟毛利在这儿玩登陆作战，还是比

较危险的），故而秀吉一面委派羽柴秀长的部将藤堂高虎镇压但马的一揆，一面亲自联合摄津国的池田水军（池田恒兴与秀吉的良好关系，就是如此打下的），降服了原从属于三好家的水师大将安宅清康（安宅信康之子），夺取了淡路据点屋岛城，锁死了毛利水军进出大阪湾及播磨滩的通道，并安插仙石秀久、生驹亲正负责淡路一岛军政，为织田攻入四国做好准备。

接着，羽柴秀吉遵循信长的要求，宣布率先在播磨一国实行“城割”政策，所谓的“城割”也称“城池破弃令”或“一国一城令”，即一国行政区域内，只能允许国主本城的存在，其余国众领主的小城寨统统毁弃掉，那原本这些人手下的领民怎么办？简单，一部分安心去种田，一部分身强力壮的，统一到国主的本城下来居住，成为常备军力，打仗时国主拨给这些人钱粮当犒赏，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兵农分离”政策。

好，我们先来谈“城割”，秀吉是怎么在播磨执行的呢？他先对播磨旧守护所所在的置盐城下手，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先把城堡表皮的一切建筑物拆掉，然后在石垣上打个口，把拆下来的材料运出来，再扒掉土垒和塀，用得出的泥土填好堀沟，一座城堡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废弃置盐城后，秀吉把所得到的石头、木材用来翻盖扩充自己所在的姬路城，如此既破除了旧势力的权威，又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一举两得。以此为示范，播磨国内原本林立的豪族小城寨全部被抹平，对抗秀吉的据点都没有了，怎么办？要么乖乖地务农，要么来姬路城当兵过活，这就是“城割”。

“城割”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兵农分离”，说起这个，不少人以为兵农分离就是把武士与足轻同他们的土地剥离开来，变“征发动员制”为“常备募兵制”就解决问题了。殊不知“兵农分离”其实是织田信长（或后来的丰臣秀吉）势力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才出现的必然现象，而当时日本其他大名，直到德川幕府建立前夕，往往还实行着“兵农一体”的政策，即最大限度地动员领国内兵力，拼凑起两三万人，去打举国之战。但织田信长此时与其他大名不同，他已经初步统一了京畿，掌控了大批缴纳矢钱的商业都市，许多因为战乱而失去主人的田产被纳入信长直辖的“藏入地”。有人粗略测算过，织田信长此时掌控的领地足有三百万石上下，如果推行饱和动员，能拉出的农兵恐怕不下十万人（围攻长岛就一次性动员了七万），但问题是现在信长人力有了，财富也有了，军队的数量他不再关心，更关心的是军队的质量问题。想想也是，战国时代的那些农兵，举起

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就去打仗，训练与服役时间都得不到保障，遵循的还是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原则（欧洲中世纪的农兵或领主，一般为国王义务服役不超过四十天），地盘只有一两国的玩玩还行，现在动辄就是持续数年的远征，必然要丢弃大部分农兵，让他们安心在田里种地，专职耕作。而精选小部分（因为信长精选的基数大，所以最终的绝对数并不小）善战的，继续让他们专职作战，阶层高的为武士，阶层低的为足轻。日本的军队就是这样走向职业化与常备化的，说到底"兵农分离"就是个"精兵政策"。

执行好了这两个政策后，羽柴秀吉——这位信长未来的后继者，势力的基盘开始稳定下来，换言之，他在长滨时代地位不过是织田体系的一介城主，现在却坐拥"西国征讨军"数万雄师，当真是兵强马壮，这些军队即来自各方的家臣，就是他日后争衡天下的资本。

按照日本现当代史学家谷口克广先生的论述，羽柴秀吉西国军团成形时，基本的班底是这样的：

秀吉的旗本众；

秀吉弟弟羽柴秀长，以出身近江"山法师"（武僧）的宫部继润为指挥官，下辖因幡众、但马众，负责山阳道的攻防；

秀吉的老班底浓尾众，既有"川并众"前野长康、蜂须贺正胜，也有原本充当监军的竹中重治（后来三木城之战里病逝）、竹中重矩，还有从秀吉马廻众里拔擢出来的仙石秀久等；

担任长滨城主时，招揽的近江众，如宫部继润、藤堂高虎、石田三成等；

播磨新参的黑田孝高、别所重宗、赤松广秀等豪族。

总的来说，秀吉的亲族占一部分，浓尾老班底占一部分，长滨时代的近江众占一部分，去西国在播磨、因幡、但马又招揽一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是尼子遗臣团。以从属兄长的羽柴秀长小军团构成为例，秀长为总负责人，据点在有子山城；下面就是曾当过延历寺僧兵的宫部继润，角色为代理总指挥，受封但马丰冈城两万石，后又担任新攻下的鸟取城城代；下面高级指挥官有曾担任过荒木村重小姓的荒木重坚，其在有冈城谋反时，曾向秀吉献出三田城，转仕在秀吉帐下，后来在三木城合战里立下战功，被赐予"木下"苗字，受封因幡国若樱城两万石俸禄；又如龟井兹矩出身出云，本追随山中幸盛，是尼子遗臣团一员，上月城之战因为伴在秀吉身边而幸免于难，因攻略鸟取的战功，年仅二十四岁就成为前线

城主（受封因幡鹿野城，俸禄一万三千五百石），负责一翼战事。

不难看出，羽柴秀吉的家臣团有个最大的特点：无核心谱代，人员来自四面八方。这固然对量才为用，各尽其长有好处，但也导致了缺乏凝聚力、忠诚度不高的致命弱点——秀吉一死，在德川家康手腕面前，大部分倒戈背叛（一代没叛的，二代也叛了），这也是将来丰臣政权二代而亡的重要因素。

御马揃

羽柴秀吉在山阳道的但马、因幡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同时织田的盟友宇喜多却被毛利打得抬不起来头，加上天正九年（1581年）二月，宇喜多直家病死，更使得家中群龙无首。毛利元就的四子穗井田元清为大将的毛利军深入备前儿岛，并在麦医山合战里大破宇喜多军（不和织田正面对抗的毛利军还是蛮强的）。冈山城里，直家的继承人宇喜多八郎才九岁，政务掌握在叔父宇喜多忠家“三老”长船贞亲、户川秀安与冈家利手中，大伙儿见情势危急，统一意见：尽快向羽柴秀吉求援！

得到宇喜多家求援信的羽柴秀吉爽快答应了，动员起军队于天正十年（1582年）攻入备前，去解救危如累卵的冈山城了。

几乎同时，织田信长开始着手对甲斐武田、越后上杉的全力一击。

在此之前，即天正九年（1581年）初，信长觉得这两年来，平加贺，摧荒木，破别所，烧石山，碾伊贺，退毛利，屠丹波，整个京畿已基本踏在他的脚下，他成为了当时最实至名归的“天下人”，是该展示巅峰权势的时候了。在当年新年，各个仆从大名、军团长（除了征战在外的羽柴秀吉）先后来安土城给他拜年，献上无数的珍奇异宝，就连西方的“切支丹国”（信仰基督的国家）也特意给这位“天下人”献上一份厚礼：一位来自莫桑比克的黑奴。

《信长公记》描绘这“黑和尚”：二十六七岁，力敌十人，体健如牛，浑身上下如黑炭般。当时京都百姓云集围观这个神奇的黑和尚，甚至还有人乱砸石头，导致观众受伤的事件发生。信长看到这黑和尚更是惊讶，他天生就对新奇事物有极大的兴趣，首先就怀疑这黑奴身上是抹了油的，就派人把他从头到脚洗刷了一遍，发现怎么洗“油漆”都去不了，就对这黑奴更感兴趣了，连说有趣有趣，给他取了个日本名字“弥助”，还授予这黑奴武士的身份，安置在自己身边

当亲兵。

到了二十八日，织田信长下令，在京都召开“御马揃”，五畿内的大名、小名、各领主必须参加，在天皇前身骑骏马展示骑术，是为“御马揃”。

御马揃的场所信长早就安排好了，在距离上京皇宫禁里以南八町（约1.5公里）的马场，四周用高八尺、包覆毛毡的木桩围成栅栏，供参加御马揃的武者纵马驰骋，又在皇宫东门外临时修筑一座“假殿”，装饰以奢华的金银珍奇，供天皇、殿上公卿阅兵之用。

另外一面，即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左右，参加御马揃的诸国武者，在织田信长的带领下，齐集下京本愿寺门前，顺着室町、一条大道在京都百姓的山呼喝彩声里浩浩荡荡进入了马场。

整支队伍排列如下：

第一队，丹羽长秀为首的若狭、摄津、西冈众（当时丹羽长秀已被定为征伐西国方面军的统帅）；

第二队，蜂屋赖隆为首的河内、和泉众及纪伊根来寺国众；

第三队，明智光秀的大和、北山城众；

第四队，村井贞成（村井贞胜长子）所率的京都所司代众；

以上诸国众构成了马揃队伍的第一阵。

接下来，是由织田同族所组成的“御连枝众”：

中将织田信忠领美浓、尾张共八十骑随从；

中将北田信雄领伊势共三十骑；

长野信包领北伊势十骑；

神户信孝十骑；

津田信澄十骑；

而后织田长益、织田长利、织田信照等一门众悉数出场。

御连枝众后出场的是朝廷各公卿，即“公家众”：

摄政大臣近卫前久，中纳言正亲町季秀、乌丸光宣、日野辉资，右京大夫细川昭元，右马头细川藤贤，兵库头伊势贞为，左京大夫一色义定，弓马礼仪小笠原长时。

第三阵，出场的是织田信长的马廻与小姓，共十五骑人马（人名不详）。

第四阵，是柴田胜家的“越前众”：计有柴田胜家、柴田胜政、柴田胜丰、

不破光治、金森长近、前田利家、原长赖约八十骑人马。

第五阵，为侍卫信长的“弓众”，共一百人，皆腰挂长弓，由平井九右卫门、中野一安领头。

第五阵特殊点，是“厩奉行”青山与右卫门所指挥的各国进献的“名马队”，大多是来自奥羽、津轻的骏马，依次为鬼苇毛、小鹿毛、大苇毛、远江鹿毛，都覆唐物鞍具，下垂红襕，旁边有人持柄勺、草筒、旗帜伴随，威风凛凛。

第六阵，是负责安土、京都杂务的“中间众”，戴立乌帽子，上衣着黄色水干、下衣着白绔，脚着草鞋。

第七队，是效忠信长的“坊主众”（可理解为和尚代表队），领头者武井夕庵、松井友闲、楠木正虎、长云轩妙相。

第八队，四名持“曲禄”（类似椅子的东西，金底云浪形）的奉行。

第九阵，就是霸主织田信长的队伍了，在万众海潮般的呼声里，信长左边、右边行列二十七名持节杖、长刀、太刀行縢（一种束起的袋子）的小姓，他们统一身着红色小袖、白肩衣、黑皮裤，信长本人则骑名马“大黑”，身着金纱礼服，头戴唐冠巾，蜀江锦小袖，披猩猩红斗篷，如天神下凡，引得百姓惊叹不已。

进入马场后，信长让众武者以十五人为一组，一次三或四组，皆骑骏马着彩衣，在天皇公卿面前驱马纵横，表演不凡骑术。

在假殿里看着这一幕的正亲町天皇，只能呵呵呵地微笑，然后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织田信长说自己举办御马揃是为了展现武威，恢复京畿和平，加深朝廷与他的关系，但我今儿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向咱朝廷夸耀武威啊？”但天皇的想法只能默默埋在心中，但京都御马揃后民间风传织田信长企图逼迫天皇让位的说法，却是愈演愈烈起来。

结果到了三月五日，织田信长说上次御马揃天皇你看得还不够过瘾吧，那咱们再表演一次好了，欲哭无泪的天皇只能又带着一帮宫人、女官，在皇宫里


横亘战国最乱世的正亲町天皇

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看了一次重播。

还没等信长与朝廷暗中的“角力”出现个明晰的结果，北陆和东海道的战事开始紧张起来。北陆方面，因军团主将柴田胜家参加御马揃而停留在京都，所以指挥权交付给了佐佐成政、佐久间盛政与神保长住，整个军团已杀入越中，围困了松仓城，而这时结束“御馆之乱”的上杉景胜则出兵小出城，于是信长命在京的柴田、前田、金森等，“即日离开京都，攻入越中”。

“御馆之乱”是咋结束的呢？当年武田胜赖收了上杉景胜的金子和地盘，煞是高兴，便把大军驻留在边境，要帮妹夫景胜找场子，勒令御馆里的上杉宪政与景虎尽快放下武器，但没过多长时间胜赖就得到急报：德川家康领军侵攻骏河的田中城啦！屁股着火的武田胜赖只能把军队撤回东海道，去和家康纠缠了。

虽然没了胜赖的援助，但得到越后大部分领主支持的上杉景胜依旧慢慢占据了优势：伊达、芦名等援军被扬北众挡住，武田胜赖被收买结亲，景虎的母家后北条的援军也为大雪所阻，故而，上杉景虎现在所凭恃的，只是春日山城下那个小小的御馆罢了。

天正七年（1579年）二月一日，上杉景胜对御馆发起总攻，决心在积雪融化前解决景虎派的抵抗，当日在八幡宫发生的激战里，御馆军这一边的中核将领北条景广（北条高广之子），被景胜属下勇将荻田长繁用枪刺死。几乎同时，景胜军又夺取了坂户城旁边的桦泽城，驱逐了留守此处的后北条军，重新封上了越后的大门，这下上杉景虎真的陷于穷途末路了。

三月十七日，御馆里的上杉宪政走出来，要到春日山城向景胜讨个和平的说法，这次宪政还带上了景虎九岁大的儿子道满丸，表达议和罢战的诚意。但上杉景胜对诚意根本不感兴趣，宪政和道满丸在经过半路的兵砦时，被一群景胜军队的士卒抓住，拉到砦子里面就直接砍下了脑袋。

没办法，上杉景虎接着也只得带着剩下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御馆里突出来，要朝母家相模小田原城方向脱逃，当时去小田原只剩下唯一个通道，把守这个通道的据点为鲛尾城，城主叫堀江宗亲，是“坚定不移”的景虎派，他把景虎一家子迎到城里本丸来，发誓说让景虎暂时就留在本丸里，安心等待后北条开春后的援军即可。

哪知，没过两天堀江宗亲突然纵火烧毁了二丸，带着手下离开了鲛尾城，随后四处出现的景胜军将该城本丸团团包围，景虎这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但上天

无路入地无门，只能与全家一起自裁，“御馆之乱”至此基本宣告结束（其实本庄秀纲、神余亲纲等城主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580年）。

经历“御馆之乱”后的越后上杉精华和血气大丧，莫要说再进行北陆的远征了，就连上杉谦信生前的战果也完全丧失了——柴田胜家的军团乘着上杉内乱，推平了几乎整个北陆，兵临越中即上杉家的大门口（柴田胜家来参加京都御马时，由佐佐成政代理指挥）。非但如此，上杉景虎一死，景胜方各位又开始为了恩赏问题发生对立倾轧，随即爆发了持续七年的“新发田之乱”，上杉景胜是内忧外困，只能乞求毗沙门天大神显灵了。

这时，景胜的大舅子武田胜赖更是可怜：连几年前被信玄摁着打的德川家康，随便组织个五千人马，都能横扫他在远江、骏河的据点了。

第十章 武田狩

信康切腹

其实信玄去世后，武田胜赖真的没怎么去招惹东海道，因为一来骏河国还没消化好，二来在长篠败后忙着内部的权力交接，故而胜赖只是于元龟四年（1573年）在远江、骏河交界的大井川牧之原高地修筑了两座小城：诹访原城和小山城，作为补给前线高天神城、二俣城与横须贺城的中继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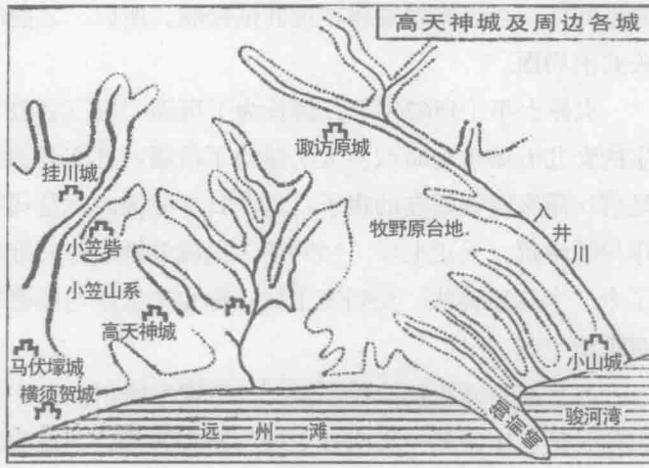
但德川家康可不管这些，高天神、二俣两城在天龙川的下游，像个三角形的楔子，深深插入远江腹地，距离家康所在的滨松城也就一天的距离，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眠，于是家康抓住了这三城距武田根据地甲斐路途遥远的不利态势，加紧了全面反击。



德川家康画像

天正三年（1575年）七月，即长篠合战刚刚结束，德川家康就于滨松城出师，直趋二俣城。德川家康攻城水准远不如羽柴秀吉，只会一板一眼，他先在二俣城四周修了蜷原、毗沙门堂、鸟羽山和渡之岛四座兵砦，作为围困之用。随后分出两支偏师：一路北上打破犬居城，驱逐了亲武田的国众天野氏；一路则直抵大井川，攻打诹访原与小山两城，准备隔绝远江腹地武田据点和甲斐、骏河的联系，关门打狗。

二俣城攻防战整整打了七个月（真



高天神城及周边各城

佩服家康的耐性），终于开城投降。这时胜赖残存在远江的城堡只剩下孤零零的高天神城了，因这座城堡象征着胜赖的荣耀，出于政治意义考虑，胜赖不愿意放弃，这就给了家康又一个歼灭武田守军的机会，他先在高天神城的西部修筑了一座叫马伏家的城寨，随后在其西南部盖了一座叫横须贺的城寨，最后家康还是不放心，他担心武田胜赖会沿着海岸线或大井川向高天神城运送补给，就又让军队在其间游走，随时准备截断胜赖的援军。

接下来，围绕着高天神城，双方就是小打小闹，直到天正七年（1579年）僵局被打破，这年胜赖违背和北条氏政的盟约，临时翻脸接受上杉景胜的贿赂，间接坑死了氏政的弟弟上杉景虎。于是，愤恨的北条氏政和东海道的德川家康签订了夹攻武田的契约，那边胜赖和常陆佐竹也签订了夹攻后北条的合同，整个关东地带又是一片誓纸互换的景象。

该年，武田胜赖领着大军前往伊豆三岛附近的黄濑川布阵，和北条氏政、氏直父子俩开战，德川家康也乘机“履行盟约”，带着部队杀入骏河西部一带，其实还是试探胜赖此时有无实力援救高天神城。

让家康意外的是，他一路攻打田中城、持舟城等据点，发现驻防的武田军根本不堪一击，大喜的家康遂决心先撤还远江，集中全力拔除高天神城。

但在战前的八月，德川家突然爆发了“信康事件”，即家康继承人松平信康被勒令切腹的事件，这也是德川历史上一桩著名的无头案。按《三河物语》所述，此事缘起松平信康的媳妇儿，也就是信长的女儿五德姬。

松平信康当时只有二十岁，但已在之前的长篠合战、远江之战里立下很多功勋，得到了家中众人的认可，家康就让他担任冈崎城代，负责统率东西三河众与

上野箕轮十二万石，神原康政馆林城十万石和本多忠胜上总大多喜城十万石相比较，酒井忠次这个老臣派核心的俸禄之低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据说忠次还拉下老脸，跑去向家康抗议，没想到家康回答说："你怜惜你儿子（意思是忠次要为儿子谋优厚的俸禄），难道我就不怜惜我儿子？"言下之意，就是你俸禄这么低是活该，谁叫你当初在安土城说我儿子信康的坏话！

酒井忠次还能说啥？打掉牙齿和血吞呗！看来"嫉妒石川，谗害少主"这个骂名他要背很多年了。然而再深挖一步，事情的真相远不是那么简单。

你得明白，当初那么安排石川、酒井两位重臣名次的，是德川家康；后来派酒井去安土城的，也是德川家康；最后，借着改制、转封，疯狂压制排挤老臣（石川在家康转封关东前离奇出走，酒井忠次受封三万石，起码在老臣里面不算低了），"火箭"提拔旗本先手役（本多忠胜、神原康政）、近侍（井伊直政）来巩固自己权力的，还是德川家康（后面会详细谈及石川数正出走的事情）。

德川家康干这一切，绝非都是在无意识下的机缘巧合。别的不说，就信康切腹的事件来看，他就很巧妙地把责任推干净了：去安土城解释的是酒井忠次，下达命令的是织田信长，来去我只是个执行者——这种极为冷酷和深沉，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帝王之术，恰恰是德川家康的恐怖之处。

德川家康究竟与嫡子信康的关系如何呢？只能说，作为普通百姓，都希望有个比自己强的儿子；但作为日本大名，可就不一定了。统一三河后，德川家康就带着自己的旗本进驻远江滨松城，把国众、同族和老臣都扔在冈崎城，就是为了不受这帮家伙的掣肘，但时间长了，家中的派阀就此形成：一派以家康为首，以旗本先手役为基盘，叫"滨松派"；一派就以信康为首，以石川数正等三河老臣为基盘，叫"冈崎派"。派阀既然确立，下面必然会发生倾轧事件。

《松平家忠日记》就记录了一个蹊跷的事件，天正六年（1578年）九月，即"信康切腹事件"前一年，德川家康突然颁布了对三河国众的书状，称"以后勿要听从松平信康的任何指令"，并禁止信康和"冈崎派"联络，并逼迫"冈崎派"向他呈交保证不与信康私通的誓纸。这就很明显表明了，在信康被五德姬谗诉前，父子俩就已经形同水火了。

在这种态势下，刚勇而有威望的松平信康自然不愿束手待毙，他唯一能依靠的，除了母亲，就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冈崎派"了，只是他没想到，黑幕之后一直有双恐怖的眼睛在盯着他……信康与筑山殿被处死后，对家族内部的肃清其

《松平记》和《三河改正风土记》里，却都满满记载了松平信康和筑山殿的“罪行”，总而言之，这娘俩是死有余辜不足惜。比如，说松平信康暴戾刚强，肆意凌虐家臣和领民，一会儿跑到民间“盆踊会”上用弓箭射杀百姓，一会儿在打猎时绞死和尚，反正挺辛苦的；而筑山殿，这些书里也绘声绘色，说她和一个来自甲斐的叫“灭敬”的医生密会，私下联络武田胜赖准备反了织田信长，可查遍“信康事件”流程，也没个叫“灭敬”的证人，此君出自杜撰虚拟的可能性极大。

况且，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出自幕府臣僚或同族之手，代表的是官方立场，说简单点就是：在史料里有意丑化、抹黑松平信康的居然是德川自己！

或者说得更直接点，幕后人物应该没有别人，就是信康的亲生父亲德川家康。

想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得从德川家康、酒井忠次和松平信康三个最关键的当事人说起，五德姬算是边缘人物。

五德姬为什么要写“十二条诉状”，里面内容是否属实，是不是她和丈夫或婆婆间有什么过节而公报私仇？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三河德川虽然在“尾三之盟”里处于小弟的位置，但还没到让信长女儿随意污蔑继承人的地步，怕是安土城的织田信长看到这诉状也是半信半疑，三河德川毕竟和荒木村重之流不同，所以他的第一步就是叫德川派个使者来解释说明一下。

使者不是别人，就是酒井忠次。

以前我们介绍过，酒井忠次那是德川家臣的首席笔头，和家康一起从人质时代共患难的，德川统一三河后，把三河国众分为东西两部：石川数正统率西三河众，担任冈崎城代；酒井忠次统率东三河众，担任吉田城代。这个安排就有点意思了，因为德川松平的兴起之地就在西三河的冈崎城，导致的结果是：就威信而言，酒井忠次是“笔头”；但就实际职务而言，石川数正才称得上是“笔头”（他镇守的可是大本营）。况且更重要的是，石川数正后来还担任了继承人松平信康的“后见人”，你觉得酒井忠次心里会爽快吗？

这时，家康又派了酒井忠次去安土城“解释”，这位在信长面前究竟说了什么，现在很难探清了，但最终的结果很清楚——织田信长认定信康有“逆心”，必须严惩之。

十年后，德川家康转封关东时，分封各位重臣担任各地城主，当时酒井忠次已经退居二线，家康就封他儿子家次去了下总臼井，俸禄共三万石，与井伊直政

松平同族，自己则领着旗本进驻滨松城。所以，之前的德川领国，其实是父子两头共治局面。

永禄十年（1567年），信长为了巩固“尾三之盟”，就把自己与侧室吉乃所生的女儿五德（当时八岁大）嫁给了信康。其实五德与信康名为夫妻，实则五德是信长派来监视盟友的棋子，这在日本战国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五德姬的工作尽职尽责，天正七年（1579年）也就是她老公公准备去打高天神城前，直接写了个“十二条诉状”交到安土城，称丈夫信康与婆婆筑山殿有密通武田的嫌疑，对织田不利。

五德姬的诉状就像颗炸弹，一下就把德川上下炸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织田信长便叫家康派使者来安土城“解释解释”，家康就派了“德川十六神将”的笔头酒井忠次去了——家康的人选得很蹊跷，下文再说。

据《安土日记》（即《信长公记》的原始版本）所言，酒井忠次和织田信长吧嗒吧嗒解释了半天，信长下定的裁决是“松平信康确有逆心”，但把处决权交给了他父亲德川家康，所以不少影视作品里信长亲自下令逼迫信康切腹的桥段是不够准确的。


酒井忠次

随后德川家康的动作很快，在八月三日就亲自驾临冈崎城，逼儿子离开，把他送到大滨城监禁起来，而后信康被一移再移，先是堀江城，最后是二俣城，终于在九月十五日被父亲勒令切腹自杀，介错人是家康心腹服部正成。至于信康的母亲，即家康正室筑山殿则在八月二十九日在城郊的佐鸣湖畔被二俣城主大久保忠世的手下处决。

事情的流程不诡异，诡异的是后来的发展，照理说如果信康之死真的是因五德姬陷害，织田信长害怕盟友继承人太优秀了，加以威逼铸成冤案，那就算当时的德川家不敢说，可后来建了幕府一统天下了，也应该为无辜受死的松平信康平反洗雪才对，但成书于17世纪（江户幕府早期）的《三河物语》《当代记》

实并未结束，“冈崎派”在事后多年里，不断以各种理由被处刑、幽闭或流放：石川数正叛逃，松平康忠蛰居，松平近正蛰居，本多重次蛰居，天野康景改易（削减俸禄，改封别处），伊奈忠次叛逃（后来才回归）……

不然，像本多、神原这样的旗本先手役，掌握军队，受封十万石以上，会如此顺利？但旗本先手役没想到的是，又过了些许年，又轮到他们被“后来者居上”了。

据说家康晚年见到信康的异母弟弟，仅七岁的松平忠辉时，就喊了句：“面貌怪异，和三郎（信康）小时候的容貌多么相似！”后来的松平忠辉虽骁勇善战，为江户幕府天下立下颇多功勋，但始终被父亲冷落，家康死后更遭到改易蛰居的遭遇。

个中缘由包括“信康事件”的真相已然不必多说。

冈部丹波守的幸若舞

借着“信康事件”再度整肃好内部权力架构后，德川家康正式出兵围攻孤立的高天神城。天正八年（1580年）三月，家康先是在高天神城边修筑了大阪与中村两砦，六月又从横须贺城进发，于城下放火，并新筑了鹿鼻、熊坂二砦，初步完成了对城堡的包围。

当时守城的主将是当年自桶狭间把今川义元首级带回骏河的勇将冈部丹波守元信（也叫冈部长教），见家康从容不迫地将城堡用深壕高垒围住，粮道也被其掐断，就三番五次地派死士到甲斐请求胜赖出兵援助。

但这时武田胜赖错误估计了形势，有些史料里说胜赖不出兵是因为连年征战财政负担过重，不过起码当时胜赖还没到缺钱的地步——之前在“御馆之乱”时，他接受了景胜不少贿赂和地盘，并且在黄濑川长时间与后北条对战，由信州先方众真田昌幸（真田幸隆三子，两个哥哥于长篠战死后继承了真田家）负责的上野战线也是斩获颇丰。所以，最靠谱的解释是：因高天神城的补给线过长，且胜赖的动员力有限，所以这座孤悬境外的要点其实已被胜赖无奈放弃。而且，当时武田胜赖见织田信长势大，竟有了服软称臣的意思，他在当年举办了武田信胜（即信长的养外孙）的元服仪式，并通过常陆佐竹义重，把之前织田家送到甲斐的人质——信长五子织田源三郎（即后来的织田胜长）送回安土城，表达乞降之意。

谁知织田信长的反应极其冷淡，直接拒绝了胜赖的议和要求。

九月，胜赖给高天神城监军、武田军足轻大将横田尹松的书信里称，“无须等待后援”，等于表明了抛弃高天神城的态度，只是可怜了一千多城兵。于是，冈部元信朝城外德川军营地里射出矢文，请求允许守城方投降。

考虑到高天神城乃是武田胜赖扬名之地，必须借着这次围城战毁灭胜赖的威信与武名，让他“成也高天神，败也高天神”，家康在请示过安土城后，冷酷地拒绝了冈部元信的请降要求。据称，织田信长在给家康的处置意见里，就提及了“此战武田四郎（胜赖）若无力分兵来援，其灭亡便指日可待”。

故而，残酷的饿杀开始了，德川家康又新增了小笠、火之峰两座兵砦，连之前的一共六处，把高天神城围得水泄不通，又派别动队游走大井川，阻止任何外来的弹药、粮食运入城中——武田胜赖曾象征性地派出穴山信君（梅雪）的援军，不出意外地被德川军打得惨败，然后就杳无音信了。到了第二年三月，高天神城里饿死的武田士卒尸骨堆积成山，自知全员陷入死地的冈部元信仰天长吁，决心以一己之力最大限度地帮助部下荣耀地死去。二十四日，冈部元信派遣一名叫时田鹤千代的年轻武士，身着茜色阵羽织来到德川军营地，拜见家康并声言：“久闻贵军阵中有一幸若舞名师与三太夫，我方希望在玉碎前一睹舞技，便死也无憾了”，并献上一反布匹，“此乃薪酬，万勿嫌弃。”

德川家康也叹了口气，说：“看来冈部丹波守已抱定战死的觉悟，我方焉有不从之理。”当晚德川阵营和高天神城燃起照亮夜空的篝火，与三太夫在双方士卒都能看到的舞台上，献出一曲《高馆》，描绘的正是古代勇将源义经死前悲壮一幕，高天神城兵观之，哀恸激昂之声遍起。二十五日子夜，九百余名武田城兵在冈部元信带领下，拖着疲饿之躯，自大手门与侧门呐喊着蜂拥杀出，希冀突破德川武将大久保忠世、忠教所把守的林之谷阵地，其实这不过是场绝望的突围，早有严整准备的大久保军，在密林间点着松明，持刀砍杀饿得只剩下半条命的武田军，昔日横扫东海的武田将士此刻人头滚滚，哀号奔逃。冈部元信与密集围来的德川武士奋力拼杀了十数回合，被大久保忠教属下郎党本多主水斩杀，首级落入深谷里，直到次日清晨后才寻得，完成了首实检仪式；监军横田甚五郎尹松（横田高松外孙，山县昌景女婿），倒是侥幸沿着西山，在满是犬叫和猿叫的小道间脱逃成功，回了甲斐（这位后来投靠了德川，成为江户幕府的大身旗本，即封地五千石以上的家臣）把消息报告给胜赖，迄今那条小道还有“甚五郎小路”

的绰号。

随即，德川家康在林之谷举行首实检，统计共收集掩埋高天神城守军尸体七百三十余具，辨识姓名的首级共有六百八十八人（《信长公记：德川功名禄》），其中光是大须贺康高部即斩下首级一百七十七颗，铃木喜三郎、铃木越中守所部斩下首级数量次之，亦有一百三十八颗。高天神城里，骏河先方众战死知名武士有冈部丹波守元信、三浦右近、朝比奈弥六郎、森川备前守等十七名，信玄在世期间组建的“骏河先方众”几乎全军覆灭。

入城后，城中尚有武者奉行孕石元泰，愿以保全残余城兵为条件切腹自杀，家康一见孕石元泰还未死，深感欣慰，急令其在他面前剖腹。原来，孕石元泰原本是今川家臣，家康小时在骏府城充当人质，元泰曾多次侮辱过他，不但抢过他的猎鹰，还骂他是“三河走狗小卒”，让家康衔恨不已，如今是有仇报仇，岂不痛哉。孕石元泰本希望面朝西而死（因为西方是佛教净土所在地），但家康不许，元泰遂坦然向南切腹。

高天神城的陷落对武田胜赖的打击是致命的，信长有意指示家康将笼城战长期化，就是要让那些臣从武田的豪族仔细看好——一年围攻时间下来，你们的主君胜赖连救援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武家名门甲斐武田已日薄西山了。

长篠合战打灭了武田西进的念想，但胜赖对根据地甲信的统治尚算平稳，还能时不时殴打下上杉、后北条耀武扬威，但高天神城之战却给胜赖敲响了丧钟，“四郎胜赖外强中干，武田家的架子摇摇欲坠，内囊也尽上来了”的念想，在甲信各豪族心中疯魔般地滋长起来。所以，历史小说家伊东润就直接认定：“‘因御馆之乱’导致的‘甲相同盟’（胜赖与北条氏政的盟约）破裂，再加上高天神城援救不力，是胜赖灭亡的最大原因，长篠合战与之相比，损害尚算轻微。”

但高天神城之战后，胜赖的又一个不明智的举措点燃了甲信国众雪崩般倒戈局面的炸药桶，这便是新府城的修筑。

本来在信虎、信玄两代家督统治时，甲斐的府城叫踯躅崎馆，其位于甲斐盆地中央，几条河川的扇柄端点位置，便于控制整个甲斐国，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武田的势力拓展到了信浓、西上野和骏河数国，再加上当时信长入侵日渐紧迫，故而河内领主也是“御亲类众”的穴山信君建议胜赖在盆地西北部的韭崎城旧址，即釜无川和盐川的交会点，一处叫七里台的高地上修筑一座新的城堡，并修整附近的街道，如此一来可以有效防备织田的侵略，二来也

便于压服各国国众。

胜赖心想穴山信君建议有理，便在高天神城陷落当年命真田昌幸为普请奉行，开始营造这座“新府城”，但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对甲斐武田这种旧体制的战国大名而言，它的人力财源都来自于伞下的国众，现在这座新府城的差役、用料什么的所有费用一股脑儿压在了诸多国众头上。这下，武田治下的国众真的生气了：“和你胜赖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没吃到肉不说，还掉了自己的膘”，怨气冲天。结果，天正十年（1582年）新年，南信浓福岛城的另一名“御亲类众”，即武田信玄的三女婿木曾义昌叛变到信长那边去了！

木曾氏，是南信浓最根深叶茂的地头蛇，昔日和村上、诹访、小笠原并称“信浓四大将”，武田信玄崛起后，四大将被灭了仨，剩他一个及时屈膝，获得了木曾谷“安堵”的待遇。信玄把三女儿真理姬塞了进来，还派了两名家臣千村备前守与山村新左卫门一起“嫁进来”，一为侧近，一为目付，就是为了监视木曾家的一举一动。此外，木曾义昌还把老娘、儿子、女儿送去踯躅崎馆当人质，安心当武田侵攻飞驒、东美浓的桥头堡一看门人。


木曾义昌，信浓四大将之一

这时，见岳父已死多年，小舅子又“不给力”，加上新府城的负担沉重，木曾义昌实在不愿意替武田家卖命了，“趁着自家的福岛城还有卖的价值，趁早卖了”，便以东美浓织田方的苗木城主远山友忠为中介，投靠了织田信长，并愿为织田大军打开中山道大门，充当攻入甲斐的向导。

二月一日，安土城的织田信长委任嫡长子信忠为“甲州征伐”总大将，并要求木曾义昌“必先送人质来，我方再出兵国境”，义昌便以其弟上村义丰为人质，信长颇为满意，便又向朝廷请来“讨伐东夷”的纶旨（武田胜赖被骂为和古

代虾夷同等的朝敌，也算有意思），正式集结五万军马，开始了对武田的最后一战——甲州征伐。

天目山

织田信长的进军计划如下：

征伐总大将：织田信忠；

先锋：森长可、团忠正，远山友忠的苗木众，还有木曾义昌的福岛众；

织田军本队：河尻秀隆（和池田恒兴、森长可三人同为信忠家臣团笔头）、毛利长秀、水野忠隆、水野重忠（这两位水野都是从德川处来的外援）；

监军：泷川一益。

全军自伊那口攻入武田领地，织田信长自率明智光秀、细川忠兴、丹羽长秀、筒井顺庆等共六万大军为后拒。

另外，信长亦命金森长近自飞弹口，德川家康自骏河，北条氏政自关东，一起进军攻打胜赖，对其构成向心攻势。

得知木曾义昌反叛的武田胜赖大怒，在新府城把义昌的人质：七十岁的老母，十三岁的儿子、十七岁的女儿（全是义昌侧室生的）统统残酷处死。随后，二月二日，胜赖动员了一万五千人马，以一门众武田信丰为先锋大将，带着五千人冒着积雪朝木曾谷杀来，企图赶在织田信忠大军赶到前杀败木曾军，重新封上南信浓的大门。



织田信忠

最先和武田军发生角力的是自岐阜城出发的织田军先锋森长可与团忠正，因为两将尚且年轻，又以河尻秀隆为监军，指导作战进军工作。二月六日，织田军先锋队自岩村兵分两路，森与团突入木曾口，河尻则杀入伊那街道，沿途小豪族望风而降。至十二日，织田信忠本队（以泷川一益为辅佐）杀入岩村，并增援木曾义昌在要害鸟居垰的防御战

线，于十六日斩杀武田军武者四十余人，挫败了胜赖夺还封锁木曾谷、岩村口的企图。

织田信忠在留下一批部队协助木曾固守好鸟居垰后，率主力继续朝东北进军，迫近了武田在南信浓的下一道防线——饭田、高岛一线，在此负责防务的正是武田一门众的笔头人物——逍遥轩武田信廉。

在织田军锐不可当的兵锋下，饭田城代、诹访先方众保科正直（枪弹正保科正俊之子）连一天都没坚守住，就于十七日弃城而走，在离城三里处被森长可追袭，人马被斩杀数十，遁入后方的高远城。消息传来，武田全军震撼——武田信廉战意丧失，又扔掉了高岛、大岛数城，朝甲斐狂奔脱逃。

短短二十余天下来，胜赖整个信浓南部几乎全失，只剩下信玄五子仁科盛信把守的高远城还在支撑。另外一面，德川家康攻入骏河国，也是势如破竹，在二十一日打破骏府城，逼近了穴山信君的江尻城；出军骏河国东部的北条氏政也是耀武扬威，连下吉原、沼津多处武田方的小城寨,在上野战线和真田昌幸在拉锯交战。武田家的局面真的是回天乏术了。

关键性的血战即将在仁科盛信据守的高远城打响。

仁科盛信实为信玄五子胜赖的异母弟弟，四岁大时过继给信浓名门仁科氏，后成为战力一百骑的“御亲类众”大将，负责固守国境、监视越后上杉的动向，后因南信浓局势吃紧，在天正九年（1561年）五月进入信浓与甲斐交界门户高远城担任守备工作。织田信长的甲州征伐，武田的同族、重臣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只有仁科盛信与足轻大将小山田昌行（那位自长篠脱出的）厉兵秣马，决意死守到底。

二月二十八日，织田军先锋河尻秀隆抵达高远城，并修筑出战的阵所木栅，随后信忠来到，派出一名僧人为使者，入城劝说仁科盛信及早认清大势归降，结果盛信一言不发，直接叫手下把那僧人耳朵和鼻子都削掉放了出来，表示决不屈服。三月二日，织田信忠宣布对高远城发起全面攻击——织田军人数三万（一说五万），守备高远城的武田军大约三千。

拂晓时分，织田信忠本队攻打高远城的搦手门（侧门），河尻秀隆、毛利长秀、森长可与团忠正等将集中攻击大手门，整个高远城被困死，鏖战遍布每个角落。信忠为方便指挥作战，亲自和部下官兵蚁附攀登高远城的塀墙，为了身体轻快，就把金黄色的母衣脱下挂在塀上，并折了根柿子树枝左右指挥。跟

在信忠后的马廻、小姓蜂拥争先，斩塌了木栅与塀墙，与大手门的友军一起突入了高远城内。

城内，武田军士卒挨个战死，小山田昌行也和其弟一起壮烈阵亡，仁科盛信与十八名亲随纵火焚烧本丸的大广间，而后拔刀继续与潮水般的织田军悍斗。这时，站在塀墙边指挥的织田信忠突然看到一名披散着长发的女武者手持薙刀向他所在方位扑来，口中高喊："我乃诹访胜右卫门之妻，特来为夫君报仇！"接连砍翻信忠马廻七八人，吓得其余人赶来护卫，那女武者力尽伤重，最后跪在地上吞刀刃自杀。《信长公记》言，高远城内又有一名十五六岁的美貌年轻小姓，站在台所之上，手持弓矢箭无虚发，射死织田军多人，矢尽后又拔刀冲入阵中，最后乱战而死。

这时，森长可部自月藏山方位，从高远城的三之丸墙根攀爬而上，一直爬到了燃烧的大广间屋顶，掀开其上的顶板，用铁炮无差别往下射击，其间的高远城士卒、女房、幼童纷纷中弹惨死。而后森长可亲自挺着大身枪，从上面跳下，与守军展开死战，最后压制了高远城本丸大广间。（事后，信忠弹劾森长可不等大队擅自行动，实际抢夺了他的功勋，结果森被信长用书信说教了一顿。）仁科盛信退回到一隅屋舍里，用短刀切了个"十字腹"（即将肚子割成十字形，横着一下，再竖着一下，极度痛苦壮烈），还把肠子扔到了唐纸之上（一说砸向了包围上来的织田军），倒在地板上气绝身亡，年仅二十六岁。

高远城是整个甲州征伐里织田军唯一的硬碰硬的恶战，此战武田军死者四五百人，织田军三百人左右，仁科盛信的首级被割下送到京都去示众了，但当地百姓却收葬了盛信的身体，并把掩埋他的地方命名为"五郎山"，用来纪念这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新罗三郎后裔。到江户时代后期（1831年），高远藩藩主内藤赖宁在城内曲轮盖了所法堂，专门祭祀仁科盛信，并将盛信神化为"高远城的守护神"，此法堂至今鲜花香火不绝。

夺取高远城后，甲斐的大门等于洞开，其余各处不战而退：马场信春之子据守的深志城丢弃，安中景业的诹访湖城丢弃，信忠一路凯歌，直杀到了诹访大明神神社，想到武田信玄曾自称是诹访大明神化身，便以打击封建迷信为由，一把火把神社伽蓝烧了个精光。

此时，新府城的胜赖是坐立难安，城堡相继失陷，国众依次叛离，在刚刚落成的新府城内还有大群的女房、随从，花销开支日益艰难。典厩武田信丰向胜赖

打了个招呼，说要去信浓佐久郡的小诸城固守，收拾当地局面，带着一批人马跑路了。到最后，连“御亲类”的笔头人物穴山信君也以保全河内、江尻两地“安堵”为条件，在二月二十五日直接投降了攻打骏河的德川家康，并愿意充了家康将来攻入甲斐的带路人。

笔者想，武田胜赖当时大概一面怒骂这群卖主求荣的御亲同族，一面哀叫着天下之大无处可去。也别说，关键时刻还真有两个武田领主递来了书信，内容都一样，全是邀请胜赖来他们领地避难，以图东山再起的话语。

这两个领主一个是甲斐东部郡内领主小山田信茂，一个是上野沼田城主真田昌幸。

小山田信茂在武田内部的地位和穴山信君、木曾义昌相似，为“御亲类众”重镇，也是郡内国众，与信虎、信玄两代联姻，担当与后北条的外交职责。信茂父亲小山田信有，就带领精强的郡内众追随武田家转战四方，后于上田原合战里战殁。由信茂继任家督后，能动员兵力九百，号称“武田最强军团”，其居城岩殿山城深居高山，易守难攻，可谓兵精粮足。

真田昌幸为“信州先方众”真田幸隆三子，后被武田家臣武藤三郎左卫门尉收养，得名武藤喜兵卫，即《甲阳军鉴》里“武藤喜兵卫尉，有骑十五，足轻三十”，长篠合战前真田幸隆病死，合战时武藤喜兵卫担任主君胜赖的旗本护卫之责，免于战死，但他的俩哥哥真田信纲、真田昌辉都在织田的木栅与铁炮前殒命，所以战后继承了真田氏的地盘，又改名为真田昌幸。但昌幸虽然很有能力，却因出身信浓豪族“外样”，只能为胜赖所用而不为其所信：“御馆之乱”，上杉景胜派使者与胜赖和议签约时，在“蚊帐”里伴随胜赖的有三个人，一是一门众武田信丰，二是御亲类兼谱代宿臣小山田信茂，三是胜赖侧近迹部胜资，而真田昌幸只能在帐外候命。与北条氏政闹翻后，在西上野和后北条作战的，便是真田昌幸，等于继承了原内藤昌丰的职务，依靠善战的信州先方众及自身的韬略，昌幸连战皆捷，夺取了沼田、名胡桃、小川数城，打得后北条方抬不起头来。但往来于踯躅崎馆与真田庄处理事务的昌幸，却敏锐地看到武田家已是大厦将倾，故而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在未来保住真田小王国。

就此分析真田昌幸的邀请，笔者觉得武田胜赖去投靠他还是靠谱的，至少比去岩殿山城靠谱——小山田的郡内领处在甲斐与相模的交界处，就算胜赖跑去了，但早晚还是会在织田和后北条夹攻下灭亡。而真田昌幸则不一样，他需要胜

赖这面旗帜对抗敌人，而且西上野更有回旋余地，加上背靠越后上杉，两难友在信长威胁下也能精诚协作，至少不会灭得那么快（不过也有史料称，真田昌幸在邀请胜赖来避难前，已和北条氏直暗中有来往，真伪不明）。但可悲的是，其时四郎胜赖还对所谓的“御亲类”抱有莫名其妙的信任和期待，在三月三日（一说三月九日）离开了刚刚落成的新府城，向小山田郡内领逃去。

恰如《信长公记》所揶揄的：“三月三日卯时，胜赖于新府城放火逃去，将各所人质关押起来烧杀，悲凄号叫声震天动地，思去年十二月，胜赖与帘中（女眷）、一门自古府移住新府之际，车马镶金，诸国武者追随者如云，不想几程之后，命运蹉跌如此。”

最早跟随胜赖逃走的，包括胜赖正室、侧室，胜赖伯母，信玄外孙，信虎侧室等两百余人，骑马武者二十人，徒步武者足轻五百人上下。众人行走在崎岖的山道间，加上走时仓皇，很多人没马骑没驾笼坐，甚至光着脚行走，血染罗袜，渐行渐散，到了旧的踯躅崎馆时居然只剩四十一人了。

三月七日，织田信忠的大军杀入甲斐，他接到驻马近江柏原的父亲的亲笔书信，“亡虎不可不狩”，遂下令在全甲信捕杀武田同族、御亲类、宿臣，是为“武田狩”。

在这种残忍的猎杀下，信虎的八子一条信龙（其实这位是在骏河与德川家康交战里阵亡的）、十一子武田信友、信玄次子海野信亲（即龙宝和尚）、诹访赖丰（信玄灭亡诹访后扶植的傀儡）先后殒命。最有意思的还得属那位武田信廉，胜赖没落难前疯狂拆台，现在宗家完蛋了，自己也是“毛将焉附”，先是不战丢弃了高岛、大岛数城，后来又逃入了甲斐乡下避难，准备躲过风头，再接掌所谓的“武田宗主”。说实话，这位也确实能躲，胜赖在天目山自害十三天后，他才在踯躅崎馆立石相川的左岸屋舍里，被森长可的两名部下各务元正、丰前采女寻得。当时两人发现此君虽然蓬头垢面，但依旧端坐在屋门后，将太刀放在膝盖上，高度警惕的样子。各务、丰前两人硬闯不一定占到便宜，退后喊大部队又怕功劳被抢走，踌躇间心生一计：各务元正躲到了屋门侧边，丰前采女则放出了森长可的名马“百段”，逍遥轩信廉是个酷爱绘画的文化人，顿时被这“百段”的神骏风采吸引，便自屋门探出头来，结果被各务元正斜刺一刀砍翻，丰前上前再一刺，结果了性命，他也就比胜赖多活了十三天，真是可悲可叹。

再看胜赖的逃亡，他从新府城出发前，小山田信茂就以要事先安排胜赖一行在岩殿山的起居为借口先行，在途中，信茂家臣小山田八郎很快就把信茂做人质的家人盗出。丢失了人质的胜赖对信茂的举动开始表示怀疑，但是此时已没有任何选择的他只得继续走下去，当晚，胜赖一行在鹤濑留宿并等待着郡内使者的到来，但是整整一晚也没有出现任何郡内方面的人。第二天，胜赖企图翻越笹子峠直接去岩殿山城，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悲剧发生了，迎接他的是郡内众的铁炮声，而满眼望去，笹子峠已经插满了小山田的旗帜，并且燃烧起了狼烟，“没有想到小山田居然会……”大概胜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绝望、震惊和愤怒的混合吧！

在小山田的背叛下，胜赖的部下很快开始了逃亡，最后甚至马夫也逃走了，仓皇地逃入了天目山，据说当时没有马乘坐的女眷们一路不停地发出了悲凄的哭声。三月十一日，追袭而至的泷川一益以下四百织田军，分居天目山诸处，杀害武田家众人，将胜赖的女房、子嗣、亲族挨个搜出，就地斩杀。在最后的关头，依旧追随胜赖的武者小宫山友晴、土屋昌恒展现了最后的刚毅忠诚，其中小宫山痛感武田信丰、武田信廉之前不战而逃的耻辱，高呼“宁无一谱代重臣为主家赴难”，拔刀与织田追兵混战，在鸟居畑战死；土屋昌恒则为了给胜赖赢得自杀的时间，单身潜藏在山崖过道的岩石阴影下，用弓箭与太刀不断杀死落单的织田士卒，又把尸体踢下悬崖，扰乱对方的攻势，最后被发觉战死，却也得了“片手千人斩”的忠义美名。

在土屋奋战下获取时间的胜赖，拔刀与其子武田信胜（十六岁），正室桂林院（即北条氏康六女），侧近长坂光坚、迹部胜资，家臣秋山亲久、大熊朝秀等数十人相对自刃，随后清点尸体时，泷川一益上报的数字是讨取胜赖父子以下“武者四十一人，女眷五十人”。天目山之战后五天，逃往小诸城的武田信丰被叛变家臣下曾根信恒杀害；十三天后，武田信廉被森长可家臣搜出杀死。

大约至此，绵延四百年的日本武家名门——新罗三郎义光后裔甲斐武田，算是画上了最凄惨的句号。

那个叛变主家的小山田信茂也没好下场，二十四日，信茂率全家诚惶诚恐地于甲府善光寺拜谒信长，却被信长以“不忠不义”的罪名勒令切腹，而信茂的妻子以及七十多岁的母亲、八岁的儿子、仅三岁的女儿也一起被处死，其法号为“青云院武山长久居士”。其实，信长对信茂的处置“罪名”，大家都明白不过

是个借口：小山田已经在郡内统治了数百年之久，可以说人心是非常牢固的，至今郡内（现为大月市）依然有纪念小山田信茂的活动，而一个强有力的国众对于信长在甲州的新统治是极其不利的。另外，信长需要将新占领的土地分赏给功臣们，假如放过拥有广大土地的小山田家族，恐怕会导致部下的不满。更加重要的是，郡内领处于甲、相、武三国的要害门户之处，而且拥有坚固的城池和善战的军队，加上当时信茂和后北条的关系相当密切，信长假如宽恕小山田的话，无异于在将来关东的攻略上自己给自己埋上一颗炸弹，信奉合理主义的信长又怎么会重蹈武田家的覆辙呢？

得知信茂被处死的消息，已经处于信长大军包围下的岩殿山城内的小山田族人彻底崩溃了，抵抗已经是愚蠢的行为了，但是投降也无法得到宽恕，族人们在夜间顺着岩殿山的峭壁绝望地艰难行走着，希冀着能够逃出征服者的魔掌，但是他们不是遭到了织田军的屠杀，就是在惊恐中坠崖身亡，许多妇人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出后，就把自己的孩子扔下了悬崖（现在岩殿山依然有个险要处，被称为“稚子落”），凄惨的尖叫使岩殿山成为了修罗之界。甲州小山田全族的灭亡，距甲斐武田的灭亡也不过短短十三天的时间。传说人们现在在岩殿山险峻的山路上旅行的时候，依然因为隐约听见到当年小山田族人无望的呼号而感到恐惧和头晕。



小山田信茂首冢

果然，于三月二十一日抵达诹访的织田信长，面见过北条氏政的祝贺使者后，便宣布了对新征服甲斐、信浓的领地划分，也可当作对参战将领的论功行赏：

泷川一益分得信浓小县、佐久两郡，外加上野一国（当时并不在织田的直接掌控下）；

河尻秀隆分得甲斐一国（除去穴山信君的领地）；

德川家康得骏河国；

木曾义昌本领木曾谷安堵，加赠安昙、筑摩两郡十万石封地；

森长可获高井、水内、更科、埴科北信浓四郡；

毛利长秀得伊那郡；

穴山梅雪信君本领河内安堵，其子胜千代继承“武田”苗字（穴山与武田是同族），实际成为胜赖死后的武田宗家。

分配完了，泷川一益有了不满，说天目山可是我打的，胜赖父子的首级也是我捡的，怎么就给我两郡领地？那个上野国，还要靠我亲自去取，简直是空头支票忽悠人。不过泷川是个精明人，不敢直接说信长的不是，而是向信长提出，要以自己两郡的封邑换取“安土名物”，即著名茶器“珠光小茄子”，说白了就是恶心主君。

织田信长当然看出泷川一益此举的含义，就劝他说：“珠光小茄子我是不会给你的，但不要以为你的封邑少些地位就不重要，这么多年的功劳苦劳，我心中是有数的。”于是，信长不但让泷川去镇抚上野的诸豪族国众（包括真田昌幸在内），还给他加了个“关东八州御警固”的头衔，这个头衔在诸多史料里记载不一，如《信长公记》里也称为“东国御取次”，《伊达治家记录》里则叫“东国奉行”，而如《信长记》《武家事纪》这类的次级史料，直接把泷川一益称呼为“关东管领”其实是不确切的。总的来说，泷川的职务与柴田、羽柴大体相似，类似于即将成立的“关东军团”司令官，以上野为基地，负责关东数国攻防，并没有走传统关东管领的就任履职仪式，也没得到相应方面的承认，这个所谓的“关东管领”更多是史料窜文的结果。

泷川一益不愧是“进也泷川，退也泷川”的人物，现在还露了手“以退为进”的高招，事后他一边假惺惺地悲叹“得不到珠光小茄子，我的茶运已尽了”，一边喜滋滋地带着同族郎党入马上野的厩桥城，开始招兵买马，组建新的“关东军团”去了。

四月，织田信长亲自进入甲斐，并在其生涯里第一次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富士山，颇有中国皇帝“封禅岱宗”的感慨，感慨完了就继续在甲信一带进行残忍的“武田狩”。当时窝藏在甲斐的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当年南近江小霸六角义贤之子，也是“观音寺城骚动”的主角六角义治，这位在京畿和信长对着干，屡战屡

败，后来就托庇在武田的帐下，现在武田灭了，只能带着一帮残党躲入了武田家的菩提寺惠林寺之中。前来追讨的织田信忠部把惠林寺包围起来，威逼寺方交人，惠林寺主持临济宗高僧快川绍喜（就是帮信玄设计风林火山旗的）认为本寺乃是圣域，刀兵不可踏足，就一口回绝了；但织田军乃是何等人物，他们连最大的宗教权威“北岭”延历寺都烧过，还会忌惮你小小的惠林寺？

最后，六角义治倒是跑了，快川绍喜与一百多门徒却葬身火海。据传快川绍喜在火中留下了化用唐朝诗人杜荀鹤禅诗的《遗喝》：“安禅何必用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

惠林寺惨剧反倒让信长认为武田家在甲斐还是有人心根基的，必须继续杀下去，他颁布命令：“甲斐、信浓、上野等地的农民，只要杀死武田的谱代、国众，都有黄金赏赐。”但和越前类似，在疯狂屠杀在地势力的同时，信长也公布了《甲斐信浓国掟》，与织田治下其他国度大同小异：

撤除关口税收，农民除年贡外无须缴纳其他课税；

国内武者必须尽忠尽节（当然是对织田），抗拒不从者或杀，或放逐之；

国内有希望转而侍奉来自尾张、美浓的织田家臣（这批人如森长可、河尻秀隆，现在是两国的实际掌权人物）者，须确定身份，才可招揽入仕；

整备国内街道，加修增固城堡，储备粮秣、弹药；

地侍、国众因田产界线发生纠纷，可越级上报安土城等待裁决。

织田信长在甲斐的这种做法，总结起来，就是彻底根除抹去旧守护大名武田氏在领地的势力存在，所以“武田狩”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武田同族一门：如武田信廉、武田信丰、一条信龙、海野信亲等；与武田有姻亲关系的国众：如诹访赖丰、小山田信茂（即使他后来和木曾义昌一样叛变，但也因其势力所处地带过于敏感重要，而惨遭根绝）等；武田世袭谱代重臣：山县、马场等人的子女，还有继续顽抗的先方众统帅如朝比奈信置、信良父子（骏河持舟城代，后被德川家康打破城堡，遭到杀害）。总而言之，这种做法就是为浓尾系统的新领主，即信长的家臣们进来铺路，不过这路上却满是头颅和尸骨。至于更下层的百姓、地侍以及和武田没有过深羁绊的国众，并没有找到织田信长对其大规模屠戮的记载，相反他还立即颁布“国掟”，保护维系他们的利益不受伤害，信长这么做是希望能够很快从中获得劳力和军役的资源，这便是信长“血腥征服”的内核面目所在。

不过这种做法决不可能尽善尽美，类似甲斐武田这样的名门，在各自领国内

开枝散叶数百年，不但在百姓心目里的“威信”根深蒂固，也早和国众、地侍们有千丝万缕的“恩德”关系，像织田信长这样过于粗暴的杀戮政策，虽则短时间内有效果，但药性毕竟过猛，不可能不产生后遗症。在织田信长横死本能寺后，甲斐、信浓顿时暴动四起，浓尾系的织田新领主死的死逃的逃，便足见织田氏对新领地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血腥恐怖基础上的，是不甚得人心的，这也是信长这种“新时代暴力开拓者”的悲剧。此外，信长过于咄咄逼人的姿态也引起了间接盟友如后北条的不满，这种不满在泷川一益进入上野厩桥城后达到了高潮。虽然北条氏政迫于信长熏天威势，暂时服软做小，但信长死后，他立刻动员大军袭夺上野，这也是此后“神流川合战”的根本起因。

讽刺的是，和织田信长的激进相对应（甲州征伐虽然总大将是织田信忠，但却是直接在信长指导监视下进行的）的是，他属下的各个军团司令官或仆从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却尽量对敌手采取宽容的态度，以此来壮大自身的实力，信长是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做，获得的利益别人得。

结束了甲斐巡游的织田信长，随后取道德川的东海道返回安土城，在东海道逗留时，得到了小兄弟家康的热情接待——山珍海味，能乐猿乐，家康还为了信长仪仗队能方便通行，特地花巨资修整沿途街道。织田信长是感激不已，特意对家康说：“这次甲州征伐兄弟你辛苦了，赶明儿我回安土城后，也设立一个盛大的宴会专门招待你。”

变故，就在之后发生。

第十一章 风起青萍之末

三职推任

完成甲州征伐后的织田信长，其声誉可谓达到了日本百年来第一人之隆。故而，信长刚回安土城，朝廷就又派人来商量给他加官位的事情。以前，在放逐足利义昭后，信长曾在天正三年（1575年）与天正五年（1577年），先后接受朝廷的右近卫大将（从三位，常设武官最高职）与右大臣（从二位，朝廷最高政治机关“太政官”的核心官职，与左大臣、内大臣并称“三公”），但到了天正六年（1578年）信长突然把两个官位都辞去了，原因不明，大概是他感觉这俩东西有和没有都差不多，所以直到甲州征伐前，信长在朝廷里的官职是徒有衔而无职的“散官”。

但自从京都御马揃和胜赖灭亡后，天皇与公卿们环视日本的天下：毛利和上杉被按着打，京畿其他势力基本被信长平定，甲斐武田说完蛋就完蛋，织田信长的威力已经不属于“强大”的范畴，而是“恐怖”的级别了。本来自从日本进入武家政权以来，皇权已逐渐式微，现在徒剩宗教式权威的壳子了，天皇也就是被信长包养起来的“精神偶像”而已，随时给他征伐天下制造旗子。但日本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天皇统治，所以历代天皇、公卿不管那些大名小名打得如何激烈，只要还能承认我“统而不治”的权益，我们也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外面春夏秋冬。正如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所记载的那样：“日本这个世俗国家，皇权是与贵族首长（大约指大名）完全平行不悖，皇权将行政、司法与权威授予那些贵族首长，对方执行这些权力以获得崇高的名誉，并且代代世袭。而皇权则成为偶像，成为万民崇拜的对象。”

不过，信长现在势力已经膨胀至此，日本君臣间传统的一套框架，是否还能笼住他狂暴的马头与太刀？天皇公卿又开始“焦躁”起来——很多很多年前，足利义满给朝廷造成的阴影又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所以这次朝廷使者劝修寺晴丰来见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给信长开出的价码令人咋舌：征夷大将军、太政大臣、摄政关白三个官位，任您选择。

征夷大将军，实际上就等于让织田信长与昔日的源赖朝、足利尊氏一样有开幕建牙，成立日本第三届武家政权的权力；太政大臣，是律令制下日本最高官位，位极人臣；摄政关白嘛，是令外官，但可代理天皇摄行天下大权。这三个官位，不管信长选择哪个，都等于表明他已被朝廷认可为真正的“天下人”了。

不过，有很多史料宣称，织田信长很冷淡地把这三个官职全都推辞掉了，是为著名的“三职推任”，这就让天皇公卿们害怕极了——这样都笼不住信长，他难道要变天，对天皇取而代之？还有，日本作家桐野作人也提到，信长还收养了正亲町天皇的孙子（即储君诚仁亲王的五子）五宫邦庆亲王当养子，并一直逼迫正亲町让位，以便将来自己当太上皇，将织田政权与皇权合而为一，创立一个新的日本。总之，“三职推任”这事儿让天皇和公卿们惊惧不已，准备对妄大到谋图篡位的信长下黑手了。

然而笔者却不这么看，所谓信长与朝廷关系恶化，完全是纠结在“三职推任”的“推”这个字眼上，但根据一手资料，即前去和村井贞胜交涉的公卿劝修寺晴丰的日记所言，他先后在四月二十五日与五月四日和村井两次论及此事，但这两人是在京都谈的，而且这么大的事情村井怎么可能独自做主，他必然要向安土城的信长汇报，等待答复（据《晴丰日记》所记，事实也正是如此）。

那么织田信长的答复呢？没记载，只记载森兰丸回话说尚在考虑，也就是信长既没很爽快答应，但也没明确拒绝，毕竟这关系到织田政权的未来架构问题，信长不可能草草而就，所以把“没有爽快答应”等同于“推辞拒绝”的观点，大概是把这种政治抉择性的大事等同于菜市场小贩讨价还价了。那信长究竟倾向于哪一种呢？这也不是没蛛丝马迹可循，通过相关文书的研究，信长可能更倾向于就任太政大臣。

“蛛丝马迹”有以下几点：该年二月刚刚就任太政大臣的公卿近卫前久，在五月里火速辞职，很可能是给信长让路；

织田信长以前就自称“上总介”及平清盛（平安时代末年日本枭雄，曾任太

政大臣）的后代，按照姓氏传承，征夷大将军一般得出身河内源氏的才能就任，所以信长走太政大臣这条掌权路更为合理；

“本能寺之变”后，羽柴秀吉在给毛利辉元的书信里，就称呼已死的信长为“大相国”（和平清盛的绰号一样），而朝廷追赠信长太政大臣的敕令直到十月份才出来，这表明信长在死前，可能就已和朝廷达成协定，只不过还没来得及正式就任罢了。

再看桐野作人、立花京子等作家所持的“信长压迫朝廷及正亲町天皇”的论点，此观点的立足点就在于“信长多次胁迫正亲町退位”，其实这种说法纯属捕风捉影，要知道当时天皇和公卿都是群吃低保的，也就是信长上洛后，给他们修御所、盖花园、塞金子，他们的日子才算滋润了点，而且信长平定京畿诸国时，还指令各位军团长恢复一批原先被地方势力侵吞的“皇室御料所”（庄园，所纳年贡就用来养皇室、公卿），让朝廷上下是感激涕零。总的来说，织田信长和朝廷的关系始终不错（就算朝廷对之前的火烧延历寺和京都御马揃感到压迫和不满，但和信长大体还是和谐共处）。至于正亲町退位，大部分实则是正亲町天皇自己要求的，一来这是日本的老规矩了（正亲町在位子上的时间太长，最后连储君诚仁亲王都没等到他让位就死了，按照一贯传统，他这么长的任期，起码都更迭过三位天皇了）；二来朝廷穷，这老天皇退位加新天皇登基总得一笔大开销，加上正亲町一直都没凑够这笔钱，所以始终在信长面前嚷嚷退位的他，没什么暗藏的意思在里面，单纯就是“金主啊，我退位的钱，能不能让你埋单”想法的表露。

而且，织田信长并无逼迫正亲町退位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在京都御马揃时，正亲町体弱多病，再次向信长提出了希望退位的请求，当时天皇已经六十五岁了，若是信长真的想正亲町退位的话，早就掏钱把这事儿给办了，何苦拖拉如斯？结果呢，信长并没有很积极地表示，只是宽慰了天皇一番，并表示等“仙洞御所”（天皇退位养老的居所）修缮好了再提此事不迟，正亲町随后也就不再提了，这点在《御汤殿上日记》（宫廷里女官日志）与《兼见卿记》（作者是细川藤孝的表兄弟，京都吉田神社的神官吉田兼见）都有相应证据。

综上所述，用“三职推任”来阐述其后的“本能寺之变”里，是朝廷还是天皇在幕后下黑手的理由是不够充分的。织田信长虽然有时行事古怪，年轻时也有“倾奇者”的名声，但看他整个奋斗生涯，颇是位合理主义者，他和日本



仙洞御所

朝廷大体上是通融合作的状态，这点从地缘关系上也可推断出来：日本立足京畿的武家政权，如平清盛的“平氏政权”、织田政权（之前的室町幕府算半个）和后来的丰臣政权，都和朝廷关系密切，究其原委倒也无他，只因皇权影响在此地区还是颇深的；而立足于关东的武家政权，如镰仓幕府及后来的江户幕府，却都和朝廷的关系较为疏远不善，只因东国武士、领主传统上就和朝廷有对立关系。这点可参见笔者拙作《日本武士史》，里面追本溯源，有更为详尽的叙述。

在什么山唱什么歌，这个道理崛起纵横于京畿间的织田信长怎可能不明白，以太政大臣的面貌统合天下，并无不妥之处，当年镰仓幕府前，平清盛就开始在京畿与西国各处设立“总管”了，这与源赖朝之后的“守护”除了名称不同，实质都一样，那信长为什么一定要舍弃大旗，去和朝廷天皇对着干？另外，既然朝廷在四月才向信长发出“三职就任”的邀请，信长还没明确表明答应不答应呢，就在一两个月后下黑手害死信长，不谈动机的话，单凭这效率与能力，真的是一个连天皇丧葬费都出不起的朝廷能干出来的？

所以笔者认为，真要探求“本能寺之变”的原因，还是得从织田家内部娓娓道来。

织田信长回到安土城后，主要着手三件事：一是准备在安土城招待小兄弟德

川家康；二是关心一下羽柴秀吉的西国征伐进展；三是组建新的四国征伐军团，准备去打刚刚统一四国岛的土佐大名——长宗我部元亲。

先从那个被信长蔑称为“鸟无岛的大蝙蝠”（类似中文“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之意）的长宗我部元亲说起。

土佐的姬若子

长宗我部家族发源于四国岛最南部的土佐国，是片夹在海与山间的狭长陆地，北面是绵延起伏的四国山脉，南面是“深深伤心”的太平洋，自古就是穷山恶水的地儿，《日本书纪》里就说过，“土左（土佐）国司言，大潮高腾，海水飘荡，由是运调船多放失焉”，足见是个地震、海啸频发之地，当然也是日本传统的流放“胜地”。进入室町时代，此地的守护多是管领“京兆细川”兼任，但京兆细川一般在京都活动，加上“应仁之乱”后该家族逐步衰退，到了战国时代该地也形成了国众割据的局面，即史料里常见的“土佐七豪族”，其实力和分布如下：

本山氏，长冈郡五千贯（领地价值）；

吉良氏，吾川郡五千贯；

安芸氏，安芸郡五千贯；

津野氏，高冈郡五千贯；

香宗我部氏，香美郡五千贯；

大平氏，高冈郡四千贯；

长宗我部氏，长冈郡三千贯；

还有一个在“应仁之乱”里逃难到土佐最西部幡多郡的公卿一条氏，后来就成为土著，依靠幡多庄园发展为一介大名，并任土佐国司的官位，血统高贵得不得了，算是这帮土狗里的异类，即土佐一条氏，幡多郡一万六千贯。

当然，本节的主角是长宗我部氏，此氏的来源（当然也是自称）可了不得，和大内介相似，此氏是“归化人”最有力的一支“秦氏”（称是秦始皇的子孙弓月君后裔，当然肯定不可靠，大约是中国、朝鲜移民群体的自我夸耀之语）后裔。“秦氏”进入日本列岛后，因其族人具备酿酒、织造、耕作等先进技术，成为上古大贵族苏我的部曲下属，故而得了“宗我部”的苗字（意思即为以苏



土佐七豪族分布图

我氏为宗主的部落），其中分封到土佐长冈郡的一脉，又结合了该郡的“长”字，并称为“长宗我部”；相对应的，分封到土佐香美郡的，就是“香宗我部”了。这两个是[illegible]的亲戚关系。镰仓时代，长宗我部通过分出庶族、结亲联姻等政策，逐渐扩展势力，并在冈丰山筑城作为征战中心。至“应仁之乱”后，长宗我部的发展方针便是在中央挂靠当时的“半将军”细川政元，在土佐地方联络公卿大名一条氏，实质上就是幕府权门京兆细川在地方的代理人，靠中央权威成为土佐七豪族的“旗头”。特别是在“大蝙蝠”元亲的爷爷长宗我部兼序时代，势力一度达到了顶峰，兼序本人更是被《土佐物语》吹嘘为“武勇才干出众，善于以寡敌众，以柔克刚，深通孙吴妙术”的人物，在他的治理下，冈丰城是“威势甚盛，英名人口共传”，但其实兼序不过就是细川政元的狗腿子，狐假虎威罢了，他仗着细川政元与一条房家做靠山，对土佐其他的豪族是“极为轻蔑”（《土佐军记》），早已为已家埋下祸根。

果不其然，永正四年（1507年），细川政元一遭暗杀（详情参阅前文），当年土佐的本山、山田、大平、吉良等豪族就联起手来包围了冈丰城，“善于以寡敌众”的兼序不负众望，痛痛快快地切腹自杀，长宗我部家一度灭亡。为什么说一度呢？因为兼序还有一个儿子——当时才五岁的千雄丸，在一个只知道苗字为“近藤”（英雄总是无名）的家臣的拼死保护下，坐在篮筐里逃去了土佐一条家避难，总算是留下个复兴火种。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打小就经遭磨难的千雄丸才是真正的英主人物，他在幡多郡托庇的第二年夏，一条房家与近侍们在中村御所高楼消暑饮酒，千雄丸也在座敬陪，席间房家便开玩笑说：“千雄丸你若能自此高楼跳下，我便全力助你复兴家业。”结果千雄丸二话没说，就直接从数米高的二楼上纵身跃下并受伤，让一条房家大为感动，称千雄丸不愧为武家之子，遂于永正十三年（1516年）与本

山、山田等达成协议（土佐一条在当地那帮土豪心目里还是很有威望的），派兵护送千雄丸回冈丰城。两年后千雄丸元服，得到土佐守护（兼任）细川高国的偏讳赐予，得名“长宗我部国亲”，得宫内少辅官位，并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

总的来说，国亲还是踏袭了亡父的既定政策，加强与京畿政权与一条的关系，但在行事上要稳健许多，他先是吸收了一个失势而足智多谋的小领主吉田周孝当军师，和他结为义兄弟。吉田周孝向国亲献策：“积蓄军备，隐忍待发，切忌树敌，各个击破。”国亲采纳了。在吉田的指导下，国亲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杀父仇敌本山茂宗结亲，将女儿嫁给了茂宗的儿子本山茂辰，自后两家成“连横之态”：国亲专攻长冈郡南部与香美郡西南部，灭掉了另外一个仇敌山田；而茂宗则与豪族吉良陷入混战，打得难解难分。

弘治元年（1555年），本山家“器量杰出，威猛过人”的英主本山茂宗死去，在他活着时曾趁着吾川郡豪族吉良宣直外出打猎之际，与其子茂辰兵分两路，一路直取吉良家的峰城，一路至仁淀川追杀在此狩猎的吉良宣直。结果，打猎的吉良反倒成了猎物，土佐吉良灭亡，但本山茂宗也由此得罪了致力于土佐“爱与和平”事业的一条家。就在茂宗死后，长宗我部国亲立刻翻脸，把杀父之仇旧事重提，在一条的资助下开始讨伐本山家。

也正是如此，国亲的嫡长子元亲在一片鼓角争鸣声里走向了战场，但少年时的元亲，其实不为家臣们所敬畏，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身材修长，体质虚弱，肤色白皙，相貌俊美，这种相貌走T台不错，但上战场难免会被敌我双方武者轻慢（战场上更喜欢猛张飞的类型），甚至家臣私下里给少主起了个外号叫“姬若子”，即像公主般的男人，这怎么看也不是个有利的外号。

是不是真的像娇滴滴的公主，就让元亲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证明吧！永禄三年（1560年）五月，长宗我部国亲动员了领内千余兵士，以己方运粮船在潮江遭本山家舰船袭击为开战理由，侵入本山家的领地。



长宗我部元亲画像

好在本山茂辰早有准备，他在根据地朝仓城的前面构筑了一个靠海的名叫长滨城的支撑点来阻止长宗我部进军。姜还是老的辣，不想他岳父国亲早就收买了名叫福富右马丞的筑城大工，在长滨的城门处做了手脚——五月二十七日，国亲的人马夜袭长滨城，一脚就“踹开”了长滨城“坚固”的大门夺取了城堡。

丢失了门户的本山茂辰匆忙集结了二千五百人马，奔赴长滨城西部的日出野，长宗我部军集结于雪溪寺，两军即在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在户之本这个地方展开猛烈的交战。

而“姬若子”也在此战里“初阵”，当时的元亲已经二十二岁了，相比较其他武者之子十几岁就初阵的传统，很难想象这位温润如玉的男子是抱着何种心情走上沙场的，如果此战他有任何胆怯退缩的表现，那么等待他的是什么，相信答案也不难得出。

战前，背对着旭日的长宗我部元亲，向家臣秦泉寺丰后守请教了：“在马上，长枪该如何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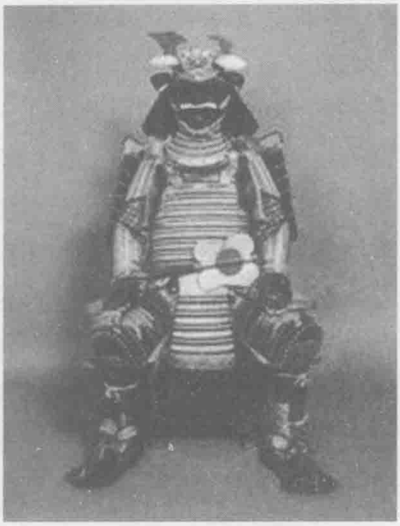
秦泉寺回答：“把长枪端平，用眼睛对着对方武者的鼻子位置，毫无顾虑，勇猛冲过去就行！”

话音刚落，少主的铠甲与头盔上就披着绚丽的日光，呼喝着挺着长枪，威风凛凛地纵马冲向了如云的敌阵，他身后五十骑人马先是惊愕，随后也依次追随冲入了本山军。

这便是“姬若子”的初阵，让众人万万没想到的勇猛果决。在元亲的先导突击下，本山军败势如山崩地裂，元亲亲自刺敌方两名武者于马下，把本山军败兵驱逐得到处奔逃，以“根本停不下来”的威力一路直接冲进了本山后方据点潮江城，敌方竟无人敢战，遂缴获了如山的粮谷。战后，光是元亲一部献上的首级就有七十余颗之多，从此家臣们再也不敢喊少主“姬若子”了，取而代之的是“鬼若子”的新外号。

败战的本山军遁入浦江城，国亲乘胜水陆进军，用船只和木栅把该城围得水泄不通，但就在茂辰命在旦夕之际，国亲得了急病倒下，无奈的长宗我部军只得撤回冈丰城。

六月，国亲病亡，但他已了无遗憾，握着在长滨之战里树立威名的元亲之手，说了句：“把父亲的事业继续下去，杀死本山，你完全能创建一个更大的格局！”便撒手人寰。


一领具足众的盔甲

父亲给元亲留下的是一个国众同仇敌忾、局势大有可为的领国，还有一支极为彪悍的“一领具足众”。

“一领具足众”是土佐的特产民兵，“一领”就是一套的意思，“具足”便是盔甲，这些民兵平日里在田里耕作，为了方便战时集结，便会在田头立起一套盔甲，一根长枪，一旦冈丰城吹响号角，便迅速穿戴，拿着武器集结赶赴战场，极有效率。

因民兵资产有限，大多是拥有几贯田地的小自耕农，他们的军役直接服务于元亲，是元亲的子弟兵，忠诚度极高。标准的一领具足众的军装包括：一顶头形兜（头盔）、一顶斗笠、一副铠下着（铠甲下摆）、一把短刀、一根长枪及一副股引（铠甲下的裤子，双面套上，再用纽扣结好）。

一领具足众，说穿了就是半兵半农的不脱产武士，到了战场上，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瑞士军团，因天然有着村社同乡间的亲缘联系，所以特别适合集团作战，打起仗来是互相护持，骁勇善斗，也成了元亲后来制霸四国的法宝。但随着领地的扩大，一领具足众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地域枢纽色彩被大大冲淡，征兵数额极其有限（鼎盛时期也就六千人左右），而且因为要务农，也无法支撑大规模的远征。所以，在后来丰臣（脱胎于织田）兵农分离的强大职业军团面前，一领具足众不可避免地要落于下乘。

但这套系统在四国这个地方算是“黑科技”级别了，要实现父亲遗志的元亲，继续与本山茂辰鏖战。永禄五年（1562年）九月的鸭部合战，却让元亲损失惨重。本山家猛将辈出，茂辰之子亲茂亲自监军奋战，长宗我部军被杀死五百一十一人，不得不败退下来。但此战本山军也损失严重，一族郎党战殁八十五人，普通国众战死二百三十五人。

长宗我部元亲损失得起，但本山家却在惨胜后丧失了凝聚力和元气，大批国众地侍被元亲收买，随后元亲联络一条家夹攻本山茂辰，本山家在军事、政治双重劣势下颓势日显。

同时，元亲为了巩固消化新征服的领地，让二弟继承了已灭亡的吉良氏，是为吉良亲贞，三弟继承了有亲缘关系的香宗我部氏，是为香宗我部亲泰（其实亲泰在国亲时代就已过继过去了），基本统一了土佐最富庶的中部。次年，希图在绝境逆袭的本山茂辰采取了部下的提议，冒死突击长宗我部元亲的根据地冈丰城，要玩速攻流战术，却在冈丰城下各领主的奋战下失败。无奈的本山家只能放弃了靠海的平原陆地，退往四国山脉的瓜生野山谷里，据险继续顽抗，但这种耗日子的方法终究是徒劳的。永禄七年（1564年），本山茂辰病死，四年后其子亲茂与生母（元亲的姐姐）、子女投降元亲，移住冈丰城下，本山家等于灭亡。

消灭了宿敌本山后，长宗我部元亲基本压制了土佐中部长冈、香美、高冈、吾川四郡，开始要对东部和西部下手了，巧的是土佐西部是昔日恩主一条的地盘，而东部是当时一条家督一条兼定的姐夫安芸国虎。

故而要想统一土佐，就必须对昔日同盟开刀了，其实一条家和安芸家也是这么想的。在永禄六年（1563年），元亲去攻打本山家时，安芸国虎就动员了三千兵马，加上一条兼定送来的两千援军，跑去偷袭冈丰城，结果被元亲家臣吉田重俊严防死守，无果而退。此战中长宗我部元亲下属猛将福留亲政手持太刀，斩杀安芸军三十七人，得了“福留荒切”的诨名。事后，长宗我部元亲为了不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便接受了假惺惺来调停的一条兼定的倡议，和安芸国虎谈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到了元亲消灭了本山家后，实力大大增强，也就不愿再受这劳什子条约的束缚了，直接在永禄十一年（1568年）要安芸国虎派使者来冈丰城，“交换誓约，永固国境”，国虎大怒，说我两家是平起平坐之关系，派遣使者去冈丰城就等于甘愿做小，便撕毁了之前签订的协议，要联合一条兼定夹击元亲。这时，安芸家老臣黑岩越前守苦谏，说：“一条兼定现在陷身在与伊予国西园寺的战事里，不足以仰仗。”但国虎不听，执拗地要与元亲开战。

长宗我部元亲遂决心先东后西，先解决安芸国虎。当年七月，元亲动员常备武者三千人，一领具足众四千人，合计七千人，抵达安芸郡和食村立营，安芸国虎则动员了五千三百人在八流抵御，并希望等到一条援军到来，对元亲形成夹攻优势。元亲在八流之战里展现了高超的指挥手腕，他将军队分为两路，一路由福留亲政率领，在海岸边佯动吸引安芸军注意，自己则带主力自山路进军，并收买了安芸将领专光寺、小谷等，从矢流山迂回杀出，与佯动部夹击国虎，恶战后国虎全线崩溃，退入安芸城固守，但一条军的援救根本不力，粮食日渐耗尽。到了

八月，元亲又派出家臣横山民部，成功地在城内水井里投毒，最后国虎以自杀为条件换取了城兵的性命，土佐东部名门安芸氏也被元亲攻灭。

平定了东部后，就只剩幡多郡的公卿大名一条兼定了，说起此君大伙儿应该不陌生，向来有“一条柴”的美誉，智商和情商都有些堪忧。当时一条兼定改动了该家传统的“均衡之策”，是四处开战，不但与元亲交恶，还与丰后大友结盟，对四国西北部的伊予国的西园寺、河野（得到毛利的援助）等势力开战，实力不断损耗。长宗我部元亲便抓住这个有利局面，一边安抚领地积蓄实力，一边不断收买四万十川（一条家的统治范围在该河川的西部）东部的豪族，蚕食兼定的势力范围。

但即便如此，一条兼定还是像京都那些公卿，醉生梦死，整天就是游猎连歌，玩弄女色加男色。其下属的笔头老臣土居宗珊看不下去了，就说：“这些事在京都也就罢了，如今本家已是强敌环伺的局面，还请放下这些耽乐的东西。”结果惹得兼定不高兴，一刀把土居宗珊给切了，随后土佐版的“观音寺城骚乱”发生。天正元年（1573年），一条的三位家老羽生、安并、为松联合起来，先把一条兼定“强制隐居”，又在次年把他驱逐去了丰后大友处，拥戴兼定之子（后来的一条内政）继任，并邀请元亲前来摄国，据说这件事连元亲都喜出望外，以手加额，连连高呼“稀代之喜事”（《元亲记》）。

更大的喜事接踵而至，三家老把兼定赶走后激起了国众们的不满：“这个盛举不把我们喊上是什么意思？不问我们国众，就不声不响迎外人来当摄政，那你们就是卖国贼。”这帮国众就在加久见左卫门、大岐左京进、大冢八木右卫门等少壮派的带领下，和三家老的兵马在中村御所展开了大混战。长宗我部元亲在四万十川东边乐呵呵地看戏，看到双方都死伤惨重了，就让二弟吉良亲贞为代理大将，动员了一领具足众，以“平叛”名义浩浩荡荡杀入幡多郡，将该地纳入囊中。事后，元亲命吉良亲贞担任中村御所的城代，又把兼定的儿子一条内政“迎到”长冈郡新建的“大津御所”里，三年后把女儿塞给了他当妻子，实际上就是把土佐国司当作旗帜和傀儡。

什么事情都是等到失去后才觉得后悔，没了幡多庄，没了国司位子，没了大把的小妹子（或小正太）的兼定窝在丰后后悔了，一度还受该地的影响，受洗入了天主教，得了威风凛凛的教名“唐·保罗”！一条保罗兄在天正三年（1575年）时，得到了大友和伊予豪族的支持，重新杀回幡多郡要搞复辟，公卿一条的



一条兼定在四万十川河口部西岸建筑了栗本城，打算利用地形优势来抗击长宗我部家

尊贵名声在整个土佐还是有很强的号召力的，沿途不断有正义感爆棚的豪族前来加入一条保罗的队伍，待到中村御所下的四万十川边时，复辟军也有三千五百人之多了。

一条保罗的战略也很对，他没有渡河，而是把主力安置在河口西岸的栗本城里，要借助河川天险死死阻击长宗我部军，抵消人数的劣势。而且，保罗的时机选择得也很好，出兵在七月，正是农忙时节（公历八九月份），这样元亲的"一领具足众"还怎么动员？

然而保罗兄明显忘记了还有"强行动员"这个概念。三天后，元亲就再度将常备武者和一领具足众相结合，拉起七千三百人赶赴四万十川发动急战。

长宗我部元亲又将部队分开，第一队试图强渡四万十川，但遭到复辟军弓箭与铁炮的猛烈射击，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元亲当机立断，让福留仪重（福留亲政之子）带第二队人马，迂回到河川的北侧上游，做出要渡河迂回包抄的模样，结果复辟军慌乱了，只得分出一部人马，跟着福留仪重一起移动，希望把他堵截住——人数本来就少，还要阵前分兵，实乃大忌。

抓住这个破绽的元亲下达命令：其余全军，全部正面渡河突击，强行突破复辟军的阵线！占据人数优势的长宗我部军如霹雳闪电般悉数渡河，与复辟军展开混战。一旦贴近交手，这些豪族临时工哪是一领具足众的敌手，最后，一条保罗兼定方战死数百人，复辟的梦想烟消云散终成空。

四万十川合战后，一条保罗逃去了濑户内海的户岛隐居，并一直致力于复兴一条家，元亲对此很忌恨，便不断地收买他身边的家臣搞暗杀。下毒、刺杀什么的伴随了兼定凄惨的下半辈子，但信仰了基督的他，拥有了"安之若素"的光

环，倒也不悔不恨地在户岛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一条兼定去世于1585年），前半生放荡，后半生清苦，也够传奇的了。

统一土佐的长宗我部元亲，放眼四国其他势力，都是不够看的软脚虾，哪怕是占据阿波、赞岐，昔日横霸京畿的三好氏，现在也是四分五裂不成样子，下一个主攻目标就锁定在它身上。

这会儿，在京畿和“三好三人众”鏖战的织田信长，和元亲就有了“共同语言”，两者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信长明确表示“征讨四国全权授予元亲”（《元亲记》），就像当初对待松永久秀那般，把“四国取次”大权的朱印状渡海送给元亲。以此为契机，长宗我部元亲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四国征服”的历程。

对立

长宗我部元亲的四国征服分为两路，一路是往西北的伊予攻略，一路是往东北的赞岐、阿波攻略，其中重点在于后者。当年三好长庆去京畿争霸时，把阿波国托付给了其弟三好义贤，把赞岐国托付给了另外一个弟弟十河一存。但后来三好义贤和十河一存挨个横死后，阿波国便由义贤长子三好长治继承，而赞岐国则是义贤次子十河存保继承，所以这时三好氏在四国的地盘，其实合二为一，全归实休入道义贤这一脉所有。本来，三好长治（当时才八岁）在首席重臣筱原长房的辅佐下，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筱原长房在义贤活着时就担任“内者”，也是文吏笔头，有很丰富的治政经验，在他的运作下，阿波三好推行了二十二条的“分国法”《新加制式》，详细规定了阿波的军役、司法、赋税等方方面面的要务，实则



1575年四国岛势力分布图

大大推动了阿波三好向真正的战国大名迈进，巩固了大名权力的基盘。对外，筱原长房把阿波、赞岐经营成京畿“三好三人众”的大后方，时不时搞个一两万兵马，登陆摄津难堪织田信长一下，本国寺之战、野田福岛之战、白井河原之战都有筱原长房在背后运作的身影。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平定赞岐豪族叛乱，并出兵干涉西国事务，阿波三好在他的主导运作下，反倒步步走向兴盛。但正因为筱原长房太能干了，“乃三好家族最坚强的柱石，身兼文武两道，其大才颇受其余诸人之嫉妒”，受到他人的谗害倒在其次，最要命的是随着三好长治一天天长大，开始对掌握大权的长房也日益不满起来。

矛盾先在一位绝世美女小少将身上爆发，这位小少将乃冈本牧西之女，天生媚骨红颜，先是嫁给阿波守护细川持隆为妻，生有一子即细川真之；而后持隆为三好义贤所暗杀，小少将便又委身义贤，极受宠爱，三好长治、十河存保都是她和义贤的骨肉；后来，三好义贤在久米田战死后，小少将又和筱原长房的弟弟筱原自遁私通。感慨完这个圈子真乱后，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筱原长房就跑去怒斥小少将，并要以“正政务，绝不伦”的口号，惩处一干人等，在遭到拒绝后，一怒之下回居城上樱城隐居起来（一说准备集结兵马造反）。结果，暗中大怒的三好长治、细川真之、十河存保和筱原自遁这几位野路子亲戚，终于对不识时务的长房下手了。

元龟四年（1573年）六月，三好长治命其弟十河存保为总大将，统率阿波豪族森飞骅守、井泽右近大辅，赞岐豪族香西、香川，淡路岛海贼等七千人，又雇用了纪伊佣兵三千（内含一千铁炮），火速包围了上樱城讨伐筱原长房。相对应的，长房属下只有一千五百人，在送走妻子、次子和三子后，长房与长子筱原长重领残兵突入了十河存保所在的大日寺，双双战死。

上樱城之战后，阿波三好瞬间分裂衰落，率先背离的是赞岐大豪族香川元景和香西佳清，他们不满阿波三好强加给赞岐国众头上沉重的赋税和军役，便向三好的敌人织田信长示好，以此为导火索，和信长结成名义同盟的元亲开始侵攻赞岐、阿波。

其实之前元亲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口实上，元亲也是有借口的，元龟二年（1571年），元亲的四弟岛亲益（为国亲和家臣岛氏之女所生，地位比较卑下，没得到父亲的苗字）因身体欠佳，就沿着四国南海岸，准备通过纪伊海峡去摄津的有马温泉疗养，结果船只中途在那佐湾遭遇海难，漂流上岸，遭当地豪族

（名义是三好家臣）海部友光的袭击，主从全被杀害，由此元亲获得了向三好复仇的旗帜。天正四年（1576年），元亲又突袭夺取了位于四国山脉中部的要点（四通八道）白地城，降服了该城的豪族大西觉养，获得了通往赞岐、阿波的进路。

但直到此时，元亲还未直接攻打阿波三好，而是抓住了筱原长房死后三好长治又和“野兄弟”细川真之互相攻伐的时机，送出援兵和金钱，资助细川真之方。天正五年（1577年），长治在胜瑞城外的荒田野合战里被杀死，辞世句为：“三好野梢头花如雪散，长春（长治又名长春）之人渺渺何在”。

最终，一片攻伐与混乱后，次年三好的家臣们迎接十河存保进入胜瑞城，才算稍稍安定了态势。但紧接着长宗我部元亲就催动大军杀入了赞岐国，该地豪族纷纷归降，最后连香川、香西也降服在元亲的军门下，元亲还把次子过继到了香川门下，是为后来的香川亲和。另一条战线上，长宗我部以勇将久武亲信为“伊予军代”，攻打南伊予的豪族，结果久武亲信在天正七年（1579年）攻打冈本城时，遭到“西园寺十五将”之一的土居清良的奇袭。土居清良手下虽然只有三百人，但装备精良，人手一挺铁炮，在冈本城下设下火力口袋，把长宗我部军的总大将久武亲信也给打死了。而后，西园寺、河野等伊予领主积极开展外交手段，挂靠毛利、大友等势力来对抗长宗我部元亲，战事逐渐陷于胶着状态。

对元亲最不利的是，京畿霸主织田信长也开始对他有了猜忌心理，信长不是傻瓜，元亲企图统一四国的心思他看得透亮的，当时织田各个军团都在摧枯拉朽，信长根本不希望放手让元亲成为一个能与他对抗的怪物。天正八年（1580年），两家的关系迅速恶化，该年元亲派遣弟弟香宗我部亲泰为使者前往安土城，希望信长能继续承认自己对四国的征伐权与领有权。信长虽然继续颁给元亲相关朱印状，但他在分析局势后，却暗中讥笑元亲是个“鸟无岛的大蝙蝠”，不知道京畿王权的厉害。随后信长又暗地支持高屋城主三好康长、十河存保，要他们在自己亲征四国前，尽最大努力拖住元亲的步伐。

此外，织田信长还在明面上要求元亲放弃赞岐、阿波北部和伊予等地，并表示可以让他保留土佐、阿波南部（此刻已被元亲夺取），但元亲要向安土城“俯首称臣”。

结果可想而知，意气风发的长宗我部元亲断然拒绝了信长的“蛮横要求”，并说“自此四国征伐可凭一己之力，无须再仰仗殿下的神威”（《元亲记》），自此两家蜜月期结束。

不过必须得提到的是，担任双方交涉使者的长宗我部方是元亲的弟弟香宗我部亲泰，而织田方则是明智光秀。

为何偏偏是明智光秀呢？除去公的原因外，还有些私人的原因。明智光秀手下有一个很受信任的笔头大将叫斋藤利三，利三善使一根长枪，颇有胆勇，原本是“美浓三人众”稻叶良通的家臣，后来与那波和泉守一起，被爱才的明智光秀以高禄引诱，跳槽去当了光秀的家臣，据说愤怒的稻叶良通还把官司打到了信长面前。织田信长向光秀问责此事，光秀回答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主公下赐我三十万石的俸禄（当时光秀的封邑应该没这么大，夸张之语），难道单单是为了给我增加荣耀？岂不是为了招揽更多贤才良士，竭力为主公尽忠吗？”听到光秀如此恳切的话，织田信长也频频点头，此后也等于默认了斋藤利三的跳槽。

平定丹波后，斋藤利三受封一万石，担任了原赤井家的黑井城城主，并负责氷上郡的军政事务，与光秀的表弟明智左马助秀满（也是光秀的女婿）一起，并称“明智二家老”，堪称光秀的左膀右臂。

到了香宗我部亲泰来安土城后，光秀是积极运作，希望元亲与主公间能继续保持和谐，光秀如此上心卖力，背后居然就有斋藤利三的因素在里面。原来，长宗我部元亲的正室妻子就是斋藤利三的异父妹妹！

当时，元亲要娶这个美浓姑娘当老婆，家臣里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说主公你要讨老婆，找个本土的多好啊，为什么要找距离俺们四国这么遥远的地儿的姑娘啊！元亲说你们不懂，美浓斋藤乃武门名家之后，血脉高贵，君子爱德不爱色，等等，但内中原因实则很简单——这个美浓姑娘的母亲是幕府重臣蜷川家（这家服务于幕府政所，其中最有名的人，怕就是在《聪明的一休》里登场的蜷川新佑卫门先生了）的女儿。当年东海道大名今川氏，为了幕府外交，不还是娶了幕府申次众伊势家的女儿为正妻嘛，一切都是为了我长宗我部的利益啊！

后来，长宗我部氏去京都搞外交时，担任中介的就是这位美浓姑娘另外一个异父哥哥石谷赖辰，再加上这妻家深厚的幕府背景，所以就和以前做过幕臣的明智光秀关系很是亲密。所以香宗我部亲泰来安土城后，光秀很诚恳地在其间斡旋，希望四国方能和信长化干戈为玉帛。

但明智光秀没猜透主君的心思，信长不但硬生生地和元亲闹掰了，还在天正十年（1582年）组建了崭新的军团，即“四国军团”，以他的三儿子神户三七丸信孝为总大将，共一万四千人，又委派丹羽长秀的若狭众与其侄子津田信澄的高

岛众（近江高岛郡）为信孝的“与力”，整个军团驻屯在摄津大阪附近，随时准备渡海，配合三好康长、十河存保进攻长宗我部元亲。再回顾下之前羽柴秀吉在三木合战后就派人夺取了四国与京畿间海运要地淡路岛的事实，足见信长的“四国征伐”是蓄谋已久的。

一领具足众欺负四国乡下的土鳖还是很给力的，但要与人数、质量和经验都占据绝对优势的织田军团对抗，那简直就是小鱼赶鸭子——找死。长宗我部元亲这只“鸟无岛的大蝙蝠”，一生里最大的危机即将来临。而明智光秀和斋藤利三也得了个大大的无趣，特别是利三，他怎忍心看着妹妹（嫁人的妹妹也是好妹妹啊）所在的家族灰飞烟灭，一“本能寺之变”的第一个诱因埋下。

在此笔者可以就着四国军团稍微谈一下，信长如此“奋起无差别扩张”的内外因素，以及织田军团的实态。外在的因素很好解释，织田信长当时已经统一了京畿，推平日本也是日程上的事，甲州征伐后整个日本还在明面上与这个男人对抗的，只剩下越后上杉、西国毛利、九州岛津和四国长宗我部寥寥几个势力，它们合在一起也不是信长的对手。但对内，事情就没那么单纯了，织田信长设立“军团制”后，让各位军团长在信长指导下，整合在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专攻一面，扩张起来十分恐怖。但一旦军团负责的对象灭亡，下面的局面就有点复杂了，信长具体的做法是“赶鸭子上架法”，即把军团推到更远的地方去，再派更亲信的人来消化新占领地，在甲斐武田灭亡后，信长已经基本把各军团推到京畿之外了，他自己占据了近江一国，嫡长子织田信忠则负责消化老根据地美浓、尾张，次子北田信雄与三子神户信孝消化伊势、伊贺、大和一部，京都交给村井贞胜打理，摄津和纪伊分别交给乳兄弟池田恒兴和亲信蜂屋赖隆，飞驒托付给了金森长近，就算是毗邻的甲斐、信浓，信长也没再把它专属给某个军团，而是分而治之，且全是信忠的家老众（森长可、河尻秀隆）。这就表明，军团制可能出现的“尾大不掉，内轻外重”的局面，织田信长也确实考虑到了，要说他没想到某月某日哪个军团长要造反，那是假的。

而且，信长也对之前单纯派监军去控制军团的行为感到后悔了，竹中重治几乎就变成了羽柴秀吉的下属，而“府中三人众”也和柴田胜家亲如父子（柴田胜家来安土城时，对上杉的前线战事就由佐佐成政指挥）。所以在统一京畿后，为了避免军团谋反事件的发生，信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综合起来说，一是把军团长设定为自己子嗣，二是驱逐一批宿臣以儆效尤。

前者的表现，比如甲州征伐总大将就是织田信忠，使用的军队和将领也大多从属信忠，这不但可以给继承人镀金，而且也能向各位军团长们展示下力量。随后，在组建四国军团时，信长又让三子神户信孝去当总大将，统辖丹羽长秀、池田恒兴、蜂屋赖隆等宿将，据说信孝对此感到万分激动，就任军团长是他的夙愿，“三七殿下日日盼望节度四国”（《神宫藏书》），得到任命后立刻动员了直属自己的河曲、铃鹿两郡十五岁到六十岁的名主、地侍从军，又从伊贺、伊势招募了大批浪人，赶赴摄津大阪。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未来很可能神户信孝会负责四国，并与推平西国的羽柴秀吉（也可能包括明智光秀）合流，再去征伐九州；而织田信忠则坐镇美浓、尾张、甲斐、信浓，一面充当关东、北陆的预备队，一面准备接父亲的位子；至于北田信雄，则会占据伊势，并在适当时机消化大和乃至东海道（德川家的命运未可知，多数和未来在丰臣政权下的命运类似，转封到关东前线去）；最后，织田信长本人坐镇以琵琶湖为核心的日本中央地带，坐收一统大业荣耀。

不过，这个措施实施起来有个难题，那就是对一步步崛起的织田军团来说，军团长会有个领地的“线性问题”。就拿羽柴秀吉来说，他在浅井家灭亡后受封的是近江长滨城，去西国时队伍的骨干也是在长滨组建的班底，长滨的领地也一直存在，他到西国收取的播磨、但马等国，也算是他的临时地盘，但等到他跑得更远……明智光秀也是如此，他最早受封近江坂本，而后又占据了丹波为根据地，将来也要去西国山阴道的。最后，长滨和坂本的结局我们尚不可知，但石山会战结束后信长对佐久间信盛和林秀贞的处理，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

佐久间信盛，本属于弹正忠织田的“四部将”之一，但当其余的家老、部将纷纷战死（早期织田信长属下这些人领便当的几率很高），便成为了将领里的首席笔头。信长火烧比叡山后，佐久间信盛与明智光秀相似，得到了近江栗太郡的封赏（类似坂本和长滨），这可是元龟二年（1571年）的事儿，比秀吉、胜家发迹要早得多。接着，佐久间信盛先后参加了三方原、若江城、长篠等合战，并在天正四年（1576年）接替战死的塙直政，担当了围攻石山御坊的总大将，统括京畿七国的大名，号称“织田信长下最大的军团”，达到了其一生的巅峰。但四年后，信长一旦与显如上人和议，该年八月就突然对信盛发出了“十九条折槛状”，怒斥佐久间信盛父子“在石山之阵五年，却毫无建树”，与“明智光秀名轰天下，羽柴秀吉攻略数国，池田恒兴虽仅有一地，亦在花隈城之战里立下殊

勋，柴田胜家凭越前一国，即平定加贺”等大功相比，“既不会用人，也不通谋略，事事束手懈怠”，实在是对不起“本家给予其三河、尾张、大和、纪伊、河内、和泉、近江七国军力”的优厚待遇，再加上信盛之前在三方原合战里，“畏葸不前，德川家康兄弟、谱代战死甚多，援军另外一位大将平手泛秀也英勇战死，右兵卫尉（信盛）却自战场上毫发无伤，难道可以单单用运气好来解释”！最后，连信盛的儿子佐久间信荣因一些小过失，也遭到严厉指责。

雷霆霹雳后，信长当即决定，流放佐久间信盛父子去高野山，其部众全部转拨他人。至于另外一位老臣林秀贞，也被“陪斩”——信长也是旧事重提，说他之前在稻生合战参加过其弟的叛乱，并在信长包围网时期有“重大通敌嫌疑”，流放他去了但马。

在江户时代成书的《佐久间军记》与《宽政重修诸家谱》，都把信盛被流放归咎于“遭到谗害”，还绘声绘色地把幕后黑手锁定到明智光秀身上。其实这些江户时代的军记物语，很多都有夸大言辞、混淆视听的毛病，这次也不例外。

那么，织田信长流放佐久间信盛的真实目的何在？

第十二章 敦盛之火舞

猿的请求

光从信长的“折槛状”内容来看，佐久间信盛的罪过有些“何患无辞”的意思。比如说石山合战毫无建树，你得明白这场战争本就是长围性质的攻城战，就算想打野战决战，那也得那帮坊主和尚愿意才行，信盛打了四年虽说没啥亮点，但也没啥难堪的败仗，最多不过不失，柴田胜家不也花了很多年才平定加贺以南两郡嘛。至于三方原合战，你信长本就只派出寥寥三千兵马，对着两万五千如狼似虎的武田军，佐久间信盛能打出朵花来？再说平手泛秀是在织德联军战线崩溃后在乱战里阵亡的，本质还是和佐久间信盛，包括德川家康一起朝滨松城败退的，只是没后面两个运气好而已。

如果佐久间与林并不存在铁板钉钉的“罪证”，那信长对他们的流放，就只能从利益动机方面来考虑。对照一下这两个人的背景，便足以浮一大白：佐久间与林两个家族，在尾张都有庞大的产业与人力，属于地方性的土豪，在家中利益关系可谓盘根错节，但现在信长想把美浓、尾张变成继承人信忠的直辖地，这种土豪可不能再存在了，必须加以“消灭”或者“迁移”。但佐久间信盛和其他军团长还不同：羽柴秀吉属于微末出身，明智光秀类似外来打工的，柴田胜家并非望族出身，丹羽长秀则是信长亲力栽培，都属于相对好控制的类型，绝非可以和早已在尾张国根深叶茂的信盛相比的。

万一把信盛的领地迁徙到别处，信盛不满怎么办？他的领地可是在近江栗太郡啊，就在安土城边上，信盛哪天要在那儿起兵，朝安土城杀来又如何？

这些问题信长都很担忧，那就下手果决些吧，正如桶口晴彦所主张的——佐

久间信盛被流放的根本原因还是信长企图把美浓、京畿作为直辖地，进行天下一统政策时，在美浓、尾张多持有领地且出身弹正忠织田宿臣系统的信盛，成为了这种政策的障碍，故而遭逢此难。与他遭到相同命运的除了林秀贞，还有“美浓三人众”之一的安藤守就（以私通武田的罪名被流放，他的领地在美浓，距离织田信忠的岐阜城很近），以及丹羽氏胜（尾张丹羽庄城主，和丹羽长秀有血缘关系，理由就是对信长有“逆心”，更省事）。不管这四人被流放，被没收人力和田产的理由有多么迥异，但他们都是在天正八年（1580年）遭难的，再考虑到此年是石山御坊降服，信长基本降伏京畿，开始向日本四隅进军的节点，信长如是做的理由，也就清晰了吧！

但织田信长是人精，他手下的那帮军团长也不是傻子，羽柴秀吉、柴田胜家和泷川一益因为工作范围距京畿较远，且业务对象都还存在，暂时还没有佐久间信盛“狡兔死走狗烹”的危险，不过京畿地带仅存的一个大军团丹波（此地距京都和安土城都很近）的明智光秀军团就顿时处在风口浪尖上了。

巧的是，就在四国军团编成的同时，信长在安土城招待德川家康后不久，羽柴秀吉在西国传来消息：主公，我在攻打备中高松城时吃紧，你快些派援军来啊！

这不正是把畿内最后一个实力军团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绝好机会？

于是，信长一面派明智光秀的丹波军团驰援备中高松前线，一面自己和信忠亲自出马，要随着丹波军团一起去西国前线（大概是督战）。时间方面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五月十五日，织田信长在安土城召开盛大的宴会，招待长年与武田作战劳苦功高的小兄弟德川家康，本来明智光秀担任的是主持宴会的“接待役”，但仅仅两日后，光秀就突然被信长解除此职务（其实很多野史渲染的，在宴会上光秀因为端上臭鱼而被信长殴打辱骂致心生叛心的说法属无稽之谈），理由就是羽柴秀吉在前线的告急。信长当即命光秀返回坂本城，集结兵马自丹波道路行进，前去支援高松城前线。明智光秀在坂本城停留数日，二十日前往丹波龟山城继续召集家臣与士卒共一万三千余人，准备进发。

另外一方，五月二十九日织田信长仅率一百名马廻、小姓自安土城出发，当晚即留宿在京都本能寺里。同时，信长的嫡长子织田信忠也领着少数随从，进入同在京都的妙觉寺，父子两人一起等待着其他方向的人马齐集后，便奔赴西国作战。

谁想，惊天的变故就此调动的档期发生，让我们先来看看秀吉备中高松城的战争。

鸟取城合战后，羽柴秀吉命宫部继润继续在山阴道进军，自己则在姬路城动员了两万主力，沿着山阳道朝毛利家的势力范围备中国前进，途中秀吉命大军有意驻留在宇喜多氏的居城沼城，用武力恫吓的方式要求宇喜多氏给出“站队答复”——光反毛利可不行，得加入我伞下一起反。

当时，宇喜多直家已病逝，其继承人秀家尚且年幼，在家老与亲族合议后，宇喜多正式决定加入织田方阵营，并派出一万名仆从军跟随秀吉讨伐备中。

而针对羽柴秀吉的军势，毛利方也做出了应对之举，他们在备中与备前两国国境线上构筑了以宫路山、冠山、加茂、日幡、松岛、庭濑、高松一线的“境目七城”来防备秀吉的入侵。

三月，杀入境目七城的秀吉连下宫路山、冠山、加茂和日幡四城，并着手攻打这七城的中核城堡——高松城。

高松城，扼守在备前国的街道之前，就像一只拦路虎，是秀吉前进的必取之地，并且这座城堡与当时日本其余城堡不同的是，它坐落在一片天然沼泽上，最下面是石垣，上面堆的是土垒，泥泞的沼泽就是它天然的壕沟，整座城堡本丸成正方形，与二丸中间隔道壕沟并列，三丸、外郭和北外郭又形成一个半圆形的防御圈，把本丸与二丸保护起来，将东面的来敌隔绝在外。此城本来的主人是备中大名三村氏的重臣石川久式，石川死后由女婿清水宗治继承，宗治颇有胆略与威望，城中兵士共有五千人（《阴德太平记》里描述高松城之战，有“五千精兵之死地”之语），实为秀吉此战的劲敌。



建在沼泽上的高松城

四月，羽柴秀吉先后两次强攻高松城，但城下满是沼泽，导致人马难行，城中清水宗治命铁炮队依托工事密集射击，而后小股骑马队出城逆袭，结果羽柴军两次攻坚战都以损兵折将败退而告终。

得知高松城危急的毛利辉元下了大血本，命两位

叔父小早川隆景与吉川元春同时出军援助高松城，并穷尽人力拼凑起四万兵马准备和羽柴秀吉决战。

自己手下也就三万人，还屯兵于坚城下，和四万来势汹汹的毛利军硬拼，秀吉的心里也没底，所以就只能写书信给主君信长，请求快派二线预备队上来和毛利辉元一决雌雄。这也正是织田信长让明智光秀回坂本城组军待发的根本原因。

不过织田信长在答应派出援军的同时，也给秀吉手书一封，言辞十分严厉，吓得秀吉是屁滚尿流，佐久间信盛和林秀贞惨遭下岗的阴影也浮上他的心头，遂决心不消极等待援军，先使出全力攻下高松城，有个交代再说！

以水代兵

关键时刻，那个黑田孝高献出良策："主公，您知道唐土春秋时代智伯水淹晋阳城的故事吗？"

"春秋，那是个什么东东？"羽柴秀吉读书少，心想你不要骗我。

"这样的，春秋时代唐土中原有个大国叫晋国，后来被几个公卿给瓜分了，这些个公卿为了争夺晋国偌大的遗产，就杀个你死我活，其中有个叫智伯的势力最大，一次他便拉了两个小弟魏桓子和韩康子去打赵襄子的晋阳城。但这晋阳城太坚固了，于是智伯就想出个好点子，用水淹！"

"你的意思是我也用水淹的战术来对付高松城？"

"是的，是的！"黑田孝高连声说道，不过他没敢说的是，智伯确实水淹晋阳城成功了，但赵襄子却派人策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把围堰的水倒灌入了智伯的营地，智伯本人被杀，最终韩赵魏三家分晋，笑到了最后：一个喜剧的开头的故事，往往都有一个悲剧的结尾。

但黑田的计策本身还是很对路子的，高松城的背面是条大河，名叫足守川，适合用来围堰水攻，况且高松城四面全是沼泽，一旦水淹进来，不但可破坏以石垣为底的城防，还能化城下沼泽为湖泊，羽柴军再乘小舟去攻击，将会方便很多。

羽柴秀吉是个极有行动力的人，说干就干，采纳孝高的计谋后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工程，他首先派遣了家臣蜂须贺正胜、宇喜多忠家、黑田孝高与堀尾吉晴等人在高松城外的门前村与蛙之鼻一带火速建筑了一道高8米长8000米的大堤，上宽12米，下宽24米，以每俵（俵是古日本计量单位，1俵约合60公斤）石料运



高松城水攻配阵图

输量支付铜钱100文，米1升的高额报酬，动员士卒与民夫。随后秀吉又命浅野长政征集大批船只，准备在水攻后让军队乘舟攻城。

大堤于五月八日动工，十二日就宣告完工，据《武将感状记》记载，工程耗钱635040贯，米6万余石。不久梅雨到来，高松城外的足手川暴涨。秀吉决堤放水，迅猛河水如猛兽般灌入高松城，全城化为了湖泽中的一座孤岛，河蛙上树，悬釜而炊。前来救援的毛利军望洋兴叹，而秀吉与部下立于堤坝之上，俯瞰汪洋中的高松，从容指挥攻城。最后毛利氏派来军僧安国寺惠琼，以割让五国的代价求和，被秀吉拒绝。

但六月三日，原本无意谈和的秀吉突然爽快地答应了毛利氏的外交请求，但在谈和条件加上了一条，那就是清水宗治必须自刃。清水宗治与其兄清月入道、家臣难波传兵卫、末近左卫门乘小舟出城，在秀吉前饮酒舞蹈后，留下“浮世若梦，今日乃渡，武名何寻，高松青苔”的歌句，相继切腹自杀，双方将士睹状无不落泪，连秀吉也叹曰：“此乃西国武士之鉴。”次日，羽柴秀吉急急与毛利氏达成了宽大和约——毛利氏割让八幡川以西的土地，双方立即罢兵休战。

饿杀鸟取，水淹高松，包括先前镇压别所长治时对三木城的兵粮战“干杀三木”，成为了秀吉一生中最得意的三次攻城战。秀吉出身于底层社会，所以他的战术与武士的呆板正攻法颇不一样，他更愿意采取一些匪夷所思的手段，如高价抢购敌人领地粮食，筑坝水淹敌人城堡等，这与他丰富的社会经验是分不开的。这位出身寒微之人，却也有着武士们所无法拥有的手腕与奇计，这也是

秀吉最大魅力所在。

但为何羽柴秀吉在高松已取得巨大胜利时，这么着急与敌人谈和停战呢？

原来就在清水切腹前天晚上，羽柴军抓获了一名奸细，经审讯，其人是明智光秀的部下，任务是要前往毛利军营告诉辉元惊天的消息：织田大名，安土霸主织田信长，已在“本能寺之变”中葬身火海！

敌在本能寺

清水宗治自杀两天前，即六月一日，信长在本能寺召开茶会，等待各地军队来集结。本能寺，本是座无防备的寺庙，后来在天正八年（1580年）即两年前接受了改造，加盖了石垣、厩舍、堀壕等设施，算是初步完善了防御功能。

但就在此日傍晚，明智光秀军团一万三千人从龟山城出发，其士兵一开始以为是去支援西国前线的，谁知光秀在出发后发布新命令，“此行目标为京都，接受主公信长的检阅，再行进军。”（赖山阳《日本外史》），不过也有史料称，光秀给下层官兵说，“此行不为它耳，奉主公之命，单去讨伐德川家康（当时家康已离开大阪，在堺附近游览）！”（《本城惣右卫门觉书》）。不管如何，当晚光秀军涉桂川，逼近了本能寺，此时是二日凌晨时分，光秀又当众宣布一个惊天的新命令：“敌在本能寺！”遂命令部众逼近围攻。

夜宿本能寺的信长突然听到骚动与喧哗之声，铁炮和弓矢四面飞入，便命森兰丸去打探，得报：“本能寺外军队围困数重，皆桔梗军旗，乃惟任日向守（即明智光秀）之军！”信长当即回答：“是非不必说了。”然后便操起弓矢，带着森兰丸等随从奔到了本能寺大殿。见到信长身影的明智军呼喝如潮，从四面攻入本能寺，很快厩舍众与中间众共二十八人战死，信长随身小姓，以森兰丸三兄弟为首共二十七人也先后战死。

至于信长，首先以弓矢射敌兵，弦折后又操长枪刺翻数人。明智军中宝藏院枪术流高手安田作兵卫杀到，一枪刺伤信长。信长随后步入内室，掩护主人的森兰丸与作兵卫奋战，最终不敌战死。内室的信长见状，命寺内女眷先跑，然后放火焚烧内室，本能寺陷入一片红焰。

本能寺化为灰烬后，光秀女婿明智左马介秀满入内寻找信长的遗骸，结果无法找到。日本的霸主织田信长就彻底消失在本能寺的大火中，也消失在日本



明智光秀

的历史舞台上。以上的描述，均出于《信长公记》作者太田牛一之手，但他当时正在近江国担任代官，并未亲眼目睹“本能寺之变”，所以这种描述的真实性怕是要打个小小的折扣。

不过整个事变的过程也有第一手目击材料，那便是时任明智光秀属下亲兵武士的本城惣右卫门所写的“觉书”，其内容大致如下：

光秀叛逆，逼信长殿下切腹之事，我等事先并不知情。龟山城军团出发时，我们（普通官兵）接到的命令是，羽柴筑前守（秀吉）为征讨毛利辉元，侵入备中国苦战，我等必须前往增援。但去备中要经过山崎，谁想途中就接到新命令，说信长殿下临时发布的，让我们去京都本能寺，杀死前来参拜的德川家康殿下。于是全军火速赶赴目的地，后到寺庙前，斋藤利三（内藏助）与其子、随从两骑一起，纵马冲入寺前的片原町，我则沿着南堀往东行走，并斩杀了一名（敌人），提着首级继续前行，遇到了主公（明智光秀）的母衣众弥平次（即明智秀满），他说“马上就冲入寺庙正门，不要割取任何人首级”（即无差别杀死），而后拿过我手里的首级，扔到了广间正堂的下面……在往仓库的途中，我又抓捕了一名女房，她交代“信长殿下身着白色衣物”，随后我将她转交给斋藤内藏助……这时，信长的奉公众两三人，穿着肩衣、水色帷子，拔刀与我们作战，全军大部开始攻入正堂，我冲入蚊帐的阴影处，有一名男子自那儿逃窜而过，我赶上去在背后砍死了他……战后，因此战我讨取首级两颗，便得到大将（光秀）的亲自褒奖。

《本城惣右卫门觉书》和《信长公记》关于“本能寺之变”的描述，比较起来差别极其大，大概这就是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的区别，姑且一并列出，权作求同存异。不过，距离本能寺仅两百米远的耶稣教会的圣弗朗西斯神父在给路易斯·弗洛伊斯的书信里称：“（六月二日）凌晨3点左右，明智军少数士兵，用

之前京都御马揃的口令，赚开了织田信长的门番，如入无人之境，冲进了本能寺。当时信长殿下刚刚如厕出来，用水清洁手和脸，结果在背后被明智军士兵射了一箭，便喝令小姓们抵抗后，自己挣扎进入障子间里自尽。”仿佛神父的证言与本城的描述更有贴合之处，那就是“本能寺之变”，可能并没有传统作品描绘得那么惨烈，也许只是光秀的亲兵混进了寺庙里，以“暗杀”的面目，夺走或威逼信长，取了他的性命。

同时，一部明智军别动军越过山隘，攻打妙觉寺里的织田信忠，已从寺中逃出的信忠，和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诚仁亲王跑到京都二条御所固守，却被再次被围。信忠送走了亲王后，挥刀与敌人奋战，三度击退明智军。明智军的铁炮队跑到了二条御所边的近卫前久宅邸里，居高临下，将信忠随从射杀殆尽，但信忠的随从依旧奋战不已，其中有一名叫下方弥三郎的小姓，与明智军鏖战，左腿和下腹受伤，连肠子都流出来了，信忠便对他说：“壮哉，此刻若想褒奖怕是已无可能，等来世我再授予恩赏给你吧！”下方弥三郎感激涕零，遂出战敌阵，壮



本能寺信长公庙

烈战死。而绝望的信忠遂自刃，年仅二十六岁。值得一提的是，信长的黑人奴隶弥助，在二条御所之战里也遭到明智军的俘虏，扭送到光秀面前等待惩处，但光秀却说：“此等黑人，与禽兽何异？杀之空污刀刃。”于是竟然就把弥助给放走了，这个著名的黑人侍从自此行踪不明，消失在历史的烟尘当中。

其实，最可惜的还是织田信忠，有威望，有资历，也不缺乏能力，但却在二条御所里死守到底，断了织田家最后的盼头，要是他当时能舍弃迂腐的思想，还是能脱逃出来的（他的叔父织田长益，还有诚仁亲王，确实都跑出来了）。

关于信长的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是信长想和足利义满那样企图当日本的新天皇，所以遭了朝廷的黑手；也有说是流亡在外的足利义昭指示与他交情深厚的明智光秀暗杀信长的；还有的说是德川家康为自己嫡子信康报仇，让伊贺的忍者暗杀了织田信长；等等。其实信长的死因必须要从当事人本身去看，一是信长本人，二是凶手明智光秀。其余的什么朝廷、义昭、家康之说，大多可以当作演义小说来看。

信长设立的军团制大大推进了其征服日本的进程，但随着军团废立的频繁和军团大名权力的肥大化，暗影与危机出现。信长曾任命老臣佐久间信盛担任对石山本愿寺作战的军团长职务，后来又以作战不力为理由撤了信盛职，后在“本能寺之变”前大量设立新的军团，一时间家中众臣与信长的几个儿子为当军团长把头都挤破了。在这样的欲望竞争下，家中的斗争必然趋于白热化，许多军团长就觉得自己的地位朝不保夕，加上织田信长晚年性格凶戾多疑，家臣对他的敬畏恐惧远远大于爱戴，早晚会出现“下克上”的过激反应。另外，织田军团长权力过大，几同于半独立政权，明智光秀的丹州军团靠近京畿，但也能拉起一万多人的队伍，并且就驻扎在距离京都与安土城不远之处，酣睡之塌，旁有猛虎入眠，简直就是一把悬挂在信长头上的“双刃剑”。

信长原本还派了一些“寄骑”担任监军任务，但这些人大多被各军团长“私人化”了，如前田利家、佐佐成政等人，最后和柴田胜家的家臣并无二致，而竹中重治这位监军，更是直接成为羽柴秀吉最信任的军师。那么就算不是明智光秀杀到本能寺，也难保其他军团长有一天不会和光秀一样带着几万人马杀向安土城要了信长的命。所以信长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茧自缚——他最得意的军团制要了他的命。事实上信长死后，遗产也不再属于他的子嗣，而是被各个军团长瓜分掉了，真是呜呼哀哉！

下面再来看看光秀的杀人动机，光秀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先后出仕斋藤氏、将军足利义辉、朝仓氏，但都郁郁不得志，后来结识避难越前的足利义昭，又主持了义昭与信长的合作，才成为信长的家臣。信长上洛后，光秀和羽柴秀吉一起担任了京都的奉行职务，是为“织田双璧”，名声开始响起来。民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说笃信佛教的光秀在烧杀比叡山时目睹信长灭佛暴行，开始对信长产生怨恨与杀机，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信奉佛教的光秀，虽然在信长军队进发前苦苦哀求信长网开一面，但到了比叡山他却杀得比谁都凶（当时秀吉和信盛都暗地放了不少僧侣，光秀那面却是铁板一块，死于他屠刀下的僧人不计其数）。我们通过此事可以看出，光秀这人做事情太有原则性，有原则得有点过头，变得神经质起来。其后光秀因为比叡山的“战功”，受封近江国志贺郡的坂本城五万石，其后又担任了丹州军团大名，一路扶摇直上。出身源氏的光秀名门意识极强，在天正三年（1575年）恢复古姓惟任氏，自称惟任日向守，所以总的来看，光秀就是个自尊、偏执、敏感的俊逸之才，不过这样的人适合当艺术家，不适合当政治家，否则下场一般都不太好。

关于光秀的叛变动机，其实是多方面综合起来的结果。第一个诱因便是信长在天正八年（1580年）对佐久间信盛与林秀贞的突然流放，佐久间和林都是织田氏的谱代重臣，天正八年（1580年）前信盛正统率织田氏最大规模的军团，在近畿一带与石山本愿寺作战，而林秀贞已处于退休养老状态。织田信长流放林秀贞的理由是其曾经追随信行谋反，但秀贞早已做过检讨了，而且也过去几十年了。佐久间信盛就更冤枉了，信行谋反时其就坚定站在了信长一方，并在多次战斗中承担殿军任务，深得家中信任，被誉为“撤退的佐久间”。信长给他安的罪名主要是对石山本愿寺作战无能，以及在三方原会战中逃脱等，大多也是莫须有之罪。石山本愿寺得到杂贺众和根来众的支持，织田大将原田直政在天文四年（1535年）被打死，信盛接替其职务，在与石山作战的数年中，不能说发挥多出色，但也算无过失。至于三方原，信长只拨给佐久间信盛、平手泛秀三千弱兵，又被武田军重点攻击，泛秀战死，信盛逃命归来，要算账也应该算在信长自己头上。其实流放林与佐久间，真实原因不过是信长想把他们的封邑夺取，再分配给新晋的有力家臣罢了，即“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所以找个借口，将两人的领地与部属全部剥夺。这也反映了织田氏内部竞争的残酷与信长本人的极度无情，此事让敏感的光秀感到恐怖，特别是听说被流放的佐久间父子在高野山乞食最终

饿死的结局后，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也不足为奇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轮到他了。

第二个诱因便是明智光秀的部下们。光秀爱兵如子，据传在近江国与一向宗作战时，部下有十八人战死，光秀不仅亲自凭吊，还将他们的灵位供起来安置在西教寺中，所以光秀能得部下死忠。光秀的部下大多出自美浓国与旧幕府，其中旧幕府的一帮人始终对攻灭室町的信长持仇视态度，而美浓家臣的头目斋藤利三擅长使枪，有勇气，最得光秀信爱。信长在死前正准备渡海去攻打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元亲正是利三的亲妹夫，以光秀与家臣的关系而言，利三与旧幕府等人促使光秀谋反的说法是很有可能的，“本能寺之变”中，光秀手下的中高级家臣几乎全部参与其中，可见并非是光秀一人之谋，是属于“集体性犯罪”。

为了支持此观点，我们可以将明智光秀的家臣团构成分析一下，其核心便是光秀的同族、妻族和美浓众，代表人物是明智秀满（光秀女婿）、明智光忠（光秀另外一个女婿）、妻木广忠（光秀岳父）、斋藤利三（美浓众，首席重臣）、沟尾茂朝（光秀侧近）、藤田行政（明智宿老）、安田作兵卫（上文里杀死森兰丸的明智军武士，美浓安田村土著，在“本能寺之变”里与明智秀满一起担任先锋职务）；

旧幕府众，伊势贞兴（幕府政所执事伊势氏出身，担任过足利义辉、义昭两代将军奉公众，文武双全，和光秀交情深厚）、御牧兼显（也是原幕府奉公众）；

还有一帮近江众、丹波众，都是光秀在坂本城时代和丹波国主时代招揽的，代表人物为京极高次、阿闭贞征这些人大多是旧贵族的末裔。

所以综合考虑一下，能对光秀决策造成影响的，便是其核心家臣了，换个角度来考虑，明智光秀在进军本能寺时，可能用“奉主君之命接受检阅”，或“前去本能寺讨伐德川家康”的假命令去诓骗如本城惣右卫门这样的下级官兵，但上级军官则不可能隐瞒，否则一万三千人如何集体出动作战？事实上，光秀的核心家臣斋藤利三、藤田行政、明智光忠等，战前就一致同意甚至撺掇光秀尽早下“根除信长”的决心，而明智秀满与安田作兵卫担任先锋职务，也不太可能被蒙在鼓里。至于伊势贞兴，他当时领着两千别动队强越山埗，是围攻织田信忠的二条御所的最高指挥官，更不会糊涂到不知道打的对象是谁的程度。

再考虑明智光秀昔日和部众一贯共同进退的作风，说“本能寺之变”是其所辖丹波军团集体作案，应是不冤枉的。

最后一个诱因是日本历史学家高柳光寿提出的“野心说”，他在1958年出版

的《明智光秀》一书中阐述了见解：光秀出身名门源氏，深得家臣与领民之心，所以自认为是能取得与足利尊氏相同功绩之人。而信长出身微末，处事过于激进暴力，光秀便企图杀信长代之。高柳的见解也有相当的道理，“本能寺之变”后，占据京都的光秀赠送大寺社米粮银钱，永久免除京都地区税收，并多次上书正亲町天皇，请求就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如此来看，光秀谋反并非一时性起或私人恩怨，而是有目标与抱负的行为，那就是开创明智幕府。其实明智光秀本人，虽然其军团并不特别显眼，但我们深究一下，他的实力还是很可怕的，我们可以做个测算，光秀的坂本城领地不过五万石，后来加上丹波国二十九万石，加一起大约三十四万石的规模。但光秀的女儿们，一个嫁给了细川藤孝之子忠兴，一个嫁给了信长的侄子津田信澄，光秀的小姨子则嫁给了大和的大名筒井顺庆。这些领主其实都是从属于明智光秀的“与力”，而在信长的授意下，光秀自称“山阴、畿内总管”（和平清盛时代的称呼一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信长确实有可能接受太政大臣的官职），实际统辖的领地足有二百四十万石。故而，信长不忌惮他是不可能的，也有相当的史料可以证明，信长要将泷川一益派往关东后没收他的蟹江城，把光秀派往山阴道后没收他的坂本城，而羽柴秀吉的长滨则早已安排好了接管的人选，即信长最信任的侧近堀秀政。这种不断把人逼往更远处的务实的“现代公司的用人作风”，最终让明智光秀感到无法忍受，也在他被调离京畿的最后时刻给了主君致命的一击。

可惜的是，光秀的天下梦根本没做几天就被神速从西国回军的羽柴秀吉军击败，因此高柳口中光秀的“天下野望”最终也成为了泡影。

织田信长这位将混沌的战国世界、纷杂的地方武士团初步统一的伟大革新者，终于在叛乱中归于历史尘埃。正如《敦盛》中所说：“人间五十年，如梦如幻，凡有形常往者，岂有不灭之理。”遭逢“本能寺之变”时，信长恰好四十九岁，其死前的“是非不必说了”之语，可以看出其坦然无畏惧之态，可见人世间的权威、传统甚至生死，他统统没有放在眼里，以孤傲姿态走向人生终点。信长及其政权对日本武士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于他本人，在历史上得到的评价是多方面的，有盛赞，也有诟骂，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以唯物史观来看待这位日本史上最有魅力的武士大名，那就是他既有超越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也有局限于那个时代的观念和做法。不管怎么样，信长和他的绚烂壮丽的“安土时代”已在日本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在畿内所创立的霸权也为将来

的丰臣政权（由信长部下羽柴秀吉所建立的政权）一统日本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虽然这大概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中国大返

在本能寺杀死信长后，明智光秀也可以说一度掌握了政治中心京都，如果他能严密封锁信息，打着信长的旗帜，镇抚住周围的军团长，假以时日站稳脚跟，取得大义旗帜后，再联合打酱油的军团长讨伐不从，他的天下说不定还有救，但光秀在本能寺之后的种种行为，却让他本人成为众矢之的，其掌控天下的努力也最终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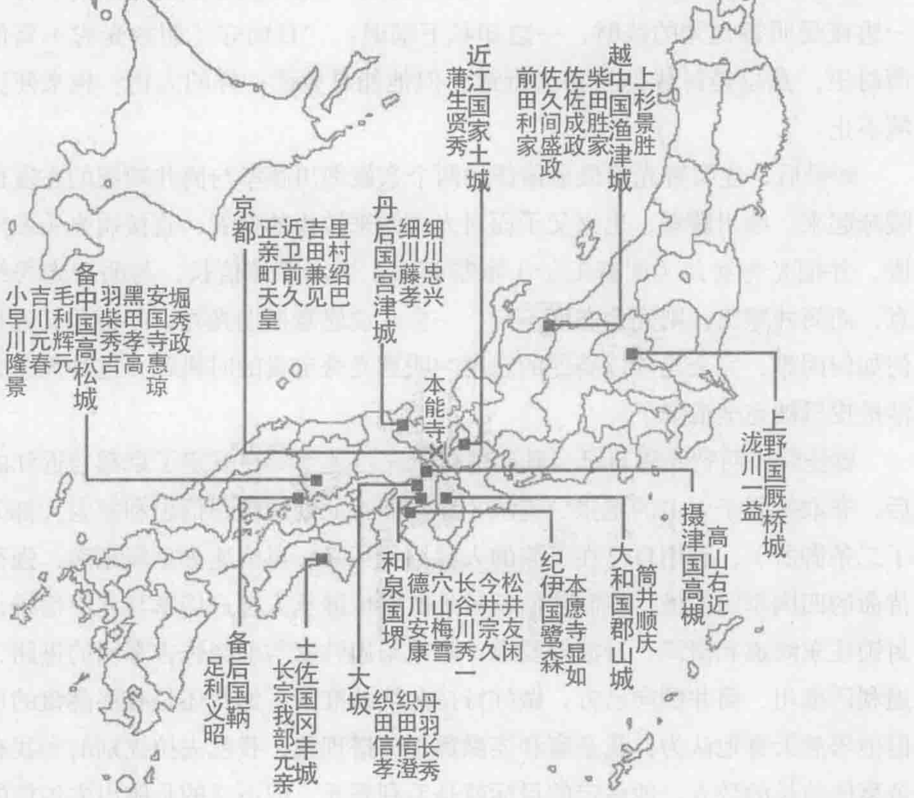
信长死后，当时的情势看似对明智光秀还是有利的，其余几个军团都在远离京都与安土城的偏远之地。柴田胜家军团的主力正在越中鱼津城和上杉方激战，四国军团的神户信孝与丹羽长秀尚不知情，还在大阪一带集结待命；羽柴秀吉的西国方面军，恰好刚刚打下高松城；泷川一益则在厩桥城安抚着上野、信浓等豪族之心，组织军队准备征讨后北条；还有个三河的德川家康，此时仅带着数名随从，滞留在堺这个地方进退两难。



平敦盛，传说他容貌娇艳，多才多艺，尤其深通音乐，擅吹横笛。后世日本人创作了最广为人知的名叫《敦盛》的幸若舞

故而最初明智光秀的计划是，率先进逼安土城，平定近江国，再取得妹夫筒井顺庆和亲家细川藤孝的支持，逐步占领美浓、尾张、大和、京都、若狭等近畿地区，再做摄津国众的工作，堵住羽柴秀吉（或柴田胜家），在京畿把织田政权取而代之，继承信长的霸业，徐徐统一天下。

本着这个计划，明智



本能寺当天，各路势力的位置

光秀在六月五日杀入安土城，将整座城堡烧为一片废墟，并把夺得的金银财宝全分给宿老、部将作为奖赏。随后明智光秀继续以追讨织田信长、信忠父子残党的名义扫荡近江，企图平定该国，结果近江豪族山冈景隆、景佐兄弟誓死不降，还烧毁了京都附近的濑田桥，阻止光秀的行军计划，并把信长葬身本能寺的实情传播给各路大名。同时，明智光秀派军分散占领了羽柴秀吉的根据地长滨城（京极高次、阿闭贞征接收该地）和丹羽长秀的根据地佐和山城（由光秀部将山崎片家担任城代），并送出书状要求美浓国众投靠自己。

朝廷对明智光秀的弑主行为也不持积极支持态度，其中诚仁亲王更是发布书信，愤怒斥责杀害信长的凶手，引导朝野舆论。畏惧的明智光秀又不得不草草结束近江征伐，返回京都，献给朝廷、山门大批金银，希冀得到他们关于

“明智政权”合法性的承认，但却收效甚微，最典型的便是京都城下各町民众一边接受明智光秀的钱财，一边却私下嘲讽：“日向守（明智光秀）骂信长为商纣王，意思是讨伐他为替天行道，但他能是周武一样的人物？想来便让人发笑不止。”

到最后，连明智光秀最最信任的两个亲族细川藤孝与筒井顺庆的态度也开始暧昧起来。细川藤孝、忠兴父子面对光秀派来拉拢的使者，直接剃光头发穿上丧服，并把光秀女儿（明智玉子）幽禁起来，表示哀悼信长，与明智光秀绝交之意；而筒井顺庆，则完全态度不定，一会儿说愿意援助光秀，一会儿又说自己如何如何困难，完全是虚以委蛇的态度。明智光秀宝贵的时机就在这种无意义的交涉扯皮里被完全浪费了。

要怪就怪明智光秀自己，其实他可以先迅速率军在安定了京都与近江的态势后，夺取等同于无主的尾张、美浓（原本拥有此处的织田信忠和家老大部分死在了二条御所），利用自己在美浓的人脉招兵买马，再火速去京畿东南，强行去缴待命的四国军团的械，控制住信长另外的顺位继承人神户信孝与北田信雄，随后封锁住东海道和摄津、丹波等要道，阻绝柴田胜家与羽柴秀吉军团的进路，再威逼利诱细川、筒井倒向己方，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此还是有些翻盘的可能。但他居然天真地认为：我亲家和连襟都不甚搭理我，我就去拉拢别的和我有相同苦衷的信长的敌人。他认定的目标就是毛利辉元，但不幸的是跑出去传信的光秀家臣藤田传八郎在准备乘夜穿过高松城一带，前往毛利家小早川隆景所在的日差山时，没想到在乱跑当中，被秀吉巡夜的小舟上士兵发现捕捉。

这时，随着明智光秀的行动，信长遇难的消息渐渐在各地传播开来，早在六月二日上午，消息就先传到了四国军团处，当时神户信孝与丹羽长秀的军队都已经整装待发渡海了，结果接到消息后，神户信孝完全可先统率军队前去讨伐光秀，但这两位犹豫了，居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三天后派遣军队袭击了福田城的津田信澄，因为这位既是织田信行之子，也是明智光秀的女婿，有跟着光秀叛乱的嫌疑。杀完津田后，由于对军队控制得不严，四国军团下层官兵得知信长已死的消息后纷纷逃亡，最后只剩数千人，是自保有余，进取不足，神户信孝只能和丹羽一起固守在大阪与堺待机。

北陆战线，大约在六月三日柴田胜家军团攻陷了越中鱼津城，打开了通往越后上杉的大门，但随即得到本能寺消息，胜家当时就把前线指挥权托付给佐佐成

政，自己则乘船经越中富山城，车马劳顿地回到北之庄城，开始任命两个养子柴田胜丰、柴田胜政为先锋，组建军队准备讨伐明智光秀，但胜家的动作也够缓慢，事实上等到他的人马整装待发时，黄花菜都凉了——明智光秀已经败死了。

关东方面，甲斐和信浓得知信长横死，当地土豪纷纷起来暴动，原本安置在此处的织田方将领不是被杀就是逃窜，而厩桥城的泷川一益还在那儿苦心收拢上野豪族之心，准备当军团长呢，没想到却等来了北条氏政趁机来殴打他的大军。

伊势方面，信长的次子北田信雄本也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之前在组建四国军团时把他领内的兵都抽得七七八八了，没兵没将的，他只能窝在伊势干瞪眼。

还有一个更苦命的德川家康，他在五月二十九日去安土城拜谒信长，后就与武田旧臣穴山信君跑到京都和堺去游玩了，二日他得到本能寺消息后，撒脚丫子就狂奔，并在半道和穴山信君分开——因为穴山信君贪财，带了很多金子，走得慢不说，还绕远路，大概是认为京都近江一带的路好走，结果在山城大桥草内村附近遭到农民伯伯们的“落武者狩”，脑袋被砍下，金子也被夺走，他企图趁乱回甲斐复兴武田的愿望也破灭了。但德川家康则明白“生命诚可贵”的道理，他就很聪明，带着忠心随从（井伊直政、石川数正、本多忠胜、酒井忠次、神原康政等三十四人，这时他们要是遭到伏击，日本的历史绝对天翻地覆）不要金银，专拣险峻僻静的近路走，六月三日就进入了伊贺山脉，得到当地土民的协助，第二天就抵达了三河大滨，进入冈崎城，算是幸免于难。随后，家康一度也想去讨伐明智光秀，但他在最后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跑去占几同于空白地带的甲斐、信浓，稳扎稳打（即下文里会详细提及的天正“壬午之乱”）。

所以，机遇永远属于果决者和幸运者，而远在西国高松城的羽柴秀吉，便是那个被命运垂青的人。

得到消息的羽柴秀吉首先不动声色，派出可靠部队把备中、备前周围的道路全部切断，随后一刀把藤田传八郎给砍了，不让对面的毛利军得知信长已死的消息，随即召来军师黑田孝高，向他咨询此事该如何。黑田孝高只说了一句：“‘本能寺之变’正是上苍庇佑我们，这种机会不可失去。”秀吉心领神会，遂借着水淹高松城之余威，要与毛利方和谈，再回军以为主君信长复仇的名义讨伐明智光秀。

还被蒙在鼓里的毛利家就派出僧人安国寺惠琼前去交涉，在达成上文里所述的妥协后，秀吉便安置了心腹杉原家次（其妻子宁宁的叔父）镇守高松城，其余

人马以遵守停火协议为名，火速后退。次日本能寺的消息才传到毛利军阵营里，痛感被秀吉耍弄的吉川元春力主追击羽柴军，但小早川隆景却不同意：

我军本为防御姿态，突然改为追击姿态，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也未必能讨到便宜；

我方和秀吉已经交换了誓约，并互相送出人质，现在就撕毁誓约的话，恐天下人嘲笑；

备前的宇喜多家与伯耆的南条家都已投靠羽柴秀吉，我军即便追击，也会陷于这两家的夹攻之下，得不偿失；

羽柴秀吉这个人果决狠辣，将来继承织田信长霸业的八成是他，不如趁现在卖个人情，将来也对毛利家有利。

最后，毛利辉元还是听取了三叔父的分析，决心按兵不动，罢战归国休养生息去了。其实当时，若是毛利军听从吉川元春的主张，在高松城下追击秀吉的话，那羽柴军很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据高柳光寿所言，当时羽柴军背负沉重的辎重，在足守川下游的泥泞沼泽艰难缓慢地行军，退到备前的出发点沼城时，居然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随后，秀吉向摄津国的中川清秀和细川藤孝等人递交文书，要他们加入对明智光秀的讨伐行动中去。

六月六日午后二时，羽柴秀吉的两万军队开始了著名的“中国（日本也称西国地区为中国）大返”，即自沼城返回播磨的姬路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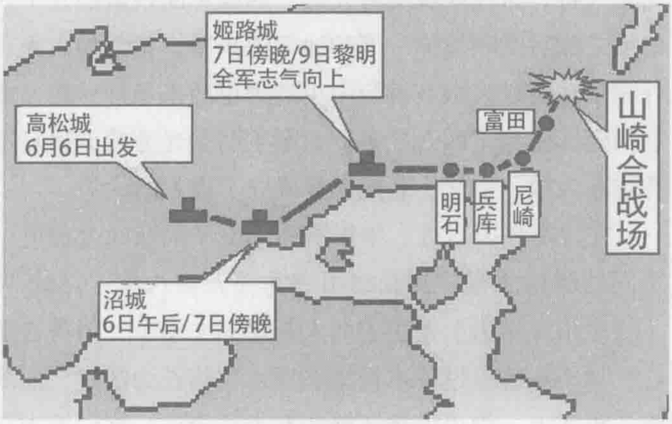
沼城距离姬路城的直线距离恰好是70公里，两万名羽柴军官兵，留下一部监视防备可能出现的毛利军奇袭，其余军队沿着仅有两间宽（约合3.6米）的街道，排成个长纵队，甚至辎重荷驮都没办法夹在中间（这在行军途中是极其危险的阵形），且据《阴德太平记》说，在经过“西国第一险道”船越垰时，天降暴雨，山洪泛滥，淹没冲毁了道路，于是羽柴秀吉便以金钱米粮，雇用沿途的民众在水里搭起“人桥”，帮助士卒通过。最终，在七日傍晚时刻，先头的骑马武者队率先进入姬路城，而后继的步兵依旧在不间歇地行军，就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短短一天多时间就行进70公里，几乎算是个奇迹了。

姬路城里的羽柴秀吉宣布全军休整一日，随后让奉行们打开城中的各个仓库，把珍宝钱粮按照身份全部赏赐给下属的官兵，激励他们奋勇前进为主君复仇的斗志。大约同日，明智光秀平定了近江一带，朝廷也派来吉田兼见“祝贺”光秀的胜利。八日，本因“私通武田”罪名被流放的“美浓三人众”之一的安藤守

就与其子定治起兵响应光秀，准备夺还祖传的北方城，却被“三人众”的另外一人稻叶良通击败，安藤父子被逼自害——明智光秀夺取美浓的计划失败。

安藤父子败亡时，明智光秀得知了羽柴秀吉正在急速朝京畿进军，开始把重心转向阻截秀吉军势上。

但明智光秀没想到，随后的秀吉军行程会如此迅猛。九日黎明，羽柴秀吉留下浅野长政驻守姬路城，自己亲自领主力军马朝京畿疾行，当日中午羽柴军抵达播磨明石城，走了35公里。十日，羽柴军抵达兵库港宿营，又走完了自明石城至此的十八公里的距离；十一日，又抵达尼崎町，走了26公里。待到十二日秀吉大军又强行走了23公里，到摄津富田布阵时，至此羽柴秀吉最辉煌的“中国大返”全程两百公里，六天里已走完了194公里，基本完成。



中国大返

进军的同时，秀吉与光秀间也为了拉拢中间势力，展开了一串激烈的情报战。九日，明智光秀进入京都，受到公卿与町民的“热烈欢迎”，随后光秀向朝廷献上银币五百枚，又向宗教权威京都五山献上银币七百枚，并免除了上京和下京地区的税收，企图给全国以“新天下人”的面目，但朝廷却持一种冷淡的“巴结”态度，特别是之前在二条御所里差点丧命的诚仁亲王，值自己干爹信长“头七”忌日，还公然发表了谴责凶手的声明，让光秀在政治方面更加被动。同日，光秀又向沉默的细川藤孝送去书状，许诺给他摄津、丹后、若狭三国封赏，还答应战后自己引退，将政务交给嫡子明智光庆和藤孝嫡子细川忠兴一起管理，换取他出兵协助自己，与急速逼近的秀吉军作战。

但老狐狸细川藤孝依旧不为所动，而是剃发出家，法号“幽斋”，表示不问世事，把皮球踢回给了亲家，不过私下却和羽柴秀吉互通款曲，达成了为信长复仇的协议。

至于光秀的连襟——大和的筒井顺庆，本来还派遣了军队准备去帮光秀的，但到了九日，顺庆突然回郡山城囤积起米和盐来，宣布笼城自守。明智光秀连派使者苦劝，但顺庆依旧一副作壁上观的姿态，最后也只是含糊地派出一批兵马驻屯在木津川与宇治川相间的洞之垰处，征调了当地农民开始修筑工事，算是逼近了战场，继续“作壁上观”，现在日本人还用“洞之垰”当作“投机观虎斗”的代名词。

相对应的，羽柴秀吉的外交工作却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六月十一日抵达尼崎的他，首先在营中割去发髻，誓言要为主君复仇，并表示愿意推举神户信孝为总大将，讨伐逆贼明智光秀。四国军团残余的几千人，外加事前就在讨灭荒木村重之战后受领摄津一部的池田恒兴军，悉数加入秀吉的军队。这时，摄津的另外两条地头蛇高山右近与中川清秀也前来参拜秀吉，如是秀吉的兵马一下从原先的两万膨胀到三四万之多，而敌手明智光秀此刻兵马不过一万六千，两相比较，秀吉在人数、士气、立场上都确立了极大的优势。

在拉拢高山右近、中川清秀等摄津国众的过程里，秀吉也确实展现了其与众不同的聪慧才智，其和中川清秀在天正八年（1580年）就缔结了“兄弟之约”（《中川氏年谱》还附着两人起誓的文书），但秀吉对这个中川清秀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怂恿过荒木村重造反，与信长为敌过，此刻也难保不跟着明智光秀折腾（事实上，中川清秀还确实有个这念头，多亏秀吉行动迅速），于是秀吉率先给中川发了个假消息，称“信长与信忠阁下，虽在本能寺里遭逆贼袭击，但父子还安全地活着，并发令让我折返征讨惟任日向守”，这让中川一下乱套了，他那点小花花肠子也被畏惧给压下去了，待到秀吉十二日在摄津富田布阵时，就只好乖乖地去报到了。

这会儿，原本在京都男山布阵的明智光秀，虽然己方兵力只有敌人的二分之一还弱，却也只能把主力移往胜龙寺、淀川附近，被动接受和羽柴秀吉的决战。

本能寺烟火袅袅的废墟上，一代霸权归尘归土，决定“新天下人”的新一轮血腥厮杀即将来临。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东国博弈
　　“第六天魔王”的得与失
　　后北条的逆袭
　　龙游浅水
　　里见的奇迹——三船山合战
第二章　虎虎生风
　　闪击骏河
　　拔钉子·清道
　　大山岳战·三增垰合战
　　蒲原之殇·深泽之耻
　　越中蜂起
第三章　三方原的雪
　　家康的绸缪
　　家康有二宝
　　家康出战
　　颦画
　　野田城下
　　武田家的暗流
第四章　信长反攻
　　最后放逐
　　名门丧钟
　　乱世之殇
　　二次长岛征伐
　　越前的波乱
第五章　长篠雄风
　　胜赖的野望
　　长岛末日
　　胜赖出军
　　设乐原布阵
　　设乐原血战
第六章　霸王的军团
　　自取之咎

越前门徒一揆的灭亡
北陆军团
安土筑城
恩怨
第七章　进击的军神
燃烧的木津川
信长杂贺攻
谜之战——手取川
一朝荣华一杯酒
霜台自爆
第八章　东征西讨
逆转——月冈野合战
鹿之亡
荒木谋反——第二次木津川之战
赤鬼的奋战
第九章　猿的崛起
道粪——荒木村重
干杀三木
残酷的笼城战
御马揃
第十章　武田狩
信康切腹
冈部丹波守的幸若舞
天目山
第十一章　风起青萍之末
三职推任
土佐的姬若子
对立
第十二章　敦盛之火舞
猿的请求
以水代兵
敌在本能寺
中国大返